

### 第十三回 黑林秘审

这是一座深广的宅院，进了那门楼之后，就是一座广大的花园。

花色夺目，香风拂面。

一条白石小径，绕着丛花而入。欧阳统带领铁木、凡木、费公亮等人，押带着青衣女来到了这座花园之中，缓缓举步，当先而行，沿着那小径而进。

铁木低声对凡木道：“这地方不似平常所在，咱们不能坏了人家的规矩。”

凡木点点头道：“师兄放心。”

费公亮冷笑一声道：“哪里来这多臭规矩。”

铁木轻轻一皱眉头，暗道：“欧阳统乃一帮之主的身份，对我这等谦和，已是十分难得了。费公亮这般出口伤他，只怕要激怒于他。”但自己又不能出言喝止费公亮，心中空自焦急。

忖思之间，到了一所花厅前面。

欧阳统举步登上四层石级，回头抱拳说道：“诸位请上来吧！”

铁木举步而上，一面留神打量四周的景物，这座花厅的四周种满了花树，孤零零的建筑在一所八九亩大小的花园正中，心中甚感奇怪，暗暗忖道：“这地方奇怪、神秘兼有之，实叫人无法猜出是个什么所在。”

欧阳统指指花厅中的桌椅笑道：“诸位随便坐吧！”

花厅中的桌椅上，纤尘不染似是经常有人打扫。铁木大师欠身落坐，问道：“帮主就在这花厅中审讯此女吗？”

欧阳统微微一笑，道：“此处岂是审讯人的地方，何况他们援手已到，久寻不着或会找到此处。”费公亮一语不发，但目光却不停的四处投视，似是要把四周一草一木的位置，都深深的记在心中。

一向甚少说话的凡木大师，突然合掌问道：“此地气派非凡，单是这一座花园，就如此广大，想来定非普通所在了？”

欧阳统笑道：“大师料事如神，兄弟今天要替诸位引见一位在武林久负盛名的高人……”

话还未完，眼前人影闪动，花丛中急步走过来一位青衣小婢。

铁木、凡木，费公亮等的目光，一齐投注在那小婢身上，看她步履如风，倏忽间已登上花厅。

她似是和欧阳统十分熟悉，欠身一礼，笑道：“主人请诸位后面待茶。”

欧阳统笑道：“劳驾了。”当先站起身子。

那青衣小婢道：“恕我先走一步，替诸位带路了。”步出花厅缓步向花木丛中走去。

这座广大的花园，虽然花木繁盛，但却幽静得使人有一种空虚的感觉，除了这座花厅之外，再也看不到一间房屋。

铁木大师等齐齐站起身子，鱼贯相随在欧阳统身后而行。

这时，他们心中的好奇，尤胜过心中的恐惧。

只见那青衣小婢在花丛绕行一阵后，突然折转一片密茂的花林中。

欧阳统当先而行，步入那茂密的花丛之中。

铁木大师等紧随步入。

这茂密的花林之中，竟然有一道狭窄仅容一人通行的小路。

那青衣小婢走约丈余左右，在一丛花前停了下来，探手进去一抓，丛花旁突然启了一个小圆门来。

铁木大师暗暗忖道：原来他们住在地下，难怪看不到房屋了。

那青衣小婢也不谦让，当先一闪身，钻入洞中。

铁木大师一皱眉头，道：“欧阳帮主，咱们也要钻入这个洞中吗？”

欧阳统道：“里面地势广大，决不致让老禅师有气闷之感。”身子一晃，紧随而入。

铁木大师略一犹豫，低头而入。

洞中是一道级梯，直向下面行去。

费公亮冷冷说道：“这和进地狱，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欧阳统连番受费公亮的讥讽，不觉之间，也动了怒意，回头说道：“这地方并非我们穷家帮所管辖，费兄如果不愿进来，尽管请便。”

费公亮身子一侧，突然冲了过来，道：“既非你们穷家帮的地方，在下来去，用不着帮主费心。”

铁木大师左手还挟着那素衣少女，右手轻轻在费公亮背上拍了一掌，道：“费兄请忍耐一二如何？”

费公亮大概是树敌太多，对铁木相劝之言，倒是忍了下去。

几人走了一段时间，突然又觉向上走去。铁木、凡木都不禁动了疑心，相互瞧了一眼，但却不好追问。

忽然觉着眼前一亮，耳际间响起那青衣小婢的声音道：“到了，诸位请上去吧！”

群豪出了特制的木门之后，不禁看得一呆。

原来眼前是一座三间大小的茅屋，四周古柏环绕，屋中陈设简单至极，一个八仙桌外，就是几条大凳子。

由屋中向外看去，绿荫森森，也不知是个什么所在。

靠后壁有一扇支起的窗子，费公亮突然大步走了过去，正待探头向外看看，忽听砰然一声，那支起的窗子，竟然合了起来，耳际间传过来一个柔细的声音，道：“君子自重，偷看人家院中的景物，岂是大丈夫的行径？”

费公亮转头望去，只见壁角处，坐着一个衣服褴褛的老妪，双目微闭，神色间十分肃然。

铁木大师忽然觉着情势有点不对，低声问欧阳统道：“欧阳帮主，此是何意？”欧阳统微微一笑，道：“大师不用惊慌，在下决无加害诸位之心。”

费公亮忿怒地望了那老妪一眼，冷冷对欧阳统道：“兄弟这一生中，也不知经历了多少大风大浪，欧阳帮主如想要什么花枪，那可是白费心机。”

欧阳统笑道：“费大侠太多疑了，兄弟带诸位到此地，只不过想查明一件事情而已，借诸位一壮声势，但决无二心……”

铁木道：“既是如此，欧阳帮主大可不再保持神秘……”

欧阳统正容接道：“咱们既被接入此地，还怕人不肯接见咱们么？诸位请稍为按捺一下性子，不出一盏热茶工夫，定然有人出面……”

话还未完，忽闻佩环叮咚，茅屋大门，呀然大开。

四个彩衣妇人袅袅婷婷地走了进来。

费公亮目光一惊，只见四人都是三十上下的年纪，不禁一皱眉头，暗暗忖道：这些半老徐娘，一个个都打扮的这等花枝招展，不知是何用心？

原来那四个彩衣女人，八道眼神，一直盯注在他的身上，看的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和尚，心里忽然有些不安起来，重重的咳了一声，闭上双目。

四个彩衣女人相互望了一眼，突然一脸整色，规规矩矩的站在一侧。

凡木大师用手肘轻轻一触欧阳统，低声说道：“这是什么地方，咱们见的是什么人？”

欧阳统还未来得及答话，室门外步履声响，香风拂动中，一个中年妇人款步而入。

费公亮转头望去，只见来人年约四十上下，但却有一种绰约动人的风韵，她也许不算美，但妖娆妩媚，全身散飘着一股子使人着迷的诱惑

她优美的举起右手，理理满头秀发，说道：“什么风吹来欧阳帮主，三年岁月，你居然还记得我，也算得有心人了。”

欧阳统拱手，说道：“屈指数岁月，三月前你已坐关期满，因此专程来访，登门求教，顺便替你引见几位武林高手。这两位高僧乃少林寺铁木、凡木大师。”

那中年妇人媚眼流转，打量了铁木、凡木、费公亮一眼，笑道：“寡居三十年，早该再嫁，但舍不了这一片偌大家产，只怕有负帮主雅意了……”

铁木单掌当胸，道：“阿弥陀佛，和尚出家了，不惯言笑。”

欧阳统接道：“这两位高僧是少林寺铁木、凡木大师。”

那妇人目光突然移注在铁木手提的素衣女身上，微笑道：“两位大师德高望重，小妇人闻名久矣！”

欧阳统回目望着费公亮道：“这位是黄山费大侠，纵横武林数十年，盛名不衰。”

那妇人突然咯咯一笑，道：“今日来人，个个身份尊高，算上你欧阳帮主，无一不和我们门当户对，取舍之间，实叫人左右为难了。”

铁木大师长眉一皱，道：“女施主放尊重些，出家人非礼勿听……”

那中年妇人，眼球儿转了两转，笑接道：“先父留训，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佛门中讲究慈航善度，法施众生，你这位大师父，倒偏是铁石心肠啊！”说完，嫣然一笑，风情万种。

铁木大师庄肃的脸上，突然泛起两朵红晕，冷哼一声，别过头去。

那美妇目睹铁木大师的神情，忍不住咯咯大笑起来。

欧阳统一皱眉头，说道：“铁木、凡木大师乃有道高僧，素不和人言笑，你这等放荡形骸，自是难怪他们看你不惯。”

那中年妇人笑声突然停止，一整脸色，对身侧四个女人喝道：“客人站了许久，连个座也不知让吗？”

四个彩衣妇人，急急的奔了过去，移了四张木凳放在几人身后。

欧阳统首先坐了下去，环视了四周一眼，指着铁木大师手中那素衣女便道：“这位姑娘，夫人可认识吗？”

两个少林寺高僧，和费公亮，听得欧阳统的话，才似突然了解他此来之意，不禁心中一畅，齐齐坐了下去。

那中年妇人，仔细地望了素衣少女一阵，摇摇头说道：“不认识。”

欧阳统肃然说道，“夫人请仔细辨认一下，如果要相识就说相识，且莫一口否认……”

他微微一顿之后，又道：“此女一身武功十分惊人，因此使在下联想起夫人。”

那中年妇人目光，又投注那素衣少女脸上一阵，笑道：“你不用转弯抹角了，来意为何，干脆明明白白地说出来，免得大家都要多费心思。”

欧阳统微微一笑，道：“无事不登三宝殿，今日相访，有两件事情请教。”

他轻轻的咳了一声，望了那素衣少女一眼接道：“此女和敝帮冲突甚烈，死伤了几十个人，事非不可，敝帮自然是不甘心轻轻放她过去……”

那妇人突然大声笑道：“但贵帮又不愿和我结仇，故而特来相问一声？”

欧阳统道：“不错，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请教。”

那中年妇人道：“什么事？”

欧阳统道：“夫人关期已满，不知今后行处如何？”

那中年妇人，目光一掠钦木大师等，笑道：“你可是有意请我进你们穷家帮吗？”

欧阳统道：“如果夫人肯于屈就，敝帮欢迎至极。”

费公亮听他们话题一转，转到了入不入帮大题目之上，不禁一皱眉头。

他这形态，自然是落到了欧阳统的眼中，那中年妇人，也已看到，忽然离座而起，拱手对欧阳统等说道：“帮主大驾亲临，入帮事容我再想几日，如无其他事情，我也不再多留几位了。”

欧阳统却微笑而起，道：“这位姑娘既和夫人无关，敝帮就自行办理了。”

那中年妇人忽然缓步向铁木大师走了过去，形势忽然间紧张起来。

铁木大师暗中运集了功力戒备，但表面之上，仍然保持镇静神情。

那妇人走近了铁木大师，嫣然一笑道：“大和尚可否解开这位姑娘的穴道，容我和她说几句话。”

铁木暗中忖道：我们有四人在此，纵然解开她的穴道，也不致被她逃走。

心念一转，举手拍活了那素衣少女的穴道。

凡木、费公亮各自向前跨了一步，防备那素衣少女借势逃走。

只有欧阳统静站在原地未动，他微微皱着眉头，似是正在用心想一件重大的事。

只见那素衣少女睁开了一双星目，左顾右盼一阵，缓慢坐起身子。

她有着无比的沉着，举手理一理鬓边的秀发，冷冷问道：“这是什么地方？”口气之中，仍有气使颐指的味道。

铁木、凡木两人修养极好，微微一笑，不理睬她，费公亮却冷哼一声，接道：“这不是闵家庄园，也不是双桅巨船，姑娘言语神情之间，最好要留心一点，免得自讨苦吃。”

那素衣少女狠狠地瞪了费公亮一眼，慢慢地站了起来，目光由欧阳统、铁木大师身上扫过，投注到那中年妇人身上，身子一颤，像是突然间遇见了什么惊心之事，受了一骇。

那中年妇人轻轻叹息一声，道，“好狡猾的丫头，看起来，你比我还会做作。”

费公亮右手一伸，疾向那素衣少女穴道上点去。

那素衣少女娇躯一侧，横向旁边让开，费公亮借势一个大转身，挡住了门口。

那中年妇人四顾一眼，冷冷喝道：“各位自重，最好不要在寒舍动手。”

欧阳统突然一耸双眉，目注那素衣少女沉着说道：“姑娘也别存逃走的打算，此时此地，只不过徒讨苦吃。”

那素衣少女眼珠几转了两转，目光投注在中年妇人身上，说道：“你如肯助我脱出这一层危难，我以十颗价值连城的明珠相谢。”

那中年妇人笑道：“明珠虽贵，总是有价之物，恕难应命。”

素衣少女道：“你心中想要什么？可能说得出吗？”

那中年妇人道：“想要一件东西，只怕你不肯给我。”

素衣少女道：“只要我有，决不吝惜。”

中年妇人笑道：“我有位不肖的儿子，尚未娶妻，只要你能允作我们何家媳妇，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帮助你了。”

那素衣少女微微一笑道：“好吧！只不知你那儿子，有没有福气讨我？”

那中年妇人道：“婚姻大事，非同儿戏，你要多想想再答应我不迟。”

费公亮突然哈哈大笑一阵，道：“我还以为是什么人，想不到是何家大嫂子？”

铁木大师道，“何寡妇？”

那中年妇人冷笑一声，道：“不错，何寡妇。”

铁木大师双掌一合，说道：“老衲在少林寺时，已听得何夫人的大名了。”

何寡妇淡淡一笑，道：“好说，好说，大师父过奖了，一个妇道人家，能谈上什么大名？”

她缓缓把目光由群豪脸上扫过，道：“这位姑娘，已答应作何家儿媳，诸位就请高抬贵手，放过她吧？”

欧阳统道：“在下登门拜访，不是替你送媳妇来，穷家帮伤死数十条命，哪个偿还？”

费公亮高声接道：“昔年何大哥在世之时，和在下交非泛泛，我们曾在黄山较技一日夜，彼此心折，结作知交，那时已听何大哥谈过嫂夫人，可惜一直无缘拜见，想不到今日竟得会晤。”

那中年妇人冷冷道：“会晤了又怎么样？你如真和先夫交谊深厚，今日就该出面替他的未亡人讲几句话。”

费公亮原来先攀交谊，再要她撒手不管今日之事，想不到何寡妇先发制人，倒打一钉耙，不禁为之一呆，半晌讲不出话。欧阳统正容说道：“何夫人，敝帮在你坐关三年中，不但未有惊扰，而且还派有专人相护，你能安安稳稳度过三年关期，敝帮对你帮助非浅……”

何寡妇轻声笑道：“这位姑娘答应委身以待犬子，实出我意料之中，但话既然讲出了口，自是无法更改，还得请欧阳帮主海涵。”

欧阳统纵声大笑道：“如我不携此女拜访，令郎这生就不作娶妻的打算了吗？”

那中年妇人轻轻叹息一声，道：“事已如此，只有请诸位大量海涵了！”

铁木大师侧脸望了欧阳统一眼，道：“事已如箭在弦上，帮主也该早作裁决了！”

欧阳统目光转投到那中年妇人身上，肃容说道：“在下这次造访，一则相探，二来有心邀请，但却想不到造成这样一个使人为难的局面。”

何寡妇突然叹息一声，道，“犬子的缺憾和痛苦，帮主早已知道，如若帮主执意不肯原谅，也未免太作贱我这妇道人家了。”那素衣少女一直在静静地听着几人谈话，听到那何寡妇说了儿子的缺憾和痛苦一句时，不禁心中一动，接道：“怎么？你的儿子是聋子，还是瞎子？”

欧阳统高声说道：“夫人的苦衷，在下十分同情，但此女关系实在太大，何况心狠手辣，竟能对生父下手，能弑父，自然也可以谋夫了！”

何寡妇：“有这等事？”

铁木大师道：“欧阳帮主之言，句句真实，而且那受害之人，还是武林中素孚众望的人物，距此不远的闵老英雄，想来女施主定也知道……”

欧阳统想阻止时，已来不及，铁木大师话已经说出了口。何寡妇脸色一变，道：“敢情是那闵仲堂，老匹夫吗？”铁木一怔道：“正是那昔年施恩江湖上五大门派高手闵老施主。”

何寡妇道：“哼！老匹夫。”回过脸去，望着那素衣少女，高声喝道：“你可是闵仲堂的女儿吗？”那素衣女经过这一阵暗中调息，功力已经复元，望了何寡妇一眼，道：“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何寡妇脸上泛现出一股悲痛之情，道：“你那爹爹，外貌忠厚，内藏奸险……”

铁木一合掌道：“阿弥陀佛，闵老英雄，誉满江湖，对我们武林。厥功至伟，女施主纵然和他有什么过节，那是你们两家私人之事，这般的出口伤人，未免过份了。”

何寡妇突然一扬右手，呼的一声脆响，打了那素衣女子一个耳光。

那素衣女纹风不动，只冷冷地望了何寡妇一眼。

但那一眼之中，却含着一种震慑人心的威凌，使人凛然生出寒意。

欧阳统突然向前跨大一步，肃容说道：“夫人既知此女来历，想必已打消讨作儿媳之心了？”

何寡妇轻轻叹息一声，道：“此女既是谋害先父仇人的丫头，我也不能袖手不问轻轻放过她去。”

欧阳统道：“此女究竟是否真是闵老英雄的女儿，眼下还难确定，夫人如有兴致，不妨参与我们审讯此女。”

铁木大师心中一动，暗道：“欧阳统带我们来到此处，原来别具用心。”

只听何寡妇咯咯一笑道：“我这儿虽非铜墙铁壁，但如无人引进，决难有人寻到，诸位只管放心问吧！”

那素衣少女突然冷冷接道：“只怕未必见得。”

何寡妇怒道：“不信你就试试看吧！”

那素衣女目光流转，看室外林木阴森，这座茅室，似是盖在一片森林之中。

欧阳统突然一伸右手，说道：“姑娘先请把怀中短剑取出。”素衣少女接道：“来路之上，我已留下暗记，二个时辰之内，定可有人寻来。”

何寡妇冷笑一声，接道：“我这黑林之中，道路繁杂，纵然是来过之人，我如不派人接引，也不敢擅自轻入。”

那素衣女人突然放声大笑道：“你们不信我的话，那就试试滚龙王的厉害吧！”

欧阳统道：“姑娘在援手还未到达之前暂且不必高兴，如想少吃苦头，最好少逞血气之勇……”

他微微一顿道：“姑娘自信抵得了我们四人？”

那素衣女道：“如你们联手齐上，我自知非敌，但如一个个来，我可不致落败。”

费公亮冷哼一声，骂道：“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娃儿，好大的口气。”

欧阳统却似胸有成竹的说道：“此时此地，我等不是和姑娘较技论武，姑娘也该放眼瞧瞧，目下已有时姑娘施刑之人。”

那素衣女缓缓探手入怀，摸出一柄短剑，笑道：“给哪一位？”

欧阳统道：“给我！”

素衣女道：“你要接好了。”慢慢把手中短剑送了过去。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注在那短剑和欧阳统右手之上，因为没有人信，这素衣女会乖乖的把短剑交出。

眼看那短剑将要和欧阳统右手相触之时，素衣女忽然一翻玉腕，登时化起了一片剑花。

欧阳统早已有准备，在那素衣女手腕挥动之际，他也同时飘身向后退去。

双方动作，均极快速，剑光闪动，欧阳统已退到三尺开外。

那素衣女一击未中，立时一侧娇躯，直向何寡妇身侧欺去。

何寡妇冷哼一声，骂道：“好啊！鬼丫头，你看老娘是省油灯吗？”喝骂之间，双掌已齐齐劈下。

那素衣女还没有欺近到何寡妇的身侧，已觉出一股强猛的潜力，直撞了过来，不禁心头一凛，暗道：“这老妖妇武功不弱。”娇躯一晃，侧向左面卧去。

一前一后两股强劲的掌力，掠着她衣服而过，直向铁木大师冲去。

一则室中甚小，站了这样多人，已经行动不开，再者要自恃身份，不能随便让避，铁木大师只好僧袖一拂，准备硬接何寡妇的一击。

哪知何寡妇的功力，已到了收发随心之境，一见那素衣女避开自己掌力，立时一收真气，把那击出的强猛潜力，收了回来。

就这一刹之间，那素衣女已挺身而起，手中短剑一挥，直刺过去。

何寡妇柳腰扭动，左脚斜斜向后退了一步，忽然一个大转身避开了一剑。

在这等生死存亡的关头，那素衣女哪里还容她避开剑势，玉腕一抖，如影随形，一连攻出了四五剑。

房中地势狭小，纵跃不开，那素衣女武功极为诡辣，灵巧，何寡妇吃她剑势罩住了几处大穴，一直无法摆脱得开。

素衣女诡奇的武功，不但使何寡妇为之惊奇不止，就是一侧观战的铁木、凡木、欧阳统和费公亮，也看的为之心惊，暗暗忖道：“如果她用这般灵动的身法，如影随形般，举剑罩住我的大穴，只怕我也摆脱不开。”

何寡妇空有一身功力，但因失去先机，各处致命处一直被那素衣女剑芒罩住，无法反击，只有凭藉那轻灵的闪避身法，在室中翻来转去。

铁木大师看那素衣女身法愈转愈见灵活，再有一阵工夫，何寡妇不屈服在对方威迫之下，定然要受伤，不禁一皱眉头。

欧阳统也看的有些惊心，暗暗忖道：此女武功确实不错，如果真的和自己动起手来，只怕不是一两百招内能够分出胜败。

那素衣女一面加速攻袭的剑势，一面低声对何寡妇说道：“你如下想伤死在我的剑下，我自会替你留下颜面，再过百招，我就让你夺去短剑，任你生擒于我，但必须答应我，咱们这百招相搏，必须要支持一个时辰，在这段时间，你阻止他们出手助你。”

她施展传音入密的工夫，除了何寡妇外，其他之人都无法听到她说的什么。这一段话，对何寡妇，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当着欧阳统和铁木大师众人之面，如果败在这素衣女的手中，受伤事小，丢脸事大，但目下情势显明，那素衣女诡奇的剑法，如影随形，如蛆附骨，始终罩住自己几处大穴。这数十招相搏之中，竟然无能摆脱，是以信心大减，略一忖思，也施展传音入密的功夫答道：“百招相搏，只不过顿饭工夫左右，为什么要等一个时辰之久。”

素衣女道：“我估计一个时辰之内，援救我的人，可能已找上门来，故而提出一个时辰之约。”

何寡妇道：“如若他不来呢？”

素衣女道：“自然照样履行承诺之言。”

何寡妇道：“眼下的高手，都是当今武林中第一流的顶尖人物，难道他们就瞧不出来么？”

素衣女道：“只要咱们搏斗时，小心一些，各出全力，决不致被看出来！”

何寡妇道：“百招相搏，决然打不到一个时辰。”

素衣女道：“咱们尽量拖延，至少也要有半个时辰才行。”

何寡妇道：“好吧！我答应你。”

那素衣女道：“还有一件事情，如蒙答允，我可减少百招之约一半。”

何寡妇道：“什么事。”

素衣女道：“如果你能阻我受讯一个时辰，我可以减少五十招。”

何寡妇道：“好吧，我答应你。”

那素衣女剑势突然一紧，刷刷连攻三剑。

何寡妇看她攻来剑势凌厉，被迫得左闪右避，才把三剑避开。

那素衣女剑势一缓，低声说道：“你反击过来吧！”

何寡妇心中一动，暗道：眼下之势，因她运剑罩住我几处要穴，使人有力施不出，无能反击，她既要反击，不如趁势扳回优势。

心念一动，掌指齐出，眨眼工夫劈出了三掌，点出了四指。

这一连七招的反击，顿时扳回劣势，素衣女被迫得一阵手忙脚乱，剑势失准，被何寡妇脱出那剑芒笼罩之势。

素衣女极力振作，短剑连挥，希望再把何寡妇罩在剑芒之下。

何寡妇已经吃过苦头，哪里还容她得手，一面运掌运指反击，一面游走闪避。

那素衣女连击数剑，始终无法再把何寡妇罩在剑芒之下，心中又急又怒，冷然说道：“哼！你这人一点不守信约。”

她们两人刚才一番谈话。都是施展传音入密的工夫，此刻素衣少女一急，脱口而出。

欧阳统听得怔了一怔，低声对铁木大师道：“此时此地，此情此景，老禅师不必属守江湖规矩，必要之时，咱们一齐出手。”

只听何寡妇高声说道：“只要你能再支撑百招，我就甘心认输。”

话语之间，暗示出恢复百招相搏之约。

那素衣女短剑疾挥，连续抢攻了十几剑，均为何寡妇闪避开去。

她忽然发觉了何寡妇的武功，不在费公亮之下，刚才是自己一出手间，就以剑芒罩住她几处大穴，使她无能反应，此刻她已有了准备，不再上当，与这等真功实学硬拼下去，自己决非敌手。

念转慧生，手中攻势忽然一缓。

何寡妇知她在拖延时间，暗暗一笑，攻势突紧，逼得那素衣女非得还手不可。

这时，两人打的甚是奇怪，何寡妇攻势讯快无比，那素衣女还击之势，却是尽量缓延时间，这期间何寡妇实有足够的时间，伤及对方，但她为了百招之约，不好下手。

铁木大师和欧阳统是都看出了情势，两人相互望了一眼，齐步向前走去。

何寡妇见两人出手相助，急急说道：“两位请站开些。”

欧阳统、铁木大师微微一怔，同时停了脚步。

何寡妇攻势愈来愈快，每一掌指，都是袭指素衣女的大穴要害，迫她必救。

好不容易打过百招，已耗去大半时辰。

那素衣女倒是很守信诺，百招已过，突然一收短剑，藏入怀中，举起双手，说道：“我打你不过，甘愿束手就缚。”

这一变化，大大的出人意外，欧阳统、铁木、凡木、费公亮等都不禁为之一呆。

只见何寡妇缓步走了过去，举手点了那素衣女的穴道。

那素衣女口齿启动，似要说话，但她话还未出口，人已被点了穴道。

欧阳统拱手对何寡妇道：“此女心地阴险，诡计多端，问她的事愈早愈好，借夫人此室一用如何？”

何寡妇突地放声一阵咯咯大笑道：“到此刻为止，我才了熟了诸位此来的真正用心，无非是想借我这黑林之密，用作刑讯此女之地。”

欧阳统笑道：“一来探望，二来借夫人地方一用，三则还得请夫人暂拨两位属下，作此女施刑之用。”

何寡妇回目一望那坐在屋隅，衣着褴褛的老妪，说道：“由她一人，足供调用了。”

那老妪忽颤巍巍的走了过来，她一直微闭着双目，突然一睁，神光如电般投注到何寡妇脸上说道：“夫人请恕我多口。”

何寡妇对这老妪，似是异常尊重，微微一笑，神态十分恭谨地说道：“余婆有什么话？尽管请说。”

那老妪目光一扫那素衣女道：“这女娃儿和咱们黑林无怨无仇，咱们实在犯不着为着穷家帮和人结仇。”

何寡妇道：“欧阳帮主对咱们黑林中人，一向友好，难道连借个地方用用，也不肯借吗？”

那被称余婆的老妪，轻轻叹息一声，道：“老身看这女娃儿，和夫人动手时施展出剑芒罩穴的武功，使我忽然间想起了昔年一桩往事。”

何寡妇道：“什么事。”

余婆似是对昔年一段往事，仍存着恐怖的余悸，仰首望着屋顶，双目眨动了一阵，道：“那实在是一场可怕的屠杀，二十四个武林高手，生生被火烧死……”

铁木大师双目闪动，道：“这件事，可已有三十余年了吗？”

那老妪缓缓点头道：“那二十四人之中，有两个穿着僧衣，想是你少林寺中弟子了？”

铁木大师道：“三十年前，本寺之中，有两位武功十分高强的弟子，在江湖上失踪，本寺派遣高手，苦寻数月，但却毫无讯息。”

余婆婆道：“那人的手段虽然残酷一些，但他在动手之时，并未施用什么诡计……”

她缓缓把目光移注到何寡妇的身上，道：“因此，刚才老身见这女娃儿用出的武功时，立时回忆到昔年的这段往事，那人所用剑芒罩穴的剑法，和这女娃儿所用的一般模样，如果咱们今日帮助穷家帮刑讯此女，只怕黑林从今之后，永无宁日了。”

欧阳统注目何寡妇微微一笑，道：“夫人如若心生畏惧，在下自是也不便多扰。”

何寡妇沉吟了一阵，道：“欧阳帮主在我坐关期内，对我们黑林诸多照顾，在黑林刑讯此女，虽可能招来无边的祸患，但那也是义不容辞之事。”

她这番话似是对余婆婆说，也似是对欧阳统说，但却无疑应允了欧阳统，在此地刑讯这素衣女郎。

费公亮突然向前一步伸手把那素衣女抓了起来，道：“时光已然不早，要问也该早问了，免得夜长梦多，何况两位大师还要把她带往少林寺中交差呢。”

欧阳统道：“费兄说的不错……”

他回头望了何寡妇一眼，道：“请夫人拍活她的穴道，取出她身上短剑。”

何寡妇回头望了余婆婆一眼，低声说道，“此女既非咱们生擒，纵然牵连咱们黑林，她亦将先找穷家帮、少林寺，然后才能找上咱们，你不用多担心事了。”

余婆婆长叹一声，缓缓转过身躯，走向原位坐下。

何寡妇疾行两步，走到那素衣女的身侧，探手从她怀中摸出短剑，举手一掌拍活了她的晕穴。

那素衣女突然长长叹一口气，睁开了双目，正待开口说话，费公亮却疾伸右手，点了她右臂的“风府穴”。

原来他害怕那素衣女不甘就范，再度出手抗拒，又得费一场手脚。

那素衣女穴道虽然受制，但仍可开口说话，冷峻地望了费公亮一眼，道：“日后你如犯到我的手里，非把你碎尸万段不可。”费公亮纵声长笑道：“以后的事甚难预料，到时候姑娘再发狠不迟，但眼下你最好识相一些，免得皮肉受苦。”

素衣女虽然穴脉受制，但倔强之态依然，冷笑一声，说道：“眼下这密室四周，可能已被重重包围，哼！看你们还能神气几时？”

欧阳统一拱手说道：“在下要提醒姑娘一件事，那就是在援救的人手来到之前，我们可以施用各种残酷的手段惩治于你……”

他微微一顿，接道：“不过，除非事不得已，我们不愿以苦刑加诸姑娘身上。”那素衣女略一沉吟道：“你们问什么？尽管问吧。”

欧阳统微微一笑，道：“姑娘倒不失须眉气概……”微微一顿，接道：“滚龙王究竟是何许人物？”

那素衣女道：“滚龙王就是滚龙王，他是谁？这话不是问的太奇怪么？”

欧阳统一皱眉，道：“我相劝姑娘，切不可任性放刁，在下极不愿以残酷之刑，加诸姑娘身上。”

那素衣女道：“我知道的就是知道，不知道的你们杀了我也是问不出所以然来。”

欧阳统道：“姑娘自称郡主，缘何而起？”

素衣女道：“我是滚龙王四位义女之一，自然被称郡主了。”

她答的简简单单，干脆利落，叫人听不出一内容，却又无懈可击，不似谎言。

欧阳统目光一掠铁木、凡木、费公亮等，又道：“你混入闵宅之中，假冒闵老英雄之女，是何用心？”

素衣女道：“一为追查三宝下落，二报杀父之仇。”

欧阳统道：“你混入闵宅几年，那闵老英雄可知你的来历吗？还有你的真实姓名？”

素衣女道：“我混入闵宅五年了，因我长的和他女儿一模一样，那老头子又生性冷漠，父子父女之间，亦不常相见……”

她目光一掠欧阳统，接道：“闵老头在我进闵宅一年之后，才发觉我不是他的女儿，但此时，我已凭仗义父滚龙王所赐的药物，制服了闵宅几个主要人物，总管主少和与闵者头子的独子闵正廉等……，我收罗了闵宅中几个重要人物之后，就开始惩治那闵老头子。我先用义父相授的独门点穴手法，点了他几处要穴，使他无能寻死，然后每日逼问他三宝下落，初时我还疑他坚不肯说，以后才知道，他真的不知三宝下落。”

欧阳统轻轻叹息一声，道：“想那闵老英雄在你的苦苦追逼之下，定然是身历千般苦刑，受尽折磨了？”

那素衣女道：“他掠人之美，以极卑劣的手段，巧取盛名，纵然受些皮肉之苦，那也是应得的惩罚。”

欧阳统道：“那位真正闵姑娘，可该是无罪之人，不知你们把她怎样了？”

素衣女道：“她原来被囚禁在闵宅之中，但现在却被我义父带往铁盆谷去了。”

欧阳统道：“姑娘的真实姓名和出身呢？”

素衣女沉吟了片刻道，“我生父连三保，我叫连雪娇，我的身世，只有这些可以奉告。”

欧阳统道：“够啦！连姑娘既不愿多谈身世，在下决不再多问，咱们就改个题目谈吧！”

费公亮忽然皱起眉头，道：“连三保，好熟的名字……”

连雪娇道：“家父的尸骨已化，用不到你多费心想他了。”

费公亮这次倒是一笑置之，未再出言反击。

欧阳统道：“连姑娘既被滚龙王收作义女，贵为郡主之尊，想必知道那滚龙王的身世了……”

连雪娇急急接道：“我义父有如见首不见尾的神龙，我哪里能知道他的身世？”

欧阳统叹道：“姑娘也许真的不知，也许你不愿言，在下也不愿强行追问了……”

话到此处，突然传来了一声沉如雷鸣的大震。

连雪娇嫣然一笑，道，“找我的援手赶来了，人已到附近，想他们在一个时辰之内，定可找来此地。”

何寡妇突然一挥素手，低声对随来四个使女说道：“你们传谕出去，要他们紧守各处要隘，切勿出去迎敌。”

四个半老徐娘，齐齐应了一声，急奔而去。

欧阳统微微一笑，道：“别说这黑林四周，道路纷杂，布设精巧，救你之人，未必能闯得进来；纵然闯得进来，我们也未必就一定抵敌不住，连姑娘最好是先别高兴。”

连雪娇微微一笑，道：“你尽管请放心就是，只要我在此地，不论何等险秘之处，他们都会找到。”

她说的神态轻松，毫无故作神情，以欧阳统和费公亮的江湖经验，一听之下，立时可以辨出她说的不是谎言。

欧阳统微微一怔，道，“姑娘说的也许不错，但不知其中原因何在？”

连雪娇道：“这个怨我不能泄露了，好在你们即可看到……”

忽见一个头梳双辮，身着青衣的女童，倉皇奔入，说道：“夫人！不好了，來人从花园暗道中攻進來啦！”

何寡婦脸色一变，目光一掠欧阳统道：“諸位由花园暗道進來之時，可曾留下了什么痕迹嗎？”

欧阳统道：“这个夫人尽管放心，在下自信没有留下痕迹。”

何寡婦道，“这就奇了，那花园暗道，乃我们黑林中一条密徑，如果没有留下痕迹，竟然被人寻到，个中原固，实是教人费解。”

连雪娇微微一笑道：“有什么费解之外呢？难道我不会留下暗記嗎？”

费公亮冷冷说道，“你当时穴道受制，动也难动一下，如何还能留下暗記，满口胡说八道。”

连雪娇咯咯大笑道：“我义父滚龙王神通广大，他的神机妙算，岂是你们预料得到？”

## 第十四回 红衣女童

何寡妇回首望了那坐在壁角的老妪一眼，道：“眼下时机已甚迫急，强敌从毫无布设的花园暗道攻入，余婆快去抵挡一阵，别让他攻入此地。”

铁木大师回目望了凡木一眼，道：“师弟请随这位女施主去一趟，相助一臂之力。”

那老妪缓缓的站了起来，自言自语地说道：“唉！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步履踉跄，颤巍巍地向外走去。

凡木也缓缓移动脚步，随在那老妪身后而行。

连雪娇目睹两人离室而去，放声大笑起来。

费公亮双目一瞪，怒道：“你笑什么？纵然当真是找你的援手赶来，也未必一定能救得了你。”

连雪娇道：“几位如果自信能够挡得救我之人，最好能把他们一气歼绝，留下一人，都是后患无穷。”

欧阳统微微一怔，暗道：“此话虽然不错，但却不该由她口中说出。”

低头看去，只见她已闭上双目，侧身卧在地上，好像睡熟过去一般。

欧阳统一皱眉头，低声对铁木大师说道：“咱们在没有击退救援她的来日之前，只怕她不肯再答复咱们问话了。”

铁木道：“不错！”

欧阳统道：“因此，兄弟主张再把此女哑穴点了，藏了起来，咱们一起出去瞧瞧，来人是什么样的高手？”

费公亮右手一挥，点了连雪娇的哑穴，道：“我总觉此女狡猾无比，甚难对付，不如借此机会，把她一身武功废去，不知几位意下如何？”

连雪娇虽又被点了哑穴，但她听得费公亮的话后，也不禁突然睁开双目。

欧阳统点头说道：“费兄办法高明至极，兄弟甚为赞成。”

连雪娇转头望着铁木大师，目光中流现出乞求之色。

因为铁木大师只要同意，费公亮可能要立时废去她身上的武功。

铁木大师慈眉耸动，长叹一声道：“一个学武之人，最怕的就是一身武功被人废去，但此女心地既狠，手段又辣，两位如若有意废去她武功之意，老衲也不反对。”

话到此处，又是两声大震传了过来。

何寡妇神色一变，娇躯晃动，人已闪身而出。

铁木大师低声说道：“咱们把这女娃儿，带到此地，替人家招来很多麻烦，咱们岂能袖手不问，两位留在室中，老衲出去瞧瞧。”

大袖一拂，疾闪出室。

费公亮放下素衣少女，笑道：“欧阳帮主请照顾下这位姑娘，在下也出去瞧瞧。”说完，纵身一跃出室。

室中只余下了欧阳统和那连雪娇两人，欧阳统举手一掌，拍活连雪娇的哑穴，正容说道：“姑娘要慎重的想想，眼下救你的援手，只怕滚龙王不会亲自赶来。”

连雪娇冷冷接道：“如若我义父亲自赶来，只怕你们都别想活了。”

欧阳统道：“既非滚龙王亲身临敌，来人比姑娘武功如何？”

连雪娇略一沉吟道：“单凭武功，来人也许不是你们的敌手，但他们却有借重之物克敌。”

两人谈话之间，忽听外间传进来几声厉喝。

欧阳统微微一怔，暗道：“来的好快，难道铁木、凡木、费公亮、何寡妇等几人合手之力，还抵挡来人不住吗？”他目光一掠连雪娇，低声说道：“要委屈姑娘一下了。”伸手点了她晕、哑二穴，随手移放在门后，缓步向室外走去。

刚到门口，还未来得及四外张望，突觉头上一股疾风，急扑而下。

欧阳统吃了一惊，挥手一掌，向上拍去。

但闻嗖的一声，那急扑而下的疾风，突然向上升去。

欧阳统心中大疑，奇道：什么人是如此迅捷的身法？

抬头看去，只见一只白羽红嘴的鸟儿，高飞在头顶两丈之上，盘旋飞舞，似欲择时下击。心中暗自一笑，道：“原来是一只扁毛畜生。”

那鸟儿似雕非雕，全身羽白如雪，红嘴足足有三寸多长，欧阳统虽然久在江湖之上行走，也未见过这等可爱的鸟儿，不禁凝目注视良久。

但见那鸟儿，愈转愈快，片刻工夫，化成一团白影，不停地在他头上盘旋。

这当儿，正西方向，忽然传过一声大喝。

欧阳统为那喝声所惊，转目一望，瞥见何寡妇，铁木大师，正在和几个大汉动手，不禁暗自一叹，忖道：“逍遥秀才唐璇，果是料事如神，如若我不把这素衣女和青城双剑等，分成两路，只怕强敌要追到我穷家帮长江暗舵了……。”

忖思之间，又是一阵疾风，迎面扑落而下。

欧阳统心知是那鸟儿，右手一挥，横击而出。

他心中觉着那鸟儿十分好看，毫无凶恶之像，对它未免有点惜爱，这一掌拍出，只不过用出了二成力量。

耳际只听噼的一声，紧接着一阵剧疼，不禁大吃一惊，左手疾快的拍击过去。

那雪羽怪鸟似是知道这一掌来势厉害，振翼而起。

欧阳统凝目看时，只见右臂上的衣袖，被那怪鸟抓碎了一片，破损之处，肌肤也裂伤了黄豆大小一块，鲜血汨汨而出，心中大为惊异，暗道：“我已运气护身，平常之人，要想伤我也是不易，此鸟嘴爪一利至此，实是不可轻视。”

心念一转，暗中提聚了功力，举手一掌劈了过去。

一股强猛绝伦的暗劲，直撞过去，想一举之下，把此鸟震毙。

哪知怪鸟机灵无比，双翼一敛，斜斜向下闪开，轻轻的避开了欧阳统全力一击。

欧阳统微微一皱眉头，暗暗忖道：此鸟机灵如此，如若下有强敌迫攻，上有此鸟借机偷袭，纵然是武功极高之人，也是防不胜防，如不早些想个法子，把此鸟除去，恐怕有很多人要伤在此鸟长嘴利爪之下。

他立意要除去此鸟，立时神意集中，目光微抬，暗中看那怪鸟的一举一动，表面上，却是不动声色，暗提功力，蓄势以待。

那雪羽红嘴怪鸟，虽然灵巧，但它究竟非人，欧阳统不动声色，诱它下扑偷袭，准备一击而中，装作全不留心它的样子。它虽然灵巧，也难解得这等心机。

果然它在欧阳统头顶之上盘旋了两周之后，突然两翼一敛而下。

相距欧阳统还有八九尺远时，突然两羽奋张，利口钢爪，一齐扑施而下。欧阳统虽然早已戒备，但看到它下扑施袭的威势，亦不禁暗自惊心，当下大喝一声，举手一掌迎击过去。

这一击，用出了欧阳统七成真力，威势之强，非同小可。

那怪鸟虽然机警灵巧，但在全然无备之下，要想闪避开欧阳统这蓄势一击，哪里可能，只听呱的一声长鸣，向下疾扑的身躯，被欧阳统掌力震得直向上面回升过去。

两根白色羽毛，飘飘的飞落下来。

那怪鸟直被欧阳统掌力，震飞到两丈开外之后，才向地下落去，砰的一声轻响，落在土地上。

欧阳统伸手捡起了地下一根羽毛，还未来得及看，突然听得汪汪两声犬叫。

转头望去，只见两头巨獒，疾奔而来。

目光一掠间，但见人影闪动，围攻铁木大师和何寡妇的敌人，似又增加了甚多。

那两头巨獒来势奇快，倏忽之间，已冲到欧阳统的身前。欧阳统怒喝一声，一掌“力劈华山”直向左面一只巨獒打去，飞起一脚“魁星踢斗”，踢向右面一獒。

那两头巨獒虽然凶猛如虎，但如何能挡得欧阳统的神力，只听汪的一声大叫，一只被拳势击中的巨獒，摔出了三四尺外，跌倒在地上，另一头巨獒，也被他一脚踢中，打了两三个翻身。

只听连声暴喝，缭绕耳际，来人身手，似都不弱，铁木大师，何寡妇两人联手拒敌，似是无法挡得对方群攻之势，两个大汉，疾冲而过，直向欧阳统防守的茅屋中奔扑过来。这时，那跌摔在地上的雪羽怪鸟，忽然站了起来，向前走了几步，振翼而起，直上青云，片刻间踪影全无。

欧阳统心头一震，暗道：“我那掌力，何等威猛，但此鸟竟然未被震毙！”

忖思之间，那两个大汉，已然扑到身前，那左面一个举手一拳，直向欧阳统前胸击去，右面一人却一侧身子，直向室中冲去。

欧阳统衡量情势，强敌来人不少，如不早下辣手，只怕难以对付，右手一翻，五指反向那大汉脉门之上扣去，左手却反臂拍出一掌，横向那左面大汉击去。

右面大汉斜跨一步，挫腕收回了拳势，避开一击，那左面大汉却右掌平推而出，硬接了欧阳统一击。

双掌接实，激起了一声砰然轻震，欧阳统不自主地横退了一步，那大汉却被震得后退了四五尺远。

欧阳统吃了一惊，暗道：“此人掌力不弱，实是不可轻敌。”运足功力，遥发一掌击出。

一阵强劲潜力，直撞过去。

左面大汉接实欧阳统一掌之后，已知对方内力强过自己甚多，但见他遥发一掌击来，仍然不肯闪避，竟然大喝一声，双掌齐齐推出。

这一掌硬接，优劣立判，欧阳统只觉右腕一麻，全身一颤。那大汉却双肩晃动，连吐三口鲜血，倒在地上。

那右面大汉，目睹同伴重伤当场，但战志仍然不减，大喝一声挥拳击出。

欧阳统杀机已动，身子微微一侧，右手疾快绝伦横施擒拿手法，斜里一

抄，抓住那大汉右臂，五指用力，格瞪一声，那大汉右小臂，立里应手而断，疼得他满头大汗，滚滚而下。

此人极是剽悍，虽然疼得满身大汗，但连哼也未哼一声，欧阳统正容说道：“你很英雄。”左手一掌拍在那大汉左肩关节要穴之处，生生把大汉一条左肩卸下。

只听铁木大师高宣一声佛号，道：“诸位仗凭人多，一拥而上，大背武林中的规矩，可别怪老衲失礼了。”掌势忽然一变，片刻工夫，连点了四人穴道。

余下之人，眼看铁木大师在发神威，心中微生怯敌之心，立时停手不攻。

何寡妇目光一转，冷冷喝道：“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

其中一个大汉答道：“已经把你们这座密林团团围住。”

何寡妇星目电闪，冷笑说道：“眼下你们还有六个好人，不知是要死要活？”

那答言大汉，好像是这班人中的首领，又接口说：“要死怎样？要活怎样？”

何寡妇道：“要死是最容易不过，只要我把你们杀死就算了，如若想活，各位就暂时委屈一下，别作困兽之斗……”说到最后一句，忽的嫣然一笑。

攻入黑林中的一十二个大汉，两个伤在欧阳统的手中，四个被铁木大师点了穴道，余下六人虽未受伤，但那一股猛锐之气，已经丧失，心知打下去，也是伤亡在对方手中一途，雪雕已经传讯出去，大队后援高手，在一个时辰之内，定可赶到，眼下和对方拖延一分时间，就对自己增加一分胜算。六人相互望了一眼，仍由那大汉说：“夫人的意思，可是要我们束手就缚吗？”

何寡妇眉头一皱道：“你们不用妄费心机，想藉此拖延时间，那是白日作梦，事情很明显，答应就束手就缚，不答应我就立时出手。”

那大汉还未来及答话，突然响起了一阵阵紧急的鼓声。

何寡妇脸色一变，低声对铁木大师道，“老禅师但请施展毒手，不必再慈悲心肠。”说完，转身一跃，疾奔而去。

铁木大师看她匆急而去的行色，心知这黑林之中，必已有了惊人的大变，那频频不绝的鼓声，可能就是这黑林中紧急的传警讯号。

他回目扫掠了那六个并立在一起的大汉，心中泛起了一阵惘然的感觉，何寡妇临去相嘱，无疑说明了要他把这六个人一并诛绝，以身负武功而论，施下毒手，诛绝六人并非什么为难的事，但他乃修养有素的高僧，威名虽然震荡武林，但心地却是慈善异常，要他一口气连杀六人，实是一件大感为难的事，但黑林这场大祸，却由自己等人招来，虽非祸首，但却难推咎责，何况又要保护那素衣女不为强敌所乘……

一时心念回转，竟是难作决定。

就在铁木大师沉思未决的当儿，突然几声尖锐的哨声，传入耳际。

这哨声似是有着一定的音律，彼起此落，有如交谈一般，铁木大师虽然无法听懂那交鸣的哨声说些什么，但却隐隐辨出是一种交换所见的讯号。

那六个大汉是也听到了那时断时续的哨声，登时面泛喜色，其中一人突然大声说道：“我等大队援手已到，识时务的快些束手就缚……”

那人话还未完，忽听一声长啸划空传来，一条人影疾如流星般从天而降，直落那六个大汉的停身之外，挥手一掌，直击过去，那说话大汉首挡锐锋，话还未完，掌力已中前胸，惨叫一声倒在地上。

铁木目光一瞥，已然看清来人是黄山费公亮。

费公亮力毙一敌，意犹未尽，大喝一声，双掌齐齐推出。

似是有着无比的忿怒，一出手就发出惊人的内家真力。

余下的五个大汉，似是被费公亮一击威势所慑，不禁一呆。

费公亮出手何等迅捷，就在五人一怔之间，又有两人中掌栽倒。

铁木大师目睹中掌之人，个个口喷鲜血而死，心中甚是不忍，急道：“这一般人如何能挡得费大侠绝世功力，快请住手，有话好说……”

费公亮冷哼一声，道：“老和尚就是爱假仁假义。”呼的一招“浪撞礁岩”，击中右面一人，只听那人闷哼一声，手捧小腹，蹲在地上。

他现身出手，挥掌击敌，每一招都似运足了十成功力，凡是受中一击，无不立时栽倒，眨眼间连创四人。铁木大师慈眉耸动，似欲发作，但他终于又忍了下来。余下两个大汉眼看费公亮出手的威势，心中大为惊骇，齐齐向后退去。

费公亮杀机已动，哪还能容两人逃命掌下，右手运足劈空掌力，大喝一声，直击过去。只听一声凄厉的惨叫，右面一人被那强猛的掌力震的离地而起，升高了三四尺，才摔了下去，七窍出血，当场气绝。

左面一人微微一怔，费公亮人已紧随掌力而到，探手一把，如鹰攫鸡，提了起来，扬手一掌，击在那大汉后心，一个身躯直飞出八九尺远，跌落地上，动也未动一下。

此人死的无声无息，连一声轻哼呻吟也未出口。

费公亮连毙了六人之后，回头望了铁木大师一眼，缓步走了过来。

铁木大师道：“费大侠的武功，实叫老袖佩服，只不过手段太辣一点了！”

费公亮冷冷道：“老禅师的慈悲用心，实叫在下感动，不过不明敌我形势的愚蠢，实叫在下好笑。”

铁木大师脸色一变，道：“老袖虽然不会把费大侠屈辱之耻，放在心上，但少林寺的威名，却是不容受损，费大侠口齿之间，实该留点德了……”

费公亮道：“我如不把六人击毙，只怕咱们讲不完这几句话，强敌已经找到此处。”

铁木大师凝神听去，果然觉着那哨音忽远忽近，似是迷失了方向，在一片地方兜来转去的绕圈子。

费公亮干咳了一声，接道：“大师的盛名，少林寺的威望，在下胆子再大一点，也不敢出口相犯，只因当时形势，不容解释而已，强敌已然由四面八方攻入黑林，迟迟难在此会师的原因，无非是被黑林中曲折盘转的道路，迷失了方向而已，如若不早把几人击毙，让他取出身藏铜哨，指示停身之处，强敌此刻已经攻入此地了。”

铁木听得微微一怔，道：“费大侠见闻广博，阅历丰富，老袖十分敬服。”

费公亮道：“黑林今日之祸，全由我等而起，不论如何，咱们得全力以赴。”

铁木大师道：“高论不错，但不知眼下的敌情如何？”

费公亮道：“黑林已传出紧急的应变鼓声，强敌似是由四面八方攻来，何寡妇显然已有些慌了手脚，黑林中所有的人，大概都已经出手迎敌了。”

铁木大师慈眉一扬，道：“局势当真有这等严重吗？”

费公亮还未及答话，突听呱的一声，一只雪羽红嘴的怪鸟，由两人头顶之上，急掠而过。

紧随着那雪羽红嘴的鸟儿飞过之后，那连续不绝的哨音，重又传了过来。费公亮冷哼一声道：“这些人被两只巨葵带了进来，那雪羽红嘴的鸟儿，只怕也是敌人所有之物。”

遥遥的传过来欧阳统的声音，道：“老禅师、费大侠，那雪羽怪鸟乃强敌用作带路的耳目，两位再见那鸟儿之时，最好把它一掌击毙。”

铁木大师仰首望去，但见一片蓝天，那雪羽红嘴的鸟儿，早已飞的不知去向，不禁愕然一叹，道：“强敌如若用鸟儿带路，那可是防不胜防。”

费公亮笑道：“老禅师既知强敌不善，最好别再存慈悲心肠了……”

突然纵身而去，留下了铁木大师一人。

这时，那彼起此落的哨声，忽然沉寂下来，四周听不到一点声息，反而给人一种沉默的紧张。

所谓黑林，倒是名符其实，四周长满了一片黑黝黝的林木，不过这林木并非巨大的树林，而是满生着荆藤的杂林，由于荆密藤绕，缠绕在林木上，四面一片翠绿，密不通风，除了那三间茅屋和十丈见方的一片草坪之外，再无其他之物，铁木不禁心中大感奇怪，暗暗忖：除了那三间茅室之外，再未见可供居住之处，那彩衣女人和何寡妇等，不知住在何处？

正在思忖之间，突然一个极为清脆的女子口音说道：“老禅师……”

铁木霍然回过头去，只见一个十五六的红衣女孩，站在身后丈余左右处。

此女面目娟秀，头梳双辮，星目张动之间，有一种尚未完全成熟的娇媚情态，不禁为之一怔，那红衣女童忽然一耸柳眉，高声问道：“我姐姐呢？”

铁木大师道：“谁是你姐姐？”

那红衣女童道：“我姐姐最爱穿白色的衣服……”

铁木忽觉心神一震，暗道：“她问的定然是那素衣女连雪娇了，不知她怎能闯到黑林心脏要区？而且来得无声无息。心中虽然震动，但表面之上，仍然保持着镇静神情，微笑道：“女施主那位姐姐可是姓连吗？”

红衣女童道：“是啊！不知她现在何处？”

铁木暗暗忖道：“此女一片天真，如若稍用心机，或可问出滚龙王一点身世来。”当下说道：“女施主可也是滚龙王的义女吗？”

那红衣女童盈盈一笑，道：“你知道的不少啊！可是我连姐姐告诉你的？”

铁木大师淡然一笑，答非所问地道：“你那位连姐姐已被老衲等生擒了！”

红衣女童道：“这个我早就知道啦，我问她人现在什么地方？”

铁木大师反问道：“不知你那义父滚龙王来了没有？”

那红衣女童娇笑一声，道：“我义父如若亲身到此，早已把这座黑林放火烧去啦！”

铁木大师一生之中，甚少有和女孩子家说话的机会，答问了两句，觉着已无话可说，转身缓步而去。

只听那红衣女童娇声喝道：“站住，你要到哪里去？”

铁木停下脚步，慢慢地回过头，说道：“女施主还有什么吩咐吗？”

那红衣女童急步而上，低声说道：“我姐姐藏在哪儿，快告诉我，等一下他找到此地之后，事情就麻烦啦！”

铁木淡然一笑：“老衲等既然敢生擒令姐，自然是不怕麻烦红衣女童忽然一瞪星目，怒声嗔道：“你这老和尚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人家好心好意求你，你倒摆起架子来，哼，敬酒不吃吃罚酒……”

铁木被她骂的双眉耸动，摇头叹气，道：“女施主不可出口伤人。”

红衣女童笑道：“你不告诉我姐姐现在何处，我就要骂你！”

铁木乃有道高僧，处处要自恃身份，既不能出口还骂，也不能漫天乱扯，怕那女童真的破口大骂起来，那可是终生难洗之辱，当下正容说道：“老衲乃出家之人，清规森严，不苟言笑。”

红衣女童突然探手入怀，摸出一只铜哨，放在口中，吹了起来。

哨声震耳，回荡在密林之中。

铁木大师一皱眉头，说道：“女施主快请停下！”

那红衣女童哨声突然一变，连响三声，凄厉暂短的哨音。

铁木大师处处自恃身份，不愿出手对付一个女孩子，见喝止无效，才被迫动手，口中大声说道：“女施主再不停止别怪老衲出手了！”右手一伸，疾向那红衣女童臂上抓去。

那红衣女童口中铜哨，突然咋的一声锐啸，娇躯横移，避开三尺。

铁木大师误认使那女童受了惊吓，不禁微微一怔，停下了凝目望去，只见她口含铜哨，脸带笑容，哪里有一点受到惊吓的样子，再想她刚才闪避身法的迅快，暗里一叹，忖道：“费公亮说的一点不错，似我这般心地，实不宜在江湖之上走动，此女小小年纪，孩童模样，但她的狡狴心机，已非我能及了。”

忖思间，耳际已响起四外的回音，一片群起的哨声，分由四面八方传来。

那红衣女童缓缓取下口中铜哨，微微一笑，道：“你不肯讲我姐姐藏身之处，我只好请些人来帮我找她了！”

铁木大师脸色庄肃地说道：“老衲不愿伤你一个女孩子家，才容有传出哨音的机会，如若换了他人，只怕你横尸眼下了。”

那红衣女童微微一笑，道：“老和尚不用吹牛，你认为我是好惹的吗？”

这当儿，那四周群起的啸声，更是响亮刺耳，想是来人已逐渐接近心脏之区。

奇怪的是何寡妇一去之后，再未现身，黑林之中的人物，也未见一个。

费公亮、欧阳统，也未再见，这数十丈之地，除了那位红衣女童外，只有横躺在地下的尸体。

那红衣女童突然转过身子，缓步向那茅屋之中走去。

山雨欲来风满楼，四周那凄厉的哨声，划破了这片死林的寂寞，形成一种潜在的紧张，以铁木大师那等修养有素的人，也被这晦暗不明的情势困扰了心神，有一种惶惶不安之感。

他轻轻叹息一声，自言自语地说道：“这等情势，给人的忧闷，倒不如强敌现身出来，好好拼一阵……”

突听呱的一声，一只雪羽红嘴的怪鸟急掠而过，将要进那茅屋之时，突又折了回来，又向来路飞了回去。

铁木大师目光一转，瞥见那红衣女童已到茅屋门口之处，立时大喝道：“站住！”纵身一跃，直追过去。那位红衣女童突然向旁侧一闪，让了开去，回手拍出一掌。

铁木大师僧袖一拂，身子突然一个大转身，绕到那红衣女童前面，挡在门口说道：“女施主未得到黑林主人同意之前，最好不要擅入此室。”

那红衣女童轻轻叹息一声，道：“你们已经完全在我们包围下了，只要等我传出令谕，片刻间这座黑林，四面八方，都将浓烟大起。”

铁木大师微微一怔，道：“女施主就是攻打黑林的主脑吗？”

那红衣女童淡淡一笑，道：“怎么？你看我不起？”

铁木大师低头思忖了一阵，道：“女施主既能主持一方大局，想来武功机智都有过人之处了！”

这红衣女童脸色一整，道：“你不用再转圈子给我说话，要出手就尽管出手，你可是觉得我年龄太小，又是个女孩子家，不配和你动手，是吗？”

铁木见她一眼之下，竟然看出自己心中之事，不禁暗自警惕，忖道：此女不但言词犀利，而且观察入微，倒是不可轻敌。

心念一转，合掌说道：“老袖失敬了。”僧袖一拂，一股劲力，横击过去。

铁木大师对那女童自称为攻打黑林首脑，心中有些不信，一袖拂击中，只用了三成功力。

那红衣女童两只大眼睛转了一转，突然一侧身子，直向那茅屋之中冲去。

她既不纵身让避，也不挥掌迎敌，竟然甘冒被那击来劲力拂中之险，硬向室中冲去。

铁木虽无伤她之心，但力道扫出之后，却亦无法及时收回，急道：“快退回去……”

话刚出口，忽觉那拂击之力，有如击在光滑的石板之上，力道忽向一侧滑了过去，不禁心中一惊，暗道：这是什么武功？

心中惊愕之间，那红衣女童已疾快无比的闪入茅室之中。

铁木大师急急一个翻身探手一把抓了过去。

这一次他用出五成功力，而且去势急快，心想万无不中之理。

那知手指触及那红衣女童之时，有如抓到了一条泥鳅一般，手指一滑，又被她脱开而去。

那红衣女童却似若无其事一般，目光疾快扫了全室一周，头也未回望一眼，似是浑然不觉身后有铁木大师一般。

铁木大师两击未中，才觉出这小娃娃儿，确然身负有绝世武功，轻敌之念，顿时消失，暗中提聚真气戒备。

目光转动，只见茅室中空无一人，欧阳统和那素衣女都已不知去向。

那红衣女童缓缓转过脸来，冷然说道：“这一座空无什物的茅室，可就是你们黑林发号施令的心脏枢纽吗？”言下之意，大有责怪铁木大师相欺自己之心。

铁木大师心中亦自感到奇怪，暗道：欧阳统、费公亮等不知去向也还罢了，但黑林中一人不见，实是叫人有些猜测不透，难道这黑林中另有隐秘之处，人已藏了起来不成，还是一齐由密道之中遁走……

他只管自忖心事，忘记了答复那红衣女童之言。

只听那红衣女童冷冷的声音，传了过来，道：“我在对你说话，听到没有？”

铁木不明内情，不便随口乱说，当下也正容说道：“老衲既非黑林中人，对此林中情景所知无多。”

那红衣女童突然放声大笑，道：“你回过头去看看吧！”

铁木心中一动，霍然回过头去，只见两个身着灰布长衫五旬老者，满脸冷漠神色，怔怔地站在茅室门口。

只听那红衣女童冷冷道：“老和尚，你认识这两个人吗？”

铁木大师仔细打量了两人一眼，只觉两人全身上下，透出来一股冰冷之

气，大异常人，好像这两人来自北极冰山地底，终年不见日光，肤色白中透青，不见一点血色。

这两人特异的气质，似曾听人说过，但一时之间，却又想不起来听那个说过。

那两个灰衣老者，四道冰冷眼神，一直盯在铁木大师的脸上，连眨动也不眨动一下。

铁木暗提一口真气，说道：“两位的神态，老衲似是听人谈过，但一时却是想不过来……”

右面一个老者，口齿启动，冷冷说道：“天下武林，听过我们兄弟之名的人，不知凡几，用不到你来恭维了。”

左面老者突然一提右脚，直向室中跨去。铁木一举右手，迎面拍出，口中沉声说道：“未得黑林中主人允许，岂能随便进入别人的房中。”

那老人冷笑一声，道：“天下人有几个敢阻挡老夫行动？”右掌一抬，硬接了铁木大师一掌。

双方掌力接实，陡然间卷起了一阵旋风，吹得地上尘土横飞。

铁木大师暗暗忖道：我这一掌用出了七成真力，此人竟能轻轻松松的接了下来，看来今日之战，险恶万分！

忖思之间，那右面老者，也举步跨进室中。

铁木已觉出凭藉功力，硬阻两人进入室中，已不可能，目光一瞥，疾快地向后退了四步，选择一处屋角，站好身子。

显然，他已准备和冲入室中的强敌，全力一搏，才选择一处有利的形势，以减后顾之忧。

那红衣女童已藉铁木大师和那两个灰衣老者谈话的工夫，迅快地在茅室搜查了一遍。铁木大师目光转动，冷冷对三人说道：“三位如若再不退出此室，可别怪老衲失礼了。”

那红衣女童找不出素衣女的下落，心中似甚焦急，大声喝道：“你这不知好歹的老和尚，你一个人武功再强，也难抵得我们多人，何况你们的人，都已经弃你而去，你大可不必为他们拚命。”

铁木大师淡然一笑，道：“老衲是何等人，岂肯听口舌上的是非？”

那红衣女童突然圆睁着双目，大声说道：“不知何故，我的心中从小就对你们出家人有着一种奇怪的好感，才和你说了这样的话，你如果不听我的劝告，可别怪我们倚仗人多对付你了。”

铁木大师目光一掠那两个老者，肃然说道：“老衲这一生之中，还未出过全力和人相搏，姑娘如若有兴趣，尽管下令群殴，老衲自信还对付得了。”

那红衣女童略一沉吟，突然举手一掌，当胸拍去。

她出手一掌，势道迅快无比，大大的出了铁木大师意料之外，不禁心头一凛，暗道：“这小女娃儿，身手这般矫健，倒是不可轻敌。”右掌一挥，斜斜推出，硬接那女童掌势。

那红衣女童身体滑溜至极，娇躯一闪，人如流星划空一般，横让三尺，避开铁木大师斜斜推出的掌势，低声对那两个老人道：“挡住他，别让他冲出此室。”红影闪动，人已出了茅室。

铁木看她不战而退，倒是大出了意外，袍袖一拂，沉声喝道：“女施主哪里去？”双肩一晃，人也向室外抢去。

左面老者冷冷说了一声：“回去！”举手一掌，迎面拍来。

铁木自恃功力深厚，又练成少林寺大力金刚掌的武功，一和人动上手，就不自禁的要硬接别人掌势，左掌一横，道：“老衲还不信你能把我挡退回去！”

双方掌力接实，同时发出内劲。

铁木大师前进的身躯，竟然被人一掌挡住，但那老人却被铁木大师强猛的内家震弹之力，震的向后退了两步。

右面一个老者高声喝道：“少林寺和尚之名，果不虚传。”飞起一脚“魁星踢斗”猛踢向铁木大师小腹处丹田要穴。

铁木身躯仍然稳站不动，右手食中二指疾沉而下，点向敌人右脚“关元穴”。

那老人左脚一旋，右脚突然偏开，一掌迎面击倒。

那当先动手的左面老人，也同时挥掌急攻过来。

铁木大师独拒两人攻势，十四五合后，虽无落败之象，但却甚感吃力。

原来这两个老人，不但都有着深厚的功力，常和铁木大师硬拚内力，而且拳路也十分怪异，攻拒之间，配合的尤为密切。

铁木大师又支撑了几合之后，突然室外传过来大喝怒骂之声，心中暗暗焦急起来，忖道：“这般打下去，不知要打到何时，看来不出绝学，是很难求胜了。”

这时，室外的呼喝之声，更是杂乱，隐隐之间，可闻拳风。

显然，室外也正展开剧烈的打斗。

铁木大师慈眉耸动，高声喝道：“阿弥陀佛，我佛怒弟子今日要开杀戒了。”掌势忽然一变，一招“飞钹撞钟”，直向左面一人击去。

强猛的掌力，带起了一阵呼啸之声。

这一招用出了十成劲力，威势极为骇人。

左面老人似是铁木这一掌威势所慑，不敢再硬接他的掌势，身躯闪动，避开一击。

铁木大师神威凛凛地厉声喝道：“挡我者死，谁敢再接一掌？”呼的一招“金刚开山”。掌势如惊霆迅雷般直劈过去，威势之猛，有如排山倒海一般。

这位平时慈和的老僧，一但大发神威，神情脸色，俱都随之大变，脸色肃穆，气度庄严，使人一瞧之下，心头就生出一种凛然之感。

两个灰衣老者，不知是为铁木掌势神威所慑呢？还是心中另有鬼谋，突然缩身跃出室外。

铁木僧袖一拂，大步而去。

抬头看去，只见室外广大的草坪之上，站了不下二十余人，除了那红衣女童之外，全都是身着黑色劲装，背插鬼头刀的大汉。

这些人早已摆好一个合围的阵势，似是静待铁木大师出来。

那两个老者，迅快地退到那红衣女童两侧。铁木目光迅速的扫瞥了全场一周，不见有人打斗，那呼喝之声，也随之不闻，心中甚感奇怪，暗道：“我听到打斗呼喝之声，立时冲了过来，难道他们能在这一瞬间，完全失去抗拒之力不成？”

只听那红衣女童冷笑一声，说道：“你望来望去，想瞧什么？”

铁木被她问的微微一怔，答不出话，暗道：我如说将出来，难免要受她一场讥笑，但我明明听到室外有人打斗呼喝，难道会听错了不成。

只见那红衣女童举起纤巧的玉手一挥，说道：“你可是想瞧你们的人吗？”

只见四周并肩站在那红衣女童身后的黑衣人，霍然散开。

铁木大师凝目望去，只见两个身着彩衣的中年妇人，被两个黑衣大汉分别挟持着，她们似是已被人点中穴道，垂首不言。

那红衣女童回目一顾那两个彩衣妇人，冷漠一笑，道：“现在你们总该明白了，眼下这座黑林之中，除了这两个被我们擒住的妇人之外，只有一个人了。”

铁木大师，虽然神色镇静，但心中却为这红衣女童几句话说的中心怦然而动，暗道：奇怪啊！如说欧阳统、费公亮等背我而去，事情决不可能，但几人突然失踪不见，实使人有些大惑不解，以几个武功而论，当不致完全陷落在对方手中，最使人不解的，还是黑林之中的人除了这两人被人擒住的彩衣女人之外，怎的一个人也看不见？

那红衣女童目睹铁木大师一直沉吟不语，忍不住又高声说道：“我给你一盏热茶的工夫想想，要打呢？还是束手就缚？”

铁木目光扫掠了四周一眼，冷笑着说道：“老衲纵然有就缚之心，但却不能使少林寺的声誉受损！”

红衣女童道：“那你是决心打了？”

铁木道：“举掌无限，女施主还请三思，如若形势逼迫老衲无法选择，只怕今日是一个十分凄惨的局面。”

那红衣女童回头望了身后的黑衣人一眼，脸上泛现一片杀机，低声说道：“先把这两个人给杀了吧！”

只见两个黑衣人同时伸手从怀中摸出两把解腕尖刀随手拍了两个彩衣妇人被点的穴道。

铁木大师冷哼一声，道：“一个年轻的女娃儿家，心地竟然是这般残忍！”将藏在袖中的手指轻轻一弹，两粒檀木念珠，应手而去。

只听两声闷哼，那两个手执解腕尖刀的大汉，突然丢了手中尖刀，向后倒去。

那红衣女童脸色忽然一变，冷冷喝道：“好啊？你这老和尚，当真是不知好歹。”纵身直扑过来。

铁木心中一动，暗道：“擒贼擒王，这女娃儿年纪虽小，但却真是这班人中的首脑人物，先设法把她擒下，再探询欧阳统等下落。

心念转动，挥手击出，左手施出十八罗汉掌，右手却施展擒拿手法，不容那红衣女童出手，立时抢先攻出。

但那红衣女童，身法诡异，滑溜无比，铁木大师虽然抢了先机，但连攻了十几招，均被轻轻的闪避开去，不禁心中微震，知道遇上了劲敌。

那红衣女童还击的时候不多，铁木大师攻出三招，她才还击一招，似是她有意在卖弄自己灵巧的闪避身法，打了十几个回合，仍然是一个不胜不败之局。

铁木逐渐的不耐起来，掌势突然一变，施出少林寺的大力金刚掌，连续拍出两掌。

这两掌，潜蕴了刚猛绝伦的内劲，掌掌可以碎石裂碑。

那红衣女童似是被他强猛的掌势所吓，纵身而退，跃飞到七八尺外，偏着脑袋，微笑而立。

铁木大师劈出了两掌之后，忽然觉得眼睛一黑，头晕欲倒，不禁心中大骇，暗道：“这是怎么回事呢？”

凝目望去，忽然觉对面站着的红衣女童，脸上变出四只眼睛，天地都似在慢慢地旋转。

他究是见识广博的人，觉出不对，立时想到自己中人暗算，被什么迷药所迷，赶快闭上双目，敛收心神，暗中运气调息，想以佛门中上乘内视调息之法，恢息神智的镇静。

佛门上乘内功，果然有着无比的神效，铁木凝神内视，行功片刻，头晕脑胀的感觉，立时消失。

可是站在对面的强敌，如何能使他运气调息，只见那红衣女童举手一挥，立时有两个执兵刃的黑衣大汉，奔了过去。

两人各自选择了一个方向，举起手中兵刃。

红衣女童娇声一笑，道：“老和尚，你睁开眼睛瞧瞧吧！”

铁木虽知此刻多调息片刻时光，就可以恢复一分实力，但对方既然指名相叫，势不能不睁开眼睛看看。

双目启动，首先看到两柄寒光闪闪的雁翎刀，分举在身旁两侧。

目光转动，突然心头一颤，双目射出忿怒的光芒，沉声喝道：“女施主小小年纪，手段却是这般狠辣，滚龙王手下的人，果是一个狠似一个，日后老衲再能遇上，拳掌之下，决不留好生之德了。”原来那两个身着彩衣的中年妇人，前胸的衣服已扯去，袒胸而立，双乳全现，在两人心窝之上各插着一把解腕尖刀。

刀深及柄，却不见一点鲜血流出，两个妇人穴道被制，无能挣动，也无法说话，精神却流现出无比的痛苦，那两把解腕尖刀，如不拔出，两人还有一阵好活。

这是一个异常残忍的局面，只看得铁木大师心神为之震动，但他却不知如何处理才好。

那红衣女童仰起脸来，一阵娇脆的长笑，道：“在一顿饭工夫之内，这黑林的四周，就要同时燃烧熊熊的烈火，但目下能够代表黑林和我谈话的，只有你了，你虽然不是这里的主人，但此时却掌握着黑林毁灭或存在的决定……”

铁木大师道：“老衲不解姑娘言中之意。”心中却在暗暗忖道：“黑林的女主人和费公亮等不知哪里去了，怎的这么久不见出现，难道他们真如这红衣女童所说，弃我而去了不成？”

忽的心念一转，想起那进入此林的暗道来，也许费公亮和欧阳统，都已从那暗道中先离此地，预想自己知那暗道，故而没有通知自己……在此情此景中，唯有这样的推断，才能解除他心中疑虑。

铁木大师突然眼睛一亮，身不由己地向前打了一个前栽。他乃见识广博之人，内功又极精湛，略一忖思，已知道中了那红衣女童的鬼计，一面暗中提聚真气，一面缓步对那红衣女童走了过去。

他双目暴射忿怒的光芒，神威凛凛。

这位一向慈善的老和尚，已发觉自己将在极短的时间，失去抗拒敌人的能力，那红衣女童故意不着边际和他闲扯，无非是吸引他的注意，以待毒性发作。

数十年精修佛门中上乘内功，使他有着过人的耐毒之力，能使全身的真

气，迫使已经发作的毒性，被压制下去。

他脸上泛现出一片忿怒和杀机，缓缓地举起了右掌，肃然说道：“女施主年纪这等幼小，但心地却是老衲生平中所遇到最为阴险的人，不过，我在毒发身死之前，你们这行人必将付出巨大的代价！”

那红衣女童淡然一笑，道：“兵不厌诈，愈诈愈好……”她仰起脸，一阵悠长的轻笑，接道：“你已成强弩之末，在不到一刻工夫之内，你就要毒发而死。”

铁木大师右掌一挥，一股强猛的掌风，应手而去。

只听一声惨听，一个黑衣人应手而倒，口中鲜血狂喷，气绝而死。

那红衣女童似是想不到他功力如此之深，脸色微微一变，回顾左右一眼，道：“这老和尚中毒之后仍敢这般放肆，过去把他一身武功废了吧！”

四个黑衣人应声而去，分由四个方向，疾向铁木大师冲去。

铁木大师合掌说道：“阿弥陀佛，我佛慈悲，恕弟子要开一次杀戒了。”合并的双掌一挥而去。

那当面攻来的一个黑衣人，登时感到一股强大的劲力，直撞过来，挥掌一接，登时被震的向后退了四步，一跤跌在地上。

铁木神威大发，双掌连环劈击，强猛的掌风，带起一片呼啸之声。

他一连劈出二十余掌，又被他震伤了两人，但他这等耗消内力的打法，却促使毒性提前发作，只觉眼睛一花，头重脚轻打了一个前栽。

一个黑衣人，趁势而上，一把抓住了铁木的右腕脉穴。

这时，铁木的神志，已有些不大清楚，满腹杀机，觉着右腕被人抓住，立时大喝一声，反手一招擒拿手法，反扣住那黑衣人的右腕，一掌击在那人前胸。

一声闷哼，那黑衣人的尸体登时被震得飞了起来，平平的摔在地上震得沙土横飞。

那两个灰衣老者，眼看八九个黑衣人，围住铁木大师动手，仍然无法伤得对方，反被对方连伤了四人，相互看了一眼，齐声说道：“你们给我退开！”

围攻铁木的黑衣人，立时依言而退。

铁木眼看相搏之人，突然撤走，赶忙借机长长吸一口气。

他此时毒性早已发作，全凭精湛的内功压制，长长吸一口气后，还未来及和腹内真气相接，运转于经脉之间，忽觉一阵天旋地转，头重脚轻，打了两三个转身，终于支持不庄，跌倒在地上。

两上灰衣老者还未出手，铁木大师已失去了抗拒之能，四个黑衣人疾奔而上，先点了他两处穴道才抬起他的身躯，疾奔而去。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铁木突然由昏迷中清醒过来。

只觉身子接触之处，一片冰冷，本能的挺身而出。

只听一个娇脆但却冷漠的声音，起自身侧，道：“不要动！”

铁木缓缓睁开双目，立时心头一震，只见十二把锋利的尖刀，对准自己全身要害，四肢项颈，不论何处，只一移动，立时将伤在尖刀之下。

这些尖刀，并非是由人分执，而是有一座特制的铁盒形体，如人一般大小，上下两片，自己就仰卧在盒底之上，这像是一个铁笼，只是构造的形式不同，多了上面那些尖刀。

锐利的刀锋，闪动着寒光，几乎和肌肤相接。

那娇脆冰冷的声音，重又在耳际响起，道：“只要我扭动控制盒盖的旋

钮，立时将数千斤的压力，迫使那十二把尖刀，分别刺入你要害之中，每把尖刀都足以要你的命！”

她轻声长笑了一阵，道：“我可以在这刀盒之下，架起木柴，烧起熊熊的火焰，活活把你烧死。”

铁木微微转脸望去，看那说话之人，正是黑林中所遇的红衣女童，当下说道：“老衲相信你确能做得出来。”

那红衣女童笑道：“你相信那就好了。”

铁木淡然一笑，道：“你们本可以早把我杀了，但这般迟迟不肯动手，想必还有需用老衲之处了？”

红衣女童道：“你猜得不错，但我也早已知道你不会把生死的事，放在心上，可是那求死不能的活罪，就非人所能忍受了。”

铁木听得暗暗惊心，忖道：“她如把我摆弄的不死不活，再设法羞辱于我，那可不当真是非人所能忍受。”

他修为精深，定力过人，心中虽然有些惶急，但表面之上，仍然保持着镇静神情，接道：“女施主未问之前，老衲却想先问女施主几件事情如何？”

那红衣女童似是想不到他会有此一问，怔了怔道：“你问吧。”

铁木道：“黑林现况如何？”

红衣女童道：“一片焦上。”

铁木黯然一叹，道：“黑林之中的人呢？逃走了，还是被你烧死了！”

那红衣女童神色镇静，盈盈一笑，道：“只要那黑林之中有人，自然是一个也逃不掉，那把大火，烧尽了方圆五里内的林木房舍，三日夜火势未熄，如若那里面还有活着的人，那才算是奇迹了？”铁木大师轻轻叹息一声，道：“女施主的年纪虽然幼小，但手段却当得毒辣二字，那把火或将把你那位姐姐烧死？”红衣女童淡淡一笑，道：“烧死了只能怪她短命，我不能为了她，不烧黑林啊？”

铁木大师听得微微一怔，道：“好狠毒的心肠，难道你们姐妹之间，就没有一点情义吗？”

红衣女童脸色突然一整，冷冰冰的说道：“你问的事情太多了。”

铁木道：“阿弥陀佛！善恶系一念，佛存自心知……”红衣女童怒道：“谁爱听你这么噜噜嗦嗦，我问你参与黑林一战的都是些什么人物，错答一个人我就斩断你一根手指。”只听一阵朗朗大笑，道：“女娃儿口气不小！”

铁木大师霍然睁开双目，侧脸望去，只见穷家帮主欧阳统，卓立在两丈开外，他身后紧随着铁卫周大志，三尺外，排列着八个灰衣弟子，每人腰中，横围一条五寸宽窄的皮带，带上各挂着一十二只形如蝙蝠的奇形暗器。

那红衣女童似是被欧阳统这突然的出现，惊得微微一怔，半晌之后，才冷冷喝道：“你是什么人？”

欧阳统纵身大笑：“女娃儿可是滚龙王门下的四大郡主之一吗？”

那红衣女童怒道：“我在问你的话，谁要你问我了？”欧阳统道：“在下不似铁木大师那等慈悲，你那口舌之间，最好能小心一点，你纵然没见过我，也该听说过我们这身衣服吧？”

那红衣女童大眼转了两转，道：“是啦！你们可是穷家帮的人吗？”

欧阳统道：“姑娘火焚黑林，除了白白烧去那一片森林之外，连一个人也未伤着……”

红衣女童目光回瞥铁木大师，接道：“我只要一转这刀盒上的旋钮，盒

盖上的尖刀，立时可洞穿他全身一十二处要害大穴……”

欧阳统庄容说道：“诚然，但姑娘一转那刀盒的旋钮，也就别想生离此地。”

他微笑一声，道：“穷家帮在江湖上，向无容人之量，姑娘如不听在下忠告之言，今日势难免一场杀劫！”

那红衣女童仔细地打量了欧阳统一阵，只觉他有着一种慑人的气度，略一沉吟，道：“听你的口气，倒像穷家帮的帮主身份？”

欧阳统道：“不错，在下正是欧阳统。”

他长长吁一口气，道：“姑娘如见着滚龙王时，就说欧阳统心慕盛名已久，三月之内，在君山总寨候驾。”

红衣女童冷冷说道：“滚龙王所到之处，一向是血染草木尸铺地，不知你们穷家帮君山总寨，有多少受死之人？”

欧阳统看她说得神色庄重，异常认真，忽觉心中微微一震。

他久经大敌，名镇中原，像这等闻敌之名，心神波动，从所未有。不知何故，听那红衣女童几句话后，竟然心波一荡。

那红衣女童冷哼一声，又道：“你们那君山总寨，滚龙王一定要去，只不过时间不能由你们决定。”

欧阳统微微一笑，道：“也许我们穷家帮先去找他，你既然作不得主，此事暂时不谈……”

他微微一顿接道：“但目下之局，你决非老夫敌手，不如放了铁木大师，可免去今日一战。”

那红衣女童沉思片刻，说道：“听你口气，黑林之人，没有一人被火烧死，我那姐姐也活着了？”

欧阳统道：“你先放了铁木大师，我可带你去和她相见。”

那红衣女童突然伸手旋动那刀钮的机钮，盒盖缓缓的张开。

铁木大师一挺而起，合掌对欧阳统道：“多谢帮主援手。”

欧阳统道：“在下救援来迟，致使禅师受到折磨，内心甚是不安。”

铁木大师目光一掠他身后排立的八个弟子，问道：“不知费大侠和黑林中人，是否都已脱险？”

欧阳统道：“除了稍有损失，大部都安全离开，致老禅师……”他忽然觉着说溜了嘴，赶忙住口不言。

铁木叹息一声，道：“老衲学艺不精，致遭生擒，怨不得别人了！”

那红衣女童突然冷冷接口，道：“我已放了老和尚，你也该践履你的话了，带我去见我的姐姐。”

欧阳统目光一扫她身后之人，笑道：“带你去见你姐姐不难，但不知姑娘是否有足够的胆气？”

红衣女童道：“什么胆气？”

欧阳统道：“我只能带你一人前去，所有随行之人，一律不准同行。”

红衣女童略一沉吟，道：“好吧！就我一个人去。”大步直向欧阳统走了过去。

欧阳统转过身子，笑道：“在下走前一步，替郡主带路了。”转过身子，和铁木并肩而行。

那红衣女胆气甚豪，举步相随而行。

周大志挺着便便大腹，走在红衣女童身后。

那八个灰衣大汉却突然散布开去，一排横立，每人从腰系皮带上，取下一只奇形蝙蝠镖。怒目凝注那红衣女随行之人，只要他们一有闯关的动作，立时将先发制人。

直待欧阳统和那红衣女等失去了踪迹之后，八个灰衣人才突然各发一声长肃，一起转过身子，疾奔而去。

且说欧阳统带着那红衣女童走约四五里路，到了一个竹篱环绕的茅舍之前。

一个中年妇人含笑迎了出来。

铁木拱手说道：“何夫人。”

何寡妇微微一笑，道：“老禅师，未亡人已归依了穷家帮，承帮主的恩宠，派为刑堂堂主。”

欧阳统道：“唐兄临行之前，念念不忘他策划的文丞、武相、三阁一堂，三阁阁主，均都是他推荐，刑堂堂主，也是他一力主张……”话到此处，脸色忽然变得十分黯然，接道：“阁堂四主已全，只怕他行期更近。”

这位雄踞中原武林，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言词有着无比的感伤，神情间有着无限的凄凉，极为明显的流露出穷家帮对唐璇相倚之重。

铁木大师轻轻叹息一声，道：“老衲在少林寺中之时，亦听到过逍遥秀才唐璇之才，他既肯加盟贵帮，达十年之久，自非无情，如若帮主能够挚诚的挽留于他，或可使他回心转意，重留于贵帮之中。”

欧阳统微微一笑，道：“穷家帮能有今日成就，大半是唐璇之力，他如坚决而去，对我们穷家帮，损失太大了。”

何寡妇突然接口说道：“酸秀才袖里妙算，害得先夫苦心经营的黑林，被人家一把火，烧得寸草不留，把我这个未亡人拖出江湖，出掌刑堂之职，他自己却又要退出武林，见他之后，我非得问他个明白不可。”

说话之间，突然向旁侧一闪，让开了去路。

竹篱环绕着一座幽静的小院，满植山花，三开间修筑的十分整齐的茅室矗立在山花之中。

屋中人影幢幢，但却鸦雀无声。

那红衣女童突然加快了速度直向茅屋之中抢去。

何寡妇冷笑一声，道：“小姑娘家，不懂一点规矩。”右手一挥，疾向那红衣女童右腕之上抓去。

那红衣女童滑溜无比，轻轻一让，闪避开去。

但经此一挣，她奔行速度，减缓了甚多。

铁木大师大步直入茅屋之中。

何寡妇横移两步，挡在红衣女童前面，让开正路，低声说道：“帮主请。”

欧阳统紧随铁木大师，进了茅屋。

何寡妇轻轻闪开，道：“你现在可以进来了。”那红衣女童冷冷地望了望何寡妇，缓步进了茅屋。

目光转动，只见满屋都是人，靠近西屋角处，一张松木椅上，端坐着一个长发散乱的白衣少女。

那红衣女急急奔了过去，叫道：“姐姐！”

这白衣女，正是冒充阅老英雄之女的连雪娇，只见她缓缓睁开双目，淡淡笑道：“你也来了！”

红衣女童并未立时接口，两道目光在连雪娇身上打量了一阵，说道：“他

们没有折磨你吗？”

连雪娇道：“还好，他们除了点我几处穴道之外，还未对我施用什么刑罚。”

红衣女童脸色一整，道：“他们可曾问过什么事情？”

连雪娇道：“那自然要问？”

红衣女童道：“你都据实说了？”

连雪娇突然圆睁星目，两道神光，怔怔地凝注在那红衣女童脸上，冷冷说道：“你这样问我，不知是何用心？”

红衣女童不答连雪娇的问话，突然转脸望着欧阳统：“你讲过的话，是不是一定算数？”

欧阳统道：“大丈夫一言如山，哪里有不算之理？”

红衣女童微微一笑：“那就好了，我单人匹马，赤手空拳，随着你们而来，我亦可自自由由的任意而去，对吗？”

欧阳统道：“这一点在下好像未作承诺，但姑娘既然提了出来，我如不肯答应，未免有失气度……”

那红衣女童道：“那你是答应了？”

欧阳统道：“好吧，就算我答应了。”

他微微一顿之后，又道：“不过，只限这一次，姑娘如果离开茅屋之后，和你属下会合，那就不再算数了。”

红衣女童道：“那是自然。”突然转眼望着连雪娇道：“姐姐如果泄露义父之秘，小妹纵然把你救出此地，只怕也难逃义父的森严律法！”

连雪娇尖声叫道：“谁说我泄露了！”

那红衣女童神色如常，毫无半点怜悯之情，不慌不忙的笑道：“你既然没有泄露，那是最好不过……”探手入怀，摸出一粒丹丸，接道：“快把这粒丸药服下吧！那你就永无泄露机密之虑了？”

连雪娇神色大变，全身微微一颤道：“迷心丸？”

那红衣女童面色肃然地点点头，道：“不错，但姐姐该明白，我完全是为了你好，你服下这药丸之后，义父就不会再疑心你泄露机密，不论他们用什么残酷的手段对你，你也不用担心了。”

连雪娇额角间，缓缓流下了几滴汗水，显然她心中正有着无比的惊惧。

只听那红衣女童柔声说道：“我自知凭藉自己的武功，决无法救得了你，事情拖下去，对你有百害而无一利，想想看，服下这药丸，是否会比熬受那苦刑好些？”

这等之言，出自一个十几岁女童之口，竟然是平平静静，毫无一点激动之情。

漠视生死，冷傲异常的连雪娇，目光怔怔地盯注着那红衣女童手中的药丸，神情十分激动。

欧阳统、铁木大师等，都把目光凝注在两人的身上，十分注意连雪娇的神色变化。

只见她激动的神色，逐渐的平复下来，目光一掠欧阳统等，轻声一叹，道：“好吧！你把药丸放到我的口中！”

红衣女童严肃的脸色上，绽开了柔和笑容，说道：“姐姐服下这药丸之后，只管安心的在这里养息，我将尽早把此事转告义父，要他老人家派遣高手，早些拯救你离开这里。”缓缓把手中的药丸，向连雪娇口中送出。

欧阳统身躯一晃，疾快绝伦地冲了过去，右手一伸，把那药丸抢了过来。他这次出手之奇，行动之快，只看的铁木大师微微一怔，暗道：此人武功果是高强，这等奇快的身法，生平仅见。

那红衣女童虽然早已暗中戒备，但因欧阳统身法太快，使她无法防备，连雪娇又似不愿吃下那粒药丸，缓缓的启动樱口，嘴巴张开时，那药丸已被欧阳统抢到手中。

欧阳统目光一瞥手中药丹，随手交给了铁卫周大志，道：“好好的保存起来。”目光一转投注在那红衣女童身上，冷笑道：“在下只允许你和姐姐相见，但却未允你可以随便让她服用药物。”

那红衣女童年纪虽然幼小，但却甚富心机，颇能衡度敌我形势，星波闪动，横扫了全场一眼，微微一笑道：“这是我们姐妹之间的事情……”

欧阳统冷笑一声，道：“姑娘别忘了令姐现在已为我所擒，你如没有什么紧要之事，最好早些走吧！”

那红衣女童道：“如果我不肯走呢？”

欧阳统道：“那就恕在下不再维护姑娘的安全了！”

红衣女童似是自知不是对方敌手，竟然忍了下去，无可奈何地说道：“好吧！那我就此告别。”

欧阳统回头一瞥铁卫周大志，道：“送她出去。”

红衣女童转身向前走了几步，突然又回过头来，望着连雪娇道：“姐姐，你要好好想了想了，俗语说，活罪难受……”

连雪娇点头就道：“妹妹只管放心，请尽早告诉义父，要他派人救我。”

那红衣女童正容说道：“我一定尽早设法把此讯转报义父，一面调集咱们散布在江南、中原一带人手，尽早救你。”

连雪娇道：“有劳妹妹了。”

红衣女童道：“不过，义父行踪不定，咱们散布在中原、江南的人手，又太过散乱，一时之间，只怕不易找到，如若姐姐觉着活不下去的时候，那就不如早点设法自绝的好，反正你死了，我们也会替你报仇的。”说来十分自然，毫无激动情色。

铁卫周大志早已听得不耐，大声接道：“哪来这罗罗嗦嗦，快些走啦！”

红衣女童不再接口，转身直向室外走去。

且说欧阳统目睹那红衣女童走后，回顾了连雪娇一眼，道：“这女娃儿可是你的师妹吗？”

连雪娇道：“我们同是滚龙王膝下义女，自是以姐妹相称。”

欧阳统冷笑一声，道：“你们姐妹之间的情意，看起来好像复杂的很。”

连雪娇默然不语，沉吟了良久，才缓缓说道：“她要我服用药物，那也是一片好心，免得被你们苦刑逼出口供。”

欧阳统目光是何等锐利，早已看出连雪娇对那药物的畏惧之心，回头望着刚送那红衣女童归来的周大志说道：“把那药丸给我。”

周大志缓缓伸手，从怀中摸出药丸，交到欧阳统的手中。

连雪娇一见那药丸之后，脸色忽然大变，但她外形之间，却又想保持着镇静，装作满不在乎的神情，内心的惊恐，使她无法保持神色平和，变成了一副十分尴尬的神态。

欧阳统举步而行，直对连雪娇走了过去，脸色肃然地说道：“滚龙王的神秘，无非是借仗药物之力，控制了他的属下，这粒药丸，想来毒性很重……”

说话之间，人已走到了连雪娇的身前，食、中二指，直向连雪娇口中送去。

面临了真实的考验，连雪娇脸上的神情，更加难看，一滴滴冷汗，由她粉颊上滚了下来。

铁木大师突然低宣一声佛号，道：“欧阳帮主。”

欧阳统回头说道：“老禅师有何吩咐，尽管请说。”

铁木大师道：“帮主手下留情，老纳还得把这位女施主带返少林寺中复命。”

欧阳统微微一笑道：“既是老禅师讲情，在下怎敢不允。”他忽然敛去脸上的笑容，接道：“如若唐璇在此，就不难查出这粒丸药所含的毒性。”

连雪娇接口说道：“服下这粒丸药，将使人丧失一切记忆变作痴呆。”

欧阳统道：“是以姑娘才对这粒药丸，有着无比的恐惧。”忽见一个灰衣人，急奔而入，遥遥对欧阳统一礼，说道：“唐爷驾到。”

欧阳统精神一振，笑道：“快请他进来。”说话之间，人已向茅室外面迎去。

何寡妇、铁木大师紧随欧阳统身后，迎了出去。

只见一辆骡车，飞驰而来，车后紧随着五匹快马。

车到竹篱外，霍然而停，缓步走下来儒巾蓝衫的逍遥秀才唐璇。

五匹快马紧随骡车而到，五匹马上分坐着关三胜、凡木大师、费公亮、杜天鶚、上官琦。

唐璇抢前一步，撩起长衫，准备以帮中大礼拜见帮主，欧阳统急急伸手一拦，说道：“先生免礼。”

唐璇一收折扇，欠身一礼，说道：“属下恭敬不如从命了。”

他目光环扫了一周道：“黑林之战，不知伤亡如何？”

欧阳统道：“只损伤何堂主几名随身侍婢。”

唐璇转目凝注何寡妇，抱拳说道：“唐某布设不周，损折了何堂主随身侍婢，我这里谢罪了。”

何寡妇轻轻叹息一声，道：“你这酸秀才，处心积虑，把我这未亡人牵扯进江湖是非之中，不知是何用心？百年之后，你何以见先夫在天之灵？”她口中虽然隐含责备之意，但人却躬身还礼。唐璇笑道：“帮主爱才，求贤若渴，堂主雄才大略，不输须眉，掌刑堂，定能使穷家帮规号令森严，为武林树一模范，黑林虽好，但终非夫人久居之地……”

何寡妇微微一笑，接道：“你不用给我再戴高帽子啦，现在我已是家无片瓦，既然答应帮主效命刑堂，自当尽我之能，决不会心存异志。”

这时，关三胜、凡木大师等，都已跳下马来，纷纷和欧阳统、铁木大师等见面，只有上官琦仍然呆呆地坐在马背之上，神情木然。

欧阳统目光转动，望了上官琦一眼，问道：“还有几个人，哪里去了？”

唐璇还未及答话，关三胜已抢先说道：“青城双剑，被青城派中掌门人太虚道长讨了回去，那猴头猴脑娃儿，行至中途，野性突发，挣断牛筋逃走……”

欧阳统道：“你们就没有追吗？”

费公亮突然插口接道：“那猴娃儿身法奇快，世所罕见，在下和关兄，凡木大师一齐出手，都没有截得住他。”

凡木轻轻一叹，道：“费大侠说的不错，那娃儿身法之快，乃老衲生平所见高手中仅有之人。”

欧阳统讶然一笑，道：“有这等事？”

唐璇笑道：“帮主但请放心，如若属下所料不差，天黑之前，他自会赶来此地。”

欧阳统不再追问，侧身说道：“诸位赶路辛苦，请入茅舍中略息风尘，咱们再谈不迟。”说完，长揖肃客。唐璇回顾了八个灰衣大汉一眼，缓步走了过去。

## 第十五回 尔虞我诈

八个灰衣人似乎是对唐璇尊重无比，见他缓步而来，一齐拜伏地上。

唐璇微微一笑，道：“你们起来啦！”

八人依言而起，齐齐口称师叔。

唐璇笑道：“穷家帮四十八杰，已然名驰江湖，但愿你们八英之名，急起直追，不辜负帮主和我一番苦心。”

八个灰衣人，齐齐应道：“师叔八年教诲，我等均已深深领悟，但愿近日内，能有一现身手之机……”

唐璇眉头一皱，低声说道：“从来骄兵必败，尔等初出茅庐，竟敢存这等轻敌之念，须知江湖上能人辈出，一功未建，岂可这等狂妄。”

八个灰衣人垂首应道：“弟子等敬领教言。”

唐璇微微一笑，缓步进入茅舍。

群豪都已落坐，虚位以待，唐璇移步就位，低声问欧阳统道：“帮主可问出滚龙王的来历吗？”

欧阳统摇头说道：“没有，她闭口不言，实叫人没有法子。”

费公亮冷冷说道：“我就不信，她是铁打之人，且让我试试看，她是说也不说。”霍然离位，大步直对连雪娇走了过去。

这时，突然一阵沉重的步履之声，传入耳际。

群豪转头望去，只见上官琦一步一步的走了进来，落足迟缓有力，被牛筋紧捆的双手，平掌胸前，圆睁双目，盯在连雪娇的脸上，神态严肃，旁若无人。

杜天鸮当门而立，怔怔地望着上官琦的背影。

只见上官琦那桔黄的脸色上，泛现出一股愤怒之气，缓步走近连雪娇的身前。

但闻一声大喝，那捆在上官琦双腕上的牛筋，吃他强力一震，竟然寸断而落。

这惊人的神力，使全场中人，无不为之惊奇讶然，目光又一齐转投到他的身上。

上官琦挣断了手上牛筋之后，目光缓缓扫射了一眼，立掌如刃，疾向束缚连雪娇身上的绳索之上劈去。

他出手奇快，别人虽然想救，时间已来不及。

连雪娇身上绳索虽断，但她身上仍有着几个穴道被点，无法行动，只好举手向上官琦一招，低声说道：“我身上有几处穴道被点，无法行动，你最好能背我出去。”

上官琦低头想了一阵，点点头，伸手一把，把连雪娇拖了过来，往背上一放，转身直向室外走去。

群豪眼看他要把连雪娇背走，心头大急，铁木大师当先一横身子，拦住去路，道：“施主要到哪里去？”

上官琦神情虽然痴呆，但武功却丝毫未失去，右腕一沉，避开铁木大师的拎拿之势，飞起一脚，还踢过去，左拳随着飞踢的右脚，同时击出。

铁木大师被他这拳脚齐施的连环猛攻，迫得向后退了两步。

上官琦一着抢得先机，双拳疾发如雨，铁木大师被一阵急攻，迫到一侧。费公亮看上官琦即将冲出茅舍而去，心中暗暗忖道：“如被他带着这素

衣女冲了过去，再想生擒两人，只怕势必比登天还难，此时如不出手拦阻，终将后悔莫及。”

心念一转，挺身而出，一语不发，举手就向上官琦劈出一掌。

三个人展开了一场猛烈绝伦的恶战，双掌两拳，封拆了十五招之后，双方仍是个不胜不败之局。

激斗中上官琦突然一变拳势，打出二招奇奥无比的怪拳，铁木吃他迅快一掌，擦着耳边打过，吓的横向左退了两步。

费公亮右肩之上中一拳，被打的向后退了四步、如非凡木大师及时伸手，抵在他后背上，只怕还难停得下来。

上官琦借两人后退之势，突然一挫腰，疾冲而出，快如离弦流矢一般。

站在大门口的杜天鹗身子一侧，让开了一条去路，放过上官琦，转身一跃，紧随上官琦身后，向前奔去。

欧阳统眼见大厅中济济群豪，竟然无法拦得上上官琦向外冲奔之势，不禁一皱眉头，当先向外追去。

费公亮长吸一口气，紧随在欧阳统身后跃出。

逍遥秀才唐璇急急奔到门口，高举手中折扇摇了两摇。

这时，上官琦和杜天鹗已被那八个灰衣人接住动起手来，八人勇猛绝伦，武功虽然不是上官琦的敌手，但连番分头冲击，竟把两人挡住，难越雷池一步。

欧阳统、费公亮急急追到，形成了前后夹击之势。

那伏在上官琦背上的素衣女，忽然在他耳际说道：“快些设法解开我的穴，我好帮你拒敌。”

说话之间，欧阳统已经追到，冷笑一声，扬手拍出一掌。

上官琦忽然转过身子，右掌一翻，硬接了欧阳统一掌。

但闻砰然一声，两人各自震的向后退了一步。杜天鹗急急奔了过来，双手平向上官琦面前一伸。

伏在上官琦身上的连雪娇，急急说道：“快劈断他身上捆的牛筋，让他拒挡追兵，你再设法解开我被制的穴道。”

上官琦右手疾推，打出一股凌厉的暗劲，攻向欧阳统，左手却回腕一掌，劈断了杜天鹗手腕捆绑的牛筋。

杜天鹗双手恢复自由，立时大喝一声，探手从腰中摸出一条软鞭，振腕一招“横扫千军”，激起一阵强劲的啸风之声，横扫过去。

杜天鹗鞭影纵横，挟带着一片啸风之声，暂时把追来的群豪挡住。

那八个灰衣人本已各自取了一枚奇形蝙蝠镖，准备出手，但见唐璇一挥手中折扇之后，立时停手不攻。

上官琦迅快的放下了背上的连雪娇，拍活她几处被制的穴道。

连雪娇长长吸一口气，纳入丹田，挺身一跃而起，这时铁木、凡木都已冲出茅室。

费公亮看两人站在旁边，似无出手意，冷笑一声，说道：“两位老禅师是否还要将那位姑娘带回山去？”

铁木道：“老袖等为她下山而来，如不帶她回山，如何能够复命？”

费公亮道：“这就是了，那位连姑娘就请两位老禅师对付她吧！”纵身一跃，直向上官琦扑了过去。

欧阳统已腾出手来，专以对付杜天鹗，但杜天鹗被人誉为关外神鞭，手

中软鞭的变化，极是难测，欧阳统几次想下手硬夺他手中软鞭，但却找不出下手破绽。

连雪娇站起身子之后，微闭双目，运气调息，舒展经脉，准备应付这高手云集的艰苦一战。

费公亮跃身疾扑上官琦，两人展开了一场抢制失机的快攻，他已知对方武功高强，这次尽出所学。

但见两人掌指伸缩，变化无穷，倏忽之间，已对拆三四十个照面，仍然互有攻守，谁也无法抢去先机。

连雪娇经过一阵调息之后，突然睁开双目，低声喝道：“快闯出去！”

上官琦大喝一声，呼呼连续劈出三拳。

这三拳不但变化精奇，攻人必救，而且拳拳如铁锤击岩，巨斧开山一般，费公亮顿时被迫得连连向后退去。

连雪娇、杜天鹗紧随他身后，向外闯去。

铁木、凡木大师眼看要被三人闯出重围，心头大急，铁木身躯横移，挡住了上官琦的去路，疾发两掌。

上官琦横蛮异常，竟然硬接铁木两记掌风。

两招硬打之后，彼此都被震得向后退了两步，铁木运气调息，上官琦欺身再攻，一指点去。

铁木似是未想到两掌硬打之后，上官琦竟还有再战之力，出手略慢，被上官琦指尖扫中右臂，突觉半身一麻。

凡木已和连雪娇动上了手，一个存心生擒强敌，回山复命，一个志在脱围保命，一交上手，都用出了辛辣凌厉的招数，想在三两招中击伤强敌。

上官琦一指击伤铁木大师之后，回手拍出一掌，劈在凡木左肩之上。

他发掌之时，事先毫无预兆，以凡木大师的武功在他掌势近身之后，才有警觉，但连雪娇攻势正猛，一时之间，无法腾出手来拒挡，只好运气左肩，硬接一击。

这一掌打得凡木身不由己地向前打了一个踉跄，拦截三人去路的门户大开。

连雪娇当先疾冲而过，向前奔去，杜天鹗居中相随，上官琦回过身子，全力发出一记劈空掌力，以挡欧阳统，断后奔行。

欧阳统等万没想到，以铁木、凡木之力，竟然未能把三人挡住，待铁木、凡木各中指掌，赶来援救时，已是迟了一步，被三人疾冲而过。

上官琦临行之际，全力发出的一掌，又使欧阳统、费公亮赶来救援之势，缓了一缓，连雪娇、杜天鹗、上官琦已然借机奔出了数丈之遥，以三人的轻功去势，再想追赶，已是十分不易了。

欧阳统望着三人背影，呆了一呆，突然想起了八个灰衣弟子，何以袖手旁观，如若八人散布在铁木大师身后，稍一挡拦三人去势，也不致让三人这般逃去。

心念转动，回眸向八人望去，只见他们一个个挺胸而立，英姿焕发，隐隐流出一股猛锐之气。

那八个灰衣人，似已瞧出欧阳统心中之意，相互瞧了一眼，缓缓垂下头去。

逍遥秀才急步走了过来，说道：“帮主不用焦虑，这三人虽已逃走，但量也去不很远，咱们派出人手，不难找出三人行踪，再设法围捕不迟。”

欧阳统才思何等敏捷，心中暗道：唐璇向不轻言，这几句话，定然大有深意，当下打消了追询八英不肯出手之意，拱手对铁木大师一抱拳道：“欧阳统惭愧，未能使大师如愿把这素衣女带回嵩山，这里先行谢罪了。”

铁木大师道：“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如何能够怪得帮主。”

他微微一叹，接道：“想不到那面色枯黄的少年，一身功力竟能生崩牛筋。”

费公亮接道：“他立掌断索，有如摧枯拉朽，这份能耐，实叫在下佩服。”

欧阳统道：“不错，他武功高强的确出于咱们意料之外，才被他们三人兔脱而去，但兄弟轻敌误事，引咎最深。”

费公亮突然长叹一声，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十年封剑，武林中已形势大变……”他举手摸摸鬓前的几许白发，接道：“老迈了。”

三个字一句话，道尽了英雄气短，老大伤悲的凄凉晚景。

铁木大师是受了费公亮幽伤感染，低宣了一声佛号，道：“老衲该早返少林寺，面壁十年。”

这一班江湖间卓越不群，盛名大噪的高手，似都因上官琦惊人的武功，为之气短，连欧阳统，也有些黯然神伤之情。

逍遥秀才微微一笑，朗声说道：“诸位不用老迈悲伤，在下虽然不通武技，但也了然武功一道，需循序渐进，那面色枯黄之人，虽然应列名高手，但如能各出全力以生死作注，只怕未必是在场诸位的敌手。”

欧阳统道：“周围两百里内，都有我们穷家帮的眼线，不出一天，定有三人的消息报来。”

唐璇道：“杜天鹗和那面色枯黄的少年，都已一日以上的未进饮食，刚才一番力战，想他们饥渴的感受，定然十分强烈，以在下推想，他们必然在三十里之内停下来寻找食用之物。”费公亮道：“既是如此，咱们沿着他们逃走的方向，一路搜查下去如何？”

唐璇挥摇了下手中折扇，道：“据在下的看法，那素衣女已非什么重要人物，生擒她倒不如放她作为眼线……”

费公亮一拍大腿，竖起了大拇指，道：“嗨！酸秀才果然见识高人一等。”

欧阳统心中忽然大悟，暗道：“八英袖手旁观原是另有意图。”

铁木大师回头望了凡木一眼，道：“师弟肩上掌伤如何？”

凡木道：“不妨事。”

铁木沉吟了一阵道：“师弟立时起程，赶回嵩山少林本院复命，把咱们经过之情，详细的告诉掌门方丈，代小兄请罚。”

凡木合掌应道：“小弟这就立刻动身。”转身对欧阳统等合掌见礼，大步而去。

唐璇道：“这室外非谈话之处，咱们回到室中坐吧。”

群豪缓步入室，依序就坐。

唐璇轻轻挥摇一下折扇道：“近据各方快马传报，中原武林道上，已隐隐涌起一股暗潮，看情形，这些人都是冲着咱们穷家帮而来。”

欧阳统道：“这些人的行踪，可都在我们监视之下吗？”

唐璇笑道：“属下已分头派人在暗中查看他们的举动，随时都有快报传来……”

且说上官琦和杜天鹗同那素衣女，一阵急奔，跑出了十几里路，才放缓

脚步。

连雪娇回头望去，不见有追赶之人，停了下来，冷冷他说道：“中原数省，到处都有穷家帮的眼线，咱们再走数十里，也无法逃出他们的监视。”

上官琦迷迷糊糊，看那素衣女停下脚步，他就也停了下来。

杜天鹗正待接口，忽然发现上官琦的神情，赶忙把欲待出口之言，重又咽了回去。

连雪娇目光缓缓由两人脸上扫过，正想发作，忽然想起两人都已服用过迷魂之药，立时捺下心中气忿，冷笑一把，又转头向前走去。

她又恢复了气指颐使的气度。

上官琦回眸望了杜天鹗一眼，一副似曾相识的淡淡一笑，转身随在那素衣女身后而行。

杜天鹗紧随在上官琦的身后，心中暗暗奇道：“为什么上官琦在神智迷失之中，还能听从这素衣女的指使呢？”

忖思之间，到了一处高大的宅院之前。

连雪娇突然停下了脚步，仔细地打量了那宅院一阵，自言自语说道：“这地方倒是可以作为暂时藏身之所，穷家帮中的人决然想不到我们会隐身在这处富农之家。”

这是一座孤立的高大宅院，正东方数十丈，有一座百户人家的村庄。

连雪娇举手，叩动了两扇黑漆大门上的铜环。一阵叮咚铜环响后，两扇黑漆大门，呀然大开。

一个年约二十上下的小伙子，当门而立。

他似震惊于连雪娇的美艳，两扇大门开了之后，他的目光，就一直盯在连雪娇的脸上。

冷若冰霜的连雪娇，突然微微一笑，说道：“我们是过路之人，昨夜遇上了强盗打劫，马匹行李，尽为夺走，想在你们这里借住两日，不知方不方便？”

那开门少年点点头，道：“我们只有母子二人空房甚多，三位尽管留住。”

只听连雪娇银铃般的笑声，响荡在耳际，道：“这宅院之中除了你们母子之外，还有人住吗？”

那少年道：“有两个长工，住在牛房旁边，下田未归，后宅之内，只有我们母子两人。”

连雪娇道：“你能带我去见令堂吗？”

那少年略一沉吟，回头望了望杜天鹗和上官琦，道：“后宅内院，这两位随行同去，只怕不太方便？”

连雪娇目光一掠两人，道：“你们留在这里吧！”转过身去，和那少年并肩向后院走去。

杜天鹗望着两人背影，隐入二门之中不见，心中暗暗骂道：哼！这小子自找杀身之祸！

他本对那少年尚有几分同情之心，正在忖思解救之法，见他这等行径，心中大生厌恶之感，不愿再多管闲事。

连雪娇进去了片刻工夫，笑吟吟地走了出来，说道：“你们可以进来啦！”

上官琦茫然一笑，大步走了进去，杜天鹗随在上官琦身后，借他身子掩蔽，暗中留神四外情景。

这是一座深宅大院，房瓦砖墙，一片崭新，似是刚刚建筑起不久的新舍。

杜天鶚愈看愈怀疑，心中暗暗忖道乡村之中，有这等宏大的建筑，实是少见。

忖思之间，到了一座大厅前面。

两扇厅门，紧紧的闭着，也不见有一个迎接之人。

杜天鶚心头震动，暗道：“完啦，只怕这母子两人，已为这丫头杀掉了？”

只见连雪娇素手一扬，嚟的一声，推开了两扇厅门。

大厅中排列了十几个劲装大汉，一见那素衣女进来之后，齐齐抱拳一揖。

那开门的少年，站在最右的为首之处，看情形似是这班人中的首领。

杜天鶚目睹其情，不禁微微一怔，忖道：“滚龙王果然利害，竟然在穷家帮势力中心之内，建筑了这样一座发号施令的枢纽。

但闻连雪娇冷然说道：“免礼了。”缓步由人群之中穿过，直向大厅正中一座铺着锦锻的太师椅上坐下，冷峻的目光，缓缓由排列的大汉脸上掠过，问道：“四郡主的行踪，现在何处？”

那冒充乡农的开门少年说道：“刚刚接到四郡主飞鸽传谕，他们一行人都 在穷家帮的眼线监视之下，在未摆脱对方眼线之前，不便返回……”

连雪娇冷笑一声，道：“有这等事，为什么不早把对方暗中监视之人，除了呢？”

那少年道：“四郡主已在传谕之中约好，今夜天黑时分下手，要一举把穷家帮的眼线斩绝，在下已经派出人手赶往相助。”

连雪娇冷哼一声，道：“穷家帮的耳目，何等灵敏，你如泄露了此地之秘，那可是得不偿失。”

那少年正容说答道：“属下派出人手之时，都已教他们扮作农人，三三两两的零星而去，决不致引起穷家帮的眼线注意。

那素衣女冷然一笑，道：“穷家帮中有一个逍遥秀才唐璇，不但智谋百出，机诈过人，而且料事如神，只怕你们这种布设，难以瞒得过他的耳目……”

她微微一顿之后，又道：“第一件大错，不该盖起这等高大的宅院，鹤立鸡群，引人注目；第二件大错，不该选择大道之侧，启人疑窦……”

她摆起冷峻的郡主面孔，先把那排列在厅中的大汉们骂了一顿，又道：“我们腹中都已饥饿，快准备食用之物。”

她目光转投到那开门少年身上，接道：“你是属那一位侯爷的辖下，怎么称呼？”

那少年道：“属下单章，职属东平侯爷辖下。”

连雪娇道：“东平侯在几位侯爷中，素以勇猛能战著名，你能得他倚重，独主一面大局，想来在武功上，定有独到之处！”

单章恭恭敬敬地答道：“郡主过奖，属下虽得侯爷赏识，但却惭愧无能 以报侯爷提拔之恩。”

连雪娇微微一笑，道：“此地可有雅静之室，我们要好好休息一下。”

单章道：“不用郡主吩咐，属下早已收拾了三座雅室，只是荒凉村野，一时间准备不及……”

连雪娇不容他说完，起身接道：“如无紧要之事，不要打扰我们。”说话之间，人已起身向外走去。

单章抢前一步说道：“属下为郡主带路。”

走过一重庭院，到了一所幽静跨院之中，一所宽敞的大厅，分连着两间复室。

连雪娇星目四顾，见室中甚为雅洁，不禁微微一笑，“这所在可是你住的吗？”

单章道：“属下怎敢，此室乃专为侯爷所设。”

连雪娇笑道：“东平侯可曾住过吗？”

单章道：“侯爷事务繁忙，只匆匆在这雅室中休息片刻而去……”说话之间，已有人送上食用之物。

连雪娇、杜天鹗等，早已觉着腹中饥饿难耐，看到精肴美酒，更是馋涎欲滴，立时分坐食用起来。

单章一直规规矩矩地站在一侧相陪。

连雪娇既不让他坐下，也不让他退出，直待三人吃的酒足饭饱，才挥手让单章命下人收拾了碗筷一同离去。

幽静的雅室中，只剩下连雪娇、上官琦、杜天鹗三个人。

连雪娇突然走到上官琦身侧，举起雪白的手腕，轻轻拍了拍上官琦的肩头，低声说道：“你的武功很好，不是你，只怕咱们三人还在穷家帮的掌握之中。”

上官琦先是茫然一怔，继而淡淡一笑。

杜天鹗暗里一声长叹，忖道：“想不到他服下的迷乱神智药物，竟然如此厉害，看来如不及早设法使他回醒，长久下去，只怕他的身体，也将受到极大的伤害。”

只听连雪娇长长叹息一声，脸上泛出一缕怜惜之情，拉着面色枯黄的上官琦，并肩坐在一条木凳之上，。

杜天鹗自伪装中毒，投入连雪娇手下之后，第一次听到她这长长叹息，也第一次看到她脸上对人泛现出怜惜神色。

上官琦却仍是一付茫茫然的痴呆神情，他没有欢乐，也无愁苦，除了吃饭之外，他好像已对天地间任何事物，不再关心。

连雪娇毫无顾忌，当着杜天鹗握起了上官琦一只手，道：“你的武功、招术别成一家、不知在哪里学的？”

这次，上官琦似是已听懂了她的问话，双眉微耸，思索了很久，答道：“在一座大庙里。”

连雪娇道：“那是少林寺了？”

上官琦点点头，但立时摇头说道：“是一座大寺院，但那寺院中的人，都成了骷髅啦！”

连雪娇道：“什么？”

上官琦道：“都变成骷髅啦！……”他一连说了几句，却无法说得清楚。

连雪娇轻轻叹道：“我该给你点解药服用了。”探手入怀，摸出一个小白磁瓶，倒出来一粒白色药丸，拿在手中，沉吟了片刻、重又放回瓶中。

她突然又改变了心意，上官琦已倒在木凳上面睡去。

杜天鹗心中一动，也赶忙闭上双目，装作熟睡模样，暗中却留心那素衣女药瓶存放之处，监视着她的举动。

只见连雪娇莲步缓移走回了复室之中，等了一阵，拿着一条毛毯出来，并起了两条长凳，让他睡的更舒服些，然后，把那条毛毯，轻轻的覆盖在上官琦的身上，又缓步走回复室。

杜天鹗看的暗自笑道：“看情形，我老杜是没有这份福气了……恩忖之间，连雪娇又缓步走了出来把一个绣花枕头，垫在上官琦头下。

上官琦似是非常的困乏，虽然连雪娇几次移动他的身躯，但他始终连眼皮也未睁动一下。

连雪娇替他垫了枕头之后，不自主伸舒双臂，打了一个哈欠，看样子她经数日夜的折磨，也有些困倦了！

只见她缓缓转过身去，向前走了几步，突然又回过身来，走到上官琦身侧坐下，从怀中掏出一方绢帕，轻轻在他脸上擦了几下。

杜天鹄心中大吃一惊，暗道：这鬼丫头果然利害，已经发觉上官琦脸上涂抹着易容药物……

忖思之间，忽见那素衣女在上官琦身上搜查起来。

杜天鹄暗暗叹息一声，忖道：“完啦！如被她从上官琦身上搜出那易容、复容的药物，只怕连我们存心卧底之计，也将被揭穿。

他曾把那易容、复容之药，各给了上官琦一瓶，看他把药物藏在怀里，想连雪娇这一搜查，决然不会落空。

那知事情大出了他意料之外，连雪娇在上官琦身上搜了半晌，仍然一无所获。

只听她轻轻的叹一口气，道：“这就奇怪了……”显然，她已肯定上官琦脸上涂了易容药物，只是无法证实而已。

杜天鹄眼看连雪娇找不出易容药物，不自觉地也伸手在自己身藏药物处摸了一下。

这一摸，好似心头被人重重的击了一掌，几乎失声而叫。

原来他身边所藏的药物，竟然不知在何时失去。

不用推想，连雪娇无法从上官琦身上搜出药物，定也是被人拿走了。

这药物配制不易，几味主药，生长在关外长白山中，欲配此药，势非先到长白山中寻齐几味主药不可。

杜天鹄心中暗暗叫苦，他如无法配制复容药物，上官琦就永远是一付枯黄的面孔，无法恢复他面如冠玉的本色。

连雪娇无法从上官琦身上揭穿她心中预测之秘，似是仍不死心，目光一转，投注到杜天鹄的身上，略一沉思，缓步走了过来。

杜天鹄赶忙暗中一提真气，装作熟睡模样。

连雪娇走近杜天鹄之后，先将他身上的软鞭取下，然后在他全身极仔细的搜寻一遍。

她搜查的异常细心，凡是可能藏物之处，均都搜查到，但仍然一无所获。

她茫然地站了起来，仰脸吁一口气，道：“奇怪呀？”

杜天鹄目光微启，发觉连雪娇正背他而立，而且毫无一点戒备，只要一伸手，立时可点中她的穴道。

他甚为担心上官琦久受迷药所迷，可能会神智上受到很大的伤害，他几度想出手点了她的穴道，取出解药，先让上官琦服用之后再说，但他每当出手之时，却勉强的忍了下去。

只见那连雪娇仰脸望着屋顶，呆呆地站了一阵，缓步向复室之中走去。

大厅中突然静了下来，只有上官琦轻微的呼吸之声，划破这跨院的幽寂。

杜天鹄紧紧地闭上双目，他希望自己真的能熟睡一阵，既可恢复疲劳，亦可掩遮可能引起那素衣女的疑窦。

只听那复室之中，传过来轻微的响声，显然，那素衣女亦无法安然入眠。

果然，片刻之后，连雪娇又缓步走来，目光冷然一瞥杜天鹄，又缓步走

到了上官琦仰卧的身侧，坐了一下，凝目在他脸上瞧了一阵，自言自语他说道：“他分明用过了易容药物，怎的竟然不带解药？”

原来上官琦初次施用易容药物，不够细微，在耳根下项颈之间，留下了一块极大的疤痕、就是他原来的肤色，启发了连雪娇心中的猜疑。

经过了一番仔细的检查，使她肯定了上官琦确然已用过易容的药物，依照武林中传统的习俗，凡是施用易容药物的人，一定要随身带着复容的药物，以便随时随地的可以恢复他本来的面目。

是故，当她无法从上官琦身上搜出复容的药物时，她心中生出了甚深的怀疑。

杜天鹗暗中留心着她的神情变化，只见她的脸上，几度泛现杀机，又重复平下去，显然，她内心有着一冲突甚烈的矛盾。

这数日相处，已使杜天鹗了然到连雪娇是一个心地异常毒辣的人，她随时可能以自己的好恶之念，杀一个人，她的冷酷和残忍，和她美丽绝俗的外貌，刚好是两个极端。

他暗暗的运集功力，微启双目，监视着她的一举一动，如若她伤害上官琦时，立时出手抢救。

但事情又出了他的意料，连雪娇沉吟了一阵后，突然一伸双臂，把上官琦抱了起来，直向复室之中走去。

杜天鹗微微一惊：她如把上官琦抱入复室之中，予以杀害，那可是大为棘手的事，我眼下既然装作熟睡模样，势难随她走入复室。忖思之间，连雪娇已带着上官琦隐入了复室之中不见。

他久走江湖，阅历丰富，略经忖思，立时静了下来。

他想到那素衣女如若存心杀死上官琦，决不会把他带入复室之后再杀死，心中顿时放下一半。

他闭住呼吸，暗调内力，凝神静听，在这幽静的后院中，纵然是一枚针跌落在地上，他也可以听得十分清楚。

可是，自连雪娇把上官琦抱入卧室之后，竟然听不到声息。

足足过了一盏热茶工夫之后，那复室之中仍然平静无波，久走江湖的杜天鹗，也有些沉不住气了，心中暗暗付道：她如握住他的项颈，无声无息把他杀死，并非不可能的事。

一念及此，登时心头大乱，再难装作出熟睡之情，启开双目，左顾右盼一阵，悄然而起。

他轻蹑着脚步，缓缓向复室走去。

偷眼望去，只见上官琦仰卧在木榻之上，沉睡未醒，那素衣女却面窗而坐，望着窗外几株绿萼，不知在想什么心事。

她高挽的宫髻，已经打开，长长的秀发，散披在肩上。

一阵微风吹来，长发微微的飘着，素衣雪肤，容色如花。她的背影上流现出无比的娴静，这一位蛇蝎般的美人，似乎突然间恢复了人性中原有的善良。

不知是窗外云彩的变幻，勾起她失去的回忆，还是她突然想到了什么伤心之事，只听她幽幽的叹息一声，缓缓转过身来，打开棉被，轻轻地覆掩在上官琦的身上。

杜天鹗暗暗奇道：“她忽然对上官琦这般爱护备至。不知是存的什么用心？”

忖思之间，忽听一阵急促的步履之声，传了过来。

连雪娇耳目聪敏，听得那步履之声，倏然转过头去。

他怕连雪娇发觉他是伪中毒，误认上官琦也是伪扮而来，突下辣手，那步履声已到身后，飞落榻前。

就在这一瞬工夫，那步履声已到身后，停止下来。

抬头看去，只见一个全身黑衫的人，当门而立。

这人的脸色和衣着一般，黑得像刚从煤炭中挖出来，额下又留着长长的黑须，但两道眼神却闪烁着透人心胸的神光。

连雪娇目光转动，望了杜天鹗一眼，道：“快把榻上的人抱起。”

杜天鹗来不及去想那话中含义，探手一把抱起了上官琦。

连雪娇两道眼神也冷冷的逼视着那黑衣人，四目相对，默默无语，不过两人目光中，并不是相慕相悦的情意，而是一种互不信任的猜疑。

两人凝目相对，足足有一盏热茶工夫之久，那黑衣人才冷冰冰他说道：“郡主辛苦。”

连雪娇道：“侯爷好，咱们怕三四年没有见过面了。”

那黑衣人皮笑肉不笑的一咧嘴巴，道：“郡主挟绝世才华，追查三宝，想已有了下落，本座这里先恭贺了。”

连雪娇道：“我虽来查出三宝下落，但已把收藏三宝的人，交给义父发落了。”

那黑衣人道：“那总算小有收获……”目光一掠杜天鹗，道：“这一位可是郡主新收的属下吗？”

连雪娇道：“侯爷走眼了，他虽是新收之人，但却非我的属下。”

那黑衣人冷笑道：“反正也不是老夫辖下的人。”

连雪娇道：“他乃义父新收近身卫队中人！”

那黑衣啊了一声，道：“原来是王爷近卫，武功定然是不会坏了！”

连雪娇道：“大名鼎鼎的关外神鞭杜天鹗。”

黑衣人淡淡一笑道：“小有盛名，在王爷近身卫队中，算不得第一流高手。”

杜天鹗心中大为气忿，但表面之上，又不得不装成一副浑如不党的表情。

连雪娇缓缓挽起垂肩长发，道：“侯爷身荣要职，怎的有工夫到此地走动？”

那黑衣人大迈一步，落到杜天鹗身侧，两道眼神投瞥在上官琦脸上，答非所问他说道：“这位可也是王爷新收的近卫吗？”

连雪娇道：“侯爷这一次又猜错，那人是我新收的属下。”

黑衣人突伸出枯瘦乌黑的手指，向上官琦摸去。

连雪娇身躯一闪，疾快欺上，将挽发玉簪当作兵刃，指在那黑衣人“曲池上穴”，冷冷道：“侯爷自尊。”

那黑衣人收住双手，冷然一笑，道：“郡主可知此地何处么？”

连雪娇道：“一个小小分舵而已。”

黑衣人仰脸望着屋顶，冷漠他说道：“你可知本座为何到此么？”

连雪娇道：“例行巡查。”

黑衣人道：“奉王爷之命，来查办一件重大之事。”

连雪娇道：“侯爷虽有王命在身，但也不能出手伤我属下，先请退后一步，有什么事再说不迟。”

黑衣人怒道：“你难道想和本座动手不成？”

连雪娇道：“我这玉簪之上，淬有剧毒，侯爷纵然是想动手，只怕也没有机会了！”

那黑衣人穴道受制，只得向后退了两步。

连雪娇目光一掠杜天鸮道：“快放他在木榻之上，等一会再救他不迟。”

杜天鸮暗暗道：“不知他伤在何处？”心中在想，人却依言把上官琦放上木榻。

连雪娇挽起长发，插好玉簪，道：“侯爷有什么吩咐，可以说了。”

那黑衣人道：“郡主被人活捉之事，王爷已经知道了。”

连雪娇道：“义父玄功通神，耳目遍布天下，自然是早该知道，不足为奇。”

黑衣人道：“王爷要务缠身，不能摆脱，特用神鹰传书，命我就近调查此事，尽早据实报告。”

连雪娇道：“四郡主早已奉命来此。”

那黑衣人道：“不知四郡主现在何处？”

连雪娇道：“这我就知道了。”

那黑衣人仰脸打个哈哈，道：“郡主寄身富豪之家，数年未回府，恐怕不知咱们王府内诸多规法，都已经有了变化。”

连雪娇道：“我虽寄居府，但经常得到王爷手谕，对王府中事，虽不敢说了如指掌，但大的变化，都得示谕，规法修正之中，并无把本郡主拨入你东平侯属下之规……”

她微微一顿之后，又道：“侯爷虽是四侯中首座之位，但本郡主却未必定要对你谦让。”

那黑衣人似是被连雪娇犀利的言词激怒，双目眨动，神光暴射，道：“难道老夫在王爷手下的权位，还不如你这个丫头……”

他在激怒之下，说出了丫头二字，话出口，已然觉出口太重，赶忙住口不言。

连雪娇冷冷接道：“我口口声声，尊你侯爷，你却倚老卖老出口伤人……”

那黑衣人本来面有愧色，但连雪娇以牙还牙，似又激怒于他，当时脸色一变，接道：“本座掌理刑规，一向执法如山，六亲不认，郡主虽然深得王爷宠爱，但如犯了规戒，本座一样依法拘办。”

连雪娇道：“可惜本郡主并未犯法。”

那黑衣人道：“郡主被人生擒，数日之久，难免有泄露咱们机密之嫌。”

连雪娇眉头一皱，道：“侯爷切不可含血喷人。”

那黑衣人冷然接道：“因为老夫乃执法之人，不得不存此疑心。”

杜天鸮抱着的上官琦，似是被两人争吵之声惊醒，霍然睁开双目，一挺而起，冷冷掠了那黑衣人一眼，缓缓退到连雪娇的身侧。

黑衣人目光转动，望了杜天鸮和上官琦一眼，道：“本座以掌刑的身份，请郡主自上法绳。”

说完，探手入怀，摸出一条黄色的锁链，哗的一声投了过来。

杜天鸮凝目望去，只见那锁链金光灿烂，似是用黄金打成，锁如胡桃，链长三尺，一望即知，是一种特制的刑具。

连雪娇目光一瞥那黄金刑具，突然举手在上官琦肩上拍了一掌。

上官琦全身突然一颤，双目中暴射出威凌逼人的神光，凝注在那黑衣人

的身上，一副跃跃欲动的神情。

连雪娇微微一笑道：“侯爷，他已服过舍命丹，我如带上刑具，只怕他要对侯爷无礼了。”

那黑衣人打量了上官琦一阵，冷冷说道：“你是怕我失手伤了你的属下。”

连雪娇笑道：“这金锁刑具，乃我义父封赠，见锁如见我义父之面，你既滥用权锁，我自是不便反抗，等见我义父之面，咱们再算此帐。”缓缓伸手，捡起地上金锁，绕在项颈之上，然后又自缠上双腕，双手用力，自行按上锁钮。

但闻砰的一声响，那缠在项颈手腕上金链，突然自行收缩甚多，紧紧把她项颈双腕连扣在一起。

这金锁金链，造的十分精巧，金锁一扣，刚好锁住了双腕脉穴和咽喉要害，纵是内力深厚，武功极高之人，也不易挣脱开。

那黑衣人哈哈一笑，道：“委屈郡主了……”余音未绝，突然一阵疾风袭来，上官琦已纵身攻到，左掌一扬，当胸劈下。

那黑衣人似是觉出了上官琦劈来的掌势，十分威猛，竟然不肯挥掌硬接，身躯一闪，让避开会。

上官琦一击不中，紧随迫去，掌脚齐出，倏忽之间，连攻五拳三脚。

抬头看去，只见两人已展开激烈绝伦的搏斗，那黑衣人武功极高，出拳飞脚之间，都带着呼呼的啸风之声。

不大工夫，两人已对拆了五六十招之多。

上官琦愈战愈勇，招术的变化，也越打越是奇奥，忽掌忽指，极尽诡辣之能，而且出手招术，毫无后顾之忧，同样的一招武功，经他施出，就更显得犀利难挡。

这是拼命的打法，充满一股彪悍之气。

那黑衣人显然没有预料到上官琦的武功如此高强，而且又打得这般彪悍，脸上已流露出惊异之色，隐隐间已可见怯敌之心。

只听连雪娇冷冷笑道：“侯爷，我所收属下的武功不错吧？”

那黑衣人一面挥掌拒敌，一面高声说道：“郡主快喝他停下手，再要让他逼进，本座可要施下辣手，亮兵刃收拾他了。”

连雪娇淡淡一笑，低声喝道：“快住手。”

上官琦应声而住，飘然退到连雪娇的身侧。

那黑衣人想不到一个籍籍无名的人，竟然有这等厉害的武功，对大名鼎鼎的关外神鞭杜天鹗，哪里还敢存轻视之心。轻轻的咳一声，道：“郡主亲收属下，武功果然高强，本座真为郡主高兴。”

连雪娇冷冷说道：“我义父现在何处，咱们几时可见到他？”

那黑衣人道：“王爷行踪不定，想见他只怕不很容易。”

连雪娇怒道：“既然我义父行踪不定，你把我锁起来干吗？快些把我放开。”

那黑衣人道：“郡主既然已经披上权锁，那就只好暂时委屈一下了。”

连雪娇道：“你如不肯替我取下权锁，我可要独断独行了！”

这当儿，忽听一阵步履之声，传了进来。

那黑衣人一挥手，笑道：“有人来了，郡主先进复室小坐片刻如何？”

连雪娇冷笑一声，转身奔入复室之中。

上官琦紧随连雪娇隐入复室，杜天鹗却是当门而立。

转脸望去，只见来人肤色微黑，正是这宅院中的主人。

那人一见到黑衣人后，立时扑拜地上，道：“侯爷几时到此，小人罪该万死，竟然不知侯爷大驾到此。”恭谨之态，较之对那素衣女尤胜一筹。

那黑衣人冷漠一笑道：“起来！四郡主有消息传来吗？”

那大汉依言站起身子，垂手说道：“刚接四郡主飞鸟传讯，要在下调集人手，赶往相助，但属下职司此处，亦极重要，故而为难不决，想来请示郡主，以作定夺，想不到竟逢侯爷。”

那黑衣人道：“四郡主的修书，可在你身上么？”

那大汉恭恭敬敬地答道：“现在属下身上，侯爷可要过目吗？”

那黑衣人道：“拿给我瞧瞧吧。”

那大汉恭谨地从身上取出一张白笺，交到那黑衣人手中。

这白笺很小，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那黑衣人看过之后，脸色突然变的十分沉重起来，说道：“他们处境极危，非得早些救他们脱围不可，迟了恐要大变！”

那黑衣人沉吟一阵，冷冷说道：“单章……”

单章躬身答道：“属下恭谨候命。”

黑衣人道：“你这里能够派上用场的有多少人？”

单章道：“属下已从高手中选出了十人派出接迎四郡主，余下人手，只怕难有几人可用。”

那黑衣人沉吟了片刻，道：“给我选派两个身手矫健，熟悉左近地势之人备用，本座要亲自赶去接迎四郡主。”

单章答道：“属下谨领上谕。”转身行了几步，突然又回过头来，说道：“大郡主现在此处，侯爷可曾见过吗？”

那黑衣人挥手说道：“见过了。”

单章看出那黑衣人神色不对，哪里还敢接口，赶忙溜了出去。

那黑衣人目睹单章背影消逝，才回目望了挡在复室门口的杜天鹗一眼，道：“请郡主。”

杜天鹗暗暗忖道：“一群江湖草莽，绿林大盗，大言不惭地侯爷、郡主，叫的肉麻有趣，我杜某难道也要跟着侯爷郡主的胡叫一通不成。”

他不愿随口胡称，但一时之间，又不知如何称呼那素衣女好，沉吟半晌，仍是不知如何称呼的好，索性听到装作没听到，冷冷地望了那黑衣人一眼，置若罔闻。

那黑衣人眼看杜天鹗相应不理，不禁大怒，厉声道：“有请大郡主，你是听到没有？”

杜天鹗心中暗自好笑，暗暗想：这人生的五短身材，一脸阴沉狡猾之气，却又偏偏要过侯爷的瘾……心中在想，口中却冷冷地答道：“你给那个说话？”

黑衣人大吼道：“给你说话，你耳聋眼睛了吗？”

杜天鹗还未来及接口，连雪娇急步奔到复室门口，接道：“他们都已服用过迷神药物，除了我义父之外，恐怕只肯听我一个人的话了。”

上官琦紧靠连雪娇的身后而立，怒目相视那黑衣人，目光中满是怨毒。

那黑衣人冷笑一声，道：“郡主且莫自视过高，激怒了本座，我就拼受王爷一顿责骂，先让你尝尝苦头再说。”

连雪娇笑道：“侯爷除了我义父封赠这权锁之外，不知还有什么能够使

我屈服在你的权威之下？”

那黑衣人冷笑道：“刑锁加身，视同人犯，本座既掌刑规，自然有行刑之权！”

连雪娇道：“东、南、西、北四侯爷，虽然各个大权在握，但如说能够权及王府，刑加郡主，只怕未必了！”那黑衣人冷然一笑，道：“金锁已经加身，所有武功，即难再施展，想郡主早已知道了？”

连雪娇道：“不错，这个我也听说过，但侯爷如若不能先除了我随身护卫，只怕难以如你杀我灭口之愿……”

那黑衣人还未来及答话，适才退出厅外的单章，又匆匆的跑了进来，说道：“侯爷……”

黑衣人回头望了单章一眼，冷冷接道：“什么事？”

单章道：“属下有急情禀报。”

黑衣人看他神情惶急，头上微现汗水，不禁心头一动，缓缓说道：“说吧。”

单章道：“刚接四郡主神鹰传谕，他们一行人，已被穷家帮高手围困，看样子，难免一场搏斗……”

黑衣人眉头一皱，接道：“你传我令谕，命此处高手，随本座赶往接应四郡主。”

单章道：“接到四郡主神鹰传谕之后，又接到庄外暗桩报告，发现有强敌窥视本庄。”

黑衣人道：“可看清是哪一路人物吗？”

单章道：“据暗桩传报，来人品流混杂，看不出是哪一道上人物。”

黑衣人手一摆，道：“知道了。”

单章垂手而立，等那黑衣人的示下，哪知过了良久时光，仍然不闻一点声息，抬头看去，只见那黑衣人凝目而立，似是正在考虑一件重大难题，单章不敢打搅，悄然退出室外。

那挡守门口的杜天鹞，表面上虽然声色未动，浑如不闻两人之言，但心中却在千回百转，暗自盘算道：“大概是穷家帮中眼线，发觉了此处可疑，派人查看来了，或是欧阳统、铁木大师等人追踪至此，不论两者是何，不久之后，此地即将掀起一场风波，上官琦的神态，似是愈来愈不对，如不及早解去他服的迷药，久而难免成为不治不症。那素衣女身加金锁，有力难施，我只要出其不意点中她的穴道，取出身怀解药，先解了上官琦的迷药之毒再说……”

心念一转，回眸向那素衣女瞄了一眼。

只见她微闭双目，倚在靠窗之处，脸上神色忽喜忽怒，不知在想的什么心事。

忽见站在四尺外的上官琦举手一挥，一掌向黑衣人劈了过去。

杜天鹞迅快地转过头来，只见那黑衣人疾闪开去，如非上官琦及时劈出了一掌，只怕自己早已伤在那黑衣人的手下。

上官琦一击未中，人影一闪而出，追出复室，直向那黑衣人迫攻过去。

连雪娇目光一掠杜天鹞，低声说道：“过来！”

杜天鹞怔了一怔，暗道：“她一向对我说话，都是命令口气，这当儿，怎的会突然客气起来。”

心中在想，人却依言走了过去。

走近连雪娇三尺左右时，突然停下了脚步，说道：“郡主有何吩咐？”

连雪娇冷然一笑，道：“你的神志，十分清楚，我义父那举世无双的舍命神丸，竟然迷你不住？”

杜天鹗双目中神光一闪，道：“郡主神目如电，明察秋毫。”

杜天鹗听室外拳风呼呼，搏斗正烈，胆子一壮，又向前逼进两步，道：“我现在只一伸手，就可遍及你全身各大要穴。”

连雪娇道：“那黄脸少年，虽然是你的同伴，但他的心神已完全受我控制，决不会出手助你……”

她回头望着窗外，冷然接道：“只要一句话，立时可让他们停下来，全力对付你一个。”

杜天鹗肃然说道：“不错，但这一句话，也可能为你招来杀身之祸。”

连雪娇道：“只怕未必吧？你回过去看看吧！”

杜天鹗暗骂一声，狡黠的丫头，纵身一跃，到了复室门口之处。

只听连雪娇高声喝道：“不要打啦。”

她娇若银铃的喝声，似是对上官琦有着极强的作用。果然当先收掌，倒跃而退。

那黑衣人目光转动，冷冷地望了上官琦和素衣女一眼，说道：“四郡主已陷身危境，亟待援手赶往助拳。此地已为穷家帮中眼线发现，说不定片刻之后，即有强敌找上门来。”

连雪娇回眸望了杜天鹗一眼，道：“知道啦！”

那黑衣人冷哼一声，道：“因此本座决定，先除去你身上权锁，对付强敌，事过之后，再依法裁制。”

杜天鹗暗中运气戒备，准备连雪娇一旦揭穿真相，立时以迅雷不及掩耳杀手施袭。

只听连雪娇咯咯大笑，道：“加我权刑金锁，出自侯爷心意，去我权刑金锁，也是你的主意……”

黑衣人冷冷接道：“两害相权取其轻，本座自有衡度，用不着郡主费心！”

连雪娇笑道：“加刑容易除刑难，你想暂时替我解除刑具用我之力，抗拒强敌，强敌去后，再替我加上金锁，这办法不错啊！”

黑衣人冷然说道：“本座此次巡行，为求行踪隐秘，未带随行之人。”

连雪娇接口笑道：“可惜本郡主未能拨归侯爷属下。”

黑衣人道：“本座乃独当一方的人员，郡主虽是王爷千金，但如讲到身份地位，郡主还该让本座三分。”

连雪娇沉吟片刻，道：“好吧！你先替我打开金锁刑具。”

黑衣人探手入怀，摸出一把金色的钥匙，缓步向连雪娇行了过去。

他的目光，不时投瞥到上官琦的身上，生怕他突然出手，行动之间，一派谨慎，显然，上官琦迅辣的拳路，诡异的招术，已使他生出了极高的警惕之心。

连雪娇盈盈一笑，道：“东平侯只管放心，无我之命，他决不会对你出手，大胆地走过来吧！”

黑衣人冷哼一声，突然加快脚步，宜行过来。

他虽然不愿示弱，但举动之间，仍是极不自然，处处显示出戒备之心。

连雪娇双臂一伸，等待着那黑衣人替她打开刑具。

站在她身后的杜天鹗，表面上虽然若无其事一般，但心中却是千回百转，

起伏不定，他的伪装行踪，已然泄露在连雪娇的眼中，她身上的金锁刑具，一被打开，又是一番形势，那时她身无束缚，对自己再不存顾忌之心，是否当面揭穿真象，或是出手对付自己，均难预料。而且此女武功高强，智谋过人，算得上一个劲敌。

他此刻相距连雪娇只不过三尺远，如若出其不意，陡下毒手，一举可以击中她的要害大穴。

他考虑了甚久，几度想举手施袭，但却不知被一种什么力量阻止了他。

犹豫之间，那素衣女身上的金锁，已被那黑衣人打开。

连雪娇道：“我们该分头办事了，你带人去援救四郡主，我留在此地，对付找上门来的敌人。”

那黑衣人沉吟了一阵，道：“这一处分舵如若当真被穷家帮的人查了出来，保留此宅已无必要，在下之意，想尽起此地之人，连同郡主，一并赴援四郡主，然后放起一把火，把此地烧个片瓦无存，或是留下一座空屋给他们个莫测高深。”

连雪娇道：“侯爷的办法虽然不错，但眼下尚未把真相查清，如若贸然把这一处辛辛苦苦建立的分舵，一把火烧去，岂不可惜。”

她微微一顿之后，又道：“义父常常告诫于我，什么事都不得轻举妄动……”

话至此处，突然听得室外传进来一阵急促的步履之声，一条人影急窜而入。

那人来势奇快，宣待身子停下之后，才看出是一个眉目清秀的蓝衣童子。

他站在大厅正中，目光缓缓由黑衣人和连雪娇脸上扫过，说道：“大郡主好。”欠身一揖，又对那黑衣人道：“侯爷好。”

连雪娇和那黑衣人，对这童子的突然而来，都感到十分意外，神态微微一愣，齐齐还了一礼。

黑衣人道：“王爷大驾也到了吗？”

那童子点头微笑道：“王爷原不能分身来此，但他因惦念郡主安危，百忙抽暇到此。”

黑衣人道：“不知王爷现在何处？”

那童子道：“王驾随后就到。”

黑衣人道：“我等快去迎驾吧。”

那童子摇头笑道：“王爷轻车简从，只带了两三个从人，沿途都未惊动各分舵中人，不用接驾了！”

突然回头望了杜天鹗一眼，道：“不知此人是谁？”

连雪娇淡淡一笑，道：“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关外神鞭杜天鹗。”

蓝衣童子看去虽然不大，但知道的事情，确实不少，当下微微一笑，道：“原来是他。”

那黑衣人直待此刻，才似有了机会说话，拱手对蓝衣童子一礼，笑道：“四郡主已陷重围，处境甚险，此地亦被穷家帮的眼线发现，不知王爷几时驾到？”

那蓝衣童子道：“有这等事？救人如救火，咱们不用再等王爷驾到，最好能立刻驰援四郡主。”

连雪娇道：“我那四妹妹，人极机智，决不会和强敌硬打力拼，一时之间，还不致有什么凶险，诸位尽可放心，既然我义父要到，不如等他老人家，

亲自调派人手……”

那黑衣人似是对四郡主极为关心，不待连雪娇话完，立时接口说道：“大郡主之见在下不敢苟同，四郡主既用神鹰传书求援，想来境遇，定然十分凶险了。”

蓝衣童子目光一扫杜天鶚道：“在下想带此人同去，不知郡主意下如何？”

连雪娇道：“好吧！此人乃我义父新收侍卫，暂时拨在我的属下听用，两位如带他去，望能善为照顾，他有什么损伤，只怕不好对我义父交待。”

蓝衣童子笑道：“郡主放心，王爷怪下罪来，自有在下担待……”回头对那黑衣人道：“侯爷可知道四郡主被困之处吗？”

那黑衣人点点头道：“单章已尽出此舵高手，整装候命……”

蓝衣童子不容那黑衣人再说下去，接道：“两个时辰之内，王爷大驾可到，大郡主请把我等行踪，禀告王爷。”

连雪娇道：“两位尽管放心。”

蓝衣童子目注杜天鶚道：“我们走吧！”

杜天鶚回目望了连雪娇一眼，凝立不动。

连雪娇素手一挥：“你去吧！”

她的声音无比的柔和，脸上也泛现出从未见过的笑意，似是，她突然间恢复了女孩子的温柔。

杜天鶚的目光，缓缓移注在上官琦的脸上，暗暗地忖道：我去了之后，不知他是凶是吉？

他似是感觉到自己对上官琦有着一种沉重的责任，只觉他的安危，自己应该担负着大部关系。

但眼下的情势，无暇使他有多余的时间考虑，带着激动的心情，缓步向前走去。

只听连雪娇柔声说道：“你放心的去吧！他们会好好照顾你的。”

那黑衣人和蓝衣童子，早已在门口等候，一见杜天鶚走了过来，立时举步出室，急奔而去。

静室中只余下连雪娇和上官琦两个，气氛突然间沉静下来。

她那终日如冰霜覆盖的脸上，忽然泛现出焦虑不安，显然，她心中正为了一件绝大的难题困扰。

上官琦茫然的坐在木塌上，望着那素衣女的背影出神。

惊人的迷药，使这位天资过人的少年英雄，完全丧失了记忆和本性，对是非敌友，已毫无判断之能，成了连雪娇的一个化身，受着她的控制。

突然间，一个冰冷的声音，传了过来，道：“孩子！你在想什么心事？”

这等亲切的言词，从他的口中说出来，但却毫无亲切之感，反使人有着一种阴森森的感受。

连雪娇迅快地转过头来，只见一个身着青袍，面目森冷之人，怔怔地站在复室门口。

连雪娇不自主地打了个寒颤，急急地奔了过去，叫道：“义父，我……”

那青袍人微微一咧嘴巴，整个的脸皮，也随着他咧开的嘴巴颤动了一下，接道：“你受了很多苦，还遗失那一柄使者之剑。”

连雪娇盈盈跪拜下去，说道：“女儿未能完满的完成父王之命，罪该万死。”

青袍人突然由长长的袍袖中伸出一只手来，扶起了连雪娇拜倒在地上的娇躯，两道寒森森的目光，却投注在上官琦的身上，由头到脚，极仔细地打量了一阵，道：“他用过易容药物？”

连雪娇道：“父王神目如电，这人确用过易容药物，但女儿发觉之后，遍搜他全身，却找不出复容之药……”

她微微一顿之后，又道：“女儿和此人均曾陷落穷家帮之手，想那复容药物，已为穷家帮的人取去。”

青袍人沉吟了半晌道：“你且把被擒、脱身的经过，详细他说一遍给我听听。”

连雪娇道：“女儿领命。”当下言不绝口的把江边交手，黑林受制，以及脱险经过，极仔细地说了一遍。

她深知那青袍人判事之能，不敢说一句谎言，字字句句，尽都是经过实情。

青袍人听完之后，忽然微微一笑道：“很好，很好！说的一句不错。”

连雪娇心知险境已过，暗暗捏了一把冷汗道：“女儿天胆也不敢对父王有一句相欺之言。”

那青袍人目光重又转投到上官琦的身上。

只觉这少年似曾相识，似是在哪里见过，但一时间却又想它不起，看了一阵，反而生出了陌生感。

上官琦心神受迷药控制，人已变的浑浑噩噩，他没有了欢笑，也没有了惊惧。

那青袍人瞪着他，他也瞪着眼睛看那青袍人。

连雪娇暗中留神，察看义父的神情变化，只见他双目连连眨动。

他的脸上虽然如死一般，看不出有何奇异，但他那不断眨动的双目中，看出他心中还有着极大的波动，不由心中大感奇怪，暗暗想道：“义父一向遇事镇静，不论什么突发大事，他都能从容应付，至低限度，从不形露于色，此番情形大异往常，难道这人还和他有着关连不成？”

忖思之间，忽听那青袍人啊了一声，直向上官琦走去。

连雪娇忽觉心头一凉，不自觉地把目光投注到那青袍人的身上。

她心中很明白，这青袍人甚可能一举手间，结果了上官琦的性命，他杀人就像踏死一个蚂蚁一般，事先毫无警兆。

没有人能从他神情间，看出他是否已动了杀机，他那张死板的面孔，愤怒和欢乐，都是一般样子。

上官琦神智虽已为那迷药控制，但他五官并未失去作用，两道目光，也盯注在那青袍人的身上。

只见那青袍人缓缓的把手放在上官琦背脊之上，冷冷他说道：“你可识得我吗？”

这时，只要他一吐掌心中含蓄的内力，立时可把上官琦震毙在掌下。

上官琦摇摇头，茫然一笑。

青袍人霍然回过头来，望了连雪娇一眼，问道：“他服用的迷神药物很重吗？”

连雪娇急急收敛起脸上焦虑之情，说道：“此人武功极高，驾驭不易，女儿不敢掉以轻心，是以让他服下了极重的药物。”

青袍人微微一咧嘴巴，道：“你让他出手和我试上几招，看看他武功如

何？”

连雪娇何等机警，一听那青袍人言，立时了然了他用意，心中暗暗忖道：义父自见此人之后，心中即主疑虑，他面上涂有易容药物，一时间却又无法认得出来，他要借动手的机会，从他武功路子中，证明他猜想，以义父目光的锐利，这人定然和义父见过了。

她已回忆起在闵府发表那日吊客中，有一个猿猴模样的人物，以及关外神鞭杜天鹄，这一点记忆，启发了她的回忆，有一个英俊的少年，和他们坐在一起。

她只顾回想心中之事，忘记了答复那青袍人的问话。

只听那青袍人冷冷说道：“你可是怕我伤了他吗？”连雪娇打一个冷颤，道：“女儿怎敢让属下和父王过招。”青袍人道：“不妨事，我要试试他的武功，也好从武功路数之中，证明一个猜想。”

连雪娇心中暗暗叫苦，她明知义父武功过人，出手毒辣，凡是和他动过手的人，非死即伤，从无全身而退，上官琦的武功，虽极高强，但决难是义父敌手。

心中明知下令要上官琦和那青袍人动手，无疑送羊入虎口，但又不敢违背青袍人的令谕，故作镇静，微微一笑，道：“此人武功，在女儿属下之中，最是高强，实是个可用之材，尚望父王手下留情。”

青袍人道：“我知道，你让他快出手吧！”连雪娇双目注定在上官琦的脸上，右手忽然一抬。

上官琦应手而起，一跃下榻，直向那青袍人扑了过去，举手一掌“金豹露爪”当胸劈去。

## 第十六回 各逞心机

这一招甚是平凡，但出手劲道十足，威势极猛。

青袍人双肩微一晃动，人已由复室门口退入大厅。

上官琦一击未中，招数随变，双手护胸，疾追而出。

青袍人低声赞道：“轻功不错。”不待上官琦身子站稳，兜头一掌，直劈过去。

一股强猛绝伦的暗劲，随着他挥动的掌势，直撞过来。

连雪娇目睹青袍人劈出了如此强大的掌力，心中暗生寒意，付道：“只怕他难以接下这一记掌力。”

哪知事情变化，完全出了她意料之外，上官琦竟然双掌齐翻“迎云捧日”，硬接下那青袍人凌厉的一击。

两股劈空掌力，悬空一接，敞厅中激荡起一阵急旋的气流。

青袍人冷冷说道：“好掌力。”身子忽然一旋，横向左侧移开五步。

上官琦如影随形般，疾追而上，双拳连环击出，拳如随风飞絮一般，倏忽之间，连续击出八拳。

这八拳一气呵成，浑似一体，毫无可乘之隙，那青袍人竟然被迫得无法还手，但他功力深厚，胸罗博广，虽然无法破解，但却一一封架过去。

连雪娇目睹上官琦的神勇，心中大为担忧，上官琦武功愈高，那青袍人杀机愈深，看样子上官琦决难逃过义父的毒手。

她忽然感觉到上官琦在她的生活中，是这般的重要，但她无法分辨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是佩服他的豪勇，还是为了需要他常随身侧保护自己？

这时，那青袍人和上官琦已停止硬拼内力的打法，两个人站在相距数尺远近，彼此发掌，各以奇奥的变化，争取先机。

那青袍人一副毫无表情的脸色，看不出一点喜怒，上官琦也为迷药控制了心神，一脸冷冰冰的神情，两个人动手相搏，但神色间却是毫无敌意。

两人穷极变化的掌势，看得连雪娇十分神往。

忽听那青袍人冷漠地喝道：“让他停下手吧！”

连雪娇素手一挥，低声喝道：“住手！”

上官琦的神智，已然完全被连雪娇所控制，果然应声而退。

青袍人缓缓收了掌势，冷冷地说道：“这人姓什么？”

连雪娇道：“女儿还不知道他的姓名。”

青袍人道：“他的武功很奇怪，留着终是祸害……”

连雪娇心头一震，道：“现在可要杀了他？”

青袍人沉吟了一阵，道：“现在正值用人之际，他的武功，足可独挡一面，暂时留下他的性命，但十日之内，必须杀了他以绝后患。”

连雪娇应了一声，接道：“女儿虽为穷家帮所擒，但幸而尚未受到伤害，父王但请派遣职司。”

青袍人咧嘴一笑，道：“我已经调派了数路人手，深入中原，希望能混乱穷家帮的耳目，让他们尽出帮中高手，使君山总寨，空虚下来，暗中聚集高手，一举使他们君山总寨，片瓦不留。此举虽然不能使实力强大的穷家帮一蹶不振，但对他们在江湖上的声誉，却有着甚大的打击。”

连雪娇道：“父王神机妙算，世人难测。”

青袍人道：“眼下滚龙王三字，在武林道上，虽已人尽皆知，但真正知

道我们底细的人却是少之又少，这固然是凭借迷神药物之力，使属下不敢生背叛之心，但一觉有异，立时处决的方法，也是原因之一。东、南、西、北四侯，虽然权位甚重，但真正的机密，他们并未参与，只不过听我的令谕行事而已……”

他轻轻的咳了一声，接道：“你在闽府数年，备极辛苦。”

连雪娇道：“这是女儿份内之事，父王对我教育培养，女儿万死难报。”

青袍人道：“你能心有此想，那是最好不过，但我向有宁负天下人，不愿天下人负我之想，虽然亲如夫妻父女，也是一样！”

连雪娇突觉由心底泛起来一股寒意，由背脊直冒到顶门之上，手心之中，冷汗涔涔而出。

她尽力的控制着情绪，使自己的声音平静，装出一丝笑容，柔和他说道：“父王有吩咐，女儿万死不辞。”

青袍人道：“我要你吃点东西。”

连雪娇道：“纵然是断肠毒药，女儿也一饮而尽。”

青袍人道：“那很好。”突然伸手由怀中摸出一个玉瓶，倒出了两粒色彩不同的药物，接道：“这两粒药丸，都是我亲手调制之物，一粒毒性缓慢，服用之后，慢慢浸腐内脏，大概要一年吧，才毒发而死，另一种却是一种增助功力，延年益寿的丹丸，眼下之后，对身体大有帮助。我现在把两粒药物，一齐放在八仙桌上，由你自由地选用一粒。”

连雪娇道：“女儿领命。”

青袍人果然把手中药丸放在八仙桌上，大步退到一角，说道：“你不要看我，自己用心选吧。”

连雪娇口中应道：“谢父王！”两道目光，却盯注在两粒丹丸之上，只见两粒丹丸，一粒碧绿，一粒银白，同时闪耀着光亮。

她迅速把脑海中获得义父练成丹药的颜色，想了一遍，但又觉着都不相同。

她脑际千回百转，也就不过是眨眼间事，素手伸出，取过了那色彩碧绿的药丸。

连雪娇凄凉一笑，目注手中的绿色药丸，轻启樱唇，缓缓向口中放去。

上官琦茫然地站在连雪娇的身侧，呆呆望着她匀红的脸儿。

连雪娇手中丸药，将要放口之际，忽听那青袍人大声喝道：

“住手。”

连雪娇对生命，仍有着深刻的留恋，听得那喝声之后，突然停了下来。

青袍人缓缓伸出手去，说道：“给我。”右手一挥，抢过药丸，接道：“你选的不错，这绿色的丹丸，看去虽似毒物，但事实上，这却是一种固元保命灵丹，你如毫不犹豫的把它一口吞下，对你帮助甚大。”

说话之间，举起手来，一口吞下。

连雪娇暗暗忖道，果然不出我的所料，这颜色惨淡的药丸，乃无毒之丹。

心中在想，但表面之上，却装出一副愕然不知所措的样子。

她从小生存在充满杀机，变幻莫测的环境，养成了做作的习惯，能够忽哭忽笑，装的天衣无缝。

青袍人收起桌上的白色药丸，说道：“我没有了解全盘真相之前，很难判断你的功过，这事暂时压下，等我查明真相之后再说。”

他目光一瞥上官琦道：“他的武功，确可独挡一面，但可惜咱们不能留

他太久，眼下正值用人之际，待事过之后，再杀他不迟，你现在立时带他赶往一处……”突然放低了声音。

连雪娇素知义父性格，多疑、冷酷，赶忙凝神静听。果然，那青袍人改用一种传音入密的工夫，说道：“我已调集很多高手，云集中原诱使穷家帮几个首要人物，步入迷途。”

只听一阵急促的步履之声，一个手执单刀的大汉，急奔入厅，愣愣地站在门口，急急对连雪娇道：“禀告郡主，有一人自称穷家帮唐璇，前来相访。”

他虽是滚龙王的属下，但并未见过统率他的首领，竟然不识那青袍人。

连雪娇望了那青袍人一眼，问道：“他们一行几人？”

那执刀大汉答道：“连那赶车之人，一行四人。”

连雪娇道：“好吧！请他们进来吧。”

那大汉应了一声，转身而去。

青袍人低声说道：“久闻穷家帮中逍遥秀才唐璇足智多谋，来见你必有作用。”

连雪娇道：“父王可要和他相见？”

青袍人道：“不用啦，我隐身在复室之中，听他和你谈些什么？”

连雪娇道：“据女儿所知，那唐璇从未习过武功，随行相护之人，定然是穷家帮中的高手。”

青袍人皮笑肉不笑一咧嘴巴，道：“你先见他，看他说些什么？”说完之后，立时隐入复室。

连雪娇暗暗叹了一口气，缓缓走到大厅门口，抬头望着天际一朵飘浮的白云，只觉心中一片紊乱……

一阵杂乱的步履声，传了过来。

抬头望去，只见儒中蓝衫的逍遥秀才，当先而行，他身后紧随着两个身佩宝剑，面目娟秀的少年，亦步亦趋。

唐璇遥遥一礼，朗声说道：“不速造访，有扰郡主清兴。”

连雪娇冷冷说道：“你的胆子很大！”

唐璇微微一笑，道：“两国交战，不伤来使，在下来访，并无半点恶意。”

连雪娇身躯一侧，道：“好一个不伤来使，请入厅中坐吧。”

唐璇缓步入厅，自动在一张大师椅上坐下。

两个佩剑的少年，站在坐椅两侧。连雪娇目光一扫两个佩剑少年，冷笑一声，道：“凭这两人之力，你就敢擅闯龙潭虎穴，你的胆子够大。”唐璇淡淡一笑，道：“在下并非寻事而来。”

连雪娇道：“那你是善意的相访了？”

唐璇目光一掠上官琦，答非所问他说：“他中毒很深。”连雪娇素手一挥，低声对上官琦道：“守住大门。”上官琦纵身一跃，飞落在大厅门口，回头一站，拦住了去路。唐璇身侧的两个佩剑少年，四道目光一齐转动，望了上官琦一眼，但却静站未动。

唐璇由项后，取下折扇，笑道：“连姑娘可知在下何以会冒险深入龙潭虎穴吗？”

连雪娇道：“任凭你舌翻金莲，今日要想生离此地，怕难以办到！”

唐璇淡然一笑，道：“穷家帮四十八杰，已团团包围了这所宅院，只要在下一声令下，立时由四面八方，攻入此地。”连雪娇心中微微一震，但表面之上，仍然保持着平静的神情，说道：“只怕你已难有下令的机会……”。

她微微一顿，接道：“你先说清楚相访来意，咱们再试试鹿死谁手？”

唐璇摇挥着折扇笑道：“在下想来和姑娘打听一人。”连雪娇道：“什么人？”

唐璇道：“滚龙王。”

连雪娇秀眉一耸，道：“你要见他？”

唐璇道：“不错，我要见他，我要证实一件事。”连雪娇道：“什么事？”

唐璇道：“不知是不是我想象中的一位才气纵横的人物？”连雪娇放声大笑道：“你可知要见滚龙王的规矩？”唐璇道：“还望姑娘指教。”连雪娇道：“凡是见过滚龙王的人，只有两条路走。”唐璇道：“不知是哪两条路？”

连雪娇道：“第一条路是投奔门下，效忠一生。”唐璇道：“这第二条路呢？”

连雪娇道：“第二条路更简单，一个字‘死’。”唐璇微微一笑，道：“这个只怕姑娘难作主意，两条路均非唐璇所愿。”

连雪娇道：“你既然心中不愿那还是不见的好。”唐璇道：“我一定要见呢？”连雪娇怔了一怔，怒道：“滚龙王是何等人物，岂是任何人随便可见的吗？”

唐璇冷然一笑，道：“姑娘稍安勿躁，如若我唐某人料事不错，滚龙王就在那复室之中……”

连雪娇头也不转一下，若无其事的淡淡一笑，道：“江湖上盛传你足智多谋，并未闻得你武功过人？”

唐璇笑道：“文才武学，各极其用，天下事，未必定需武功才能解决。”

连雪娇素手一挥，道：“过去，给他一点颜色瞧瞧。”上官琦随着连雪娇挥动的玉手，缓步走了过来。分守在唐璇身侧的两个眉目清秀少年，突然向前疾进两步，挡在唐璇身前，寒光一闪，双剑一齐出鞘。

只听一个冰冷的声音传了过来，道：“住手。”连雪娇不用回头，已听出那声音是谁，举子一招，高声叫道：“回去。”

上官琦回头望了连雪娇一眼又缓缓退了回去。

唐璇转脸望去，只见复室门口，站着个青袍人，面目冷漠，毫无表情。

此人装束平凡，五官亦很端正，只是那张毫无活人气息的脸，给人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

唐璇缓缓站起，低声对两个仗剑少年说道：“你们退到大厅外等我。”

两个仗剑少年略一犹豫，收剑退出大厅。

那面色冷冰的青袍人，目注连雪娇一挥手道：“你们也退出去。”

连雪娇低声应道：“女儿遵命。”带着上官琦退出大厅。

眨眼之间，敞厅中余了逍遥秀才和青袍人。

唐璇缓缓合起折扇，探手入怀，摸出一柄短剑，躬身说道：“师兄别来无恙，小弟还剑来了。”

青袍人目光一瞥那短剑，慢步走近一张太师椅前，缓缓落坐道：“哪一个是你师兄？”

唐璇笑道：“滚龙王。”

他微微一顿，接道：“除了师兄之外，小弟再也想不出当今之世，能有人建立起这等神秘的权威？”

青袍人无声无息的咧嘴一笑，道：“我也久闻穷家帮中的唐璇之名，今

日幸会。”

唐璇道：“师兄虽然能用精巧的人皮面具，掩遮去本来面目，但却无法改变小弟幼年时听惯的声音。”

青袍人一阵默然，拒不作答。

唐璇淡淡一笑，道：“师兄失请收下使者之剑，小弟再以大礼参拜。”

青袍人忽然一瞪双目，杀机闪动，冷冷接道：“我杀死你，只不过举手之劳。”

唐璇神色从容的笑道：“师兄如一掌把我击毙，用毒、智谋，再无匹敌，武林霸业，指日可成，但你将悔恨对手难寻，求敌无处，埋没了你绝世才华。”

青袍人阴恻恻的一笑，道：“怪不得穷家帮近年中原江湖声威大振，原来是你在中间作祟。”

唐璇笑道：“小弟究竟是棋差一着，不似师兄的豪名如雷……”

青袍人冷冷道：“你不用想启动我故旧之情，任凭你巧舌如簧，也难说动我铁石心肠。”

他微微一顿之后，又道：“当今之世，只有你能和我一较智谋，杀你之后，指日间可成武林霸业。”说话之间，人已经步向唐璇逼了过来。

逍遥秀才神色从容，挥了挥折扇，笑道：“师兄暂请息怒，听小弟说完了几句话，你再杀我不迟。”

青袍人缓缓举起右掌，道：“你说吧！”

唐璇目光一扫那青袍人举起的右掌，笑道：“咱们同出一师，师兄当知小弟无缚鸡之力，你要杀我，易如翻掌折枝……”

青袍人冷哼一声，道：“你自愿送上门来受死，如何能怪我心狠手辣。”

唐璇道：“师兄素知小弟性格，生平之中，从不作冒险之事，我既然敢来相会师兄，早已想到了你可能杀我……”

青袍人道：“你纵然尽出了穷家帮中精锐，又岂能奈我何？”

唐璇突一整脸色，喝道：“师兄请后退两步，小弟有一件护身之物，拿给师兄瞧瞧……”

青袍人看他说的庄严，不自禁的向后退了一步。

唐璇冷然说道：“师兄请再退两步……”他微一停顿，又道：“如果小弟和师兄同归于尽，十年之内，江湖上不致再有人妄图武林霸业。”

青袍人依言退了两步，但那举起的右掌并未放下，接道：“我的劈空掌力，十步内可碎乱的石掌，已经运足了十二成的劲力，如箭在弦不得不发……”

唐璇微笑接道：“师父临终之时，曾经告诫小弟道，今后二十年形势，是咱们师兄弟同门操戈之局，唉！想不到竟然被师父言中。”

青袍人道：“他如当真有未卜先知之能，就不该收我这个徒弟？”

唐璇道：“师父学究天人，旁通奇数，他告诫小弟之言，一一灵验……”青袍人一咧嘴巴，说道：“胡说八道！”

唐璇淡淡一笑接道：“他说师兄心胸狭窄，头有反骨，一生善变，手辣心狠，必将成一位绝代凶人，只要你基业稍稳，第一个要杀之人，必然是我……”

青袍人冷然一笑，道：“师父猜得不错。”

他微一停顿，接道：“你的才智，早已为我妒忌，杀你之心，并非起自今日，可惜你隐身穷家帮中，我一直无法找到你的机会，难得你今日自动送

上门来。”

唐璇道：“小弟虽无伤害师兄之意，但却早存了提防之心，如我没有安排，决不会亲自赶来和你相见。”

青袍人道：“当今武林之世，你可算我开创霸业中最大的障碍，不杀你寝难安枕，食难甘味，不论你在这宅院之外，布下了什么样的天罗地网，也难吓阻我杀你之心，今念咱们同门一场，我破例给你一点优待，允准你提出一个未完的心愿，和选择死的方法。”

他伸手解下腰间一条青色丝带，迅快搭在梁上，结了一个活结，移过一把太师椅，放在那绳结之下，又探手入怀，摸出一把金光灿灿的短剑，随手放在桌上，说道：“上吊、用剑，任你选择，这宝剑上已经淬过毒药，见血封喉，破皮即死，如你能信我劝告，用剑自绝，当可减去甚多肌肤痛苦。”

他缓缓向后退了两步，接道：“我等你一盏热茶工夫，过了这段时刻，你如仍然不自动手，就别怪我要出手了。”

逍遥秀才唐璇一皱眉头，望了那绳结和金剑一眼，说道：“师兄可否把你的人皮面具取下，让小弟最后一见你的真面目。”

唐璇突然跪拜下去，黯然说道：“小弟和师兄同门十年，连这次才不过两睹师兄真面目。”

只听一个冷冰冰的声音接道：“这也是你最后的一次。”

唐璇抬头望去那张紫红的丑脸，已突然消失不见，青袍人又戴上那制作灵巧的人皮面具，恢复了那等冰冷的神色。

唐璇缓缓站起身子，目光一扫青袍人，回身取过那金色的短剑。

青袍人笑道：“拔出剑来。”

唐璇一按机簧，沙沙一连轻响，一把蓝芒夺目的利剑，应手出鞘，说道：“师兄这剑上淬毒好重。”

青袍人道：“不但淬毒奇重，而且锋利异常，你只用剑尖轻轻在肌肤之上一点，立时可毫无痛苦的中毒而死。”

唐璇笑道：“据小弟所知，见自封喉剧毒，无不使人体痛苦难耐。”

青袍人似是已等的耐，厉声接道：“你究竟是要不要死？”

唐璇左手握金柄毒剑，右手从怀中取出一个白色玉盒道：“师兄可识得此物么？”

青袍人目光一瞥那玉盒道：“盒中所藏，可是师父遗物‘天简续篇’？”

唐璇笑道：“师兄一语中的，猜的不错。”

青袍人道：“放下玉盒后退三步。”

唐璇依言放下玉盒，说道：“师父临终之际，曾把这玉盒交付小弟，并且告诫于我，一但咱们师兄弟正面为敌，就让我开这玉盒，‘天简续篇’上，尽都记载着对付师兄的办法……”

青袍人冷冷接道：“你可曾启开过这玉盒么？”

唐璇摇头说道：“师兄虽然无情，小弟不能无义，因此一直未开……”？他微微一顿之后，又道：“再说小弟也不屑开这玉盒。”

青袍人道：“你可是自负才华，想凭藉本身所学，和我一较长短？”

唐璇道：“同门阅墙，兄弟操戈，大势既成水火，兄弟不得不挺身而出。”

青袍人道：“好一个挺身而出。”右手一挥隔空点去。

唐璇闷哼一声，不自主的向后退了两步，左手折扇，应声落地，一条左臂，也轻轻地垂了下来，头上冷汗如珠，滚滚而下，强忍着痛苦，说道：“师

兄的功力，愈来愈深厚了，这虚空指，就卸了我的左臂。”

青袍人一咧嘴巴，无声无息的一笑，道：“我要你双臂齐折，两腿并断。”

唐璇的身体，似已支持不住，缓缓向旁移动了两步，坐在一张木椅之上。

青袍人似生了不忍之情，未再出手。唐璇举起的右袖，拂拭一下额上的汗水，说道：“那玉盒之中，是否当真是‘天简续篇’，小弟不很清楚，我因一直没有启看过，也不忍妨启开一读。”

青袍人双目之中，杀机重现，冷笑一声道：“不论你说什么，也无法触动我的仁爱之心。”右手一挥，又是一指点出。

唐璇本能的双足用力一蹬，连人带椅子一齐翻了过去。

青袍人一指空，立时纵身而上，右脚一抬，踏在唐璇前胸之上，冷冷说道：“咱们虽然有十年同门之谊，但目下形势不同，今日如不置你死地，势必将留下无边的祸患……”

唐璇微微一笑，接道：“师兄如若再虚空发掌，小弟或只有坐以待毙，但师兄这般欺身攻上，实是为不智之举。”

青袍人道：“我有什么不对？”

唐璇道：“在欺近我身侧之时，我已下手施了暗算。”

青袍人道：“你胡说八道。”

唐璇道：“小弟向不轻言，请挽起左臂上衣袖瞧瞧。”

青袍人微一沉吟，果然举起了左手，拉开衣袖，仔细瞧了半晌，毫开异状，不禁心中大怒，正待发作，忽然觉着踏在唐璇前胸上的右脚一麻。

只听唐璇大声笑道：“小弟不会武功之事，师兄想必知道的？”

青袍人道：“咱们已几十年不见了，谁知道你是否已经学过。”

唐璇道：“就算我学过，也难及师兄万一。”

青袍人道：“你还有自知之明。”

唐璇道：“但心机智谋方面，那就和下棋一般，师兄总是输我一筹。”

青袍人冷哼一声，默不作答。

唐璇勉强忍受着痛苦，接道：“师兄如若不肯听小弟之言，卷起左臂衣袖，小弟决无能算计你的右腿。”

青袍人缓缓提起踏在唐璇胸上的右脚，道：“你用什么暗算我？”

唐璇答非所问地道：“我不会武功，不知运气疗伤之事，师兄先请把把我的左膀给接上，好吗？”

青袍人冷哼一声，拿过唐璇左膀，用力一拍。

只听唐璇闷哼一声，出了一身大汗。

唐璇道：“古往今来，才人辈出，但从未一人能独霸武林，令行天下，极一人权威之盛，多少人家破人亡，师父临终之际，含泪遗嘱小弟，决不能袖手旁观，看师兄在江湖上造成残酷的屠杀……”

青袍人厉声喝道：“你既口中称我师兄，该知长幼有序，武林中最重辈份，你竟敢这般目无尊上的教训起我来了！”唐璇抱拳说道：“小弟怎敢以下犯上，实是师父遗命难违。”青袍人道：“舌软口扁，随你胡说，但叫我如何能信？”

唐璇忽然长叹一声，流下两行泪水，道：“小弟来此之时，明知难以劝醒师兄，但十余年同门之谊，小弟卖不忍坐视不管。”青袍人放声大笑道：“大丈夫泪贵如金，岂肯轻易洒落，你如自知逃生无望，那就早些自作了断，我拼断一条右腿，今日非得杀你不可。”

唐璇脸色一变，拂拭去脸上泪痕，说道：“师兄苦苦相逼，小弟不得不执行恩师遗嘱了。”

一举手中折扇，突然有股浓烟，从折扇中疾冒而出，眨眼之间，散布了七八尺方圆，掩去了唐璇的身子。

青袍人冷哼一声，道：“雕虫小技，也敢卖弄！”举手一掌，劈了过去。

一股强猛的掌风，应手而出，有如巨浪裂波，把那一片浓烟，居中裂成两半。

但唐璇似已借浓烟遁走一般，既难睹人踪，又不闻一点声息。

青袍人口虽未言，心中却是大为吃惊，暗暗忖道：如被此人逃去，对今后局面影响非浅！

忖思之间，忽听唐璇叫道：“师兄赶快闭住呼吸，浓烟中剧毒伤人。”

青袍人运气闭住了呼吸，运足目力在浓烟中搜查唐璇的下落，右掌早已运足功力戒备，只要一发现唐璇的踪迹，立时将以迅雷不及掩耳的举动，一举把唐璇击毙。

敞厅中突然沉静下来，但那漫散的浓烟，却是毫无稀薄之势，而且愈扩愈大，不大工夫，大半个敞厅，尽为浓烟弥漫。

青袍人虽然有着异于常人的目力，也无法搜出唐璇隐身何处，一面穷尽目力，搜寻唐璇，一面疾发两记劈空掌力。他功力深厚，落掌威力惊人，强猛的掌力，划起了强大的啸风之声。

只听一阵轰轰巨震，敞厅上的桌椅，都被那青袍人的掌力，震得满室横飞。残腿断面，飞舞在浓烟之中，再加轰轰不绝于耳的撞击之声，乌烟瘴气，一片混乱。

奇怪的是那浓烟虽被青袍人掌力冲的波分浪裂，但分而复合，浓度不减。

浓烟弥漫中，传过来连雪娇清脆的声音，道：“义父放心，我已守住厅门，他跑不了啦。”

青袍人横掌一拍，一股掌风，把扑近身边的浓烟，迫的退了回去，高声喝道：“你快点燃两个火把投入厅中。”连雪娇应了一声，片刻之后，果然有两个火把，投入了厅中。

火把在浓烟中，火焰十分微弱，只不过照亮两三尺方圆大小。

这微弱的火光，在一般人也许无甚作用，但那青袍人却能借这微弱的光焰，看清了丈余方圆的景物。

目光触处，只见残断的桌椅横散一地，唐璇早已不知去向。他心头微微的震动了一下，暗道：难道他已借这浓烟遁走了不成？

忖思之间，又是两个火把投入了大厅之中。

四个火把的火焰，登时使厅中的光亮，增强了甚多，青袍人穷目搜寻，已可看清了厅中大部地方，哪里还有唐璇的踪迹。大厅中的浓烟，逐渐由浓转淡，慢慢散去，厅中的景物，已清晰可见。

但见残破的桌腿椅面，散落了一地，哪还有唐璇的影子呢。全身素衣的连雪娇，缓缓由厅门中走了进来，低声叫道：“父王。”

青袍人目光闪动着杀机，冷哼一声，道：“那书生逃走了吗？”

连雪娇道：“女儿一直监视着厅门，未见有人出厅。”

青袍人略一忖思，单用左腿一跃，飞入复室，抬头看去，只见复室窗子大开，气得冷哼一声，道：“我竟然未顾及此，果然被他由此处逃走了。”

连雪娇道：“都怪女儿思虑不周，致被他借复室窗门逸走，量他去也不

远，追赶还来得及。”

青袍人微微摇头，缓缓就坐木榻之上，说道：“我右腿已中他的暗算。”

连雪娇急急的蹲下娇躯，伸出雪白的玉手，卷起裤管。

只见右小腿上，钉着一枚带着盖子的金针。

连雪娇抬头望了青袍人一眼，道：“父王，这金针可要拔出来吗？”

青袍人道：“我已运气闭了左腿，针上纵有剧毒，也不妨事，拔出来吧！”

连雪娇右手轻捏金盖，微一用力，拔出了金针。

连雪娇翠眉微微一耸，似是对这金针上加盖之事，甚觉奇怪，只是不敢说出口来而已。

青袍人接过金针，仔细看了一下，只见金光灿灿，分量甚重，分明是足金做成，而且又不像淬毒之物。

忽听连雪娇嗯了一声，伸手从窗下捡起一张白笺。

青袍人接过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特制金针一枚，备作脱身之用，弟料师兄必疑金针上淬有剧毒……”

青袍人冷哼一声，骂道：“我如突然出手，一掌把他击毙，也不致被他逃走了……”

断续看去，接着写道：

“其实那带盖金针，并未淬毒，十多年同门之谊，小弟怎忍骤下辣手。当今江湖各大门派，都已留心了师兄的举动，如若各大门派，联合穷家帮，合力对付师兄，师兄危矣！沿请三思。”

青袍人看完之后，随手把它撕的片片粉碎，投在地上，仰望着屋顶，想了一阵，说道：“他不会武功，要想穿窗而出，并非那么容易之事。”

连雪娇道：“借那浓烟弥漫之际，有人借机入厅，带他由复室窗口逸去。”

青袍人冷冷地望了连雪娇一眼，道：“你立时追赶下去，他既然乘车而来，自然要乘车而去。”

连雪娇应了一声，两臂一振，穿窗而去。

青袍人随手关上窗子，缓缓坐在木榻之上，拉起了右腿裤管。

凝目望去，只是伤口之处，毫无青紫之色，心知唐璇说这金针之上无毒一事，并非虚言，不禁轻轻一叹，暗暗想道：如若是我，决不会用这无毒之针。

他运气打通自闭的右腿穴道，暗中运气一试，果然无毒。

此人老谋深算，不愿连雪娇看出自己心畏中毒之事，故而先把连雪娇遣派离开。

且说连雪娇飞跃出窗之后，并未一直追出窗外，回身一跃，翻落到大厅前面，叫过上官琦，一同追了出去。

她似是忽然觉出了上官琦对自己的重要。

两人跃出了宅院之后，果然发现了一辆马车，疾向正西方驰去。

连雪娇一指那奔驰的马车，当先放腿，向前追去。

上官琦的一举一动，都在受着连雪娇的影响，看她放腿而奔，立时也放腿紧追而去。

两人身法，均极迅快，放腿而奔，疾如离弦流矢一般。

那马车奔驰的速度虽快，但如何能及得两人全力追赶，不大工夫，已被两人追上。

连雪娇正待出口喝令那马车停下时，忽觉一股疾风掠过。

耳际只听到一声冷笑、马嘶，那急奔的马车突然停了下来。

凝目望去，只见那青袍人左手抓着车辕，那匹拖车的健马，已然倒卧在地上。

原来这一瞬工夫之间，他已掌毙快马，运集了神力，硬把那飞驰的马车挡住。

连雪娇急步而上，伸手去抓那车前垂帘。

青袍人急急说道：“住手。”

连雪娇去势快，退势更快，听得那青袍人喝叫之后，立时悬空一个倒翻退了回去。

青袍人缓缓放下手中车辕，向后退了五步，冷冷道：“你已经逃不掉了，快出来！”说话之间，已运集了劈空掌力，缓缓举起右掌。

那马车受到了甚大的震动，车篷垂帘，仍然摇动着，但却听不到一点回应之声。

青袍人的掌力已到蓄势待发之境，心中忽然一动，冷冷喝道：“念你金针上没有淬毒，我决定饶你一次不死，快给我出来。”

那马车中仍然无声无息，丝毫不闻反应。

连雪娇低声说道：“咱们可能中了他金蝉脱壳之计，父王请戒备相护女儿，我打开车帘瞧瞧。”

青袍人似是也觉出有异，略一沉吟，道：“好吧……你打开瞧瞧！”

连雪娇娇躯一晃，人已欺到车前，探手一把，揭开了车帘。

她早作了戒备，车帘一开，人立时跃向一侧。

青袍人凝目望去，只见车中并肩坐着两人，一个是身着灰衣的清瘦中年，另一个是年近古稀，身着僧袍的和尚。

只听一声：阿弥陀佛，那和尚当先下了篷车。

那清瘦中年动作极快，紧随那老僧之后，一跃而出，四道眼神，一直怔怔地盯在那青袍人的身上。

六目相互打量了片刻，那和尚先开口道：“阁下可是为当代武林视作神秘人物的滚龙王吗？”

青袍人双目微一眨动，脸上毫无表情，默然不答。

老和尚一合双掌，道：“老衲铁木，剃度嵩山少林本院。”

青袍人冷冷答道：“久闻大名。”

灰衣清瘦中年一拱手，道：“兄弟欧阳统……”

青袍人接道：“鼎鼎大名的穷家帮的帮主。”

欧阳统道：“承蒙谬奖。”

铁木大师接道：“阁下名动江湖，却如雾中神龙，今日有幸一晤。”

青袍人冷然一笑，道：“少林寺扬名江湖数百年，穷家帮目下正值极盛时代，如若能联合起来，倒是江湖上一大美谈。”

欧阳统微微一笑，道：“阁下的神秘权势，已经伸延入大江南北，使人无法一睹庐山真面。”

青袍人微微一撇嘴巴道：“两位可识得我是谁吗？”

铁木大师道：“滚龙王化身千百，只怕今后见得，日后也难以识他？”

欧阳统淡然一笑道：“可惜你千算一失，自暴行藏，今日既能一见，说不得要看看真面目了！”

青袍人仰天一阵大笑道：“两位心目之中，对今日之局，可觉已稳操胜

算了吗？”

铁木大师不善言词，对对方这等犀利的反击之言，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双掌合十，高宣了一声佛号。

欧阳统却淡淡一笑道：“战阵相搏，生死之数，谁也难以预料。”

他微微一顿之后，接道：“中原数省之中，遍布穷家帮的人手，只要我一发信号，不出一盏茶工夫，立时将有三十名以上的援手赶到。”

青袍人冷冷说道：“有唐璇为你效命这倒非危言耸听……”

只见他双目连连眨动几下，突然大声笑道：“我一时不察，又中了他一次瞒天过海之计，哼！但他却忽略我预伏了四个高手，在那大厅四周，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量他再难逃过我预布人手的追杀，也许这当儿，他已经横尸大厅中了。”

欧阳统脸色一变，但瞬息之间，重又恢复了镇静，笑道：“大驾虽然料事如神，但可惜棋差一步，阁下的预伏人手，早已在他的预料之中了。”

铁木大师似是想起了一件重大之事，高声叫道：“滚龙王！”

声音如金铁相击，锵锵震耳，似是三个字，费了他甚大的气力。

青袍人、欧阳统，都不自觉的把目光投注到铁木大师脸上，但见他神情肃然，双目中神光闪动，心中似是异常激动。

素来冷漠的青袍人，亦似是被铁木大师的神情，闹得有些讶然，沉吟了良久，才冷冷说道：“什么事？”

铁木大师庄严他说道：“老衲想起了一件事，请教阁下。”

青袍人道：“说吧！”

铁木道：“十年以来，武林道上甚多高手，无声无息地失去行踪，可都是你杀害的吗？”

青袍人道：“这干你什么事？”

铁木道：“老衲想打听几个人的下落！”

青袍人道：“说说看，也许我能告诉你。”

铁木大师道：“中原五义？”

青袍人接道：“死了。”铁木突然提高了声音道：“少林寺青木大师可是你害死的吗？”

青袍人道：“是又怎么样？”

铁木大师厉声喝道：“孽徒！”呼的一掌劈了过去。

青袍人冷哼一声，静站原地不动，右手一挥，一股强大潜力应手而出。

两股强猛的破空暗劲，悬空一撞，旋起了一阵急大的狂风，吹起地面上沙石横飞。

欧阳统怔了一怔，回目望着铁木说道：“大师且慢动手。”

铁木大师掌已和那青袍人掌力相触，立时觉出了对方掌力强大无比，心头微生惊骇，听得欧阳统相询之言，立时纵身跃到一侧，说道：“帮主有何吩咐？”

青袍人突然冷笑一声，抢先接道：“一个少林高僧，一个穷家帮的帮主，两位如能联手击敌，不论胜败如何，亦可替江湖留下一段佳话。”左手一掌，遥遥拍向铁木大师，右手却疾出一指，点向欧阳统。

欧阳统大声喝道：“且慢动手。”斜里拍出一掌，人却疾向一侧跃开。

青袍人冷冷说道：“两位可是害怕？”

欧阳统道：“容在下问铁木大师几句话后，咱们再动手不迟。”

青袍人略一沉吟，道：“你们既然认定了我身份，我倒不得不大方一些了，快些问吧。”

欧阳统转眼望去，只见铁木大师脸如寒冰，白中透青，身躯微微有些颤抖，似是心中还有无比的激动。

青袍人仰脸望天，神情极为悠闲，好像根本未注意到铁木大师的神态。

欧阳统低声问道：“老禅师暂请息怒，强敌当前，必须要保持镇静。”

铁木大师究竟是修为深厚之人，略闻警语，立时镇慑心神，运气调息，片刻之后，已恢复镇静神情。回顾欧阳统一眼，道：“帮主请站在一侧，替老衲掠阵，老衲今日要和这叛徒决一死战。”

欧阳统横臂一拦，道：“大师且慢出手。”

铁木道：“帮主还有何教言？”

欧阳统道：“听大师之言，似是已知道他的出身了吗？”

铁木大师长长叹息一声道：“他是我们少林门下的叛徒。”

欧阳统道：“什么？他是你少林门下的叛徒？”

铁木道：“不错……”

他微微一顿之后，斩钉截铁他说道：“帮主请阻挡他们相随之人，这件逆不道的叛徒，由老衲一人对付，我要把他生擒回少林寺去……”

青袍人突然纵声大笑，道：“只怕你难是我手下之敌，竟然敢这等大言不惭。”

铁木冷冷说道：“我看你究竟得了几分少林武学，竟如此目无尊长。”

青袍人似默认自己出身于少林门下，对那铁木大师的此一喝叱之言，始终不作答复，两道冷峻的目光，扫了铁木大师和欧阳统一眼，道：“不论你们哪个失手，都是一样，但最好还是联手击敌……”

他微微一顿之后，又道：“三十年以来，我从未和人动手过十合之上，十合之内，必有人溅血在我手下。”他说的庄严肃严，似是极为郑重其事。

欧阳统两道眼神一直盯注在他的双目之上，因为这是脸上唯一能看出他内心情绪的地方。

铁木大师早已运足了真力，缓步向那青袍人逼了过去。

青袍人神色从容，似是对铁木大师的迫逼近身之事，浑似未睹一般。

忽听一个娇柔细细的声音，传入了耳际，道：“父王，请把这一阵，让给女儿如何？”

青袍人微微一咧嘴巴，说道：“这老和尚，乃少林寺中高手之一，武功十分高强，不可轻敌。”

连雪娇空然一跃，挡在青袍人身前。

铁木大师已经运足了十成功力，准备全力出手一击，却不料横里跃出个连雪娇来，不禁微微一耸慈眉，说道：“老衲要对付少林门下叛徒，不愿和你这个女娃儿动手，快给我让开去吧！”

连雪娇冷冷说道：“先把我打败再说。”

欧阳统插口说道：“女英雄如果实在想打，在下奉陪几招如何？”

连雪娇头也不转地冷冷说道：“不论你们谁出手都是一样。”回目一掠上官琦，接道：“挡住那和尚。”

上官琦应声而上，举手一拳，直向铁木大师前胸劈去。

连雪娇紧随上官琦发动，纤手一扬，玉指点向欧阳统的前胸。

铁木大师冷哼一声，铁臂横扫，疾向上官琦臂上击去。

这位向不轻出辣手的老和尚，心中似是憋下了一腔怒火，出手就是硬拼实力的招术。

哪知上官琦出手虽嫌莽撞，但应变却极迅快，右臂一挫，硬把击出的掌势，收了回来，左手紧随着点了出去，一收一击之间，迅快无比。

铁木平胸左手也随着推出去，疾扣脉穴。

两人虽是交手两招，但都用的是以快制快，以巧制巧的手法，掌指一伸一缩间，极尽变化之能。

上官琦迅快的一沉腕势，避开了铁木大师的一击，无声无息的飞起一脚。铁木大师疾快向后退了三步，大喝一声，遥发一掌。

这一击力道极是强猛，一股强凌的掌风，直撞过去。

上官琦自服迷药之后，变的彪悍异常，不论对方是什么人，他都不畏惧、也不论对方掌风、内劲如何强猛，也从不逃避，一见铁木大师一掌劈来，立时举手硬接一击。

两股强猛的掌力，接触一起之后，突然旋起了一阵急风，吹得人衣袂飘飞。

铁木大师功力较深一筹，两掌一接之下，震得上官琦的身子，摇了几摇。但勇猛的上官琦，略一稳住摇动，突然又欺攻而上，举手一掌，直击前胸。

铁木挥臂横扫，架开一击，两人展开了一场抢制先机的快攻。

场中所有的人，都把目光投注在两人的身上，只见掌指交错，变化无穷，指袭对方的部位，都是人身上要害大穴，稍一疏忽，立时将有人被重伤在掌指之下。

那青袍人，对上官琦武功路数，似是特别留心，两道眼神，一直盯在上官琦的手脚之上。

他脸上戴着人皮面具，无法看得出他的神色表情，但从他两道目光凝注在上官琦身上的注意情景，证明了他对上官琦奇奥的武功，流露出急切的关心。

激战之中，忽听铁木大师低喧了一声佛号，一指疾点而出。

这一击乃少林寺七十二种绝技之一的金刚指，铁木大师功力深厚，对此技已有了三十年以上的火候，指风之强，直可以贯穿金石。

上官琦迅快的向旁侧横跨一步，身子横转半周，巧妙地让开了铁木大师点出的一指。这身法看似简单，但却是极上乘一种武功，看似容易，做去极难。

连雪娇暗暗的替上官琦捏一把汗，心中却不自禁地赞道：好身法！

青袍人脸色微微颤动了一下，显然对上官琦的武功感到极深的惊异。

铁木一击不中，立时借势欺进，向前跨了一步，不容上官琦缓气还手，连环劈出了两掌。

上官琦被那强厉一指，迫得失去了先机，陷入被动之局，双掌挥舞，招架铁木大师一招紧过一招的快攻。

这位心地一向仁慈的大和尚，似是已真动了杀机，掌指之间，不再留情，全力施击。

转眼之间，两人已相搏四五十合之多，铁木的强厉攻势，使欧阳统暗自叹服，可是上官琦诡异的武功，和那奇巧的闪避身法，更使人有着目不暇接之妙。

这是一场，武林中甚难见到的搏斗，拳招、身法、各擅绝学。

铁木抢得先机的一轮急攻后，既未能迫使上官琦屈服手下，亦未能伤到上官琦，久战之后，反被他逐渐争回那失去的主动。

那青袍人似是已看的不耐，冷冷地喝道：“住手，你们两个不用打啦！”

铁木大师道首停手，一跃而退。

上官琦待要追赶，却被连雪娇暗中传话阻止，并要他退回到自己的身侧。

她似是已看出了情势的危险，那青袍人似已存下了必杀上官琦的用心，两道眼神，一直在上官琦身上转动。

她久随滚龙王的身侧，对他的性格，知道的十分清楚，他的双目，也是唯一能够看出他杀机的地方。

青袍人目光一瞥上官琦，看他垂目站在连雪娇的身后，一时之间，真还无法下手伤他，不禁一皱眉头，缓缓把目光投到铁木大师的脸上。

铁木冷笑一声，道：“忤逆孽徒，可是想和老衲动手吗？”

青袍人冷肃地答道：“你决非我的敌手，不信你上来攻我几招试试。”

铁木怒道：“有这等事？”纵身而上，双掌一前一后，齐齐拍击过去。

这一击，十分奇怪，既非两招合一攻出，又似一招并出。

青袍人冷哼一声，身子忽然一侧，左掌立胸，右掌从下面向上托去。

铁木大师前击左掌，将近青袍人时，突然一挫手腕，掌势顿然一住，含蓄的内劲，随着那顿住之势，疾冲而出，一股潜力，直向青袍人前胸撞去，右手鱼龙变化，由慢转快，斜里一翻，变成擒拿招数，紧随左掌的暗劲而出，横向青袍人腕脉之上扣去。青袍人立胸左掌，忽的一转，迎着铁木大师的左掌一送，硬接了铁木蕴劲的一击，右手五指箕张，也施出擒拿手法，搏拿对方时间“曲池穴”。

这两人相搏一招，当真是巧、力并拼，各极其奇变能事。

似乎是两人都存了硬拼一招之心，铁木大师左掌送出了暗劲之后，突然向前推出。

先是两股潜力撞在一起，铁木马步微浮，身子摇了两摇。

青袍人双肩也随着一阵晃动。

但双方都还能站在原地未动。

说来缓慢，其实快极，双方推出的暗劲一撞之后，秋色平分，两掌略一停顿，终于相撞在一起。

只听铁木大师低宣了一声佛号，和那青袍人一声冷笑，两人停身之处，双脚各自向下深陷一寸多深。

两只左掌抵在一起，使两人相对的身躯，自然相错成一种倾斜的角度。

各施擒拿手法的右掌，一错而过，两人左掌相抵之后，似是影响了右掌的变化，彼此都未能擒拿到对方的脉穴。

这又是一场精彩罕见的搏斗，双方左手相抵，互拼内力，右手却仍然极尽变化相扑，忽然握拳击出，忽而化掌拍出。

两方距离过近，掌指伸缩之间，即可遍及对方的大穴要害，更增加这场搏斗的凶险。

欧阳统、连雪娇，都把目光集中在两人的身上，对这场搏斗的注意、紧张，尽都形露于神色之间。

双方各用一只右手，攻袭对方，由快渐次转缓，似是几招过后，两人都有些后力不断之感，但神色间，却更显得凝重起来。

只听喘息之声，传了过来，而且愈来愈重，铁木大师的光头上，也开始出现汗水。

欧阳统冷眼旁观，看那青袍人虽然不住喘息，却不见汗水。

显然，这一场互拼内功的搏斗，铁木大师已经落了下风。

但见铁木大师头上的汗水，急如涌泉，滚滚而下，脸色也变成了一片苍白。

欧阳统目睹情势，愈来愈是不对，不禁暗暗发起急来，忖道：铁木大师乃少林一代高僧，盛名卓著一时，我如出手替换于他，只怕他不肯接受，但眼下之局十分明显，如不替他下来，看情势他已再难支撑下去了。

一时间心回念转，竟然拿不定主意。

只见那青袍人身子突然向前一倾，和铁木大师相触的右掌，也同时向前推进了半尺。

铁木大师的身躯颤动了一下，身躯却被对方迫进的掌势，逼的向后倾斜了两尺。

局势愈来愈明显，铁木大师的败局已成，如不能及时替换他下来，随时有内力用尽，被震毙掌下的可能。

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头，欧阳统已无法再为铁木大师的盛名着想，重重的咳了声，大步走近铁木大师。

那青袍人疑注在铁木大师脸上，突然转投到欧阳统的脸上，冷哼一声，左掌突向前一送。

铁木大师已然到精疲力尽之境，如何还能受得他的全力一击，闻哼一声，喷出来一口鲜血，马步浮动，向后倒去。

幸好欧阳统及时而到，右掌一伸，轻巧的按在铁木大师的脊背之上，一股热流，循掌而出，直冲铁木后背的命门穴中。

铁木大师数十年坐禅修为，内功本极深厚，一得欧阳统内力相助，立时把向后倒去的身子稳住。

那青袍人眼看铁木大师已将伤在自己内劲强凌的撞击之下，却被欧阳统适时出手相助，不禁心头大怒，冷笑一声，道：“早要你们联手出战，想不到你们两个却恃身份，此刻不觉着晚了些吗？”

欧阳统也不答后，轻轻一掌，拍在铁木的“命门穴”上，低声说道：“老禅师保重身子要紧，切勿受激动气。”身子一侧，横跨两步，挡在铁木大师身前。

青袍人右手忽然一伸，食中二指疾向欧阳统前胸点了过去。

欧阳统目睹铁木落败之情，哪里还敢大意，左手一挥“腕底翻云”，横斩那青袍人的脉门。

青袍人冷笑一声，左掌一收，当胸拍去。

高手相搏，争的是掌指变化间那份迅快，青袍人收掌击敌，攻守合一而出，迫得欧阳统不得不让敌一招先机，纵身向后疾退三步。

青袍人打法忽变，左掌右拳，展开凌厉绝伦的攻势，掌击拳袭，倏忽之间，连攻七拳八掌。

这一轮急攻，衔接的严谨无比，欧阳统竟然无法从他绵密的拳掌中寻出破绽，被迫的只有招架之功。

铁木大师适时得欧阳统相助之下，一面运气调息，一面暗暗忖道：这孽徒出手的武功，全无少林手法，但招招变化，又极奇奥，不知他从哪学得，

难道我认错了人不成？

抬头看去，青袍人和欧阳统已打入紧要关头，双方攻拒的变化，无一不是一击间即可置人死地的辣手。

原来欧阳统天赋极高，一代雄主之才，自非常人可比，加上他常历战阵，久经大敌，对衡度敌我形势，默察胜负之机，更有独到之处，眼看那青袍人力胜铁木大师之能，心中顿时有了警惕，心知如若一出手即用全力和这青袍人硬行一拼，固可沾他久战力疲之光，但却非上善之策，倒不如抑技待敌，能得一窥他武功全貌，再从武功的路数上，看他的来历，追本求源，以便查出他的出身。

他想的虽然是很好，但他低估了对手的能力，青袍人一出手后，连绵的拳、掌招数，庞杂异常，忽而少林的罗汉掌，忽而辰州言门的鸡心拳，忽而武当的小天星内家重手，忽而昆仑绝学六阳掌……

这等庞杂的武功，各不相关的奇学怪招，经那青袍人一招一式的用出之后，居然能连绵相接，毫不牵强。

显然，他对这博杂的武功，都早已熟记于胸。

欧阳统原想抑技试敌的心愿，却被那青袍人辛辣奇杂的攻势，迫得有些章法自乱，不得不施出全力拒抗。

两人激斗了三四十合，表面之上仍然是个不胜不败之局，但骨子里欧阳统却被迫落下风，他不但未能看出对方的武功来路，而且已被那青袍人层出不穷的博杂怪招，困扰的有些应接不暇。

两人又相搏了五十余招，欧阳统自觉遇上了生平未遇的强敌，也明白再打下去，永不会有胜敌的机会。

原来那青袍人愈打招数愈奇，动手百招，他似是未用过一种相同的武功。

欧阳统为强敌胸藏渊博而震惊，战志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甚多。

但他为人机智，不似铁木大师一样仁厚，发觉强敌不可以力伏时，立刻改采守势，紧封门户，只守不攻心。

连雪娇虽然早知道义父武功高强，但始终未见他和人动手相搏，今日一见，果是非同小可，看情形只要打下去，不出百招，欧阳统定然落败。

青袍人虽然胸罗博杂，招招攻敌必救，已成稳操胜券之势，但欧阳统内功深厚，久经大敌，虽然遭上生平未遇的强敌，但他的拳路掌法，始终不乱，改攻为守后，门户封闭得十分紧严。

只听那青袍人冷冷喝道：“困兽之斗，强弩之末，再不束手就缚，立时将伤在我手下。”

欧阳统淡淡一笑，置若罔闻。

青袍人冷哼一声，高声对连雪娇说道：“趁那老和尚体力尚未恢复，你带着他合力攻他，不论施用什么方法，伤人为主，快些给我出手。”

连雪娇应了一声，素手一挥，向前冲去。

上官琦动作虽较那连雪娇晚了一步。但他的拳势却是后发先到，一招“挟山超海”拳势直向铁木大师前胸击去。铁木大师正在运气调息，但是两人攻势奇猛，不得不停下调息，出手招架。

上官琦仍是彪悍异常的打法，拳势起落，有如铁锤击岩一般硬打硬接。

过两人合力的攻势，敏锐不在那青袍人之下，铁木大师功力尚未复元，交手十招，已感到吃力异常。

这当儿，突闻一阵箫声，袅袅飘传过来。

上官琦听得那箫声之后，突然微微一怔，攻势顿然一停。

连雪娇目睹铁木大师落败在即，上官琦却突然停下了手，立时低声喝道：“快些攻他。”

上官琦木呆的眼珠儿转了两转，盯注在连雪娇的股上，望了一阵，摇了摇头，突然转过身子，纵身一跃，直向那青袍人冲了过去，举手一招“穿心拳”直向前胸击去。

欧阳统究竟是一帮之主的身位，眼看上官琦猛力攻向那青袍人，只得暂时罢手而退。

在他的想象之中，上官琦决然非那青袍人的敌手，是以仍然运气戒备，准备随时出手接替。

上官琦反向那青袍人攻去之后，铁木大师的威胁，登时大减，他虽然尚未完全复元，但他功力深厚，一面和连雪娇动手，一面运气调息，十五个回合之后，反守为攻。

这位心地仁善的老和尚，似是已了解今日之局，不是毒手伤敌，就要被强敌毒手所伤，是以不再客气，右手施展少林寺威势强猛的罗汉掌法，左手俟机施展金刚指，两三个照面之后，立时强弱易势，抢回主动，把连雪娇迫落下风。

那面上上官琦和那青袍人，也逐渐打入紧张的关头。

青袍人虽然胸罗庞杂，招数怪异，但上官琦的武功，似是先天的揉合了诸家之长，尤其搏斗时那飘忽不定的身形，早已和攻守之势配合一起，掌出身移，身随掌变，寓变于攻势之中。

欧阳统看两人力搏了二三十招之后，仍然是不胜不败的僵持之局，心中暗感奇怪，忖道：这人不知是如何一个出身，竟然能和这青袍人打成一个半斤八两的局面。

只听那袅袅不绝的箫声，忽然由缓转快，由慢变急，隐隐地含蕴着一片杀伐之声。

上官琦的拳势，也随着那转急的箫声，由快转变的更快，攻势也更见凌厉。

整个的相搏形势，至此有了一个极大的转变，上官琦虽无胜那青袍人的优势，但铁木大师连出少林绝学，已造成了必胜的局面。

激战中，那青袍人突然疾攻两掌，一阻上官琦凌厉的攻势，飘身而退，冷冷喝道：“住手。”

上官琦茫然一笑，突然又欺身攻了上去。

青袍人遥发一掌，推出一股强猛的掌力，再阻上官琦冲突之势，高声叫道：“娇儿，快撤回来！”

连雪娇两个飞跃，落在那青袍人的身侧。

铁木大师虽然已抢得先机，但他并未争取到绝对的优势，何况功力尚未全复，是以并未追袭。

只有上官琦仍是彪悍绝伦，猛向那青袍人冲击过去。

连雪娇一颦秀眉，横身挡住了上官琦，娇喝道：“住手。”

上官琦接下青袍人一掌之后，运全力反击过去一拳，连雪娇首当锐锋，只得挥掌接他的拳势。

哪知上官琦这一击用力甚猛，连雪娇接下一拳后，被震得一连向后退了三步。

青袍人突然向前踏了一步，低声说道：“你诱他出手。”

连雪娇素知义父的手段，毒辣无比，下令自己诱使对方出手，分明已有了借机伤人之心，不禁微微一怔。

上官琦久和连雪娇相处一起，虽然他已被药物迷失本性，但在潜意识中，不知不觉间，记忆下了连雪娇的音容笑貌，目睹连雪娇被自己强猛的拳力击退也不禁微微一呆。

这当儿，那飘传过来的箫声，也突然停了下来。

箫声一住，上官琦略见清楚的神智，立时又恢复了一片茫然。

青袍人因连雪娇延缓抗命，暗中提聚一击足使上官琦当场丧命的功力，并未发出，只冷冷地望了连雪娇一眼。

就这一刹工夫，四周几个高大的榆树上，田埂间，草丛中，突然跃下了数十人之多。

这些人一个个脸色肃然，手中分执利刀、长矛，背上斜背一个黄色包袱，看样子，也似藏有兵刃。

青袍人目光一转，见这些现身之人，并来立时拥上，只是各人抢站一个方位，构成了一个严谨的包围网，默查人数，总计四十八位。

欧阳统突然拱手一笑，说道：“滚龙王！”

青袍人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的冷冷哼了一声，默然不语。

欧阳统目睹滚龙王没有反应继续接道：“阁下的身份已然明朗，纵然装聋作哑，也不足以掩饰。”

青袍人目光乱转，打量四周形势，对欧阳统之言恍如未闻。

欧阳统微微一笑，接道：“眼下你已经被重重包围，不管你有什么人，也难逃出去了！”

青袍人冷冷喝道：“只怕未必能困得住我。”

欧阳统微微一笑，道：“穷家帮四十八杰之名，想来阁下是已经听过了？”

青袍人道：“无名小卒而已，他们比你的武功如何？”

这时，四十八杰，已然逐渐的缩小了包围，接近两人。

青袍人用传音入密的工夫，对连雪娇道：“今日之战，不论谁胜谁负，将都是个凶险杀劫的局面，你身上如若带有兵刃，不妨取出迎敌，后援最快要在一个时辰左右赶到，这一段时间，必须要支撑下去。”

连雪娇道：“女儿遵命。”

那逼近两人的四十八杰，在距两人丈余左右时，一齐停了下来。

青袍人打量了四周一阵，忽然向后退了两步，道：“快些找个后有所倚的所在，他们摆的奇门九宫阵，个中变化十分奇妙。”

连雪娇道：“退路已被他们挡住了。”

青袍人似是被四十八杰摆成的阵图，微生惊骇，不再像先前一般大意，目光不停的转动，似是在寻找阵中最弱的一环，以备动手时突破。

欧阳统突然提高了声音，道：“除了四十八杰，还有敝帮中百余精锐的弟子，埋伏四周，以阻你们赴援之人……”

## 第十七回 绝处逢生

青袍人冷笑一声，接道：“区区一座奇门九宫阵，岂能奈我何！”

他口中虽然说的轻松，但心中却是极为担忧，他明白穷家帮四十八杰，定然是逍遥秀才唐璇苦心训练而成，而且大半用心，是为了对付自己，他在穷家帮隐身十年之久，恐早已预布了很多对付自己的办法。

欧阳统听他一开口就叫出奇门九宫阵的名字，也不禁微微一怔，暗暗忖道：滚龙王果是不凡，他既能一眼看出阵式，叫出名来，也许胸罗之中，当真有破阵之策？

一时之间，双方都想不出下面事该如何，默然相持。

连雪娇借机从怀中摸出一方绢帕握在手中。

双方僵持了一盏热茶工夫之久，欧阳统空然举手一挥，道：“滚龙王……”

青袍人突然大喝一声，遥发一掌，疾向欧阳统劈了过去。

原来环围在四周的四十八杰，借两个说话的时机，已开始发动了阵势，缓缓逼近。

欧阳统奋起神勇，左掌搭在右腕之上，硬接了青袍人的一击。

他因出全力拒敌，双方掌力一接之下，青袍人被震得身躯一晃，向后退了一步，但他却借势移位，和连雪娇、上官琦，排成三角形势。

欧阳统接下青袍人一击之后，飘然跃退了一丈开外，生恐有碍奇门九宫阵的变化。

青袍人素来冷漠的声音，忽然间转变的十分慈和，叫道：“娇儿，你试试还能不能控制住那人的心神？”

连雪娇道：“女儿已经准备，万一无法控制时，只有用父王的限命五日散来对付他了。”

青袍人似是对连雪娇之言，甚感满意，微微一笑，道：“那很好，你几位妹妹，都觉得我对你特别宠爱，今日证明了我过去的观察不错。”

连雪娇接道：“女儿身受父王养育之恩，敢不竭尽心智以报。”

青袍人轻轻的咳了一声，提醒了连雪娇的注意，说道：“眼下咱们已陷入奇门九宫阵中，九宫之变，不足为奇，但九宫中混入奇遁数，其变化就不相同了……”

连雪娇道：“父王胸罗之博，已尽三韬、六略、五行、八卦，难道对这座奇门九宫阵……”她本想说对这座奇门九宫阵就无破解之法，但话将出口时，忽然觉着不对，赶忙住口不言。

青袍人答非所问地接道：“你先试试那人是否还受你的控制，能用则用，如若难再控制他的心神，及早下手把他除了，免得牵累我们。”

连雪娇暗暗叹息，举手对上官琦一招，喝道：“过来。”

上官琦目光呆呆地盯在连雪娇的玉掌之上，慢步走了过去。

连雪娇如释重负的呼一口气，道：“还好，他仍在女儿控制之下。”

青袍人急声喝道：“既然你还能控制他的心神，快让他退回原位，咱们分成三个方位拒敌。”

连雪娇一挥手，道：“快退回去。”

上官琦的举动，果然是完全在连雪娇的控制之下。应声而退，跃回原位。

青袍人道：“奇门九宫阵攻势一开始，定然是排山倒海一般的冲击过来，这一阵声势虽极吓人，但如能从容对敌，不难应付过去，咱们各据一方，互

相发掌救应。”

他话还未完，奇门九宫阵的攻势已自发动。

先听一声大喝，三支长矛、分向三人刺来。

青袍人挥掌一扫，一股潜力，逼开长矛，迎胸一拳迫击过去。

但那当先出手之人，一矛不中，立时自动向左侧横跃过去，先行避开了还击之势。连雪娇身躯空的身形一闪，避开一矛，未及还手，对手已闪跃一旁。

上官琦却施展空手入白刃的工夫，左手一挥，硬向那刺来长矛之上抓去。

那执矛人似是并无一定要击中敌人之心，刺出一矛之后，立时闪转一侧。

但第一人闪转开后，另两只长矛衔接刺来。

青袍人突然高声叫道：“娇儿，快退到我的左侧。”

连雪娇应了一声，娇躯疾闪，避过刺到双矛，跃到那青袍人的左边。

三人原成的三角位置，经此一变，成了上官琦独挡三面之势，孤零零的暴露于强敌环绕之下。

连雪娇望了那青袍人一眼，欲言又止。

青袍人冷笑一声，道：“你对他倒是很关心啊！”呼的发出一掌，震偏了刺来的两支长矛。

连雪娇道：“此刻正值用人之际，咱们只有三个，众寡之数，悬殊甚大，多一人也好多份实力，女儿的生死，虽不足异，但父王怎能轻身搏敌。”

青袍人道：“不要紧，他的武功和身法，失天之中，揉合了各家之长，咱们如能及时发掌出手，支援于他，决不致为强敌所乘……”

他微一停顿接着道：“眼下这奇门九宫阵，以不过攻势初展，片刻之后，定然将有一番猛恶绝伦的强攻，刀矛配合，威势吓人，他虽然先当锋芒，但却有惊无险，我生平之中，甚少真正的助人动手，今天要全力支援于他了。”

说话之间，奇门九宫阵的攻势，已经展开。只见长矛飞舞，光芒闪闪，挟着片片刀光，飞云滚雪一般，疾涌而上。

上官琦据位坚守，掌拍、指扫、脚踢、拳打，以闪电、流星般拍打手法，拨打那山崩堤溃般刀矛配合的猛攻。

青袍人果然是全力支援上官琦，右掌连连劈出强劲的掌力，延阻敌人攻势，左手左挥右击，守护上官琦的侧翼。

连雪娇独守后围，幅面虽大，但却毫无恶战。

原来这奇门九宫阵法，原来以守为主，那凌厉的攻势，却是唐璇别出心裁的安排，以廿四人布守阵位，另以廿四人合力攻敌，一击不中，立时转入阵位之中，这等交替转换之法，使全阵一直在不停的转动，既可收轮流休息之效，以养实力，又可混敌耳目，使人无法窥得全阵变化之妙。

任他唐璇聪明绝世，也无法把这座奇阵，调配到十全十美，此阵中最大的缺点，就是那山倒波涌的猛攻，只能集中于一方一点，无法兼顾全局，四面一齐展开猛恶的攻势。

这一来，青袍人占尽了便宜，上官琦正面拒敌，烛承险攻，青袍人躲在他身后出手，毫无受害之危。

欧阳统看了一阵，突然举起双手，互击两掌。

奇门九宫阵的攻敌方向，忽然转向一侧，矛锋刀光，纷纷指向那青袍人。

上官琦经过这一阵激剧的大战之后，人已疲乏不堪，而且当面之敌，攻势未停，无法停手，青袍人数度用掌势引动他的身体，都无法使他转动。

情势陡然一变，青袍人不得不直接力拒群敌。

连雪娇忽然清叱一声，全力向那青袍人身前冲去。

一支长矛，疾刺过来，正好迎着连雪娇的前胸。

青袍人在这危急的环境之下，似是动了慈悲心肠，大声喝道：“娇儿小心。”身子一侧，右手疾伸而出，横里一抄，抓住了那疾刺而来的长矛，奋力向前一带。

那执矛大汉，本该刺出一矛之后，横向旁侧闪开，但手中长矛，被那青袍人一把抓住，身不由主向前一倾。

一人受制，全阵被牵，那波翻浪涌的攻势，也随着为之一缓。

连雪娇斜里拍出一掌，击在那执矛大汉的肩膀之上。

一声闷哼，应手应起，那执矛大汉斜向一侧倒了过去。

只见亮光一闪，一把单刀横伸过来，挡住了那大汉倒下去的身子。

青袍人手腕一振，硬把那长矛夺了过来。

奇门九宫阵，又恢复那连锁的猛攻，又且阵势变化，也愈来愈见纯熟，攻袭的花样也是愈变愈多，有时刀矛并至，长短互济，有时四矛同袭，各攻一处，紧接着刀光山涌，排山而下，已不似先前那等一成不变的打法了。

这番恶战，足足打了一个时辰之久，奇门九宫阵的变化，愈来愈奇，连续不断冲击中，已混入了侧袭、分攻的奇变。

连雪娇虽得那青袍人掌势的呵护，但她的体力，已无法支持这等全无一点体息机会的久战，满脸汗水滚滚，娇喘不息。

上官琦的举动，也不若初动手时那般的锐利，掌势变化，渐渐缓慢。

三个人中，似是只有那青袍人还有再战之能，上官琦疲象已现、连雪娇已到难再支撑之境。

但穷家帮四十八杰排成的奇门九宫阵，攻势却仍和开始之初的一般猛烈。

原来他们相互移位，始终保持着息养实力之机，是以他们的攻势始终保持着凌厉强猛，内力源源不绝。

搏斗的形势，已很明显，再打下去，上官琦和连雪娇不是力尽而死，即是伤在对方的矛尖利刃之下。

奇怪的是那穷家帮中的四十八杰，并无伤害上官琦和连雪娇的用心，只是存心把他们活活累毙。有几次矛尖刀芒，逼袭近身却又陡然自行收回。

恶斗又延续了一顿饭工夫之久，连雪娇首先不支，娇躯摇了一摇，坐倒在地上。

青袍人本来隐身在连雪娇身后发掌，连雪娇倒坐在地上之后，那长矛利刃齐齐集中向青袍人刺了过去，青袍人初次正面临敌，大发神威，冷哼一声，双掌交错劈到，逼人的暗劲掌风，破空如啸。

此人内力深厚惊人，连发数掌，掌力愈来愈是强猛，四十八杰强猛的攻势，竟然被他交互而发的掌势，远逼到十尺开外，近身不得。

忽然间，传过来一声清喝道：“住手！”

奇门九宫阵的攻势，应声停了下来。

青袍人抬头看去，只见身着蓝衫，手执折扇的逍遥秀才，缓步走了过来。

唐璇停身在七步开外，抱拳一礼，道：“王爷……”

青袍人目光一瞥唐璇，抬头望着天际，冷冷说道：“你认为这一座区区奇门九宫阵，当真能困得住我吗？”

唐璇微微一笑，道：“虽然此阵未必能困得庄你……”他目光一掠上官琦和连雪娇，接道：“但你这随行两人，要想出得此阵，只怕不是容易的事！”

青袍人道：“纵然他们无力再战，但在我的掌力卫护之下，你们要想伤他，只怕难以如愿，不信你下令试试？”

此人生性强横无比，虽处在恶劣的形势之下，但仍然毫不示弱。

青袍人缓缓举起右掌，疾快绝伦的一把抓住了连雪娇，微一用力，提起了她娇小的身躯，左手迅快的一掌拍在她背心的命门穴上。

这一掌似是给了她极大的刺激，激发出她生命中潜力，只见她身躯突然一阵颤动，倦意顿消，娇躯一挺，站了起来。

唐璇突然长长叹息一声道：“你纵然不惜拍了她五阴绝穴，催发她生命潜力，只怕也无能闯出奇门九宫阵去。”

青袍人冷笑一声，回手一掌，向上官琦背后拍了过去。

突然间有一股疾劲掌力袭到，斜斜的震开了青袍人的掌势。

青袍人凝目望去，只见欧阳统正缓缓收回拍出的右掌，显然这一记掌风，是他发出无疑。

耳际间传过来唐璇的声音，道：“王爷小心了，奇门九宫阵再一发动，不分出胜败生死，决不再停下……”

遥遥的传过来一声长啸，打断了唐璇未完之言。

青袍人突然放声而笑，道：“我的援手已经赶到了，一刻工夫之内，局势即将大变。”

只听连雪娇清叱一声，娇躯一侧，直冲而上，玉手挥处，抓住了一柄长矛。

青袍人早已暗用“传音入密”之法，指示了连雪娇的行动，一见她出手成功，立时紧随着冲了上去。

灵活异常，变化莫测的九宫阵，因一人行动受制，全阵运转，受到了甚大的牵制，青袍人行动神速，飞起一脚，踢飞了挡在唐璇身前左方一个大汉手中单刀，左掌一挥，击在右面大汉肩头之上。

欺身施袭，出脚挥掌，几乎是一齐发动，两个大汉连闪避都来不及。

就这一瞬工夫，青袍人已到了唐璇身侧，探手一把抓住了唐璇的左腕。

环守在唐璇四周的穷家帮中高手，救应未及。

青袍人哈哈一笑，道：“任你诡计多端，这次决难再逃过我手。”

唐璇突然放声大笑，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你该看自己的危险了。”

青袍人转头望去，只见欧阳统双手托着一根长矛，距他后背的“命门穴”只不过半尺远近。

如若他一掌把唐璇拍毙掌下，欧阳统手中长矛，只一伸臂，立时将以迅猛的手法，刺入他后背“命门穴”上。

这是人身死穴之一，武功再好之人，也无法练到刀、枪不入，何况欧阳统内力充沛惊人，那矛尖又极锋利，青袍人不禁微微一怔，双目中眼珠乱转，寻思脱身之策，一面暗加劲力，扣紧了唐璇的左腕。

只听欧阳统冷冷说道：“在下手中长矛，只要再往前推进一尺，立时可刺入你‘命门’要穴之中。”

青袍人道：“我只要微一加用手劲，立时可把他腕骨捏碎。”

两人虽然彼此之间，都说的十分狠毒之言，但准也不肯抢先出手。

原来那青袍人心知自己一击，固然可以要唐璇之命，但欧阳统如若借势

向前一探长矛，立时将把自己前后胸对穿而过。

欧阳统怕他情急之下，先杀唐璇，也不敢胡乱出手。

这种对峙之局，足足有一盏热茶工夫之久，仍然是彼此相持。

但奇门九宫阵，却借两人相持的机会，开始了轮转，环排成一座严谨的包围之势。

欧阳统目睹唐璇咬牙强忍痛苦，心中大生不安之感，暗中叹息一声，高声说道：“滚龙王。”

青袍人一面寻思脱身之策，一面留心默查那奇门九宫阵的变化，但唐璇胸罗奇学，九宫阵经过他一番变化后，大不相同，青袍人默查良久，仍然看不出一点破绽，想不出一个破阵之策，正感为难之际，忽听欧阳统相唤之声，当下转过头去，目光凝注欧阳统的脸上，但却默然不语。

欧阳统接道：“今日之局，已成了显明之势，你已陷入我们重重包围之中，别说在下这手中长矛一推，可立时置你于死地，纵然这一矛刺你不死，你也难以脱出奇门九宫阵去……”

青袍人冷笑一声，打断了欧阳统未完之言，说道：“在下没有兴趣听你说教，什么事应快说出来。”

欧阳统道：“你们以寡对众，自是不敌，本帮主向不愿伤初次和敝帮结怨动手之人，只要你先行放开唐璇，本帮亦可放你三人离开。”

唐璇正待开言劝阻，那青袍人已抢先说道：“好吧！我先放贵帮中的军师。”说完，果然当先放开唐璇左腕。

欧阳统想不到他说放就放，而且又放的这般豪气，只好一摆手，下令道：“你们闪避开去，让开一条出路。”

穷家帮素来规令森严，一听欧阳统喝叫之言，立时纷纷向一侧退去。

青袍人退后一两步，一伸手抓住了连雪娇，大步向外走去。

连雪娇回顾了上官琦一眼道：“要不要带他一起走呢？”

青袍人道：“现在强敌环伺，待机而攻，不用带他走了。”

连雪娇道：“留他在这里，岂不是增强了敌人一分实力。”

青袍人略一沉吟，道：“好吧，你带他走。”

连雪娇一招手，低声喝道：“过来。”

上官琦听话无比，果然依言走了过去。

唐璇舒展一下手臂，微微一笑，接道：“今日一别，不知咱们何日才能再见，小弟这里送行了。”

青袍人冷哼一声，道：“再见面我非要把你震死掌下。”

唐璇一笑，道：“你杀我时机已逝，咱们一番同门情义今日尽绝，念适才你手下留情，未把我震伤掌下，小弟今日也网开一面，从此之后，势成水火，不再相让，生死胜负，凭决于胸罗韬略，前程珍重，恕我不再相送了！”

青袍人目光缓缓由唐璇和欧阳统脸上掠过，冷笑一声，转身慢步而去。

连雪娇紧随身后而行，上官琦却茫然随行在连雪娇的身后。

只听几声长啸，遥遥传了过来。

欧阳统回头向那长啸声处，望了一眼，道：“滚龙王的援手赶来了。”

唐璇摇头一笑，道：“虚张声势而已，如若他真有援手赶来，决不会掉头而去。”

欧阳统对他料事之言，一向信服，立时搬转话题，说道：“先生和那滚龙王，相识甚久了吗？”

唐璇沉重的叹息一声，道：“何止相识，我们还有一段时间的同门之谊……”

他仰脸望天，沉吟了良久，说道：“这件事已经存放在我的心中很久了，今天我对两位一吐为快。”

唐璇折扇轻挥，席地坐下点头笑道：“当今之世，除了我之外，只怕很少有人了解他出身来历了……”

他突然停下口来，凝目沉吟，似是思索从哪里说起。

欧阳统和铁木大师，也借机坐了下去。

只听唐璇说道：“说起我们这一段同门之谊，也是件十分奇怪的事，我比他先入师门数年，但他却后来居上，当了我师兄。”

铁木道：“武林中的规矩，大都是以入门的先后排行，很少以年岁决定长幼之序。”

唐璇道：“一方面固是他长我年岁较多，但最重要的是他一切都比我强，他是个天才横溢的人，不论文事武功上，都有着甚高的成就，我已逝恩师虽然明知他内藏奸险，必为一代枭雄，但因我的先天体质，不适练武，纵然以毕生精力以赴，也难到炉火纯青之境，不忍使他一身绝技失传，才归门下，授以武功。”

铁木突然插口说道：“令师既能训教出来像你这般的人才，难道就不识人于传技之后吗？”

唐璇微微一笑，道：“问的好，起初两年，我那授业恩师，基于良材难求之心，抱了人定胜天之念，把他收到门下，但等到发觉他心术难改，枭毒天生之时，已经为过晚了，为形势所迫，不得不继续传授他文略武学，只有文略旁术之上，隐精藏锐，使他无法尽得奥秘。”

铁木大师脸色忽然一变，道：“他可是暗施诡谋，强迫令师授他绝艺么？”

唐璇道：“大师猜的不错，他用什么方法逼我授出恩师传授武功一事，迄今为止，在下一直不曾追查出真象，借蛛丝马迹，就情论判，家师确为情势所迫，不得不尽授本身武学……”

他黯然叹息一声，接道：“当时情势，回想起来实是惊险异常，他所以不肯伤害于我，无非因为我不通武学，在他想象之中，一介寒儒，手无缚鸡之力，决难和他争雄于武林之中；二则家师传授于他的奇门遁数，谋略算计之时，暗藏玄机，使他自觉似通非通，替晚辈留下生机，他为了要和我研讨那奇门谋略，必需留下我的性命……”

欧阳统道：“轻师侮弟，返学武功，这人的心术，可算得毒辣无比。”

唐璇摇挥一下折扇，接道：“有一天他突然不告而别，不知行踪何处，家师趁机把我召到身前，告诉我他死期将至，并把他老人家预先写成的遗嘱，交与在下，嘱我即时离开此地，养晦于黄山逍遥草庐，并要我把那遗嘱藏在一处隐秘所在，不得随便拆阅，直到我离开那‘逍遥草庐’，自觉安全无虞之时，再行拆阅。”

铁木大师问道：“你和令师那次一别，就没有再见过面吗？”

唐璇道：“我素对恩师崇敬，虽觉他言中含意极深，却不愿追问，当时就收了遗嘱，拜别恩师，赶往‘逍遥草庐’。那地方本是家师昔年读书别墅，其中藏书甚丰，我在那里倒是自自在在读了了一年的书，但心中一直念念不忘家师的安危。”

铁木大师道：“令师兄也没有追踪找去过吗？”

唐璇道：“初读于‘逍遥草庐’，还不觉得什么，但过了半年之后，思念恩师之情，与日俱增，一年之后，有如渴骥奔泉，难以遏止，正想赶回恩师养心之处，一探究竟，我那不告而别的师兄突然赶到‘逍遥草庐’，他只匆匆告诉恩师已死，临死之前，告诉他我在‘逍遥草庐’整理他的存书，特地赶来探望于我。”

他微微一顿，叹道：“虽然我已早得知恩师预嘱死期将至，但听得此讯之后，仍然难以按捺悲伤之情，不禁放声而哭。”

唐璇似是说到了伤心之处，目中泪光濡濡欲滴，他挥手拭去目中泪水，接道：“我虽为恩师死讯震动，但心神尚未全乱，暗察师兄神情，却毫无悲戚之容。”

欧阳统道：“那时他如动了杀你之心，今日武林，将又是一番形势。”

唐璇道：“我默察他不但毫无悲凄之色，而且眉宇间隐泛杀机，心中疑念大动，念转慧生，停住了哭声。他见我悲苦不深，神色渐渐和缓，约略的告诉我恩师逝世之情后，就提出了一些神算之术，考问于我……”

他仰首望天，缓缓接道：“当时情景，我已知道他心中不怀好意，三五句答覆言，极可能决定我生死命运，我如装出愚无所知，可能启动他的疑心，陡然施出毒手；但如太露锋芒，亦可能招致他忌妒之心，杀我于‘逍遥草庐’之中。略经忖思，故沉思之状，费时一个时辰之久，才把那考问之题，解说清楚，一愚之得，使他消去了胸中杀机，既觉我可以助，又觉我才具平庸，不足以当大任，当下给我一条禁约，限制我的活动，不得超过百丈之外，一出百丈，可能招致凶死惨祸。”

铁木大师道：“此后，你就被他轻囚在‘逍遥草庐’之中了吗？”

唐璇道：“不，他每隔一月两月不等，总要赶来‘逍遥草庐’一趟，提出了甚多疑难之事，和我研讨，我虽不会武功，但胸中熟记甚多武学要诀，他和我谈论的问题，也十分博杂，包罗武功行略，以及用毒、炼丹等等，每论一事，我都为他拟思了三种策略，在我的心目之中，暗把那拟思策略，分作了上中下三策，大部都以中略相告，我默察他的反应，凡是提出中策，他只不过微微一笑，但偶一提出上策时，他不是击案赞赏，就是面泛杀机。把目光凝注到我的脸上……”

只听一阵响彻云霄的号角之声，传了过来，打断了唐璇未完之言。

铁木大师回头望了欧阳统一眼，道：“欧阳帮主，这号角声可是贵帮中弟子所发？”

欧阳统摇摇头道：“不是。”

铁木道：“那是滚龙王援手来了？”

唐璇道：“大师尽管放心，我对他知道甚深，如若他真有援手赶来，决不会失响起号角之声。”

铁木大师忽然叹息一声，道：“老衲有几句不当之言，想问先生一声。”

唐璇道：“什么事？”

铁木大师道：“令师兄的真正面目，先生可曾见过吗？”

唐璇点点头道：“见过。”

铁木道：“他的右颊之上，可有一道很深的刀疤痕迹吗？”

唐璇道：“不错，大师怎的知道？”

铁木激动的叫道：“孽障！果然就是他了……”

这年高望重，跳出三界外的老僧，突然泛现起一阵激动之情，黯然的叹

息一声，道：“三十年前，我们少林寺也发生了一件孽徒杀师的事，那在逃的孽徒，为了要学一种少林寺的绝技逼死老衲的师兄青木大师，就情论断，那孽徒几乎已可确定是你那逼死令师的师兄了！”

唐璇道：“他确是一个心地阴毒，手段毒辣的人，如非欧阳帮主，及时的赶到黄山‘逍遥草庐’，只怕我也为他的辣手所害。”

忽只见一人疾逾奔马一般，飞驰而来。

唐璇一皱眉头，道：“这来人可是柏公保吗？”

欧阳统道：“不错，他已从江南赶了回来，不知带回了什么消息？”

说话之间，来人已奔行到几人身侧，正是神行柏公保。

只见他满身尘土，一脸风霜，足登薄底快靴，已经跑的破烂不堪。

相距欧阳统还有六七步，立时停了下来，抱拳当胸，高声说道：“见过帮主。”

欧阳统一挥手，道：“辛苦了。”

柏公保转身对唐璇欠身一礼，道：“见过先生。”

唐璇折扇斜挥，道：“不用多礼。”

欧阳统道：“你可见到云庄主？”

柏公保道：“云九龙没有见到，但却见到了云夫人？”

欧阳统一皱眉头，道：“云夫人从来不见外人，以我和云九龙的交情，都未能见到她，你如何能够见到？”

柏公保道：“属下也是甚觉奇怪……”

他似是突然觉得自己这等说法，太过没有章法，纵然说上一两个时辰，也是无法说的清楚，当下重重咳了一声，说：“属下奉了帮主之命，赶去江南，投入帮主名柬，求见云庄主！”

欧阳统道：“云庄主不见，由夫人代为接见于你？”

柏公保道：“那门上管事之人，把我带到一座精舍之中休息，只告诉我柬帖已经递了进去，但几时见面，却是没有一定，让我在精舍之中等待。”

欧阳统缓缓点头，默然不语。

柏公保目睹帮主听得甚留心，接道：“我原想云庄主架子再大，但我以帮主赐柬求见，决然不再端架子，等人之事，也就不过是个把时辰，哪知一等就是两三个时辰之久，由辰至午，毫无讯息，两个小丫头，给我送上午饭，看样子，还有一阵时间好等，想他敢这般藐视帮主的威名，心头怒火大起，满满一桌菜肴，被我一手翻去……”

他转脸向欧阳统望去，只见他脸色之上，毫无怒容，才理直气壮地接道：“我这一阵大闹，又惊动了那管事之人，他说云庄主事情太忙，无暇接见于我，如若我不能耐心等待，可以先行请便……”

铁木大师道：“阿弥陀佛，这位云施主，架子当真是大。”

欧阳统心知云九龙和少林寺，有过过节，当下微微一笑，接道：“云九龙才气纵横，这一代武林中人，他要算得一个杰出之士了。”

唐璇低声接道：“以后的事呢？”

柏公保一看唐璇也很用心听自己的话，不禁精神大振，接道：“我一听云九龙这等藐视我们穷家帮，心头更是恼火，当场大闹起来，那精舍中所有名画花瓶，都给我摔个片片碎裂，那管事之人，本想出手阻拦于我，但却不知何故，竟然忍了下去，要我再等上半个时辰，我一听大闹的目的既达，当时就停了下来，那小子这一次倒守了信用，半个时辰之后，果然带我向内院

走去……”

唐璇道：“他在沿途之上，嘱咐你甚么话吗？”

神行柏公保似在回想那人之言，沉吟了片刻，道：“他说云夫人，从未代庄主接见过客人，我见她之后，说话时应该小声一些，不许惊骇了她。”

唐璇点点头，道：“你见过云夫人吗？”

柏公保接道：“他带我穿过了几重庭院之后，到了内宅，把我让入一座布设精巧的客室之中，那人就很快的退了出去。”

欧阳统忽然轻轻叹息一声，道：“以后的事，怎么样了？”

他望了唐璇一眼，接道：“当时我心中虽然焦急，垂帘启动，由内室走出两个绿衣小婢，一个全身素衣夫人……”

欧阳统道：“以后呢？”

柏公保道：“她从衣袖之中取出一封书信，交给那身侧青衣小婢，又把书信转交给我，她告诉我帮主的简柬，她已经看过，一切事情，她都写在那封信中，叫我将这信亲交帮主，而且再三嘱咐于我，要珍收这封书信，不能遗失。”

欧阳统缓缓伸出手去，道：“信呢？”

柏公保探手入怀，摸出一封密封的函件，双手平伸，恭恭敬敬地递了过去。

欧阳统目光一瞥那白色封套，道：“好啦！你可休息一下了。”

柏公保抱拳一礼，转过身子，大步而去。

唐璇突然一挥折扇，道：“帮主。”

欧阳统正待拆函而阅，听得唐璇一叫，只好停下手来，说：“什么事？”

唐璇道：“属下有个不情之求，不知帮主是否能预见允？”

欧阳统道：“先生有事，尽管请说。”

唐璇道：“帮主手中之函，可否先给属下过目一下？”

此一请求，大大出了欧阳统的意料之外，不禁呆了一呆，道：“这个，这个……”也为难的这个了半晌，道：“先生既然一定要看，自无不可，欧阳统对先生，当无可保之秘。”缓缓把信递了过去。

唐璇接过书信，映着日光一照，说道：“帮主可识得云夫人的笔迹吗？”

欧阳统点点头，默然不语。

唐璇突然放低了声音，道：“如若帮主愿听属下之言，这封信，还是不拆的好。”

欧阳统道：“为什么？”

他忽有所悟的啊了一声，道：“先生可是思虑到这信中有毒么？”

唐璇正容说道：“一时之间，属下还难断论，但此信对帮主有害无益，属下却敢断言……”突然提高了声音，叫道：“柏公保。”

柏公保不愧有神行之名，他迢迢奔了千里行程，精神竟仍然甚好，并未退下休息，只站在侧，闭目运气调息，一听唐璇呼唤，大步走了过来，欠身说道：“先生有何吩咐？”

唐璇缓缓把手中书简递过去，说道：“好好保管着这封书简，无我之命，任何人不得取阅。”

柏公保证了一怔，接过书简，道：“如若帮主要看呢？”

欧阳统轻轻叹息一声，道：“把我也算在内吧！”

柏公保应了一声，重又把那书简揣入怀中。

铁木大师站在一侧看的莫名奇妙，心中暗暗忖道：“才人多怪僻，也不让欧阳统拆阅书简，不知如何用心？”

欧阳统神色凄伤，沉吟了片刻之后突然仰脸长长吐一口气。

这一口气，似是吐尽他窝藏在胸中的情怀、忧闷，颓丧的神情，忽然为之一振，回头对唐璇说道：“滚龙王的身世，已从先生口中听出大部，此人留着终是祸害，但他狡猾狠毒，前无古人，今天如错过了围歼他的时机，只怕今后难再有这等机会了。”

唐璇微微叹息一声道：“刚才动手，我默察形势，他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似是逐渐体会到奇门九宫阵的变化之机，如若再打一阵工夫，不难被他识破个中奇奥……”

他微微顿了一顿，道：“我忘了一件事啦，‘逍遥草庐’中年余相处，他已经学去我胸中十之七八，出奇制胜，一举而降眼于他，并非大难之事，但如给他一段时间体会，恐怕就无法难得住他了。”

欧阳统道：“除大奸，杀巨恶，自是不必太注重小节，如若我和铁木大师联袂出击，可否能迫使他就范呢？”

唐璇道：“就我所知，他身上暗藏着几种绝毒的暗器，奇门九宫阵的连环迫使他无法施展出手，如若被他瞧出破绽，或是把他迫急，让他施展出那绝毒的暗器，只怕今日之局，要闹个两败俱伤。”

欧阳统道：“就这般放他而去，未免太可惜了，何况先生归隐在即，今后料敌斗智之上，穷家帮已经输人一筹了。”

唐璇沉吟了一阵，道：“帮主但请放心，滚龙王一日不除，在下就一日不离穷家帮。”

欧阳统转弯抹角，无非就是想引出唐璇这一句话，当下喜极忘形，抱拳一个长揖，道：“欧阳统代我穷家帮上下三代，向先生致谢。”

唐璇扑身拜倒，道：“帮主如此垂爱，叫我如何敢当！”

欧阳统伸手挽起唐璇，双目中泪光濡濡欲滴的说道：“穷家帮能有今日，完全是先生所赐，十年相处，欧阳统早已视先生如我双目双臂，如若先生一走，欧阳统就手目具失……”

唐璇道：“帮主言重了。”

铁木大师突然合掌当胸，说道：“老衲为我武林同道请命，极感谢先生应允留在穷家帮。”

唐璇急急欠身还了一礼，道：“一介寒儒怎敢当老禅师这等颂奖。”

唐璇仰脸望望天色，道：“从现在开始，滚龙王已把咱穷家帮看成了眼中之钉，中原武林道上，即将掀起一场血雨腥风的恶战，十日之内，滚龙王必将调集属下高手，和咱们穷家帮决一死战。”

他的语气，十分肯定，不知是否有意给铁木大师听？

欧阳统忽然一皱眉头，道：“那滚龙王，是一位气度很小的人吗？”

唐璇点头说道：“他是个气量狭窄，心地阴沉的人，在目前他决不肯忍受任何挫折，略受小挫，必将全力报复，但如他自知不能抵抗对方之时，却又将蛰伏不动，等待机会，眼下还是他全盛的时期，‘滚龙王’三个字，已在江湖上建立起神秘的权威，今日受挫事小，揭穿他来历事大，同时他也将发现目下和他正面为敌的，并非九大门派中人，而是咱们穷家帮……”

铁木大师接道：“滚龙王志在谋图我武林同道，拒抗强敌，并非贵帮一帮之责，老衲原来要赶回少林寺请命掌门方丈，但此刻主意又变，决心留此，

受命先生的调遣，以拒强敌。”

唐璇笑道：“滚龙王武功诡奇，身兼各家之长，除了老禅师和敝帮主这等武功，尚可抵拒一时之外，只怕难有几人能够和他颉颃，老禅师志愿留此，在下感激不尽，但若有误贵寺中事，那就大可不必了……”

他微微一笑之后，又道：“在下倒有一个两全其美之法，大师在武林中的身份、享誉，都极崇高，留此除了抗拒强敌之外，且可调和各大门派中高手的冲突，据在下接收的各处讯报，似是各大门派，都派出高手，赶来中原，这一点倒是叫在下想它不透！”

铁木大师道：“他们可是为追查那滚龙王的形踪而来吗？”

唐璇笑道：“滚龙王形踪诡秘，化身多种，他的形踪，决非一般人可以查觉……”

他忽然轻轻叹息一声，道：“这些人不约而同的赶来中原，已使人百思不解，更奇怪的是这些人想把自己神秘起来，尽量不让人发觉行踪，每人的举动，都是鬼鬼祟祟，叫人无法测透他们在耍的什么花枪。”

铁木大师道：“有这等事？”

唐璇淡然一笑，道：“除了各大门派之外，尚有很多平常难得在江湖上露脸的人，也纷纷赶来中原，因此，目下中原道上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铁木大师陷入了沉思之中，过了良久，似是仍然想不出原因来，只好抬头问道：“先生的论断呢？”

唐璇道：“这些人来的太过突然，一时之间，谁也不能预测出原因何在，但蛛丝马迹，亦非毫无迹象可寻，以在下的论断，当是那滚龙王预作的安排。”

铁木大师奇道：“滚龙王预作的安排？”

唐璇道：“不错，滚龙王只需放出一传言，或是指令他派潜在各大门派中人，设作一套说词，就不难造成这一片混乱之局。”忽然仰天大笑了一阵，接着道：“他唯一失策之处，就是未料到我在穷家帮中准备了十年岁月。”

铁木摇头说道：“老衲还是想不到，设作怎样一套说词才能使各大门派，都遣人赶来此地？”

唐璇道：“在下举例出来，大师就不难明白了。”

铁木大师道：“愿闻高见。”

唐璇道：“如若你们少林中一位弟子告诉你，他发现了传扬于江湖的三室的下落，不知老禅师如何处理？”

铁木大师若有所思的啊了一声，道：“如以老袖在少林寺中的身份而论，一面派人请命于掌门方丈，一面轻骑下山，追查那三宝下落。…

唐璇微微一笑，道：“滚龙王的计谋，决非如此单纯，他必将设法安排一场使各大门派自相火拼之局。”

铁木合掌欠身宣了一声佛号，道：“先生的才思议论，字字真知的见，句句叫人心折。”

唐璇道：“因此，在下劝请老禅师留在此地，以大师在武林的身份，调和各大门派中人的冲突。”

铁木大师目光一掠欧阳统道：“欧阳帮主的声誉，隆过于老袖何止十倍……”

唐璇接口笑道，“想那滚龙王安排下这混乱的大局，其主要用心，还在对付我们穷家帮了。”

铁木大师道：“老袖从命就是。”

且说那青袍人冲开了奇门九宫阵，带着连雪娇，上官琦，一直向正南行去。

连雪娇看他奔行的方向，异常荒凉，又非来路，心中甚感怀疑，但又不敢多问。

她开始付思，如若滚龙王不愿把今日小挫之事传扬出去，极可能杀自己和上官琦以灭传言之口。

付思之间，青袍人忽然停下脚步。

连雪娇抬头望去，原来停身在一座十分荒凉。阴森的乱坟中。

青袍人冷肃的目光，一瞥连雪娇，道：“孩子，我待你如何 y 连雪娇道：“辛情人：海/青袍人咧嘴一笑，道：“很好，你就动手挖个坑吧/

连雪娇道：“女儿遵命。”缓缓伸出一双纤巧嫩白的玉手，月光映照之下，只见白中透红，十指尖尖，当真是极尽纤巧玲珑之胜。

她自惜自怜的叹口气，缓缓提聚了真气，贯注在双臂之上。

那嫩白纤巧的十指，登时变成一片血红，较平常粗胀了一倍。

连雪娇双手挥动，在地上挖掘起来。

这一片沙石混合的土地，虽不怎么坚硬，但那尖棱的砂石，有如刀锋一般的锐利，连雪娇虽已运集真气，但仍被那尖棱的石子划破了几处血口，鲜血淋漓，但伤口却被砂土所弥。

她希望由双手的破伤，能得到义父一些同情、怜惜，缓缓抬起头来，道：“女儿的双手被石子划破了！”

青袍人唔了一声，道：“还好，如若伤到经脉，只怕你已因失血过多晕了过去。”

连雪娇道：“义父说的是。”这一句话似是用了她全身的气力，才说了出来，每一个字中，都充满着无比的辛酸和伤痛。

她迅速的垂下头去，双手交替挥动，显然，她希望借急快的工作效率，掩饰她内心的伤痛，和神色间的愤懑。

她开始暗自分析当前的处境，充满着凶险和死亡……

她后悔为什么不早把解药交给上官琦服用下去，如若上官琦服过了解药，此时合两人之力，还可以作一次最后的反抗，虽然未必能逃过义父的毒手，但如搏斗能惊动穷家帮的人，那就可得到生机。

她素知义父的阴险多疑，是以一直不敢抬一下头和停一下工作的双手。

不大工夫，已然挖掘成三尺深浅，四尺长短，二尺宽窄的土坑。

原来那一层沙石下都是松浮的黄土，是以愈到后来，她工作的速度和成效愈大。

只听那青袍人阴沉的说道：“好啦，你可以停下来，休息休息。”

连雪娇停下手来，缓缓站起了身子，退后了两步，站在上官琦的身侧。

青袍人仰脸望着天际，说道：“孩子，你要那人躺在这土坑之中，填上沙石把他活埋了！”

连雪娇似是早已预料到青袍人要这般说，所以毫无惊愕之感，回头望了上官琦一眼，低声问道：“他的神志虽然受制，但如让他自动倒卧坑中，不知他会不会听？”

青袍人冷然一笑，道：“你要他走近我的身边来。”

连雪娇疾快地向后退了两步，低声喝道：“过去。”

上官琦茫然一笑，慢步走了过去。

青袍人暗中运集了真力，缓缓地举起了右掌。

只要上官琦一走到那土坑边缘，他即将一掌劈去。

连雪娇忽然生出一种唇亡齿寒之感，上官琦如被那青袍人一掌震毙后，死亡立刻就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

一种潜在求生的欲望，激发了她反抗的意志，突然大声喝道：“义父！”

那青袍人似未料到，她敢这般疾言厉色地和自己说话，不禁微微一怔，道：“你可是发了疯吗？”

连雪娇已料定了今日难逃死亡之劫，反抗的意志极为坚决，当下反唇相讥道：“女儿不发疯，只怕也活不过今日了。”

青袍人缓缓放下右手，道：“单凭你这一句话，就该立时处死。”

逢雪娇道：“如若义父不念咱们一场父女情意，女儿也不愿甘心受戮。”

青袍人冷笑一声，道：“我不信你敢反抗。”

连雪娇道：“义父步步相逼，女儿已退无可退……”

她突然长长叹一口气，满脸泛现出乞求之色，接道：“如若义父愿放我一条生路，女儿愿意隐名埋姓，遁迹深山，亦不再在江湖之上出现。”

青袍人道：“好啊！你竟敢和我讨价还价起来了！”

连雪娇突然纤手一抬，尖声叫道：“回来。”

上官琦返身一跃，落到了连雪娇的身侧。

她早已有了准备，迅快地从怀中摸出一粒丹药，投入上官琦的口中。

青袍人一生之中，从未想到过自己的属下，竟然敢反叛于他，一时之间，竟然呆在当地，良久之后，才纵声而笑道：“你几位妹妹说的不错，我该早杀了你……”

青袍人两道冷峻的目光，缓缓由上官琦、连雪娇的脸上掠过，接道：“你仔细想一想，几个背叛我的人，谁不是身受惨刑而死，念我们一场女儿之情，我已经对你格外施恩了……”

他突然抬头望着天际，道：“你不是很喜欢他吗？论他的武功，也确实值得生同罗帏死同穴，一个人，不论男女，能和他的心爱之人，同葬一穴，那该是一件何等欢乐之事……”

他的声音，充满慈和，一声声死亡的召唤，是那样动人心弦。

连雪娇似是被他说的有些动心，不自觉的把目光投到那土坑之中。

青袍人道：“咱们总算父女一场，岂能毫无情意，我实在不忍出手杀你……”

他微微一顿之后，又道：“但此刻的形势，已成了势难两全之局。”

连雪娇脸色一变，道：“好吧！反正我也难以逃得过你的毒手，如其被你杀掉，倒不如我自绝的好。”

目光一转，投注到上官琦的脸上，凄凉一笑道：“咱们一起死吧！”缓缓举起右掌。

这当儿，突然响起了一声长啸，一条人影，疾如流矢般，划空而来，倏忽之间，已到两人的身前。

只听那人影大声喝道：“不要动我大哥。”

连雪娇回头望去，只见一个似人似猿之人，横挡上官琦的身前。

青袍人似是为这人奇快的来势所震慑，微微一怔，才道：“你是什么人？”

来人正是袁孝，他虽已可听懂甚多人言，但口齿尚未能运用自如，心中

虽是明白，但却讲不清楚，当下重重的咳了一声，道：“他是我的大哥，我是他的兄弟……”

他自认这几句话，讲的已十分清楚，但别人听来，却仍是有些不大明白。

青袍人哼一声，道：“你的大哥怎么样？”

袁孝道：“我的大哥，不许任何人动他一下。”翻腕从背上取出一管箫，放在口中吹了起来。

青袍人一听之下，立时辨出这声音极是耳熟，像是在哪里听过。

只见他一双圆圆的大眼睛凝注在上官琦的脸上，口中吹起的箫声，愈发紧急。

青袍人突然施展千里传音的工夫，对连雪娇道：“娇儿！你运集起所有的功力，点中他身后‘命门穴’，可免你一死。”

因为和袁孝相距在五尺以上，而且又是对面而立，如若他有行动，势必要被袁孝发觉，连雪娇就在他的身后不远之处，只要一伸右臂，立时可遍及他全身要穴。

连雪娇听到那箫声之后，有些迷乱的神志，突然清醒过来。

她年龄虽然不大，但饱经忧患，心机甚深，故意提高了声音，说道：“义父可是要杀死他吗？”

那闭目而上的上官琦突然睁开了双目，两道炯炯的神光，掠过袁孝，投注在连雪娇的脸上，双眉不停的耸动，似是在逐渐恢复神志记忆。

袁孝突然收了竹箫喜道：“大哥。”

只听连雪娇急急叫：“快闪开去。”

袁孝一听那呼叫之声，突然一把抱住了上官琦，横向旁侧让开三尺。

一股凌厉的指风，疾由他身侧冲过，如非连雪娇呼叫及时，两人势非为那指风扫中不可。

青袍人冷哼一声，道：“好啊！你真敢背叛我了。”

连雪娇凄然一笑，道：“不论我是否背叛义父，但我已难得义父见容……”

她一瞥上官琦接道：“义父常常相授默察敌我形势，当前之情，甚是明显，只有我们三人合力联手，或可有一分生存之望。”

上官琦似是已恢复了所有记忆，低声喝道：“兄弟快放开我。”

袁孝依言松开手臂。

上官琦两道眼神凝注在那青袍人的脸上，道：“咱们见过面吗？”

青袍人也似被他这一句相问之言，触及起什么回忆，缓缓点头，答道：“不错，我们好像见过？”

他微一停顿之后，又道：“凡是和我面善之人，大都作过我掌下游魂！”

上官琦忽然一跳而起，道：“我想起来了，你就是把我打入千丈绝壑的青衣人了……”

青袍人突然冷哼一声，一晃身直欺过来。

只听袁孝大声喝道：“不要碰我大哥。”左臂一挥，直扫过来。

青袍人冷笑一声，攻向上官琦的右手不变，右臂暗运真力，横里一推，迎向袁孝的右臂。

他行气似珠，运劲若钢，原想在这一击之下，震断袁孝的手臂，哪知一触，但觉对方手臂，坚逾精钢，竟是毫发无伤，心头大生惊骇，暗暗忖道：看不出这似猿似人之物，竟然有着这般深厚的内力？

青袍人被迫退三四尺后，才稳住疾退之势运功反击，倏然之间，连续拍

出五掌。

这一阵急快反击，不但把袁孝交迫得攻势挡住，且由劣势，变为优势。

只听袁孝长啸一声，双手齐出，连环攻击过来。

青袍人一失神，已被袁孝抢去先机，一轮急攻，竟将青袍人迫退了两三步远。

连雪娇暗中提聚真气，准备随时出手相救袁孝，因为在她的生命过程，从未见过有人能和滚龙王单打独斗个半斤八两，不分胜负。

袁孝打的性起，清啸一声，纵身而起，悬空打了一个转，头下脚上的向那青袍人扑了过来。

青袍人右掌突然一抬击出，掌心硬和袁孝毛茸茸的右手相触。

这一掌他存心把袁孝毁伤在强猛的内力之下，蓄集在掌心的内劲，突地一并推出。

袁孝悬空的身子，被这股强猛的内劲一震，人如断线风筝一般，直向空中飞去。

上官琦吃了一惊，身子一横，拦住了青袍人，一语不发挥掌击去。

青袍人一掌震飞了袁孝，心中似是异常高兴，右手骈指一点，迫得上官琦自行收回了招数，左手忽然横里击出，遥发一股掌力，击向连雪娇。

连雪娇自见袁孝被青袍人震飞之后，早已想出手帮助上官琦，免得上官琦受伤之后，余下她一个人，更是无法拒敌，此刻一见青袍人掌力劈来，立时双掌平胸，一齐推出。

上官琦突然全力发出一掌，攻击侧背，迫得那青袍人不得不挥掌硬接，右掌平伸，接下一掌。

由于上官琦及时出手，迫的那人分出一半实力拒敌，原本推向连雪娇的内力，减少甚多。

只听两声轻震，上官琦、连雪娇同时后退一步。

这青袍人的功力，深厚无比，虽然分拒左右强敌的夹击，仍然占尽上风，上官琦、连雪娇都被他强劲的内力，震得有些半身麻木，腕骨如折，如若对方不是把内力分拒两面强敌，集中全力攻向一人，势非被当场震毙不可。

两人虽未受伤，但在未经运气调息之前，已无再战之能。

这时，只要那青袍人及时再发一掌，两人都将要伤在那青袍人的掌下，幸得袁孝及时而到，挥手一掌，当胸击去。

青袍人双目中神光闪动，满是杀机，冷笑一声，道：“当世武林高手，能接得我一掌的人，我必要杀他而后甘心，你既能接得这一掌，今日就别想生离此地了。”说话之间，拳脚并出，刹那间掌影飘飘，攻击之处尽都是足以置人死命的要害之穴。

袁孝凭仗天赋的强健体魄，和巧妙的招术，硬架巧对，竟然支持二十余合之多。

但二十合后却被那青袍人绵连的奇攻，迫得有些手忙脚乱应接不暇。

忽听那青袍人冷哼一声，突然暴退五尺。

袁孝却呆呆的静站原地不动。

上官琦看出情形不对，纵身一跃，直飞过去，急急叫道：“袁兄弟。”

袁孝凝呆的双目，缓缓移注到上官琦的脸上，茫然一笑，张嘴喷出一口鲜血，倒跌在地上。

上官琦吃了一惊，伸手向袁孝抓去。

手指将要触到袁孝的衣服之时，心中突然一动，右手又疾快的缩了回来。转脸望去，只见那青袍人微闭双目而立。

连雪娇急走了过来，低声对上官琦道：“你兄弟受伤很重。”

上官琦点点头，高声对那青袍人道：“你可也是受了伤吗？”

青袍人双目突然一睁，冷笑一声，道：“你是自绝呢？还是要我动手……”话声初起，掌势已迎胸拍到。

上官琦知他内力深厚，非自己能敌，不敢硬接对方的掌势，食中二指，一骈“画龙点睛”，直向青袍人脉之上戳去。

青袍人右腕一挫，收回掌势，左手“分花拂柳”，平胸扫来。

上官琦双拳齐出，争取主动，倏忽之间，连攻五拳四脚。

那青袍人突然间，却变的不肯还手，只一味封解上官琦攻来的拳招。

连雪娇站在一侧观战，粉脸神情屡变，似是正在思索难题。

青袍人一面闪避着上官琦的攻击之势，一面却留心的察看着上官琦的掌路，似是要从他的拳路招数中，寻出一点失去的记忆。

连雪娇经过了一番深思之后，突然转过身子，急急走到袁孝的身侧，一把抱了起来。

她手中早已握着一颗丹药，迅速地投入袁孝的口中，然后放开了袁孝，疾快地转回到适才停身之地。

青袍人的全副精神，仍然贯注在上官琦拳脚之上，眼中疑光闪闪，似是从他的拳脚招数中，怀念起一位故人。连雪娇暗暗松一口气，回目相望着两人动手的情形。忽见那青袍人身子一侧，疾快的向后退开三尺，道：“住手。”

上官琦依言停下了手，道：“什么事？”

青袍人目光移注到连雪娇的脸上，道：“娇儿！他可已神智尽复吗？”

## 第十八回 黑衣卫队

连雪娇道：“完全恢复了。”

青袍人两道冷峻的目光，一瞥躺在地上的袁孝，迅快地投注到上官琦的脸上，道：“你的武功，和那半人半猿之人手法，甚多相同之处，可是同为一师相授吗？”

上官琦道：“是又怎么样？”

青袍人突然把目光投注遥远的天际，道：“你如能告诉我，那传授你武功之人，现在何处，今日之战，我将放你们一条生路。”

上官琦神智恢复之后，立时感到身体的亏损甚大，四肢疲乏，内力虚薄，动手几招，拳掌上酥轻无力，自知这一战凶多吉少，一面暗中运气调息，心中暗思拒敌之策，口中却答道：“你可认识他吗？”

青袍人道：“天下武林中有名之人，我大都叫得出来，但他们认得我的人，那却是绝无仅有了，你只要能讲出他的形状，我就能指出他的姓名。”

上官琦暗暗忖道：“我如一言说出恩师形貌，说不定他会有对恩师不利的举动，倒不如骗他一骗，给他个难测高深，我也好借这段时间，尽量调息体力。”心念一转，故作冷笑，道：“我那授艺之师，绝少在人世之间露面，只怕告诉了你，你也不会认识。”

青袍人道：“有这等事，你且说出来听听吧？”

上官琦随口胡扯，哪知对方竟然当真的句句钉问，暗道：糟糕，我生平之中甚少扯谎，只怕说的牛头不对马嘴，被人家当面揭穿。心中一急，忽然想起在那云雾缭绕的山谷秘洞中，见过的那两具尸体来。

那神秘的地方，恐怖的经历，一直在上官琦潜意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以，在那青袍人紧迫的钉问之下，脑际中清晰的泛现出那段经过。

他仰起脸来，望着蓝天上飘浮的几片白云，缓缓的说道：“授我艺业之人……”他素来不善谎言，话至此处，忽然觉着一阵不安，倏然住口。

青袍人两道目光，一直紧紧盯住上官琦的脸上，他阅历丰富，一直地默察上官琦的神情变化，怕为对方故弄狡计所骗，上官琦不安之色，误认他为泄露师门行踪而不安，心中疑虑大消，当下接道：“我虽然杀人无数，以毒辣威慑武林，今日决不伤害你们。”

上官琦回目望去，只见连雪娇双目无限渴望之色。说道：“你快些说吧！我义父承诺之事，向来是言出必践。”

青袍人冷哼一声，道：“你也妄想在我放生内么？”

上官琦心中一动，正容说道：“你如不答应放她与我们同行，在下纵然战死当场，也不愿说师父形貌。”

青袍人沉思了片刻，目光一掠连雪娇道：“便宜了你这个丫头……”目光转注到上官琦脸上，接道：“你说吧！”上官琦道：“在下还有一个条件，你答应后，我才肯说。”青袍人道：“什么条件。”

上官琦道：“我只能说出形貌，但你不能问他的藏身之处。”青袍人冷笑一声，欲待发作，但却略一忖思之后，道：“我答应你。”

上官琦道：“授我武功这人，并非一人。”

青袍人目光凌芒一闪，道：“不是一人，难道是两个不成？”上官琦道：“一男一女。”

青袍人道：“他们可是夫妇？”

上官琦暗暗忖道：看那洞中两具尸体陈放之情形，有些不像夫妇，立时摇头答道：“不是。”

青袍人道：“那是兄妹之情了？”

上官琦暗道：“不管他们是不是兄妹，称他们作兄妹，也不算大错，”一面忖思，一面点头作答。

青袍人道：“那男女二人的长像？”

上官琦道：“他们对我虽有师徒之情，授艺之恩，但却无师徒名份……”

青袍人道：“可是他们不能收授弟子么？”

上官琦正感无法圆说，一听青袍人代他说了出来，赶快点头说道：“不错。”

青袍人道：“那男的看去四十上下，女的不过三十许人，对么？”

上官琦点点头，默然不语。

那日他在山洞中匆匆一见，对两具尸体衣着、形态，虽然留下了甚深的印象，但对两人的年龄，却是记忆不清，是以那青袍人如数家珍般侃侃而谈，上官琦也就索性的点头承认。青袍人突然提高了声音，问道：“这两人可都是在白马山中么？”

上官琦道：“咱们先已经说好，我不告诉你他们居留之地。”青袍人冷笑一声，道：“他们穿的什么衣服呢？”

此言一出，立时触起了上官琦的回忆，思到两人死亡的惨状，不禁长长一叹。

只听一声低啸，那倒卧在地上的袁孝，突然站了起来。青袍人目光一瞥袁孝，骂道：“好长的命呵！”

上官琦回顾了袁孝一眼，答道：“两位授艺长辈，衣着和常人一般。”

青袍人冷笑一声道：“如非他们两个救你，我把你打下悬崖，早已跌得粉身碎骨了。”

上官琦正待答话，忽然心中一动，暗道：我如果承认是那两人所救，无异告诉了他两人的停留之地。当下重重的咳了一声，道：“咱们要谈的事，都已说完了，我们也要走了。”

青袍人突然把目光凝注到连雪娇的脸上，道：“娇儿！你过来！”

连雪娇道：“女儿，女儿……”她心中惶急，女儿了半天，也女儿不出个所以然来。

青袍人道：“现在，你有一个将功折罪的机会了……”

他微微一顿，低声道：“你该很明白，我如决心要杀害你们，你们无法活过今夜子时。”

连雪娇道：“女儿感谢义父手下留情之恩。”

青袍人道：“你现在可以和他两人走在一起，但每到一处，必须留下路标暗记，明白吗？”

连雪娇道：“女儿记下了。”

青袍人道：“记下了就好，你走吧！”

连雪娇缓缓转过身子，正待举步而行，忽觉右臂一麻，立时花容变色。

回头望去，只见那青袍人已然掉头而去，不禁高声叫道：“父王请留片刻，女儿有事请命。”

遥遥的传过青袍人的声音，道：“你放心去吧，只要听我的话去做，自会有人按时给你送上解药……”他去势迅快，话未完，人踪已失。

上官琦回头望了连雪娇一眼，也不知对她是气是恨，摇摇头，叹息一声，走到袁孝身侧，蹲了下来，说道：“袁兄弟，你伤的很重吗？”

袁孝缓缓抬起头来，道：“那青袍人走了吗？”

上官琦道：“走啦！”

袁孝慢慢地坐起了身子，指着连雪娇道：“那女人给我一粒药吃。”他心地纯厚，对人施恩之事，一直念念在心。

上官琦回顾了连雪娇一眼，道：“真不知该把她当敌当友？”

连雪娇突然转过了身子，慢步走了过来，道：“敌友之分，由你决定，如若你们不愿和我同行，我就立时告别。”

上官琦道：“你要到哪里去？”

连雪娇道：“不用你管，我从小就一人孤独而生，长大也是孤独的活着，我什么都不怕……”

上官琦道：“只是怕青袍人？”

连雪娇挺了一挺，道：“他对我有教养之恩，养父之情，自然是要怕他。”

上官琦微一沉吟，道：“想到你对我施用迷药之事，心中就仇恨难平。”

连雪娇道：“早知你一点也不感激我，决不会给你解药吃了。”

袁孝见两人要吵了起来，赶快接口说道：“这人很好，很好……”他原想说连雪娇对他有救命之恩，但口齿不灵，词不达意。

上官琦和他相处日久，最是了解他的心意，当下点头说道：“我知道，你快些闭目调息一阵，咱们要快些走了。”

袁孝闪动了两下圆圆的金睛，依言运气调息。

上官琦回头望去，只见连雪娇也正瞪着一双又圆又大的眼睛，向他望来，四目相对，都为之呆了一呆，彼此又都欲言又止。

连雪娇忽然转过身去，说道：“你那兄弟调息好后，赶快离此。”上官琦道：“你不跟我们走么？”

连雪娇道：“不行，我如跟着你们，我们永远摆脱不了我义父的追踪、监视。何况我已身中了绝毒的暗器，十二时辰之内，就要发作了！”

她背对上官琦而立，是以只听声音，却是难见她脸上的神情。

上官琦道：“你既然知道了，为什么不早些想法治疗呢？”连雪娇道：“除了我义父之外，当今之世，不知哪一个人还有疗治此伤之能？”

上官琦道：“你受的什么伤？”

连雪娇道：“附骨毒计！”

上官琦怔了一怔，道：“只听这暗器的名字，就使人感觉到它的邪毒凶恶。”

连雪娇道：“凡是我义父倚重之臣，大都中有附骨毒针，只是有些人不知道罢了。”

上官琦亦觉着自己无能相救，不再追问毒针之事，扶着袁孝说道：“我们走了，姑娘保重。”

他忽然觉着和此女同行，只怕无法摆脱滚龙王的眼线，故不愿和她结伴同行。

连雪娇笑道：“你很聪明，不同我结伴而行，或可隐秘行踪。”

上官琦一拱手，道：“我被你迷药乱神，浑浑噩噩的过了很多时光。”

连雪娇道：“解铃系铃，不是我冒万死给你服用下解毒药物，致令你仍然是浑无所知。”

上官琦道：“大丈夫记恩不记怨，我不再追究被你施用迷药毒迷于我之事。”

连雪娇道：“江湖上恩怨纠结，有时间，实无法辨清敌友，但一个人……”话到此处，倏然改口，道：“有人来了，咱们快躲起来。”

上官琦道：“朗朗乾坤之下，自是难免途有行人，为什么要躲起来呢？”

连雪娇道：“此时情形不同，何况这是条荒僻的小径……”说话之间，当先隐入草丛之中。

上官琦虽然口中反对，但心中却也预感到此时此地，来人决非一般行路之人，拉着袁孝，隐入草丛之中。

三人刚刚藏好身子，四匹快马，风驰电掣而到。

当先一人年约五旬，黑髯垂胸，目闪棱芒，一望之下，即知是身负上乘武功的内家高手，另外三人一色的蓝色劲装，薄底快靴，背上分背着各种不同的兵刃。

上官琦偷眼望去，只见连雪娇双目神凝，似是极注意那墨髯垂胸之人。

长髯人纵目四顾很久，突然放声大笑道：“好地方，好地方。”

三个蓝衣大汉，却是凛然而立，不敢妄发一言。只听那长髯人道：“给我纸笔。”

立时有一个蓝衣大汉从马鞍袋中，取出纸笔。

另两个蓝衣大汉，从马背之上，取下几根木条，和一个折叠桌面，迅快的合对一起，立刻搭成了一张长形的桌子。

那捧着纸笔的大汉，迅快把纸笔砚放好，又从马鞍后，取下一个可以合折的木椅，放在那黑髯人的身后。

上官琦看的大是奇怪，暗暗忖道：这地方既无挺拔的山峰，又无小桥流水，烟村人家，触目一片荒凉，这人不知要画些什么？

偷眼望去，只见连雪娇凝目而视全神贯注，似是看的十分用心。

只见那黑髯人随手挥毫，极快的画了一阵之后，突然停了下来，然后仰脸思索了一阵再画，足足有一顿饭工夫之久，才算画好。

上官琦虽然急欲一看他画些什么，又怕惊动了对方，是以始终不敢探头张望。

三个蓝衣大汉，极快的收好画案笔墨，小心翼翼地把那图画收好纵身上马，护着那长髯人风驰而去。

上官琦眼看几人去后，长长吁一口气，站起身来，说道：“袁兄弟，咱们走啦！”

他连唤数声，不闻袁孝相应，只道袁孝受伤甚重，晕了过去，心头大生震撼，回头望去，只见袁孝双目圆睁，望着天空，脸上笑容绽开，似是心中正有着无比的欢愉。

他自和袁孝相识以来，从未见过他有像今日这般的欢乐的神情，一时之间，倒是不忍叫他。

连雪娇缓缓走近身侧。

上官琦暗提真气戒备，表面之上，却仍然保持镇静的神情，凝目相视，默不作声。

连雪娇冷然一笑，道：“你紧张什么？”

上官琦道：“一次被蛇咬，三年怕井绳，我怕你再用迷药迷了我。”

连雪娇道：“我如想暗算你们，纵然你全神戒备，也是难以防到。”

缓缓转过身子，慢步而去。

原野的风，吹飘起她的衣袖，只见缓缓的迈动着细碎的脚步，像一只被逐离群的孤雁，背影中流现出无限的凄凉。

上官琦忽然觉着她是个异常凄凉和寂寞的人，一缕同情油然而生，心中暗暗忖道：她用迷药迷去了我的神志，但她却留下了我的性命。只觉一股豪壮之气冲了上来，触动了英雄肝胆，大声喝到：“站住！”

连雪娇倏然停下脚步，缓缓转身：“干什么？”

上官琦道：“你可是被滚龙王逐出门下了吗？”

连雪娇道：“是又怎么样呢？”

上官琦道：“你一个人到哪里去？”

连雪娇道：“天下之大，何处不可安身立命。”

上官琦道：“你一个人行动，太危险了，不如暂时和我们走一起吧！”

她放声一阵咯咯娇笑，道：“我瞧你还是留心一下自己吧！”

上官琦怒道：“哼！不识好歹。”

连雪娇黛眉微微一蹙，道：“你可是觉着自己满英雄吗？”

上官琦道：“和我们兄弟走在一起，你至少可多增几分安全。”

连雪娇道：“再加上你三个人，也无法防止我义父的暗杀手段……”她缓缓逼行过来，接道：“单是我身中附骨毒计……你就无能解救。”

上官琦呆了一呆，默不作声。

连雪娇微微一叹，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在这十里方圆之内，很快将有一场残酷的屠杀，你们最好别再到此地来了。”

上官琦道：“何以见得？”

连雪娇道：“你没见刚有人画了一张图？”

上官琦冷笑一声，道：“难道一幅图画，也会有什么作用不成？”

连雪娇笑道：“你这般粗心大意之人，也配在江湖之上闯荡，就是你有上百条的性命，也是不难送掉。”

她微微一顿之后，道：“在这一片辽阔的荒原上，即将要展开一场空前恶战屠杀，不知要有多少个武林高手，溅血荒凉的原野中，你如有救世的仁慈，不妨尽快地把这消息，转告给穷家帮的帮主，要他派遣弟子，分别劝阻云集而来的武林高手，别入这十里平原，或可免这一次浩劫。”

上官琦道：“这等无头无尾的说法，姑娘就不觉使人有着危言耸听之感吗？”

连雪娇怒道：“那你就不要说好了。”转身欲去。

上官琦道：“在下虽然相信姑娘，但只怕他人难信在下转告之言……”他似是觉出了事态的严重，叹息一声，接道：“姑娘如若存心救人，何妨尽吐个中隐秘，让在下转达此言之时，也可说个振振有词，理直气壮。”

连雪娇大眼睛眨了几眨，道：“这话倒也是有些道理。”

她举手理一下鬓边散发，接道：“我义父手下网罗的高手奇人，虽是难以数计，但最为突出的只有两人，一个是擅长用毒、配毒，武功绝世的残缺老人，再就是你刚才看到的那黑髯绘画之人了。那残缺老人，连我也没有见过，对那人我一直存着怀疑；但那黑髯人，却是千真万确的胸罗奇能之士，他很少在江湖上出现，我们那王宫侯府，都是他一手设计所建，他不但擅土木之学，而且最擅用火，他突然出现在中原道上，决然非寻常之事。”

上官琦道：“难道他能把这数十里平川荒原，布置成一座火海？”

连雪娇道：“他有没有骤然间变荒原为火海之能，我不敢妄作论断，但他刚才置案绘图，确然是别具用心，他测量了这片荒原之后，欢然而去，自然已胸有成竹。”

上官琦道：“仅此数言，岂能使穷家帮帮主相信？”

连雪娇道：“信与不信，非我能管，你只要把此言传到那儿就算尽了心意。”

她仰脸望望天色，道：“我还有一日时光好活，也该去准备一下后事了。”转过身子，举步而去。

片刻间隐入丛林之中不见。

上官琦暗暗叹息一声，回头叫道：“袁兄弟。”目光到处，只见袁孝双手高举，互相搏击，而且正练的神会意聚，对那呼叫之声，充耳不闻。

他缓步走了过去，提高了声音，道：“袁兄弟！”

这一声呼叫声音甚大，袁孝停下了双手，一挺而起，道：“大哥，可是叫我吗？”

上官琦微微一笑，道：“我叫你好几声了，你在想什么心事？”

袁孝道：“唉！我今天想的事情可多啦，我想到了师父传的武功，还有那……那个……”两道炯炯的眼神，停留在上官琦脸上，忽然住口不言。

上官琦仔细看他的神情，十分奇怪，畏惧中，混合着一种羞怯，分明是知而不言，当下一皱眉头，道：“说吧！那个什么，说错了也不要紧。”

袁孝道：“那个穿白衣的女人……”下面之言，似已无法措词，张口结舌，却说不出话来。

上官琦心头一震，道：“那白衣女人怎么样？”

袁孝道：“她很好，很好……”

上官琦吃了一惊，暗暗忖道：“他突对我说此等之言，不知是何用心，难道他会突然对连雪娇生出爱慕之心不成？”想到那老猿能够掳掠良家妇女一事，这推测并非全不可能，一时之间，倒不知如何安慰于他，只好含糊地应道：“她是很好，很好。”

袁孝似是突然想起了一件重大之事，一跃而起，探手入怀，摸出一把短箫道：“这个铜箫……”伸手递了过来。

上官琦接过铜箫，道：“这铜箫可是师父给你的吗？”

袁孝道：“师父给我的，不错啦！”

上官琦微微一笑，道：“那你就好好留着吧！”袁孝摇摇头，道：“师父要给你……”

上官琦急道：“师父现在何处？”

袁孝道：“我不知道，他走了……”缓缓伸手摸出一张白笺，递了过去，道：“大哥看这个啦！”

上官琦接过白笺，只见上面写道：“吾一生所学，尽付此曲之中，无以为称，暂号无名，能通此中玄妙，则已尽得吾传，珍之珍之。”

寥寥数言之后，尽都是宫、商音符。

他本略通音律之学，瞧了一阵渐有所悟。随手举起铜箫，吹了起来。

一缕箫声，袅袅而起，飘散空旷的原野中。

但觉那笺上记载的音符，变化太过急促，转折不易，吹出的箫声，难听无比。

袁孝听了一阵，伸手将上官琦手中的箫抢了过来，放在自己口中，吹奏

起来。

同是一管箫，一入袁孝之手，音律立时大变，悠扬顿挫，吹出了极动人的声音。

上官琦仔细听了良久，发觉他吹出的箫声，极少变化，似是只在两三个音符之中打转，但却如暮鼓晨钟，发人猛省……

又听了一阵，似是被箫声触发了意识中潜藏的灵感，居然一跃而起，纵声大笑，手舞足蹈的狂叫大喊道：“我明白了，明白了……”

袁孝突然停下箫声，道：“大哥，大哥……”

但见上官琦跳跃如旧，手足挥扫之间，四周的断草横飞。

袁孝从未见到过上官琦这般模样，一时被吓得呆在当地，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

上官琦呼叫的声音愈来愈大，蹈舞之势，也越是强猛。

袁孝虽然口齿笨拙，无法表达自己的心意，但他在资质上，依然是甚为聪慧之人，适才上官琦和连雪娇二人所说之言，他也断断续续的听到不少，心中暗暗琢磨一番已能体会出二人言中之意，心知上官琦曾被人施用药物迷昏过去，这时他忽见上官琦这般手舞跳跃的神情，以为他又被药物迷乱，是以心中大觉惊骇。

他宅心至为纯厚，心中除了母亲之外，上官琦乃是他最为关怀之人，这时见自己连叫了两声，他却恍如不闻一般，只急得在一旁抓耳搔肋，连连跳脚，不知如何是好。

上官琦挥拳踢脚的动作，越来越是快迅、娴熟。

袁孝翻着一双火红的金睛，心中愈想愈觉不对，再也无法按捺得下去，心里想道：“我用力把你抱住，看你还能不能乱舞乱跳？”

他是想到便做的人，想到此处，跨步欺身，斜里向前急冲而上，双手疾伸，就向上官琦拦腰抱去。

只见眼前人影一闪，拳如奔电，一拳正打在他右肩之上。这一拳力道奇猛，只打得袁孝踉跄倒退出四五步远，才稳住身子。

上官琦乃是他最敬爱之人，竟然出手打了自己一拳，实使他心中大感迷惑，睁着一对金睛，心中忖道：“大哥怎么要打我呢？”他在焦急、迷惘之中，又茫然地大叫了一声：“大哥……”

上官琦依然全神贯注地在挥拳踢腿，对袁孝的喝叫之声，竟似未曾听到一般。

袁孝仰脸望了望天际浮云，突然拔身而起，凌空向上官琦飞去，到了上官琦的头顶上空，一个挫腰，疾坠而下，正好落在他身后。

就在他挫腰坠落的同时，双手也一齐行动，拦腰一把，已将上官琦紧紧抱住。

袁孝天生神力，力能毙虎，这一抱又是蓄势而发，一把抱牢，立时往上一提，上官琦身已悬空，待想挣扎耳际已响起袁孝焦急的呼唤之声。

上官琦身子悬在半空，急叫道：“兄弟，快放手……”

袁孝对上官琦的一言一行，都是极为听从，听他一喝，立时松开了手，睁大眼睛问道：“大哥，你怎么啦？”

上官琦欢喜道：“兄弟，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他顿了一顿，又笑道：“我好高兴啊！”

袁孝听不懂他说的什么，两道目光怔怔地盯注在他脸上。

上官琦是因为由箫声之中，慢慢的领悟到另一种高深的武学，所以练得十分出神，这时一再回味那武学的精到之处，心中大是快慰，所以不自觉的说出心中之话。一看袁孝神情茫然的呆呆望着自己，知他不会了解自己的心情，本想告诉于他，又怕这些事，无法使他明白，想了一想，只得说道：“师父嘱咐之事，我都明白了。”

袁孝把头点了几下，道：“难怪……”

他“难怪……”了半天，才吃力地说道：“难怪大哥要这样高兴。”他这句话，说得虽然甚感生硬、吃力，将脸涨得通红，但他觉得说了一句甚为得体之言，心中极是高兴，咧着嘴，对上官琦一阵憨笑。

上官琦又将所领会的武学，闪电般地在脑际默思了一遍。心中却依然记着连雪娇临行叮嘱之言，心中暗暗忖道：看她说话时的神情，不像有意欺骗于我，况且此事与整个武林关系至大，我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妨就将她相托之言，相机转达于穷家帮。

他经过一阵思虑，主意已定，牵起袁孝的手，笑道：“兄弟，咱们走啦！”袁孝眨了眨眼睛，道：“大哥，我们到哪里去！”

上官琦心中一怔，暗道：“是呀，到哪里去找穷家帮帮主呢？”

他被问得微微一愣，举目棘草丛丛，苍莽原野，一望无际，一时间，真有不知何去何从之感。袁孝忽然一拖上官琦衣袖，道：“大哥，有人来啦！”

上官琦知他耳目敏锐，一拖袁孝，隐入草丛中。

不大工夫，南边走过来两个人影。

二人在草丛中向外偷眼一看，只见两人并肩而行，左边一人身细细长长，瘦骨嶙峋，头上挽了拳大的发髻，穿着一件古铜长袍，腰束一条大红布带，右手拿了一根蛇头杖，一张病色沉重的长脸上，嵌着一对深陷的鹰目，满身阴森鬼气。

右边一人，年约六十开外，光头无发，矮矮胖胖，面色红润，穿了一件大红长袍，背上斜背一对日月双轮。

袁孝一看二人这副怪像，一笑道：“这两个人很好玩……”

上官琦要想阻止，已是来不及，幸好这两个人，似是全力赶路，步履快迅，眨眼间，已疾向北面走去。

二人在草中等候了片刻，正想出来，只听东南方响起了一阵沉重的脚步声，抬眼一看，只见八个身着素白僧衣的和尚，前三后五，拱护着一个相貌奇特之人，向北行去。

在这一片荒野之上，突然之间，出现了两个相貌奇特之人，与八个和尚，同时向北而去，事情自非寻常，只看得上官琦大为疑惑。

过了一盏茶工夫，二人才走出草丛。

上官琦不禁油生好奇之心，拉着袁孝，也缓缓向北方紧跟而去。

走了还不到三里路，突然一阵疾奔的马蹄之声，由西边动地而来。二人机警地翻身向草石丛中一滚，隐起身形，伏在地上朝外一望。

但见尘土滚滚，一匹黄马已扬尘奔到，马上那中年黑色劲装大汉，满头汗珠，手中马鞭，不停的鞭策着马臀，一脸惊恐焦急之色。

那匹黄马，似是跑了太多的路程，口中白沫往下直淌，身上汗水已尽湿毫毛。

袁孝久居野山，对禽犬习性，懂得甚多，他一看这马，立时悄声对上官琦道：“大哥，这马要死啦！”

说话之间，那马已奔驰过去五七丈开外，他话还未完，但听一声哀嘶，接着一声扑地大震。

袁孝皱眉，黯然说道：“死啦！”

一言未毕，草飞尘扬，四匹快马，马上一律是黑色劲装大汉，已如飞驰过。

二人在草隙之中，运足目力向前望去。

果见那匹黄马，已翻仰地上，力尽而死，那马上黑衣大汉，正待向草丛中逃逸，一见后面四骑追至，反而仰天一声长啸，翻腕拔出长剑，卓然而立，蓄势待敌。

那大汉方立定身形，后面四骑已到，只听当先马上的大汉冷笑一声，喝道：“还不放下兵刃，跟咱们回去，难道还要咱们动手吗？”

那大汉横剑说道：“四位不要逼人太甚……”

另一个马上大汉冷笑道：“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

当先马上的大汉喝道：“你如再不放下兵刃，束手就缚，可别怨我们不念旧日的交情了。”

那横剑大汉，似是知道多说无用，一抡剑，跃身向当先的大汉刺去。

那大汉一声呼啸，长鞭一翻，正击中那人长剑。

呼啸声中，四马交纵，互穿而过，各向那大汉击出一股凌厉的掌风，但听一声惨叫，那大汉口喷鲜血，倒在地上。

袁孝看的大感不忍，脸上泛出一股不平之色，一摸铜箫，就要上去。

忽听那马上大汉冷漠地说道：“哼，你胆敢背叛王爷！”

上官琦听得一震，反手拉住了袁孝，双目却注视着那四个马上的黑衣大汉。

那四个大汉，跃身下马，当先那大汉道：“咱们四人受命而来，以我之见，每人都将他身上的零件带一样回去，好向王爷交旨。”

他话到此处，也不理会其他三人，顺手拔出匕首，但见寒光一闪，已将那人的左耳割下，那人又是一声动人心魄的惨号。

一人也抽出匕首，正待动手。

这种惨绝人寰之事，性情至厚的袁孝，哪里看得过，身子一挣，就想挣脱上官琦冲出去。

就在他心念一动之际，只听一声：“善哉，善哉……”五个道袍飘风的道人，已环立那几个黑衣大汉面前。

一个身穿黄色道袍，胸垂黑髯，目光如电的道人，冷冷说道：“上天有好生之德，想不到四位壮士，却有这等狠毒之心！”

那手执长鞭大汉，一翻怪眼，道：“道爷快请赶路，我等之事，你还是少管的好……”

那道人呵呵冷笑，道：“乾坤朗朗，化日光天，这般杀人越货的勾当，任何人也能管得，何况出家人慈悲为怀。”

四个劲装大汉，相互望了一眼，迅快地散布开去，布成一个拒敌的方阵。

这五个道人，眼看对方摆出了动手的姿态，也立时散布开去，齐齐翻动右腕，拔出背上的长剑，日光闪耀之下，闪动起一片寒芒。

双方已成了剑拔弩张之势。

四个大汉低语了一阵，西南方位上大汉开口问道：“看诸位布成的剑阵，想是武当门下的高手了？”

五个道人之中，除了一个身着黄袍之外，余下的全着青色道袍，年岁也较黄袍道人为轻，显然这黄袍道人，乃这五位道人中的领队。

只见他一挥手中长剑，笑道：“诸位的眼光不错啊，贫道等正是武当门下。”

四个大汉突然齐齐向后退去，同时一带马僵，放辔疾驰而去。

这五个道长，显然极缺乏江湖上的阅历，眼看对方摆出动手方阵原想势非要打上一场不可，却不料对方以进为退，摆出一番动手的姿态之后，突然拨转马头而逃。

四匹马去势绝快，就在这五个道长一怔神间，已奔驰出七八丈外。

那黄袍道人望着四人纵马而去背影，自言自语地说道：“不用追啦，追也追不上了。”

四个青袍道人，一齐收了长剑，还入鞘中。

黄袍道人回头望着受伤大汉，低声问道：“你伤的很重么？”

那大汉吃力地说道：“我内腑受震，伤势剧重，只怕已难久于人世了……”突然挣扎着坐了起来。

但他伤势似是已到了体力难再支撑之境，身子还未坐直，又仰身倒摔下去。

他伸出左手，用尽了气力说道：“道长，请扶我一把，让我坐起身子。”

黄袍道人虽有逐盗救人的豪勇、慈悲，但却缺乏对这重伤大汉的怜悯心肠，再不然就是他心中有着什么顾虑，沉吟了良久，才缓缓伸出手去，宽袖一挥，卷住那大汉伸出的左腕，用力一带，把那大汉拉了起来，迅快的一挫右腕，收回衣袖。

那大汉似有什么话说，但见那黄袍道人对自己厌恶的举动，突然变了主意，一拱手说道：“多承诸位道长相救，在下感激不尽，只是我伤势沉重，难久人世，只怕无法报答诸位的救命之恩了。”

那黄袍道人道：“贫道等相救施主，并无求报之心。”

受伤大汉道：“诸位既无求报之心，可以快些赶路了，在下伤重，不能恭送几位了。”

那黄袍道人皱皱眉头，转身当先而去。

四个青袍道人看那黄袍道人掉头不顾而去，立时放开脚步，紧追而去。

那受伤大汉一手撑地，望着五个道人的背影，仰天长笑一声，自言自语地说道：“十里莽原，一片血河……”忽然吐出一口鲜血，倒在地上。

上官琦眼看着这一幕江湖惨剧，展现在这荒凉的平原上，心头泛升一缕凄凉之感，暗暗忖道：一个人的死亡，竟然是这般容易，江湖上的残酷屠杀，实叫人看了寒心。

忽听袁孝长长叹口气，道：“大哥，这人死了没有？咱们救救他吧！”

上官琦被袁孝一语提醒，跃落那大汉身侧，说道：“兄台伤很重吗？”

他一连说了数声，仍不闻大汉相应，右手一伸，抓住那大汉肩头，左掌挥动，拍了他前胸三处大穴，迫使他散去的一口元气，回聚丹田，已然静止的心脏，重又开始了跳动。

上官琦伸出右脚，支垫在他的后背上，使他的呼吸，较为舒畅一些。

只听那受伤大汉，长长吁一口气，缓缓睁开了双目，凝注在上官琦的脸上，伸出右手，道：“十里莽原，一片血河……”

声音忽然低了下去。

上官琦急急扶正他的身子，问道：“你说的什么？”

那受伤大汉，吃力地说道：“这一片荒漠的草原中，即将变成一片残酷的杀人屠场……”

上官琦道：“为什么？”

那受伤大汉道：“因为，因为滚龙……王……”忽然筋脉一阵抽搐，闭目逝去。

上官琦急急一掌，拍那受伤大汉的前胸之上，但在那大汉受伤过重，全身元气，已然散的点滴不剩，上官琦虽然尽了心力，也无法使他回生。

他黯然叹息一声，缓缓放下他的尸体，口中默诵道：“十里莽原，一片血河，这是什么意思呢？”

只听袁孝叫道：“大哥，这个人可是已死了么？”

上官琦道：“没有救了，我已经尽了心力，但他受伤太重，元气尽散，什么人也无能为力了。”

袁孝道：“那咱们把他埋起来吧？”

上官琦道：“就依兄弟之意。”

袁孝微微一笑，运指若钢，双手在那坚硬的沙石上挖动起来。

片刻之间，挖了一土坑。

上官琦看他挖掘沙石的手法，似是武功又有了甚多进步，他那尖锐掌指，直似钢铁一般坚硬，简直有如兵刃一般，心中忽然一动，抬头望天。

袁孝抱起那具尸体，放入坑中，缓缓地填上沙土。

荒凉的草原上，又恢复了原有的寂静，清风拂动荒草，扬起了新墓上一片微尘。

两人一阵放腿赶路，不大工夫已走出十几里路。

抬头看落日夕照，晚霞中炊烟缕缕，已然出了那一片荒凉的草原，到了一处村庄的所在。

上官琦放慢了脚步，回头问道：“袁兄弟，你肚子饿吗？”

袁孝道：“饿了很久啦，唉！这地方也没有桃子。”

上官琦道：“你在这村外等我，我去购买一些食用之物，去去就来。”

袁孝扬手指着一棵高大的白杨树道：“我在大树上睡觉等你。”

上官琦见他仍不脱猴子习性，微微一笑，道：“好吧！不要离开太远。”放步走入村中。

这是很小的村落，总共不过十几户人家，而且竹篱茅舍，筑修得十分简陋。

上官琦选择了一座较好的房子，轻轻地扣动了门环。

只听一阵阵咳嗽之声，两扇大门呀然大开，当门站一个五十左右的老妪。

上官琦欠身一礼道：“老人家，在下路过此地，因为错过了食饭处，腹中甚感饥饿，想买一点食用之物以作充饥之用。”

老妪一言未发，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上官琦正感茫然，忽听背后一声冷笑。

上官琦霍然转身，只见对面一家暗紫色的大门前，立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叟，含笑望着自己，当下应道：“不错，在下实在已饿了。”

白发老叟微微一笑，道：“客人如不嫌荒村之中，食物菲薄，只请客进来喝两碗稀粥。”

上官琦大喜道：“如此多谢老丈了！”举步走入了那扇暗紫色的大门，

目光一扫，只见迎门放着一张八仙桌子，西边几张木椅，边壁上贴着一张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白描图画，正是乡村人家通常的布置，没有丝毫异常之处。笑道：“老丈如此慷慨，在下实是感激得很。”

那白发老叟微笑道：“这算得什么，等我去为客人取些食物来。”转身走入了屋后，脚步之间，竟是十分轻捷。

上官琦枯坐厅上，游目四望，突听见身后轻轻一声冷笑，道：“你可来了吗？”

上官琦只觉那声音，似曾相识，但一时之间，却又无法分辨出是谁。

回头望去，只见一道紧紧闭着的木门，那声音，似是就由那木门之内发出。

不大工夫，那转入厅后的白发老叟，突然转了出来，手中捧着一个粗瓷的大碗，碗中装满稀粥，说道：“老儿不善炊事，家中尚有稀粥一碗，客人胡乱食一些，聊以充饥就是。”

上官琦心中早已有备，微笑着接过稀粥，道：“多谢老丈了。”举碗就唇，启口欲吃时，似乎突然想起什么大事，急急说道：“老丈，这座房屋之中，只有老丈一人吗？”说话之间，把手中那碗稀粥放置在八仙桌上。

那老人眼珠儿转了两转，轻轻叹息一声，说道：“这房屋之中，只有老儿一人独居……”

上官琦微微一笑，正待开口，老叟又抢先接道：“不过，适才来了一位女客人……”

上官琦道：“女客人？”

白发老叟道：“女客人，而且还是身染重病的女客人，老儿看她可怜得很，故而收留了她。”

他捋一下胸前的花白胡须，微微一笑，接道：“这座村落之中，除了老儿，其他人家，大都不愿自我烦恼，留住客人。”

上官琦啊了一声，道：“老丈可肯见告其中原因么？”

那老人沉吟了一阵，为难地说道：“这个中的原因说来复杂得很，但总括一句话，那就是老儿已到风烛残年，对生死之事，已不放在心上，因此为人所不敢为。”

上官琦望了桌案之上放置的稀粥一眼，更觉腹中饥肠辘辘，暗中一提真气，强自按下饥饿，说道：“在下曾习过医道，对些小之疾，自信还能疗治，请老丈带在下一见那位姑娘，在下或可为她一尽力。”

白发老叟捋须思索了一阵，道：“那姑娘么，就在你身后房中，你自己进去瞧瞧吧！”

上官琦缓缓移动脚步，走到了那所紧闭的木门之前，举手在木门上轻轻扣了两下，道：“姑娘的病势很重吗？”暗中潜运内力，向门上推去。

但觉整个的墙屋摇了一摇，那扇木门，仍然紧紧的关闭未开。

上官琦暗暗忖道：好紧牢的两扇木门。暗加了两成功力，猛的一掌，拍在木门之上。

这一击势道虽然强猛，但劲力却是集中于一点，震断了门栓，两扇木门应手而开。

上官琦一掌震开了木门，忽然又觉着自己这举动太过莽撞，举起的脚步，突然又停了下来，重重地咳了一声，说道：“姑娘请恕在下冒昧之罪。”大迈一步，进到内室。

抬头看去，只见连雪娇闭目盘膝，坐在一张木榻之上。

她有着无比的沉着，虽然明知有人走了进来，仍然静坐不动，连眼皮也未睁动一下。

上官琦轻轻叹息一声，道：“原来是你？”

连雪娇道：“冤家路窄。”

上官琦接道：“在下这就告辞。”举步欲行。

只听连雪娇冷冷地喝道：“站住！”

上官琦霍然转过身子，道：“你受重伤，决然打不过我，在下无意和你动手。”

连雪娇缓缓睁开了紧闭的星目，笑道：“既来之则安之，你既知道我身受重伤，打你不过，你还怕什么呢？”

连雪娇端坐的身躯，突然一阵摇动，一滴滴汗水，开始从脸上流下来，显然，她正在勉力受着身体上的痛苦。

她有着无比的坚强，只微微一蹙翠眉，举起衣袖拂拭一下脸上汗水，说道：“走近一点。”

上官琦回头望去，那老叟已然不知去向，依言走前了两步，道：“姑娘可要在下运气助你抗拒伤势吗？”

连雪娇道：“不用！我身上有瓶药物，你自己取出来吧！”左手轻轻一拍右肋，接道：“就在我衣袋之中。”

上官琦想到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心中为难犹豫了半晌，说道：“这个只怕不太好吧！”

连雪娇怒道：“你这人提不起放不下，算得什么大丈夫，快一点啦！”

上官琦暗地付道：是啊！她一个大姑娘家，做事就毫无顾虑，我一个堂堂男子，怎的倒这般拖拖拉拉。当下一伸右手，探入连雪娇衣襟之中，掏出一个绿色瓷瓶道：“是这个吗？”

连雪娇道：“不错，你带着吧，如是遇上在闵府记死簿上留名之人，你就给他一粒药丸吞下，可解他们身中之毒。”

那时，上官琦已然为迷药所迷，对此事茫无所知，但见她说话神情，似是极为痛苦，不愿再多打扰于她，只好含糊的应了一声。

连雪娇似是极不愿在上官琦的面前，流现在痛苦的神情，强力忍耐下痛苦，一挥手道：“你可以走了。”

上官琦暗暗想道：“此女生性倔强，宁愿受尽痛苦折磨而死，也不愿接受别人的帮助，但由她赠药的举动而看，显然已存了向善之心，对此等之人，不能以常情对她，要救她非得动强不可。”

他究竟是年轻之人，心中既想到救人，什么俗习礼法，尽被弃诸脑后，突然举手一指，点中连雪娇“肩井穴”。

连雪娇一颤，道：“你要干什么？”

上官琦道：“我要救你的命。”

连雪娇大声叫道：“快解开我的穴道，你救不了我。”

上官琦道：“救不了也得试试。”

左手一伸，拦腰把连雪娇抱了起来，大步向外面行去。

连雪娇伤势正在发作，全身酸痛无力，右肩穴道又被点中，毫无抗拒之能，上官琦用力又大，抱得她动弹不得，只好破口大骂起来。

上官琦拿定了主意，也不管她骂的如何难听，加快脚步，飞跃出村，一

口气跑到那白杨树下，仰脸喊道：“兄弟，兄弟，快些下来。”

袁孝正值好梦方酣，听得上官琦呼叫之声，揉揉眼睛一跃而下，一眼看到了连雪娇，连腹中饥饿也似忘去，伸出双臂说道：“大哥，让我背抱着她吧？”

上官琦微微一沉吟，终于把连雪娇交给袁孝，说道：“她的伤势很重，你要小心一些。”

袁孝小心翼翼地伸出两只手臂，说道：“大哥放心，我会很用心地照顾于她。”接过连雪娇的身躯，果然十分谨慎地抱入了怀中，神情之间，无限惜爱。

上官琦目睹其情，心头大为震动一下，暗暗地想道：“难道我这兄弟，很喜欢她不成？”

转眼望去，只见连雪娇半启着一双星目，睇注在袁孝的脸上，翠眉轻颦，她的神志，显然十分清醒，对袁孝亦无太多厌恶之色。

上官琦轻轻的咳了一声道：“兄弟，这小村之中，鬼气森森，虽有食用之物，小兄也不敢取食，看情形咱们得挨饿赶路了。”袁孝自接过连雪娇身躯之后，似是获得了世上最大的满足，饥饿二字，早已抛掷脑后，说道：“大哥说什么，自然是不会错了。”

上官琦转过身子，接道：“咱们要紧赶一程。”放腿向前奔去。

袁孝端正正的抱着连雪娇，上身挺直不动，虽是如此，并不妨碍他的奔行速度，紧随在上官琦的身后。

这两人放腿疾奔，快如飘风，不大工夫，已跑出去十几里路。

奔行之间，忽听袁孝大叫道：“大哥，不要跑啦！”

上官琦停下脚步，道：“什么事？”

袁孝道：“她发了病啦！”

上官琦凝目望去，只见连雪娇口角之间，汨汨流着鲜血，双目紧闭，软软地躺在袁孝的肩上，轻轻叹息一声，道：“她的伤势发作了，快把她放在地上。”

袁孝依言把连雪娇放好，上官琦先把她被点制的“肩井穴”拍开，然后轻轻一掌，拍在那“玄机穴”上，正待运气催活血脉，心中忽然一动，说道：“兄弟，你运气先助她行血流通，咱们再想救她的办法。”

袁孝应了一声，举手按在连雪娇的“玄机穴”上。

黯淡的星光之下，上官琦忽然发觉袁孝的双目中，流落下两颗泪珠。

这是个可怕的信号，显然，这个生性纯直，不解人间险恶的袁孝，竟然在不知不觉中跌入了情网。

这是多不调和，不相衬的一对啊？女的貌如春花，心似蛇蝎，男的憨直纯厚，形不像人，这中间有着无比的距离……

上官琦默默地祈祷着皇天，不能让憨直的袁孝陷入于情海的狂涛中，那将使他沉沦难拔。

袁孝功力深厚，一阵推拿过后，终于使奄奄一息的连雪娇复苏过来。

他长长呼一口气，徐徐吐向夜空，双手合十，目注星河，喃喃自语，他的口齿本就不太清楚，此刻低语呢喃，谁也听不清楚他说的什么？

连雪娇缓缓睁开双目，看两人一样望着夜空出神，仰首望天，若有所思，袁孝却跪在自己的身前，合掌低语。

这该是一个动人的画面，对一个刚从死亡边缘回生的人，更有着强烈的

感动。

她移动一下身躯，抹去嘴角的血迹，笑道：“你们两兄弟，想的什么心事啊？”

上官琦、袁孝，一齐为她声音惊动，一齐转过脸来，四道目光盯注在她的脸上。

袁孝见她启口而言，心中大感欢愉，但他愈是快乐，愈是不知该如何开口，嘻嘻一笑，道：“你的伤势，可是好了吗？”

连雪娇右手撑地，坐正了身子，说道：“我的伤势，是永远好不了啦！”

袁孝满脸欢愉之色，陡然消失不见，回头望着上官琦，道：“大哥她这话当真吗？”

上官琦缓缓点头，黯然一叹，道：“她中了滚龙王的附骨毒针！”

袁孝急急说道：“这世界上，就没有救她的人吗？”

上官琦道：“这就知道了。”

袁孝急得双手不住抓耳，道：“师父呢？”

上官琦道：“师父胸罗万有，技艺入化，但他能否解得滚龙王的附骨毒针，我也不敢断言。”

袁孝突然一跃而起，道：“大哥好好地看顾着她，就像我妈看顾你时一样，我去找师父来替她疗伤。”

上官琦道：“师父行踪不定，你到哪里找他？”

但闻袁孝遥遥传来之声，道：“大哥好好的看顾着她……”声音如划空流矢，倏忽之间，人声俱杳，他的去势，是那等迅快。

黯淡的星光下，凄凉的荒野中，又只剩下了上官琦和连雪娇两个人。

连雪娇道：“你这位兄弟，倒是个热心肠的人啊！”

上官琦道：“他天性纯厚，看你伤中之苦，有如身受一般。”

连雪娇道：“唉！可惜他的热心白费啦，除了我养父之外，当今之世再无第二人能够疗好我的伤势。”

上官琦道：“他这一去，不知要几时才能回来，我吹支曲子，替你解解闷吧！”

连雪娇笑道：“想不到你还能懂音律啊！”

上官琦道：“见笑了。”伸手取出胸藏短箫，接道：“吹的不好、姑娘多多包涵。”

连雪娇目光转了两转，说道：“且慢，你先扶我坐在那丛深草之处，再吹不迟。”

上官琦道：“为什么？”

连雪娇道：“我作法自残，使我养父在我身上下的毒针，提前发作，眼下情形，我随时有死亡之虞，也许你一曲吹完，也许在箫声半酣之时，我要想死在那深草丛中。”

上官琦依言走了过去，抱起连雪娇的身体，放在那处深草丛中。

一缕箫声，渐渐高昂，有如春回大地，花草复苏，充满着无限生机。

连雪娇似是被箫声引动了求生的意志，不自觉地运气抗拒伤势。

上官琦的中气尚未能一气呵成，吹了一阵，不得不停下换气。

连雪娇长长吁了一口气，道：“你吹的什么曲名？”

上官琦道：“没有名字。”

连雪娇奇道：“你这箫声，甚是动人，岂是随口吹成吗？”

上官琦笑道：“如是早谱成曲，那就不会这样动人了。”

连雪娇忽然长长叹息一声，道：“我求你一件事好吗？”

上官琦道：“只要我力所能及，决不拒却，你说吧！”

连雪娇道：“不要再吹箫，因为你的箫声之中，充满着生机，吹的我心神缭乱，使我对人世重生了极深的眷恋，但我自知生机已绝，纵有求生之志，亦不过徒增痛苦，还是让我安静的活一段时间吧！”

上官琦怔了一怔，缓缓收起短箫，说道：“你久年追随滚龙王的身侧，难道就没有解毒之法吗？”

连雪娇道：“在那荒村之中，我那义父，已派人送过解药，但已为我拒绝了。”

上官琦突然站了起来，说：“你安静养息一下！我希望你能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延续死亡的时限，等我兄弟归来，见他最后一面……”

连雪娇笑道：“我相信你那兄弟，在我死去之后，定然会替我营造一座很好的坟墓。”

上官琦道：“我担心他会把自己的一生欢乐，伴着你一起埋葬在地下。”

连雪娇道：“像你兄弟那等纯厚之人，用情只怕很真，唉！可惜我已无福领受了。”

上官琦道：“但愿他早些归来，能再和你说几句话。”缓缓举步而行，走到丈余外处，又道：“你安心养息吧！我替你了望守夜。”

连雪娇不再答话，闭上双目倒在草丛之中睡去。

上官琦坐了良久，仍然不见袁孝归来，心中暗暗忖道：“我这位兄弟，心地纯厚，只怕说得出就要做得到，天涯茫茫，师父行踪不定，一时之间，哪里去找，他如想它不开，非要找到师父不可，别说连雪娇重伤垂危等不及，就是我也难以等得好久……”

忖思之间，忽听一阵步履之声，传了过来，随着那步履声，飘传过来两个高昂的声音。

上官琦暗暗地忖道：这样深的夜了，这两人却跑到这等荒野之区，决非是什么好人，心思一转，仰身躺了下去，隐入草中。

只听一个粗壮的声音，说道：“这次如若能竟全功，武林高手，要被一网打尽。”

另一个声音轻轻叹息一声，道：“我不信天下高人都会被引入那片荒原之中。”

只听那粗豪的声音，道：“这次不但尽出了东、南、西、北四位侯爷，而且王府很多高手，亦将参与这场大战，如若王爷没有绝对的把握，决不会这等劳师动众，王爷为人一向谨慎，从未见他做过什么失败之事。”

上官琦脑子一直在想着那熟悉声音是谁，想了一阵，终于被他想出来，那声音正是自己在闽府中结识的杜天鹗。

但闻步履声由远而近，两条人影，并肩行了过来，已近身侧。

上官琦微启双目望去，只见两人尽都穿着黑衣，右面一人。正是杜天鹗，左面一人，却是身躯高大的壮汉。

就在上官琦偷看的同时，两人似是发现了上官琦，齐齐停了脚步。

左面大汉沉声喝道：“什么人？”纵身一跃，直飞过来。

上官琦一提真气，闭住了呼吸。

他对善于用毒的滚龙王，已存了极大的戒心。

杜天鹗紧随那人身后，一跃而至，目光到处，发觉是上官琦，不觉失声出口。

那大汉已然抽出了身后的厚背鬼头刀，准备出手，听得杜天鹗一叫，回头问道：“怎么，你认识这人？”

杜天鹗道：“这人很像我一位同宗的兄弟。”

那大汉一皱眉道：“不论是谁，咱们不能留下活口……”微一停顿后，接着道：“这么办吧！你出手点了他的哑穴，废了他的双手，要他口不能言，手不能画，饶了他一条命就是。”

杜天鹗道：“废去他双臂，点了他哑穴，那就不如杀了他的痛快。”

那黑衣大汉道：“像你这等私情废公的用心，如被王爷知道，定然要受重刑惩罚。”

杜天鹗冷笑一声，道：“我可以杀你灭口。”

举手一掌当胸拍出。

那黑衣大汉想不到他说打就打，当真出手，骤不及防，几乎被杜天鹗一掌击中，赶忙一吸气，向后退开了三步。

杜天鹗似是自知这一掌，难以伤得对方，右掌拍出的同时，左手已松开了腰中的扣把，抖出腰间的紫金飞龙软鞭，呼的一招“浪击礁岩”，斜斜扫击过去。

那黑衣大汉手中厚背鬼头刀一式“横断云山”横里一挑软鞭，说道：“住手！”杜天鹗冷笑一声，说道：“不用多费口舌了。”

手中软鞭一紧，舞起漫天鞭影，直攻过去。

形势迫得那黑衣大汉无暇再分神说话，只好挥刀封架。

杜天鹗杀机已动，手中紫金飞龙软鞭一招紧过一招，尽都指击向那黑衣大汉的要害大穴。

转瞬之间，双方已缠斗了二三十个照面，杜天鹗鞭影纵横，虽然占尽优势，但那黑衣大汉的武功不弱，急切之间，想伤害对方，亦非容易之事。

激斗之间，忽听两声厉叱，两条人影，疾快地飞跃而至。

杜天鹗一瞥来人，当先收住紫金飞龙软鞭。

那黑衣大汉早已杀的头昏脑胀，来人是谁，看也未看，杜天鹗鞭势一收，立时疾攻而上，迎面一刀，直向杜天鹗劈了下去。

一根亮银棍横里伸出，迎刀击来，但闻“叮”的一声，那黑衣大汉手中的厚背鬼头刀，登时被震得脱手飞出。

那黑衣大汉手中兵刃被震飞之后，昏乱的神志，才陡然一清。

凝目望去，只见一个身躯高大的壮汉，手横亮银棍，站在身前，满脸怒容。在他身后不远处，站着四个佩刀的劲装大汉，环护一个身着灰衣矮瘦的老叟。

只听那身躯高大，手执亮银棍的大汉，冷冷说道：“自己人意气之争，也要动兵刃拼命的吗？”

黑衣大汉急急说道：“他先亮兵刃，迫我动手，如何能怪得我？”

那手执亮银棍的大汉回顾了杜天鹗一眼，道：“你们虽是王府中黑衣卫队，见了侯爷，也不能目中无人。”

杜天鹗虽然不识这班人，但却早已听得滚龙王手下分由四位侯爵分别统领，除了王府中人之外，属下人物尽拨归四位侯爵统率，当下微一欠身，说道：“在下初入黑衣卫队不久，虽闻四位侯爷之名，尚未有缘拜见。”

那黑衣大汉急急说道：“不要听他胡说……”

只听那矮瘦老叟重重咳了一声，道：“在本座面前，说话仍然如此横蛮，欺侮新进，不问可了，先把他拿下，送请王爷发落。”

那手执亮银棍的大汉，应了一声，回顾那黑衣大汉一眼，道：“你是自行就缚呢？还是要我动手？”

那黑衣大汉心知在那老儿先入为主的盛怒之下，出言辩驳，于事无补，双目凝注在那手执亮银棍大汉脸上，缓缓说道：“顾侯爷虽然权重一时，但在下直属王府……”

那手执亮银棍大汉冷笑一声，道：“侯爷敢下令拿你，自是有话向王爷交代，用不到你费心了，再不束手就缚，可别怪我动手了。”

这黑衣大汉识得那手执亮银棍之人，乃北成侯属下第一位勇士，三年前东、南、西、北四侯相聚王府，各就所属推出一位勇士较技比武，此人连胜一二十阵，获得滚龙王封赐第一大力士盛誉，并赐发免死金牌一面，手中亮银棍一击之下，重逾千斤，自知决非敌手，当下缓缓举起双手。四个环护着那老者的佩剑大汉，登时有两个走了过来，就腰间取出一条彩带，把那黑衣大汉双手紧紧捆了起来。

杜天鹞突然放步走近那矮瘦老人身前，一拱手道：“恕在下进入王府不久、不识侯爷……”

那矮瘦老人捋髯答道：“老夫北成侯顾八奇……”

杜天鹞道：“顾侯爷，在下和这童兄虽因点意气，闹的翻脸动手，但都是王府中人，彼此情同手足，尚望侯爷释放了他，免得彼此之间，因小争结下恩怨。”

顾八奇一皱眉头，道：“你的气量不小啊！”

杜天鹞道：“同属王府中人，在下极不愿闹出手足相残之局。”

顾八奇点点头，道：“你加入黑衣卫队，有多少时间了。”

杜天鹞道：“不足三月。”

那黑衣大汉正待说出和杜天鹞争执之因，但听到杜天鹞为他求情之言，立时闭口不语。

顾八奇回顾了那黑衣大汉一眼，道：“黑衣卫队，虽然直属王府，但本座不信你们在王爷尊前，重过本座，哼！本要把你解缴王爷，面请发落，姑念你初犯本座，又有人为你求情，从宽不究……”

话到此处，微微一顿，又道：“解开他的索缚。”

登时有两个大汉，奔了过来，解开他手上的彩带。

杜天鹞伏身捡起地上的鬼头刀，大步迎了上来，说道：“童兄请恕兄弟冒犯之罪。”

那黑衣大汉道：“罢了，罢了！”接过兵刃，放腿大步而行。

杜天鹞目光一转，早已不见上官琦的行踪，心中忽然一喜，暗想道：“如若迷药未解，决然不知躲避强敌。”心中在想，人却对顾八奇一揖道：“多谢侯爷赏脸。”急急向那黑衣大汉追了过去。

倏忽之间，两人已走出半里之遥，那黑衣大汉突然收住脚，说道：“你那同宗兄弟呢？”

杜天鹞道：“不知哪里去了。”

黑衣大汉道：“他可会武功吗？”

杜天鹞道：“家传拳脚，略通皮毛。”

黑衣大汉道：“少时遇到我们王府中人，千万别提此事。”

杜天鹗故作惊愕之状，奇道：“提起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我有位同宗兄弟，犯了戒法不成？”

黑衣大汉叹道：“黑衣卫队，一向只知王爷之命，执法如山，六亲不认，你擅动兄弟之情，已然和咱们黑衣卫队黑的规戒相背，如若传扬开去，事为领队所闻，必将身受惨刑。”

杜天鹗抱拳一揖，道：“多承童兄指点，在下感激不尽，适才激于义忿，对童兄大为不敬，开罪之处，尚望大度包容！”

那黑衣大汉道：“我如和你计较，也不会告诉你这样多事情了……”

突然蹄声得得，三匹健马，直驰过来。

当先一人，白马黑衣，却披了一个红色披风，他身后两人，一身黑衣劲装，一望即知是黑衣卫队中人。

只听那白马披风大汉，低沉地问道：“什么人？”

黑衣大汉立时一抱拳，道：“府外侍卫童磊。”

披风大汉目光一转，道：“你是府外府内？”

杜天鹗道：“在下初入黑衣卫队……”

披风大汉怒道：“答本座之言，哪来的这样噜嗦？”

童磊急道：“副座息怒，此人入队不久，又拨在大郡主手下听差，故不知队中规矩。”

那身着红色披风的大汉，冷冷地嗯了一声，目光凝注在杜天鹗的脸上，说道：“你可知大郡主的行踪吗？”

杜天鹗道：“在下奉命赴援四郡主，途中遇得穷家帮中伏兵，一场激战之后，赶援之人，伤亡甚重，在下幸突重围而出，遇得童兄……”

那披风大汉似是不耐再听下去，挥手接道：“大郡主已经背叛王命，王爷已传下令谕，严命捉拿。”

## 第十九回 魔手血河阵

杜天鹗道：“属下不知此事。”

那披风大汉略一沉思，道：“王爷大驾已然来临此地，召集东、南、西、北四侯爷，商议大事，大郡主既已背叛，你就暂听童磊之命、待见首座之时，再行请命分配你的新职。”

杜天鹗对王府中诸般情形，丝毫不知，只好唯唯诺诺的答应：“属下遵命。”

那披风大汉仰脸望望天色，说道：“现下天色不到二更，你们立时赶向正北，大约十里左右，有一处密林，到时自有人招呼你们，本座还有要事待办，你们即刻登程。”说完，一带马头，放辔而去。

那两个随来的大汉，紧随那披风大汉身后，急急而去。

杜天鹗眼看童磊抱拳躬身相送，他依样画葫芦，躬身作礼。

三人去势奇快，倏忽之间，走的无影无踪。

童磊目睹三人走远，回头对杜天鹗道：“王府中黑衣卫队正副道领，内外侍卫，都以武功而定身份，杜兄的武功，高过兄弟甚多，假以时日，定可升倚重任，虽然未必能够列为王爷十二侍卫之数，但府内侍卫，当可无疑。”

杜天鹗道：“兄弟入队不久，一切尚望童兄多多照顾，日后但有寸进，定当补报今日看顾之情。”

童磊微微一笑，道：“王府侍卫，彼此之间虽然日夕相处，但却毫无情义可言……”杜天鹗接道：“兄弟为人，一向重义，受人点滴，必然涌泉以报。”童磊轻轻叹息一声，道：“咱们这番情意，只望能深藏内心之中，不要流露形外，被人看出痕迹。”正北行去。杜天鹗举步相随，紧随身后。

童磊轻轻咳了一声，说道：“王府中黑衣卫队，大体上分为三级，除王爷随身十二侍卫外，又分府内、府外两级……”杜天鹗奇道：“同是黑衣卫队，何以会分成府内府外？”童磊道：“府内侍卫，可以自由出入王府，府外侍卫就不行了，只能守在王府之外。”

杜天鹗道：“不知这府内、府外侍卫，是如何一个选法？”童磊道：“说来简单得很，每隔两年，黑衣卫队之中，就要举行一次比武之会，自信武功过人，可以报名参加，比武之时，伤亡不论，武功好的人，入选为王爷随身十二侍卫，其次入选为府内侍卫，再次一等，就是府外侍卫了。”

杜天鹗啊一声，道：“原来如此。”

童磊微微一笑，道：“除了两年一度的比武大会之外，还有不定期的比武大会，王爷身侧十二侍卫，遇有缺额，立时就在府内侍卫中比武挑选，府内侍卫一遇空缺，就由府外侍卫中，比武选拔。”

杜天鹗道：“府外侍卫有了空缺，又从哪里选拔呢？”童磊道：“府外侍卫，人数不受限制，凡被王爷收归门下之人，一律编作府外侍卫。”

杜天鹗心中一动，暗暗地忖道：听此人口气对王府中人，知道的甚多，倒是不可失过一探虚实的机会。当下问道：“府外侍卫漫无限制，人数多寡不待，想那府内侍卫，人数的多少，也不一定了。”

童磊摇头答道：“府内侍卫，共有二十四人，一有死伤，立时从府外侍卫中选拔递补。”

杜天鹗怕激起他的疑心，不再多问，微笑说道：“多承指教。”

童磊似是已说完胸中所知，生怕杜天鹗再问下去，无言可答，陡然加快

脚步向前奔去。

两人行约十几里路，果然到了一处密林所在。

只听林中传出一声轻喝道：“什么人？”

童磊停止脚步答道：“东方甲乙木。”

林木中缓缓走出两个黑衣人，只听那当先一人，低声说道：“是童兄，快请隐入林中。”

童磊低声说道：“这位杜兄加入咱们黑衣卫队不久，拨在大郡主手下听差……”

那当先之人摇手阻止童磊再说下去，道：“大郡主已然背叛王爷，少提为妙。”

童磊点头不再答话，紧随那黑衣人向林中走去。

杜天鹞和两个黑衣人点头作礼，哪知两个黑衣人连理也不理，似是没有看到他一样，心中暗暗忖道：童磊之言，一点不错，黑衣卫队之间，彼此毫无情意。

忖思之间，人已走入密林。

右面一个黑衣人一指七八尺外两棵大树道：“你们两个就守在那树后面吧！”

童磊拉着杜天鹞隐入了一株大树之后，低声说道：“这林中，戒备甚严，只怕王爷要到……”

他似是觉着言未尽意，微微一顿之后，又道：“王爷的行动，经常是神鬼难测，他常常单独行动，数月间不回王府一次，从不带任何一个随行之人，有时间却是戒备严密，十二侍卫尽皆相随。”

杜天鹞道：“王爷的举动，自然非咱们能够了解了。”他心知这班人，都服下了迷神毒物，生死已被控制，对那滚龙王极是忠实，何况这密林之中，滚龙王爪牙密布，言词之间，如若不慎，只怕要引起他的疑心。”

童磊轻轻咳了一声，道：“杜兄请守在这大树之后，兄弟到左面去。”

杜天鹞点点头道：“童兄请便。”

童磊道：“一有事情，我自然会招呼你。”举步向旁侧走了过去。

杜天鹞隐在树后，闭上双目，运气调息。

忽然间，一阵得得蹄声，传了过来。

杜天鹞启开双目望去，只见两匹快马，急急驰了过来。

只听密林中一声轻喝道：“什么人？”

紧接着人影闪动，十几条人影疾跃而出。

两匹奔行的快马，突然停了下来，两人跃下马背。

大概来人的身份不低，十几个跃出去的大汉，全都围了上去、两个人接过马匹，牵入林中，余下之人，环拥着两人沿着左侧一条小径，绕入深林。

杜天鹞暗暗忖道：“这两人不知是何等身份，可惜在夜暗之间，无法看清楚两人的形貌。”

片刻之间，又有人来到林边，一批接一批，络绎不绝。

这些人的身份，似都不低，从林中跃出之人，对来人执礼甚恭。

杜天鹞默数来人，已然不下十个之多，心中大为奇怪，暗道：“滚龙王，东、西、南、北四侯，不过五七人而已，何以会有这样多爱人尊崇的人物？”

心念一动，暗自打定主意，再有人来之时，自己赶出去瞧瞧来的什么人物。

心念未息，忽见一个白影，疾驰过来。林中的黑衣卫队，一齐迎出。

杜天鹗加快脚步，紧随人群，出了密林。

那白影驰近林边之后，停了下来，原来是一顶银白的小轿，由四个健壮妇人抬着。

杜天鹗一皱眉头，暗道：“这人也不知什么身份，夜暗之中，乘着白色轿子，岂不引人注目。”

但见那迎出树林的大汉，齐齐对那银色的小轿躬身下拜，杜天鹗也随着别人拜了下去。

那小轿垂帘不起，生似轿中之人，根本不知道有人在迎接于他。

杜天鹗暗暗忖道：“这人好大的架子，不知是一个什么样身份的人物？”不自觉抬头望去。

忽觉身后代衫，被人重重地拉了一下。

他本是机智过人之人，又有着丰富阅历经验，不用回头瞧看，已知是童磊所为，赶忙垂下头去。

直待那银色的小轿过去之后，拜伏在地的黑衣卫队才纷纷站起身子。

杜天鹗尚未站好身子，耳际间已响起了童磊低微的声音，道：“杜兄，请跟在兄弟后面。”说完，立时转身向前走去。

杜天鹗也不言语，紧紧随在他的身后，向前走去。

童磊直向林中走去，深入了五六丈远，才停在一株大树之下，低声说道：“幸好兄弟在你身后，如若换了他人，只怕社兄早已横尸林外了！”

杜天鹗心中虽然明白，但却故作茫然地说道：“为什么呢？”

童磊道：“你知那银色小轿之中，坐的什么人？”

杜天鹗道：“兄弟不知。”

童磊道：“那银色小轿中，乃王爷的夫人。”

杜天鹗道：“王爷的夫人？”

童磊道：“不错，王爷的夫人，王府之中，禁规极是森严，尤其夫人，更不是常人能见，虽是内府侍卫，也未必见过夫人之面。”

杜天鹗道：“原来如此，又承童兄指教。”

童磊道：“因此夫人特地制了这一顶银色的小轿，不论何人只要见这顶银色小轿，一律得低下头去，不准擅自抬头瞧看。”

杜天鹗道：“这些规矩，兄弟哪里知道，不是童兄指教，兄弟也死的糊里糊涂，岂不冤枉！”

童磊道：“兄弟自任王府侍卫，已有两年之久，但却从未见夫人离开过王府一步，不知何以会来此，看来……”

他忽然住口不言，想是忽然觉着不应该再说下去，挥手对杜天鹗道：“杜兄就留在此地，不要离开，兄弟去去就来。”也不待杜天鹗答话，急急走了过去。

杜天鹗茫然站在当地，心中暗暗忖道：“王府中侍卫之间，似是被一种神秘的恐怖感觉所笼罩，彼此之间，都存着极大的戒心。”

心念转动之间，忽然一阵低沉的哨声，传了过来，紧接着脚步杂乱，甚多黑衣卫队，大步向林中冲了进去，杜天鹗迷迷糊糊的也随着向林中走去。

行约二十八丈，到了一处红墙环绕的庙门前面。

但见院中之人齐齐拜伏地上，垂下头去。

杜天鹗略一犹豫，借院中诸人拜伏地上之时，悄然溜进大门，随着拜伏

在地上。

灯光耀照下，大殿中人影幢幢。

一个沉重的声音，起自大殿门口，拖着长长的声音叫道：“夫人驾到，一概回避……”他事先打量好了院中的形势，选择了一个视界极好的角度，举袖掩面，偷眼向小轿望去。

只见垂帘起处，一个珠光宝气的绿衣女人，缓步走出小轿，直入大殿。

虽然灯火通明，但因那绿衣女人，始终未回头，无法看得清她的面相如何。

直待那绿衣女人身影消失在大殿之后，群豪才缓缓站起身子。

杜天鶚默察情势，院中之人，彼此之间，似是十分冷漠，形如不相识，大可借机混入殿中瞧瞧。

院中人数极多，不时有人移动位置，杜天鶚借那移动的混乱，转移到大殿外面。

大殿中灯光辉煌，但却不闻一点说话之声，而且殿门和院子间，相隔五层石级，这中间距离很少，但却无一人，如若举步登上石级，势非被人发觉不可，一时之间，无法再行，只好混在人群之中，等待机会。

过有一盏茶工夫，突然听得一阵低沉喝道，传了过来，道：“东平侯驾到！”

人群一阵轻轻的骚动，纷纷向后移动，让开了一条路。

两个身躯修伟大汉，开道而入，到了殿门外，退让一侧，正好站在了杜天鶚的前面，遮住了他的视线，隐隐可见一个长衫老人，举步登上石级，进入大殿之中。

杜天鶚横向一侧，缓移了两步，避开了两个大汉的遮拦。

只听低沉的喝声，重又传了过来，道：“南面侯驾到！”

喝声未住，两个青衣小童缓步而入。

杜天鶚凝目望去，只见一个身着蓝衫的少年，紧随着两个青衣小童身后而入。

此人年不过二五六，剑眉朗目，英挺潇洒，步履之间，一派斯文。

两个青衣小童，每人斜背着一柄长剑，走到殿门石级之下，并肩退到了一侧，那蓝衫少年，却步上石级，直入殿门。

杜天鶚心中暗暗忖道：“列名滚龙王手下四侯，武功决非泛泛，此人年纪如此之轻，竟能位列四侯之一，如非身怀绝技，定然是一个阴沉险恶，无与伦比的家伙。”

忖思之间，低沉喝声又起，道：“西望侯，北成侯，联袂驾到！”

一条肩横亮银棍的大汉，当先开道而入，一个矮瘦的老叟，和一个独眼光头的中年，并肩进了大门，直登大殿。

杜天鶚恐怕那肩横亮银棍的金元霸，认出自己，赶忙把身体向后退了两尺，隐入人群之中，心中暗暗想道：“四侯齐聚大殿，不知滚龙王来了没有？”

忖思之间，忽觉身前人群纷纷拜伏地上，赶忙相随拜倒，藉衣袖掩护，微启双目望去。

只见一个青袍人步履轻快地直入大殿。

他脸上一片森冷，毫无表情，但从他轻快的步履之中，可见他内心中极是轻松愉快。

大殿里传出了一个宏亮的声音，道：“诸位请席地而坐吧！”

院中群豪纷纷依言、盘膝坐在地上。

杜天鹗目光左右一扫，只见左右两侧之人，一着蓝衣劲服，一着黄色短装，一望即知不是王府中人，不禁胆气一壮，缓缓向前移动了两尺，探头向大殿中看去。

大殿中布置的十分庄严，神案前摆了一张长方形木桌，木桌上铺了一块黄绫，一个小型的玉鼎放置在木桌中间，鼎中香烟袅袅，满室缭绕，那绿衣人戴着一顶特制的凤冠，四周垂着黄色的面纱，香烟缭绕中，增加了甚多神秘。

在那黄绫铺遮的木桌两侧，分坐着东、南、西、北四位侯爷。

除了那四位侯爵之外，另一个黑髯垂胸，年约五旬的长衫人，坐在滚龙王的旁侧。

杜天鹗暗暗奇道：“这位不知什么人物，身份似是还高过四位侯。”

突见滚龙王侧过头去，举手轻轻一挥，立时有两个黑衣人走了过来，滚龙王口齿启动，也不知对那两人说些什么，但见两个黑衣人，大步直向殿外走来。

两人停在大殿石级之上，四外望了一阵，突然一齐向杜天鹗走了过去。

杜天鹗警觉到情势不对时，两人已然到了他的身前。

左面一个黑衣人举手一招，道：“你过来！”

杜天鹗虽然明明知道是叫自己，但他却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双目乱转，东张西望。

右面黑衣人一皱眉头，迈腿跨了一步，探手抓住了杜天鹗，道：“你是装迷糊呢，还是当真没有听清楚？”

杜天鹗只觉他那一抓之劲，甚是强猛，心中暗暗吃惊，只好站了起来。

左面黑衣人道：“王爷命你进殿。”

杜天鹗心知这座古刹之外，戒备森严，决然难以逃走，只好硬着头皮，随在两个黑衣人之后，登上石级，直入大殿。

两个黑衣人并肩而立，挡住了殿门。

高居中座的青衣人冷笑一声，道：“你可是府年侍卫吗？”

杜天鹗步入大殿之时，就在想着如何回答滚龙王的问话，他本是才智甚高之人，加上丰富的江湖阅经验，略一衡量目下形势，已知任何谎言，都无法欺瞒得殿中诸人，当下答道：“在下乃府外侍卫。”

滚龙王冷然一笑，道：“你回答本座之言，也敢自称在下，当真是目无法纪了。”

杜天鹗垂手抱拳，说道：“小的加入王府中卫队不久，不知王府规矩。”

滚龙王道：“你几时加入黑衣卫队？”

杜天鹗道：“属下加入黑衣卫队，不足三月时光。”滚龙王两道冷峻的目光在杜天鹗脸上打量了一阵，冷冷说道：“本座岂是好骗的么？”

杜天鹗急急说道：“属下句句都是实言。”

滚龙王举手一挥，立时有一缕指风，遥遥点袭过来，击中杜天鹗的穴道。

杜天鹗眼看着滚龙王施展隔空点穴之法，但却不敢让避，只好硬着头皮，被他点中穴道，侧身一趔，跌摔在地上。滚龙王一击中敌，对两个黑衣人道：“把他暂押一侧，待一会再好好审问他。”

杜天鹗穴道虽已受制但神志仍然清醒，只觉身子被人抬了起来，摔在大殿一角，此时的生死，已完全操纵于人手，索性闭上双目，暗中运气调息，

试图自行解穴。

只听一个森冷的口音，说道：“我已把季节的风向算好，只要能把他们引入布成的奇阵，不难一鼓歼灭，这张图案，是那一片莽原的地势，王兄过目。”

杜天鹗听了好奇之心大动，忍不住微启一目望去。

但见那坐在滚龙王旁侧的黑髯垂胸之人，从怀中取出一幅白绢图案，递了过去。

滚龙王接过图案，仔细地看了一阵，放在案上，目光转注到北成侯顾八奇脸上问道：“除了武当一派之外，还有哪一派中人物会来？”

顾八奇欠身应道：“属下所知，尚有少林和峨眉两派中几位高手赶来。”

滚龙王点点头，目光又转注到南面侯的脸上问道：“穷家帮中的内线找到了吗？”

南面侯两只睡目闪动了一下，道：“幸不辱命。”

滚龙王道：“那很好，带他来见我。”

杜天鹗吃了一惊，忖道：“以穷家帮执法之严，逍遥秀才唐璇之能，仍然埋有滚尤王的内线……”

只见那坐在侯位上的蓝衫英俊少年，站起身子，直向大殿外面走去，不大工夫，带着一个面包着黑巾的大汉，走了进来。

滚龙王打量了那大汉一眼，道：“你把包在脸上的黑布解开。”

那大汉依言解开包着全脸的黑布，露了一张紫红色的脸，竟然是常随穷家帮帮主欧阳统身侧的神行柏公保。

杜天鹗吃了一惊，暗道：“想不到这小子，竟然是滚龙王派在穷家帮的内线！”

滚龙王侧脸望了那身侧胸垂长髯之人说道：“王弟请代我问问他吧！”

那胸垂黑髯之人举手对柏公保一招，道：“你过来。”

柏公保依言走了过去，低声说道：“此地耳目众多，说话恐有诸多不便之处。”

那黑髯之人，站起身子，说道：“咱们到神像后面去吧！”当先向前行去。

滚龙王回顾了两人一眼，轻轻一掌，击在木案之上，说道：“当今江湖之上，真能和咱们分庭抗礼的，已不是九大门派中人，而是近来声势实力强壮的穷家帮……”

他突然停口不言，目光缓缓由四大侯爵的脸上扫过，冷森地接直：“穷家帮高手如云，逍遥秀才唐璇，更是才智过人，斗智斗力，都足和咱们一拼，四位个个身负绝世武功，本座一向倚重，甚望此次一战，能竟全功，一鼓尽歼穷家帮中高手……”

北成侯顾八奇接口说道：“王爷既是有心要和穷家帮一拼实力，那就不如正面邀请他们，约期决斗，各凭武功，一决生死。”

滚龙王摇头说道：“此乃下下之策，各出实力，决一死战，虽可一日间分胜败，但任何一方，都难免元气大伤，九大门派虽然尚未和咱们正面冲突，但都在养精蓄锐，准备联手对付我们。约期决战，势必哄动江湖，如若九大门派，各派高手相助欧阳统，胜败之分，就难以预料了……”话至此处，突然一顿，探手从怀中摸出四个封筒，接道：“这四个封筒，已详细地说明了你们应办之事，只要你们能一一做到，穷家帮中之人，不难被一鼓而歼。”

南面侯两道炯炯的目光一掠手中封筒不自觉地说道：“血河阵。”

滚龙王笑道：“不错，血河阵，我要在那十里莽原中，布一座‘血河大阵’，你们四人各镇一方。”

南面侯道：“王爷的神算之术，举世无匹，定然早已胸有成竹，我等自当全力以赴。”

滚龙王微微一咧嘴巴，皮笑肉不笑地说道，“全仗四位侯爵了。”

四人一齐欠身作礼，连道：“不敢，不敢。”

滚龙王挥手说道：“那封筒之中，述说甚详，四位一看便知，眼下时光已经不早，你们也该去部署一下了。”

四人齐齐抱拳一揖，垂首向后退去，执礼极恭。杜天鹗只听得心中大为震动，暗暗想道：“滚龙王早有预谋，要一鼓尽歼穷家帮中高手，只不知欧阳统是否已知道此事，怎生要想个法子，通知他一声才好。”

只听滚龙王重重地咳了一声，又道：“这封筒之中，除了记述了各位应做之事以外，还附有有关图势，只要你们能够依照时限办完，血河阵自会生出妙用。”

四位刚退到殿门之处，但一听到滚龙王极重的咳声，同时停下了脚步，直待滚龙王说完话后，才齐齐退出大殿。

但闻急促的步履之声，逐渐远去，渐不可闻，想是那东、西、南、北侯爷，已各带属下动身而去。

杜天鹗声放置在大殿一角，无法见到殿外景物，只好凭藉耳闻之声，推想几人行动。

滚龙王目睹四人的背影出了大殿，低声对那头戴凤冠，身着绿衣的女人附耳低言了一阵，匆匆起身而去。

大殿突然变成了一片死寂，七八个黑衣人分布大殿各处，戒备仍是那样森严，但却是鸦雀无声。

最使杜天鹗奇怪的是那胸垂黑髯的大汉带着柏公保进入那神像之后，良久不见一点回音，大殿中寂静得可听到钢针落地的声音，但却不闻两人说话之声。

还有那全身绿衣的妇人，自从进了这大殿之后，不但未听她说过一句话，而且坐下之后，连动也未动过一下。

不知过去多少时，那绿衣女人突然扬起素手一挥，低声说道：“你们熄去灯火。到外面去吧！我要一个人坐一会。”

于是那些黑衣人同时动作，分别熄去烛火，鱼贯退了出去。

大殿中突然黑暗下来，伸手不见五指。

杜天鹗缓缓把头靠在墙上，暗暗地忖道：“这女人定是滚龙王的夫人了。”以滚龙王为人的冷酷、残忍，但对这绿衣女人，却是甚恭敬。

忖思之间，忽听一缕箫声，袅袅扬起。

杜天鹗听那箫声的来处，正是那绿衣女人停身之处。

箫声初起，就充满凄凉，片刻之后，更是哀伤动人，直似在听着一个深闺怨妇，诉说她凄凉的身世。

杜天鹗不自觉间，受了强烈的感染，一缕怜悯之情，油然而生，失声叹道：“夫人这篇声太动人了，当真是朝聆一曲，夕死无憾！”

那箫声突然停顿了下来，大殿中又恢复了一片幽寂。

杜天鹗只觉手背之上一凉，神志忽然一清，伸手摸去，但觉满腮脸水，

仍不停滚滚而下。

那箫声顿了一顿，突然重起，但这时曲调，却不似先前那般凄凉。

杜天鹗凝神听了一阵，心中突有所感，赶忙运气，和着那箫声调息。

这时，那箫声突然转变得甚是低沉，隐约之间，发人生机，杜天鹗不但被那箫声坚强了求生的意志，而且被那箫声引发起甚多灵机运气调息之间，不自觉地受到箫声的控制。

片刻工夫之后，忽觉受制的穴道自解，气血畅通于经脉之间。

低沉的箫声，忽转低沉。

杜天鹗受那箫声感染的神志，也逐渐的清醒过来。

他本是久经江湖的老手，穴道虽已自解，仍然不肯冒险行动。

杜天鹗目力本异常人，又经一段调息之后，更能适应殿中的黑暗，幽暗的大殿中，除了那头戴风冠的绿衣女人之外，似是再无别人。

由那箫声中，杜天鹗已觉出这绿衣女人，所以受到了滚龙王的极端尊重，似是有着很多原因，并非是只为了她是女人，她的衣着和装束，增加了她更多的神秘。

杜天鹗虽然无法想出，这神秘的绿衣女为什么要救他，但他确信她的箫声，是有意助他解开穴道，他缓缓站起了身子，移动两步，默察那绿衣女人，有什么举动。

事情出于他意料之外。那绿衣女人在他移动身躯的同时，却缓缓地站了起来，慢步走入了神像后面。

这举动突然使杜天鹗想到了一件事，那黑髯垂胸之人，带着柏公保进入这神像之后，一直未曾出来，想来这神像之后，定然有路可通。

他无法确定那绿衣女人走入神像之后的动作，是否有意替他指示一条逃生之路。但他确信，那凤冠四周垂布的黄绫，无法挡住那绿衣女人的视线，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无法逃过那绿衣女人的双目。

大殿门外密布着黑衣侍卫，古刹外林木中戒备更是森严，如若那神像后当真有路可通，倒不失一个脱险的机会。

杜天鹗运气试验一下，觉出了武功尽复，缓缓移步向那神像后面走去。

行近神像，探头向后面望去。

果然，神像后已无那绿衣女人的行踪，那黑髯垂胸的大汉、柏公保，亦早不见。

杜天鹗犹豫了一下，缓步向前走去，在一座高大的神像之后，发现了一个三尺见方的穴洞，一层层的石级，向下面延去。

这是他仅有的生机，略一沉吟，缓步向下走去，一面运气戒备，准备万一再遇上敌人时，全力一拼。

这石级只不过七层左右，刹那间，已到实地，一条三四尺宽的通道、向后通去。

行约十丈远，地势突然斜向上升起，抬头看星光隐现，已到出口所在。

这一次顺利地逃出险境，大出了杜天鹗的意料之外，迅快地爬出荒草掩蔽的出口，藏身在一片草丛之中，看四周形势，只不过刚到树林旁边。

他心知在这附近，仍有着森严的戒备，如其奔行而逃，倒不如大大方方地硬闯过去，以自己的衣着鱼目混珠，或可顺利的通过。于是大起胆子，向前行去。

行进之间，看到甚多的黑衣人，站在树后、草边，但却无人出手相阻、

喝问。杜天鹗大步而行，若无其事，竟然被他混过了森严的戒备。

离开那片树林，逐渐的远去，杜天鹗也逐渐的加快了脚步，一口气走出了六七里路，估计已逃出了滚龙王布下重重警备，才开始放腿奔去。星光微弱，景色黯淡，杜天鹗奔行一阵，突然停了下来，忖道：“我这一身衣着，一旦和穷家帮中之人相遇势必要引起他们的误会不可，为今之计，最好是等明晨天亮之后，先设法找处民家，换了衣服，再设法转告滚龙王企图围歼穷家帮高手之阴谋。”夜阑更深，风平林静，忽然响起了一阵衣袂飘风之声。这声音本来不大，但杜天鹗刚刚坐息醒来，耳目正值灵敏，再加深夜静悄，是以听得十分清楚。

睁眼望去，只见一条高大的身影，在两丈外一条小径上，疾行如飞。

这人只是大步急走，但速度却快的惊人，和一般身负轻功，施展陆地飞行之术，大不相同，不禁心中一动，忽然想起神行柏公保来。暗道：“此人行速惊人，又和一般提纵飞行之术大不相同，八成是神行柏公保了，此人一直追随欧阳统的左右，何不追踪他的身后……”心念转动，霍然起身，施展出轻功提纵身法，急急追去。

初行之时，还不觉什么，片刻之后，已感吃力，只觉对方的行速，愈来愈快，迫得杜天鹗施展出全力追赶。

大约有一顿饭工夫之久，杜天鹗已觉出力难胜任，虽然施展出全力紧追，但彼此之间距离，却是愈拖愈远，眼看着柏公保的背影，逐渐远去，消失在夜色之中。

杜天鹗暗暗自叹道：“神行之名，果不虚传。”一面仍然紧追不舍。

这时，他已经失去了追踪的目标，只有凭藉自己判断的方向行进。

又走了七八里路，到了一条岔道口，三道交错，不知该走那条才对。

正感犹豫之间，忽听一声轻喝：“什么人？”传了过来。

杜天鹗暗道：“这定是穷家帮里的暗桩了。”但又怕弄巧成拙，遇上滚龙王手下之人。是以一语不发地直向那喝声传来的方向处，急行过去。

只听一阵衣袂拂风之声，边侧暗处陡然跃出一个全身灰衣，手执单刀的大汉，拦住了去路。

这着装十分特殊，一望即知是穷家帮中之人。

那横刀大汉冷冷地打量了杜天鹗一眼，说道：“看阁下这身衣着，颇似滚龙王手下黑衣卫队中人。”

杜天鹗一拱手，道：“你可是穷家帮中的人吗？”

那灰衣大汉皱皱眉头，道：“不错，有何贵事？”

杜天鹗道：“我要见欧阳帮主。”

灰衣大汉怔了一怔，道：“你贵姓？”

杜天鹗道：“在下姓杜。”

灰衣人道，“杜什么？”

杜天鹗解下腰中紫金飞龙软鞭递了过去，说道：“请把此鞭交给贵帮帮主，他就知道我是谁了。”

那灰衣大汉一伸单刀，接过软鞭，说道：“敝帮主虽然仁和，凡是求见之人，从无慢待，但此时不同，还要委屈阁下一下。”

杜天鹗道：“怎么个委屈法呢？”

那灰衣大汉道：“缚上你的双手。”

突然仰脸一声长啸，啸声破空，划开了夜的沉寂。

几条人影，急跃而至，团团把杜天鹗围在中间。

杜天鹗看那跃出之人，一个个身着灰衫，心中再无疑虑，双手一合，伸出了手，道：“入乡随俗，众位请加索缚。”

那灰衣大汉从腰间解下一条白索，紧紧把杜天鹗双手捆了起来，笑道：“咱们现在可以走了。”

那些团团围困在杜天鹗周围的灰衫人，立时随着散去，隐入暗影之中不见。

杜天鹗高举被缚的双手，随在那灰衣大汉身后，走过了一段荒凉的小径，到了一处茅舍前面停了下来，举手互击三掌。

茅舍门呀然大开，走出一个身躯修伟的大汉，紫面浓眉，正是神行柏公保。

杜天鹗吃了一惊，暗暗忖道：“此人一直追随在欧阳统的身侧，如若想暗算欧阳帮主，当真是易如反掌。”

柏公保圆睁双目，打量了杜天鹗一眼，冷冷说道：“这人乃滚龙王黑衣卫队，带下去给我杀了。”

那灰衣人道：“他已遵照帮中规矩，缚手求见帮主……”

柏公保一挥手，打断大汉之言，接道：“那就先把他双目挖去吧！”

那灰衣大汉怔了一怔，道：“这个……”

杜天鹗一面运气戒备，一面冷冷说道：“柏公保，你可是怕我在欧阳帮主面前，揭穿你背叛穷家帮的阴谋吗？”

这几句话听得那灰衣人大为震惊，回头望着杜天鹗，道：“你说什么？”

杜天鹗敞声大笑道：“柏公保怕我在贵帮帮主之前，揭露他的阴谋，势必杀我而后甘心。”

说话之时，双目凝注着柏公保，怕他突然出手偷袭。

哪知事情大大的出了杜天鹗意料之外，柏公保不但没有急怒出手，神色反而缓和了下来，淡淡一笑，道：“这人疯了，久闻滚龙王手下之人，都服过绝毒的药物，如不按时服用解药，全身溃烂而死，是以，凡是被滚龙王收入旗下之人，终身不敢背叛，看来这传言不虚了。”

那灰衣大汉见两人你言我语，锋芒相对，一时之间，被闹得不知所措，沉吟了一阵，道：“柏兄久年追随帮主，滚龙王纵然施展离间的手段，也难有用，何况帮主才智过人，明察秋毫，此人既来求见，或有要事，柏兄最好能通禀帮主一声。”

柏公保笑道：“既然如此，你把他留在这里吧！”

那灰衣人把手中紫金飞龙鞭，递了过去，说道：“这条软鞭，一并交给柏兄。”

柏公保接过软鞭，那灰衣人立时转身自去。

杜天鹗衡量情势，再说也是无用，索性沉默不语，暗中运聚功力，准备应变。

柏公保望着那灰衣人去远，冷然一笑，道：“你双手上缚的索绳，乃牛筋合以所制，如想运气震断，那可是自找苦吃。”

杜天鹗肃然说道：“就是下索缚不解，你也未必能伤害到我。”

柏公保笑道：“好大的口气，我不信有这等事？”

杜天鹗道：“你素有神行之名，大概不虞在下逃走，至于你能否伤害到我，不妨一试，不过在咱们未动手前，在下想请教两件事情。”

柏公保道：“你说吧！”

杜天鹞道：“欧阳帮主名震天下，武功过人，耳目怎的这等不灵，我那敞笑之声，在这静夜之中，当可听数里之外，何以他竟然不闻？”

柏公保笑道：“你想的倒是如意得很，可惜你来迟了一步。”

杜天鹞一惊，道：“怎么欧阳帮主……”

柏公保冷冷接道：“他睡的很好。”

杜天鹞突然仰天一叹，道：“人称逍遥秀才唐璇的才华绝世，看来是虚有其名了……”

柏公保道：“何以见得？”

杜天鹞道：“逍遥秀才唐璇如果有传言之能，他该早发觉你的阴谋了。”

柏公保冷笑着说道：“可惜你以后，永无见唐璇的机会了。”左腕一抖，手中紫金飞龙鞭呼的一声，向杜天鹞横扫过去。

杜天鹞突然一提真气，跃飞起四尺高，让开了柏公保横扫一鞭，借势飞起一脚，踢了过去。

柏公保似是未料他双手被缚之后仍然能出脚反击，几乎被他一脚踢中，迫得向后一跃数尺。

杜天鹞凌空出脚的施袭，乃生平深藏不露的绝技，非至性命攸关，轻易不肯施出，这一脚踢出之后，第二脚连续踢出。

柏公保被迫得又向退了两步，才把一脚避过。

杜天鹞双脚连环踢出，瞬息之间，踢出了六脚，迫得柏公保手忙脚乱的应接不暇。

但杜天鹞第六脚踢出之后，人也自空中跌落了下来。

柏公保弃了兵刃，借势反击，掌拍指点，着着攻袭向杜天鹞的要害大穴，口中冷冷说道：“我如用兵刃胜你，只怕你心中难服。”

杜天鹞一面闪避着柏公保攻势，一面默查还手的机会。

他心中很明白，在此时此情之中，必须要一击而中，施延时间，对自己大是不利，但对方武功，似不在自己之下，身手的矫健，掌指灵活，就算除了双手索缚，一时之间，也无法分出胜败，何况双手还被捆着，如不早些设法，冒险求胜，势必要伤在对方手中不可。

心念一转，故露出败象，似是久战力疲，行动已缓慢了甚多。

柏公保冷笑一声，道：“要不要我解去你手上的索缚？”说话之间，一招“真捣黄龙”迎面击去。

杜天鹞向旁侧一让，柏公保已疾随而上，左掌斜里拍来，击在杜天鹞的肩头之上。

柏公保掌势刚刚和杜天鹞肩头相触，杜天鹞已倒摔在地上。

似是他身体早已不支，稍受压力，立时倒了下去。

柏公保怔了一怔，伸手向杜天鹞左肩井穴上点去。

只听杜天鹞冷笑一声，突然一跃而起，右脚急出如电，踢向柏公保的右臂肘间“曲池穴”。

柏公保被他环连的脚法，迫得连连后退，一个失神，被杜天鹞一脚踢中“左肩井穴”，仰面一跤，跌倒在地上。

杜天鹞冷笑一声，走到柏公保身侧，说道：“怎么样，我只要再加一脚，立时可把你内脏踢出。”

柏公保冷笑一声，接道：“你不过侥幸胜我罢了。”

杜天鹗道，“你现在带我去见欧阳帮主，我就立时解开的你的穴道。”

柏公保道：“不用见，见他也是无用……”

突然闭上双目，不再说话。

杜一鹗沉吟了片刻，说道：“一座茅屋能有多大，你纵然不带我去，我自己也可找得到他。”飞起一脚，把柏公保踢到门内暗影之处，接道：“你既不愿讲话，我就踢闭你的哑穴。”

踢开房门，探首望去。

借星月微弱的光芒，隐隐可见一座木榻上，躺着一人，面里而卧。

杜天鹗轻轻地咳了一声，叫道：“房中可是欧阳帮主吗？”

他一连问了数声，不闻那人回答之声。

一阵夜风吹壶，飘传来一阵花香。

杜天鹗犹豫了片刻，终于举步踏进门去，一面稍稍提高了声音叫道：“欧阳帮主，请恕在下擅闯之罪。”

但那木榻上侧卧之人，生似沉睡未醒，仍然不闻回答。

这情景使久历江湖的杜天鹗，亦生出一种不幸的预感，暗暗忖道：“不论这人是否欧阳帮主，但是穷家帮的人物，当可断言，一个身负武功之人，虽在沉睡之中，耳目决不致失灵至此。”

忖思之间，人已走近木榻。只见侧卧之人，大半个脸，贴在枕上，一时之间，仍然无法看得出他是否欧阳帮主。

杜天鹗缓缓地伸出索缚的双手，轻轻一拨那人身躯，把他转了过来。

凝目望去，赫然是欧阳帮主，但全身却不见一处伤痕，气息微弱，紧闭双目。

杜天鹗伸手按在欧阳统前胸之处，只觉他心脏仍然有着轻微的跳动。

他双手被缚，无法查看欧阳统是被人点了穴道，还是被人用药物迷昏过去。

正感为难之时，忽听衣袂飘风之声传入耳际，回头望去，只见两个灰衣人当门而立。

只听一人沉声喝道：“什么人？”嚓的一声亮起一个火折子。

杜天鹗轻轻咳了一声，道：“两位来得正好，贵帮主受了内奸暗算，陷入了晕迷之中……”

这两人全都身着灰衣，一望之下，立可分辨出是穷家帮中之人。

两人骤然听到欧阳统受人暗算之事，胸前如受重击，手中的火折子，突然跌落在地上，火光一闪而熄。

杜天鹗轻轻叹息一声，道：“两位不用担心，贵帮主虽然已被暗算，但幸尚未气绝，在下已仔细看过，全身没有伤痕，不是被迷药迷倒，就是被人点了穴道。”

只听右面一人说道：“阁下贵姓，深夜之中，何以跑到敝帮主的宿住之处？”

杜天鹗道：“两位可看到在下双手已被索缚了么？”左面一个灰衣人答：“如若不见你双手被缚，我们早已出手了。”

杜天鹗微微一笑，道：“两位请过来瞧瞧吧，贵帮主大概尚可救。”

左面灰衣人道，“阁下先请出来。”

杜天鹗心中坦然，大步向外走去。

两个灰衣人齐齐向后一闪，让开了一条去路。

杜天鹗一举双手，举步向门外跨去，就在他举出脚步的刹那，忽然发觉情形不对，陡然收回跨出的右脚。

但那两个灰衣人，也同时伸手向杜天鹗抓去。

杜天鹗警觉虽快，但两个灰衣人，武功都非泛泛之流，出手既快又准，只听嚓的一声，杜天鹗两只衣袖，全被扯破。

两个灰衣人对这陡然联手一击，未能抓住对方一事，甚感讶然，互相望了一眼，一齐向房中扑去。

杜天鹗心知此时此情，已非口和舌所能解释，穷家帮人手众多，又都知道柏公保是帮主的贴身侍卫，不论何等情势，自己决然没有柏公保在穷家帮中说话分量，为今之计，只有先设法把穷家帮众怒压下，然后才有说话的机会，但在这等情势之下，除了以欧阳统的生命，威胁他们之外，实是别无良策。

他心中早有算计，是以惊觉到情势不对，立时巨向木榻上的欧阳统扑了过去。

两个灰衣人追到他的身侧，他已高举双手，压在欧阳统前胸“玄机”要穴之上，冷冷说道：“如果你们不愿欧阳帮主伤在我的掌下，快请退避开去。”

两个灰衣人都被他的大言吓住，后退了三步，并肩而立，望着杜天鹗发愣。

只听杜天鹗高声说道：“你们那位身上带有刀子，请借给在下用用。”

左右灰衣人道：“你可是借可刀子，斩断手上的索缚吗？”

杜天鹗道：“不错。”

右面那灰衣人冷冷道：“你手中的索。乃我们穷家帮中特制之物，用发丝合以银线、牛筋制成，普通的兵器，如何能够斩断，纵然有刀子也是无用。”

杜天鹗略一沉吟道：“难道你们穷家帮这索绳捆上人后，就永远没法子解开了么？”

两个灰衣人相互望了一眼，彼此都默然不语。

杜天鹗心知如下以欧阳统性命相迫，这双手上的索缚，只怕难以解去，当下抬起右脚，对准了欧阳统的太阳穴说道：“你们穷家帮人手众多，在下的武功再高，也难是你们的敌手，何况手又被索绳捆住……”

只听大门外面，传过来一声冷笑。

凝目望去，只见一个高大的身躯，直向室中走来，赫然是柏公保。

在他身后，紧随着大腹大脑袋的铁卫周大志，想是周大志由外面归来，看到了柏公保，解了他的穴道。

杜天鹗暗道一声，完了，此人隐秘，大都已为我所知，势必要想法杀死我而后甘心。

要知神行柏公保和铁卫周大志，都是欧阳帮主最信任的贴身侍卫，两人日常相伴在欧阳统的身侧。穷家帮中各大分舵，只要一见两人，就知帮主驾到，是以两个灰衣人一见柏公保和周大志携手走了进来，立时向两侧退开，让开一条路。

柏公保扬手指着杜天鹗道：“就是这小子。”

铁卫周大志一挺大腹，高声对杜天鹗道：“你下来和咱老周先拼上两百合！”

杜天鹗听他言语，心知此人不善心机，说话行动，但是直来直往，必须要点醒他不敢冒险出手才对，当下冷冷喝道：“可惜贵帮主的生死，还握在

我的手中，你要是一动手脚，我就先把贵帮主杀死。”

铁卫周大志果然不敢再向前迫进，但他久年追随欧阳统，对帮主极是忠心，沉吟了一阵，道：“你究竟要怎么样？”

杜天鹗道：“先解开手上索缚，送还我兵刃。”

周大志顾虑欧阳统的安危心切，顺手取过柏公保手中的紫金飞龙鞭，道：“大丈夫一言为定，奉还你兵刃，解开你手上索缚之后，在下还当亲自送你离开此地，但望你遵守自己许下的诺言，不得伤害我们帮主。”

杜天鹗笑道：“在下还有一件请求，有劳大驾带在下去见文丞唐璇。”

周大志略一沉吟，道：“好吧！咱们就此一言为定。”大步走了过去，解开了杜天鹗手中索缚，放下紫金飞龙鞭，向后退了五步，道：“你现在可以出来了吧？”

杜天鹗凝目望着欧阳统黯然一叹，道：“帮主一世英名，竟然伤在属下暗算之手。”这几句话，说的词意恳切，决非做作得出，周大志和两个灰衣人，都听得怔了一怔，茫然说道：“你说什么？”

杜天鹗盘好软鞭，肃然说道：“说给你们听，你们也无法分辨清楚。”伏身一探双臂，抱起昏迷中的欧阳统接道：“有劳诸位带我去见贵帮中文丞唐璇！”

周大志道：“你放开我们帮主，由在下陪你去也是一样。”但听人声嘈杂，茅室外面，已布满了穷家帮中之人。

杜天鹗道：“非是在下不肯信任周兄，实因贵帮中人多手杂，我如一放欧阳帮主，只怕立时将四面受敌，在下的生死，虽不足惜，但贵帮中损伤，却是巨大无比，还得请周兄原谅一二。”柏公保冷冷接道：“一个人言而无信，还有何颜立足人世？”突然疾冲而上，一掌劈去。

杜天鹗飞起一脚，逼迟了柏公保，冷冷喝道：“卖主求荣，不知咱们哪一个才是无颜立足人世？”

柏公保已知他连环飞腿的利害，何况他手中抱着欧阳帮主作人质，如若强行于手，势将为周大志等所阻，只好收掌而退。杜天鹗朗声大笑一阵，道：“柏公保，你可敢和在下一一起去见贵帮中的文丞唐璇吗？”

周大志听得莫名所以，回头望了柏公保一眼，道：“柏兄，这是怎么回事？”

柏公保道：“这人疯疯癫癫，谁知道他说的什么？”

周大志一心顾虑帮主的安危，想了想道：“我带你去见唐璇。”

杜天鹗左臂抱起欧阳统，右手倒提紫金飞龙鞭，说道：“诸位最好和在下保持着三尺以上距离，免得突施暗算，在下防备不及……”目光一扫柏公保，又道：“你最好别打坏主意。”

周大志一皱支眉头，道：“柏兄，这人似是专和你作对。”

柏公保道：“帮主在他手中，兄弟虽然恨他牙痒痒的，但却无可奈何。”

杜天鹗随在几人身后，出了室门，只见院中站满了穷家帮中之人，个个怒目相视，手握兵刃，蓄势待发。

杜天鹗虽然久经大敌，常走江湖，但见到那等阵势，也不禁有些微生寒意。

只见周大志举起双手，相互击了两掌，说道：“诸位千万不可随便出手，免得伤了帮主。”

院中群豪听完之后，果然齐齐收了兵刃，退到一侧。

周大志举步而行，出了茅舍，北行十余丈，到了一座简陋的草棚外面。只见一个长衫人手中握着一柄折扇，端坐在一张竹椅之上，在他身侧，站着两个灰衣人。

那人仰脸望着天上的星象，看的甚是入神，对几人走近身旁一事，浑如不觉。

周大志遥遥抱拳一揖，道：“参见唐爷。”

那长衫人缓缓回头过来，打量了几人一眼，道：“什么事？”

周大志道：“这位要见唐爷……”

杜天鹞大行两步，接道：“在下杜天鹞。”

唐璇目光一扫杜天鹞怀抱中的欧阳统，道：“久仰，久仰。”

杜天鹞道：“贵帮帮主受伤甚重，先请先生查看一下帮主的伤势。”

唐璇突然双目凝注在杜天鹞的身上，望了一阵，挥手对周大志等说道：“你们都暂时退去。”

柏公保道：“此人以帮主的性命要挟，迫使我等就范，先生何不防他一着。”

唐璇微微一笑，道：“我知道了，你们去吧！”

周大志虽知唐璇不会武功，但却对他的料事才智佩服无比。回头对柏公保等说道：“唐爷之言，从无不中。咱们走吧！”

一转身向后退去。

他这一走，所有之人，无不随行退去，眨眼消失在夜色之中，荒凉的郊野中，简陋的茅棚前，只余下杜天鹞和唐璇，以及那晕迷未醒的欧阳统。

杜天鹞缓缓放下了怀抱中的欧阳统，道：“贵帮主受人暗算，伤势不轻，请先生查看一下，是否还有救？”

唐璇低头望了欧阳统一眼，笑道：“不要紧，他不过是被人用药物迷了过去，药物一解，人就立可清醒过来。”

杜天鹞听到他言词之间，毫无关心之意，心中大感奇怪，呆了一呆，道：“看先生的神色情态，似是对贵帮主的生死毫不关心了！”

唐璇脸色一整，说道：“你身着滚龙王手下黑衣卫队的衣服，冒险来此，不知有何见教？”

杜天鹞忽觉一股忿怒之气，直冲上来，冷冷喝道：“欧阳帮主是何等的英雄人物，想不到他的属下，竟然都是外貌忠厚，心藏奸诈之人！”

唐璇微微一笑，道：“骂得好，你冒着生命之险，闯来此地，就只为骂我们几句吗？”

杜天鹞一抖手中紫金飞龙鞭道：“在下虽和欧阳帮主谈不上交情，但却深深为他抱屈……”

唐璇挥了挥手中的折扇，接道：“杜兄身着黑衣卫队衣服，但言词之间，却是毫无中毒迹象……”

杜天鹞厉喝道：“如若在下服用过滚龙王控制属下的毒药，只怕也不会到此来了。”

唐璇笑道：“杜兄一片好心，却是弄巧成拙，破坏我们满盘计划，唉！这一来，只怕白耗费在下一番心血了。”

杜天鹞奇道：“先生之言，实叫在下费解得很。”

唐璇叹道：“正如杜兄所言，欧阳帮主是何等的英雄人物，平常之人，岂能够暗算于他。”

杜天鶚双眉耸动，摇头说道：“先生这办法虽好，但未免太冒险了，如若柏公保借机施下毒手，欧阳帮主岂不要殒命当场，这办法，智者不取。”

唐璇笑道：“在下的预料之中，柏公保决不致施下毒手，需知他要留下帮主的性命，以维护他的安全，唉！我已暗遣帮中高手，暗中监视他的行动，准备借彼之矛，攻彼之盾，想不到……”

杜天鶚道：“想不到被在下破坏。”

唐璇道：“不知者不罪，何况在下相信杜兄……”轻挥折扇一笑而住。

杜天鶚道：“相信我什么？”

唐璇道：“相信不再用敝帮帮主涉险了。”

杜天鶚沉吟了片刻，说道：“在下涉险而来，确有要事求见贵帮帮主，想不到破坏了先生的计划……”他微一停顿之后，又道：“先生先把贵帮主救醒来，咱们再谈不迟。”

唐璇仰脸看了天上星河，笑道：“再过片刻时光，帮主自会醒来，用不到施药相救了。”

杜天鶚奇道：“当真有这等事吗？”

唐璇道：“不敢相欺，在下早已让帮主服下了解毒之药，算好了时间，到了时刻，不用别人解救，自会醒来，在我的估计之中，那柏公保至多把帮主带出数里……”

杜天鶚道：“非先生这等千古绝才，胸罗万有，如何想出此等安排，如若是不解药理之人，纵然想出这等办法，也是无法应用。”

唐璇道：“杜兄过奖了。”

杜天鶚道：“滚龙王召集了手下四大侯爵，聚会十里外一处密林之中……”

唐璇笑道：“这我已经知道了，但不知他们说些什么？”

杜天鶚道：“滚龙王尽出属下高手，排成了一座血河大阵，想一举尽歼贵帮中人。”

唐璇怔了怔，道：“血河大阵？”

杜天鶚道：“不错，在下被滚龙王发觉了身份，被囚于他们议事大殿之中，听得甚是清楚，决错不了。”

唐璇道：“不知杜兄怎生脱险归来？”

杜天鶚道：“说起来叫在下也是不敢相信，但经历如绘，分毫不差……”

似在构思措词，微微沉吟了一阵，接道：“说出只怕先生也是难以相信，释放我脱险之人，竟然是滚龙王的夫人。”

唐璇突然急行两步，走在欧阳统的身前，抱拳一揖，说道：“文丞唐璇，向帮主请安。”

只见欧阳统缓缓睁开双目，望了唐璇一眼，挺身坐了起来，道：“这是什么所在，叛徒哪里去了？”

唐璇笑道：“人算不如天算，有劳帮主白涉一场惊险。”

欧阳统看看天上的星辰，笑道：“先生计算的时刻，当真是分毫不差。”缓缓站起身子，拍去身上尘土。

唐璇道：“属下坐观星辰，心急如焚，总算幸无失误。”

欧阳统笑道：“先生神算，由来不差毫厘……”目光一转，投注在杜天鶚的身上，拱手一笑，道：“杜大侠。”

杜天鶚欠身说道：“不敢，不敢，帮主一世英雄，几乎受属下暗算。”

欧阳统叹道：“知人知面不知心，想不到追随我十数年之久的柏公保，竟然也是滚龙王的手下。”

唐璇一挥折扇，道：“我料那柏公保必难安心坐候，必将返来暗中偷窥，咱们进入茅棚中谈吧！”

欧阳统点头微笑，径先进入茅棚，杜天鹗、唐璇鱼贯随入。

茅室中放置着一张木桌，但却早已摆好香茗，三人围桌就坐在竹椅之上。

唐璇笑道：“为了避免叛徒偷窥得室中情形，咱们就这样摸黑坐着吧……”微微一顿之后，又道：“眼下敝帮主已醒，杜兄可否将滚龙王阴谋详情，告诉在下呢？”

杜天鹗略一沉吟，仔细地把经过之情，说了一遍。

欧阳统沉默了片刻，回顾了唐璇一眼，道：“先生，滚龙王尽招属下高手，布成‘血河大阵’分明是想和咱们一拼实力了。”

唐璇道：“不错。”他一向宏论滔滔，此刻却突然不肯多言。

欧阳统道：“先生之意，咱们可要尽出帮中精锐，和他们决一死战吗？”

唐璇道：“事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但属下却不主张尽出精锐，决一死战。”

欧阳统道：“这么说来，先生已早有成竹在胸了？”

唐璇道：“运筹行略，我和滚龙王同出一门，当是在伯仲之间，但他却强过我一身武功。”

欧阳统道：“先生却强过他三分才智。”

唐璇道：“只能说比他多读几年诗书而已。”说完，缓缓起身，来回在室中走动，显然他在筹思对敌之策。欧阳统知他正在运用全力，也不再打扰于他。

忽见唐璇停下脚步，道：“杜兄……”

杜天鹗道：“有何吩咐？”

唐璇道：“不知你是否愿意重行混入黑衣卫队中去？”杜天鹗沉吟了一阵，道：“重混入黑衣卫队，虽然有些凶险，但如确有需要，在下万死不辞。”

唐璇道：“凶险虽有，但杜兄如肯照兄弟之言去做，险算当不过一半。”

杜天鹗道：“愿闻高论。”

唐璇道：“法不传六耳，杜兄请附耳上来。”

杜天鹗一面点头，一面赞道：“先生的妙算神机，当真是鬼神难测，在下就此告别。”抱拳一揖，出了草棚，急急而去。欧阳统低声说道：“你和他说些什么？”

唐璇道：“我告诉他应付危急之法。”

欧阳统知他性格，如是不肯说出之事，再追问也是无用。立时不再多问，起身说道：“先生近来一直来得好好休息，该歇歇了。”

唐璇摇头说道：“帮主且慢，属下还有下情禀告。”欧阳统重又坐了下来，道：“什么事？”

唐璇道：“滚龙王借数十里外一片莽原，布下了‘血河大阵’，要一网打尽咱们穷家帮中之人。”

欧阳统道：“在下相信先生之能，早已有破阵之策了。”唐璇道：“‘血河大阵’这名字取得奇怪，属下如不到现场勘查一番，只怕临时措手不及。”

欧阳统吃了一惊，道：“先生一个人去吗？”

唐璇道：“属下之意，请帮主招来铁木大师以及黄山大侠费公亮，带同周大志柏公保一齐前往。”

欧阳统道：“柏公保叛行已露，带他同去，岂不增多凶险？”

唐璇笑道：“正因如此，才要带他同行，帮主佯作不知，由属下暗中查看他的举动。”

欧阳统大步走了出去。片刻之后，带着铁木大师、费公亮等，重回茅棚。

唐璇遥遥对铁木大师和费公亮抱拳一礼，道：“深夜之中，惊扰好梦，在下心中不安的很。”

铁木大师道：“好说，好说。帮主为武林张正义，人间除祸害，老衲自该尽心相助，听从调度。”

唐璇抬头看看天色，道：“咱们该快些走了。”

欧阳统道：“我已要他们速备车马，想已决齐备了。”

说话之间，只听蹄声得得，传了过来，周大志当先急奔而到。一见欧阳统，立时躬身说道：“人手、车、马俱已齐备，恭候帮主、唐爷吩咐。”

欧阳统道：“把车马带过来吧，我们即刻上路。”

周大志举起双手，互击三掌，不远暗影处，立时疾拥出几匹快马和一辆马车，眨眼间已到茅棚外面，当先一人步行领队，正是柏公保。

柏公保神情十分镇静，略一打量四周的景物，垂手站在欧阳统的身侧。

逍遥秀才唐璇暗自惊奇地忖道：“此人这般神态从容，倒是出人意料之外。”

欧阳统接过周大志递过来的马缰，一跃而上，低声对铁木大师和费公亮说道，“两位请上马吧。”

铁木大师摇头说道：“老袖生平之中，从未骑过牲口，有负帮主雅意了。”

费公亮却是跃上马鞍，笑道：“大师乃有道高僧，帮主也不用劝他了。”

欧阳统微微一笑，道：“恭敬不如从命了。”一抖马缰，向前疾奔而去。

只见柏公保迈开大步，不紧不慢地追随在欧阳统身后而行，神情轻松，毫无吃力之感。

铁木大师僧袍飘飘，紧随唐璇车后。

在欧阳统身后丈余左右，紧随着九匹健马，大腹便便的周大志，带领着穷家帮中八英随行。

月暗星明，夜色沉沉，车马迅快奔行之声，划破了沉寂的夜色。

唐璇高居车上，纵目四观，相度着四外的形势，沉重心情，使这位笑口常开，才智绝世的逍遥秀才，泛现一脸肃然之色。

迅快的车马，足足奔驰了一个时辰之久，景物忽然大变。

夜色中但见荆棘丛生，一片乌黑，唐璇高声说道：“就是这地方了。”当先停下马车。

欧阳统勒住了马缰，低声问道：“先生，可要下马步行吗？”

唐璇道：“不必了，咱们这等浩浩荡荡的阵容，决然无法瞒得过滚龙王的耳目。”

欧阳统道：“难道先生是有意让他们知道吗？”

唐璇点头说道：“不错，我要让滚龙王知道咱们也深入过十里莽原。”

欧阳统知他之能，如此做来，定有用意，也不再多问，缓缓纵马而行。

唐璇低声吩咐那赶车之人，道：“穿行在丛草荆棘之间。”

他这马车乃特制之物，不但满置机关，而且结合灵活，可以爬行斜坡，

行驰崎岖的山路之上。

每行走十几丈远，唐璇必要下车停留片刻，然后再登车而行。

这等行走之法自是极为缓慢，所有之人，都有些不耐等待之苦，但又都知他胸罗奇才，这等行动，定有用心，也不便催促于他，只好随着他走走停停，穿行丛草、荆棘的莽原之中。

文弱的唐璇，似是乐此不疲，这般下车上车，闹了足足一个多时辰之久，直到天色大亮，他还是不肯停下来。

## 第二十回 荒原血战

欧阳统忍了忍，最后还是忍耐不住地问道：“先生，已经天色大亮了。”

唐璇抬头看看天色，道：“天亮了，不知这片莽原，还有多长？”

欧阳统茫然一笑，道：“先生的身体，素来文弱，有什么事情，吩咐他们代劳也就是了。”

唐璇到此为止默然不语，却爬到车顶之上，纵目四顾了一阵，突然微微一笑，道：“在那里了，咱们过去瞧瞧吧！”率先驰车而行。

群豪放马紧随车后，行约三四里后，唐璇徒然停下马车说道：“到了。”当先跳下车来。

欧阳统目光环扫，打量了一下四周形势，只见一丛丛野草、荆棘、矮树、乱石。

欧阳统又打量了一下四周形势，道：“此地和别处，有何不同？”

唐璇道：“帮主有所不知，属下一路默查形势，以五行奇数。分算这一片莽原，到此地，已到了中心之区，滚龙王如若真在这一片莽原之中，布设下血河大阵，这地方势必为全阵的中心枢纽，滚龙王如若亲主此阵，亦必在这地方发号施令。”

唐璇就车上取下笔纸，随手挥毫，顷刻间，画成一幅图画。

柏公保垂手静站在欧阳统的身侧，双目不时投注向唐璇手中图画。

欧阳统、周大志正在察看唐璇挥毫画成的图画，忽听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费公亮一皱眉头，大声喝道：“什么人？”

只听一个低沉的声音，应道，“我。”丛草荆棘中走出一个道家装扮的中年人来。

他停在相距群豪丈余之处，低声问道：“哪一个叫唐璇？”

周大志怒道：“当今江湖之上，哪一个不称一声唐爷，这唐璇二字，也是你叫的吗？”

唐璇微微一笑，低声对周大志道：“不要多管闲事。”抱拳对那道人一礼，接着道：“在下便是唐璇，有何见教？”

那道装中年似是余怒未息，冷冷地望了周大志两眼，才缓缓转过头来，说道：“在下奉命，来请先生……”

唐璇听得心头一震，道：“你奉何人之命而来，找我又有什么事？”

那道人道：“在下受命来此，不便奉告差遣之人的姓名。”

唐璇笑道：“既是不肯说出姓名，相请在下谅也没有什么大事了。”

那中年道人微微一笑，道：“你可是害怕吗？”

欧阳统冷哼一声，道：“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快走开去。”

那中年道人打量了欧阳统两眼，说着：“看你的装着，和说话的口气，想来定然是穷家帮中欧阳帮主了。”

费公亮冷笑一声，道：“对付此等人，不用多费唇舌。”大步走了过去，迎胸拍去一掌。

那中年道人疾快地向后退了两步，避开一击，手腕一翻，拔出背上长剑，冷冷问道，“看你衣着分明不是穷家帮中之人！”

费公亮接道：“你连老夫也不认识吗？”说话之间，双手连环击出，倏然之间，已攻出了五掌三拳。

那中年道人武功似是不弱，手中长剑挥动，连封带躲，竟把费公亮八招疾快的攻势挡过。

铁木大师看那中年道人，出手挥剑，似是武当派招数，不禁心中一动，高声叫道：“两位快请住手，老衲有话要说。”

费公亮当先收了双掌，退到一侧。

铁木大师目睹那中年道人笑道：“道兄可是武当门下吗？”

那中年道人微微一愣，但随即恢复镇静之容，说道：“不错，贫道正是出身武当门下，老禅师可是少林高僧铁木大师吗？”

这一次轮到铁木讶然，仔细打量对方，生平从未晤面，不知对方何以竟能出口叫出了自己的名号？

这时，随着唐璇同来的穷家帮中八英，已然散布在那中年道人周围，暗自布成合围之势。

唐璇忽然一挥手，说道：“帮主、大师，请在此稍候片刻，在下和这位道长去去就来。”

欧阳统吃了一惊，道：“先生，这未免太冒险了……”

唐璇笑道：“帮主放心，在下预料这位道长，决然不会伤我。”

欧阳统仍然满脸怀疑，但唐璇已大步而行，走近那中年道人身侧，低声说：“咱们走吧！”

那中年道人微微一笑，道：“唐先生的英名，果不虚传。”并肩向前行去。

环布在四周的八英，眼看唐璇相伴那中年道人同行，只好退到一侧，让开了一条去路。

欧阳统仰脸望望天色，道：“咱们就在原地，等他一会，想他就要回来了。”当先席地而坐。

荒凉的莽原上，突然沉寂下来，不再闻一点声息，场中所有之人的目光，都投注在唐璇消失的方向，期待着他的归来。

只有费公亮闭着目，盘膝而坐。

突然间听得几声厉叱，传了过来，来处正是唐璇消失的去向。

穷家帮之中，立时泛起了一阵轻微的骚动，周大志突然向欧阳统道：“帮主，咱们过去瞧瞧吧！”

欧阳统心中虽是焦急，但他仍然能维持着镇静，笑道：“不用了，以先生之才，纵是遇上什么凶险，亦可逢凶化吉。”约有盏茶时分，仍不见唐璇回来，众人无不焦急。费公亮道：“唐秀才若能无恙而回，我费某便投入贵帮，听从策遣。”

欧阳统道：“费大侠说笑了。”

费公亮道：“大丈夫一言既出，岂能更改。”

忽听周大志大声叫道：“唐爷回来了。”

欧阳统、费公亮，都不自禁站了起来，定神望去。只见唐璇手握折扇，缓步走了回来。

只见欧阳统长长吐出一口闷气，望着唐璇问道：“先生，那中年道人可是滚龙玉手下之人吗？”

唐璇摇头笑道：“不是，是武当派中之人。”

欧阳统道：“那他何以要请先生呢？”

唐璇笑道：“他们要问我一种药物之用。”

欧阳统道：“这就是了，你可见到武当派掌门之人吗？”唐璇道：“没有，那里只有他们两人而已。”

唐璇轻轻一挥折扇，笑道：“诸位可觉到腹中有些饥饿吗？”群豪听他突然扯到饥饿之事，都不禁为之一怔。

周大志躬身一礼，道，“唐爷，小的早就有些饿了。”唐璇道：“那很好，我那马车之上，带有现成的食物，你去取来，大家分食。”

欧阳统奇道：“先生，咱们在此地还要守候很久吗？”唐璇道：“属下之意，咱们最好能守在这里等候……”欧阳统道：“等什么？”

唐璇道：“等滚龙王，眼下这一片停身之地，是这片莽原的中心之区，滚龙王如不占领这一块中心之区，他那血河大阵，就难以摆成。”

欧阳统笑道：“先生可是要在此地和他决一死战吗？”

唐璇摇摇头，道：“不用啦，我要在此地，先行布成一个小阵，有如一把利刃，插入他那‘血河大阵’的心脏之中。”

欧阳统道：“那是否再要调集一些人手过来？”

唐璇道：“单是八英已经够了。”

欧阳统回顾了身后的八英一眼，默默不语，心中却暗暗忖道：“单单留此八人，如何能和滚龙王手下无数高手抗拒？”

唐璇似看透了欧阳统的心事，微微一笑，说道：“帮主尽管放心，属下布成这座阵式，乃隐形之阵，每人都有一定的活动范围，借这丛草、荆棘隐身，或可避过滚龙王的耳目，纵然被他们发现，也不要紧。”

这时，周大志已经由那马车之上，取下食用之物。

唐璇目注八英，低声说道：“你们好好地饱餐一顿，一日夜之内，只怕难再有果腹之食。”

群豪匆匆餐毕，着八英匆匆而去。欧阳统目注唐璇，说道：“先生，咱们还要在这里等候下去吗？”

唐璇道：“只怕咱们已然走不脱了。”

欧阳统奇道：“为什么？”

唐璇笑道：“咱们已被滚龙王手下围困在此地了。”

欧阳统道：“此话当真？”

唐璇笑道：“不过被围之人，并非咱们几个……”

说话之间，突然一阵急促的步履之声，传了过来。

只见两个中年道人，相扶而来，满身血污，湿透全身道袍。

欧阳统一皱眉头，大步迎了上去说道：“两位道兄。”

两个道人似已支持不住，四道失神的目光，一掠欧阳统，突然齐齐倒卧下去。

铁木大师蹲下身子，仔细查看了两人的伤势，道：“他们伤的很重。”

唐璇叹道：“咱们总算抢先了一步，如若晚来一步，只怕他们已入了这中心之地……”

他微微一顿之后，又道：“滚龙王已开始清除这十里莽原中潜伏的武林高手，如若属下的料断不错，这一阵工夫之中，还有甚多受伤之人，赶来此地。”

欧阳统道：“那咱们就这样坐以待敌不成？”

唐璇微微一笑：“属下早已接得快骑飞报，滚龙王设计惑众，已把甚多武林高手，引入这十里莽原之中，他这次尽出全力，想将这十里莽原之内，

潜伏的武林高手一网打尽，然后再排成‘血河大阵’，和咱们穷家帮一决胜负……”

他仰脸望着天上一片飘浮的白云，沉吟片刻，又道：“目下咱们停身之处，乃这十里莽原中心之区，滚龙王已由四面八方搜剿合围，凡是受伤之人，都将极自然地奔入这中心地带。行前我已代帮主传下令渝，着武相关三胜在今朝黄昏时分，尽起咱们穷家帮中高手赶来相援，除了一、二两阁阁主留居总寨之外，第三阁和刑堂堂主，及四十八杰，都将赶来参与这场大战，属下想用八卦九宫阵，先行占领滚龙王‘血河大阵’的心脏，使他奇阵变化受阻，如若咱们此刻撤离此地，不但将假滚龙王以从容布阵之机，且将使这十里莽原中潜伏的甚多武林高手，陷身于苦战无援之境，他们各个行动，彼此互不相关，势将为滚龙王尽歼于这莽原之中。”

欧阳统听得不住点头。

只听一阵得得蹄声，急驰而来。

转头看去，只见两匹健马，急急奔驰而来，马上端坐着两个疾服劲装的大汉，但却是伏在鞍上，动也不动。

日光耀照之下，只见两个伏在鞍上的大汉，满身鲜血。

欧阳统低声喝道：“快把他们扶下马来。”

周大志、柏公保，应声出手，齐齐奔了上去，一人抓住一匹马缰，抱下鞍上之人。

但见两人紧闭双目，已然气绝多时，身上几处，血色仍鲜，显然是刚死不久。

铁木大师合掌道：“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只听沉重的步履之声，传了过来，一个高大的身躯，缓缓由一丛荆棘中绕了出来。

此人似是喝醉了酒一般，步履歪斜，双手捧腹，一步一摇地走了过来。

唐璇回顾了周大志一眼，道：“快把他扶来，看看还有没有救？”

周大志急走了过去，迎着来人探手一把抓去。

那人的举动，走的虽摇摇摆摆，但似是还保持一分对敌的清醒，忽然伸手一拳，击了过来。

这一拳打得大出意外，周大志骤不及防，被他一拳击在大腹之上。

他号称铁卫，在穷家帮中数得上是一流高手，除了轻身功夫，逊人一筹之外，拳脚内力，无不精绝，当下一挺大腹，硬接了那人一拳，右手抓住了那人的右腕。

那大汉击出的一拳，似是用尽了全身的气力，拳势击中周大志，人却自行向后倒去。

周大志右手用力一带，把他抱了起来，大步走到唐璇跟前，缓缓放到草地上。

唐璇凝目望去，只见其人脸色铁青，耳鼻之间汨汨流着鲜血，严重的内伤，似是已到了无救之境，不禁摇头一叹道：“这人没有救了，他被人施展重手法，击伤心脉，仅余一息，支持到此。”

只听步履零乱，两个手提宝剑，满身血污的道人，跑了过来。

费光亮、柏公保、急急冲上，每人扶着一个。

唐璇目光一掠两道人身上的伤势，说道：“快扶他们躺下，这两个伤势虽重，但还有救。”探手入怀，摸出两粒丹药，分给两人服下。

欧阳统低沉他说道：“先生，咱们人手不多，收容这多负伤者，岂是善策？万一滚龙王带着属下，四面八方的攻到，咱们自顾不暇，哪还有余力照顾他们呢？”

唐璇微微一笑，道：“属下坚持留此，其一固为阻他血河大阵，其二就为救这些人，滚龙王杀人，帮主救人，这一正一反之间，是何等的显眼，何等的善行，但得度过此劫，整个武林道上，都将传诵帮主的德威，天下的纷争，都将为帮主一言而解。”

只听周大志大声嚷道：“又有人来了。”

唐璇转脸望去，果然见一个着天蓝长衫的老人，正朝几个停身之处走来。在他的怀抱之中，仰着一个长发披散的绿衣女人。

周大志大步迎了上去，道：“朋友，不能再往前走了。”

那天蓝长衫老人，神态十分威严，冷冷地看了周大志一眼，突然长叹一声，道：“老夫这女儿，受伤甚重，急需找一处安静所在，疗治她的伤势。”他这几句话说的甚是婉转，但神色之间，洋溢着激动之情，显然这个冷傲的老人，只是因情势所迫，不得不强忍着屈辱。

唐璇急步迎了上去，拱手说道：“老前辈，令爱的伤势很重吗？”

那老人缓缓点头应道：“她已陷入昏迷之境，急需早施治疗。”

唐璇道：“晚辈略通医道，不知可否代为效劳？”

那青衣老人，摇头答道：“不用啦，老夫自己会为她疗伤，但必须找一个安静所在。”

唐璇道：“这片莽原之中，充满了杀机，只怕难找出一片安静之境……”

他回目望了那些横陈的伤躯、尸体一眼，接道：“这地方虽然吵杂一些，但却是这片莽原中仅有的一块安全之区，老前辈如若不嫌吵杂，请在此地为令爱疗治一下伤势如何？”

那青衣老人打量四周的环境一眼，低头望着怀抱中的绿衣女，叹道：“此皆老父无能，不能保护你的安全，让你身受此苦。”

只听几声尖厉的怒喝之声，遥遥传了过来。

青衣老人脸色大变，双目中闪动忿怒的火焰，身躯抖动，似是已尽了极大的定力，在克制着心中的忿怒。

唐璇低声说道：“老前辈暂请忍耐一下，替令爱疗伤要紧，我们已在这数丈外，布下了阻敌人手，强敌一时间决难突破，此时，寸阴如金，就事而论，老前辈也该争取这片寸光阴，疗救令爱的伤势。”那青衣老人，面色逐渐的缓和下来，点头应道：“多谢兄台指教。”大步行了丈余，找一处深草丛，放下怀中的女儿。

欧阳统缓步走了过来，低声说道：“连续有受伤之人赶来，想来那滚龙王属下之人，亦即将找到此地，先生最好不要再轻身涉险了。”

言词之间，充满着关怀之情。

唐璇微微一笑，道：“多谢帮主关顾，属下自知珍重。”

费公亮突然大步走了过来，说道：“帮主可认得那青衣老人吗？”

欧阳统摇头说道：“素昧生平，从未见过。”

费公亮道：“此人颇似传言中的南翁姜……”

只听一声尖叫传了过来，打断了费公亮未完之言。转脸望去，只见一个长发散披的中年妇人，满身鲜血地跑了过来。

欧阳统急声说道，“柏公保，快去接她过来。”

柏公保应声而出，疾跃过去，伸手扶住了那满身鲜血的妇人，奔回到欧阳统的身前。

欧阳统目光一转，看她全身伤痕累累，多达六七处，纵有灵药，也是难以救得活了。

忽听唐璇喝道：“滚龙王属下已到，帮主、费大侠，快请四面接迎，我已嘱咐过八英，如遇高手，难以抵敌之时，立时向后撤退，布成九宫奇阵，合力拒敌。”

欧阳统道：“先生自重。”飞身一跃，奔了过去。

费公亮紧随欧阳统身后，追了过去。

唐璇目光一扫柏公保和周大志，道：“你们快把伤者抬到这草丛旁，集中一起。”

周大志道：“死人的尸体呢？”

唐璇道：“那就顾及不到了。”

只听暴喝连起，四面八方一片“站住”之声。

唐璇举起折扇一挥，那停在丈外的马车，突然疾快地驰了过来，但那驾车的黑衣人，仍然静坐在车上不动。

但见人影一闪，紧随欧阳统而去的费公亮突然转了回来，说道：“先生，滚龙王手下高手，已从四面八方的围了过来……”

唐璇点头接道：“这一战势所难免，穷家帮的成败、存亡，端在这一战了。”

费公亮道：“帮主之意，咱们分布之面太过辽阔，要在下请命先生，可否撤退集中？”

唐璇笑道，“我已告诉分布在四周之人，遇上强敌，不可硬拚，他们会自然撤入八卦阵之位，费大侠等只要相机救应，不让有所伤亡就行。”

他轻轻叹息一声，接道：“这是一场实力相差极为悬殊的险恶之战，在三个时辰之内，咱们难有援手赶到，但滚龙王的属下，却是愈来愈多，不过，有帮主、费大侠和铁木大师三位高手，及时施援，当可保八英无恙。”

费公亮应了一声，突然一跃而起，破空而去。

只听周大志哇哇叫道：“唐爷小心了。”大步直向正南迎去。

唐璇目光一转，只见两个黑衣劲装大汉，手执兵刃，冲过了八英的封锁，直奔而来。

柏公保突然欺上一步，道：“唐爷，形势险恶，属下……”

唐璇突然一挥折扇，接道：“退下去。”

柏公保微微一怔，不自禁地向后退了一步。

只听周大志大声喝道：“好小子，接俺老周一拳。”右拳一式“浪撞礁岩”，击了出去。

但闻前面一个执刀大汉，闷哼一声，应声倒了下去。

周大志怔一怔，道：“好不禁打的小子，老周拳还未到，你已吓晕过去。”

刀光一闪，另一个黑衣大汉，趁势一刀，疾向周大志的便便大腹上面刺去。

周大志看去虽然很笨，其实轻灵异常，大腹一侧，避过刀势，顺手一招“海底捞月”，抓住那黑衣大汉右腕，左拳一扬击去。

他拳势尚未中那大汉前胸，那大汉却仰面倒了下去。周大志一把夺过单刀，回身走了过来，笑对唐璇说道：“唐爷，滚龙王手下个个脓包，受不了

俺老周一拳。”

唐璇淡淡一笑，举步登车，拱手对那草丛一礼，道：“多谢相助。”

周大志听的微微一怔，仔细向那倒摔在地上的大汉望去，只见两人双目紧闭，面色铁青，不似中拳而死，不禁心中动了怀凝。

但他天生心地钝迟，一时之间，仍是想不通原因何在，凝目寻思了良久，突然一拍脑袋，大声叫道：“我明白了，明白……”大步走进那草丛之中，叫道：“喂！可是你帮助俺老周的吗？”

草丛中深出那青衣人的脑袋，举手一挥，道：“走开去。”说完一句话，立时又隐入草丛之中。

周大志怔了怔，道：“哼！好大架子。”唐璇低声叱道：“不要惊扰了人家疗伤，快退回来。”

周大志回顾了柏公保一眼，大步走到唐璇的马车前面，低声说道：“那青衣老人武功很好……”

唐璇摇摇手不让他再说下去，接道：“不用你多管闲事……”

突然白影一闪，一道白光划空飞来，直向唐璇飞击过去。

唐璇不会武功，虽然眼看暗器袭来，但却无法闪避。

周大志虽然内力深厚，拳势威猛，但对轻功一道，却是毫无造诣，眼看那袭来白光，逼近唐璇，但却救援不及。

正在危亡一发之际，突有一股暗劲涌来，那疾飞而来的白光，吃那暗劲一撞，登时斜斜飞向一侧，跌落在草地之上。

唐璇目光横掠了落在地上的飞刀一眼，淡然一笑，回顾了铁木大师一眼，道：“不是老禅师劈空掌力强劲，唐璇势必要伤在飞刀之下不可。”

铁木叹道：“这发刀之人的手劲，实是惊人，如若老衲的料断不错，发刀之人，当在五丈之外……”

他微微一顿，又道：“唐先生身系武林安危，老衲深望先生能保重自己，坐在车上，固然可一目了然看到四周变化，但登高而望，目标太过明显……”

唐璇笑道：“多谢老禅师关顾，我这里致谢了。”拱手一礼，缩身入马车之中。

铁木大师突然走近马车，低声对唐璇道：“先生，滚龙王的属下，分明已迫近四周，而且适才兵刃声响，已然动手相搏，不知何以此刻会沉寂下来？”

唐璇道：“大风来临之前，总会有一段时间的平静，滚龙王的属下，不但已迫近四周，而且来人甚多，不乏高手，不出一盏热茶工夫，定将发动强猛攻势。”

说话之间，忽见草丛中，人影闪动。

唐璇低声说声：“大师，滚龙王的属下，已经向前逼了过来，本帮中八英已然向后移动……”

只听衣袖飘风之声，欧阳统、费公亮双双跃落唐璇车前。

欧阳统低声说道：“先生布成的阵式，中间有多大地方？”

唐璇略一沉吟，道：“以属下这马车作为中心，方圆不过两丈。”

欧阳统脸色严肃地点头，说道：“由铁木大师，费大侠全力相助，或可支撑一些时间。”

费公亮突然朗朗一笑，道：“眼下的费某人，已经是穷家帮中所属之人，帮主有何差遣，但请吩咐，属下万死不辞。”

但见八英缓缓向后移动，同时手中都已亮出了兵刃。

只听一个苍劲的声音，传了过来，道：“哪一位是穷家帮的帮主，请来答话。”

欧阳统回顾了铁木大师等一笑，正待开口，费公亮已抢先说道：“什么人这等放肆，我们帮主是何等身份之人，岂肯听你支使，你有话过来说吧！”

过了片刻，那苍劲的声音重又传了过来，道：“老夫顾八奇，乃滚龙王属下四侯之一。”

费公亮大声喝道：“什么侯不侯，如若要见我们帮主，就得以江湖规矩，亲来求见。”

声音微微一顿，接道：“如不是王爷有命，老夫早已下令围攻了。”

费公亮道：“有什么狠毒之处，尽管施出来就是。”

那声音沉寂了良久，重又传了过来，道：“好吧！受命在身，不得不去见他一面，我这立刻就去。”

欧阳统抬头望了望唐璇，道：“先生，眼下情势，咱们已如网中之鱼，滚龙王何不肯下令围攻，却派人和咱们谈判起来。”

唐璇笑道：“滚龙玉未料到咱们会这等冒险……”

忽听铁木大师说道：“滚龙王遣派之人来了。”

欧阳统抬头望去，只见一个身躯壮伟的大汉，肩着一根亮银棍大步行来。

这时，八英已然各自退入方位，布成了阵式。

欧阳统说道：“周大志，去接他过来。”

周大志应了一声，挺着大腹迎了上去。

那大汉行近八英，一振手中的亮银棍，道：“闪开路。”声音宏亮震耳，横棍而立，神威凛凛。

周大志加快脚步，迎了上去，低声对八英说道：“帮主传谕迎，你们让让路吧！”

那缓缓移动不息的阵图陡然停了下来，闪开了一条大路。

那壮伟大汉凝视了周大志一眼，忽然向旁侧一闪，让开去路。

那矮瘦老叟缓步而行，当先入阵。

矮瘦老叟一直行到欧阳统两三步处，才停了下来，拱手说道：“在下北成侯顾八奇，奉王爷之命，面见帮主，有事相商。”

欧阳统脸色肃穆，一派庄严，淡然一笑，道：“在下洗耳恭听。”

顾八奇目光转动，缓缓扫掠了四周之人一眼，道：“你们已被围困此地，如入网之鱼。”

欧阳统冷冷说道：“这个不劳大驾费心。”

顾八奇道：“你们四周，已经满布火药、干柴，如若我们放起一把火来，四面围烧，除非诸位腋生双翅，飞空而遁之外，决难逃出火劫。”

欧阳统听得心头怦然震动，暗暗忖道：果真如此，倒是可怕得很，但他外形之间，仍然保持着平静的神色，笑道：“一把火烧光十里莽原，办法很好啊！”

顾八奇脸色微变，道：“但敝上却不愿眼看诸位被火烧死，特命在下来见帮主……”

欧阳统回顾了唐璇一眼，缓缓把目光投注在顾八奇身上，道：“敬请代复滚龙王，就说在下心领盛情。”

顾八奇道：“看来，欧阳帮主是决心要死守这片土地了。”

费公亮大声喝道：“你这人究竟是有完没有，我们帮主何等身份，岂能陪你说笑。”

顾八奇两道锐利的目光，缓缓转动，扫掠了四周一眼突然纵声而笑，回顾了金元霸一眼道：“咱们走啦！”

欧阳统目光凝注在顾八奇背影之上，默默不语。

唐璇突然低声说道：“此人已去，滚龙王势将下令总攻……”

目光一掠那突起的草丛接道：“咱们一日不退，他那血河大阵，就无法布成，滚龙王派人面见帮主，一则想看看咱们的实力如何，二则想动以言同，劝咱们撤离此地。”

突然一阵尖厉的哨声，传了过来。

一起群和，顷刻间，哨声大作，四面八方，尽都是尖厉破空的哨声，回旋空际，绕耳不绝。

唐璇突然低声向那车辕前面坐的黑衣人说道：“放开马僵，让它们逃生去吧！”

那黑衣人一语不发，但却依言解开车辕上的控马的索绳。

唐璇大声说道：“帮主和大师，尽管全力援救八英，不用顾及我的安危了。”

欧阳统转过去道：“先生……”

只见唐璇一阵拉动，梭形马车上，突然发出一片轧轧之声，四块木板，缓缓向上升了起来，逐渐把唐璇的身子掩去。

只听一股锐啸，一排利箭，破空飞到。

铁木大师疾快地一挥，宽大的袍袖，打出一股强猛暗劲。

欧阳统右手一扬，打出一阵劈空掌风，费公亮、周大志、柏公保等，各挥拳掌，打出内力，疾向那一排箭上撞去。

但见那一排利箭，被几人发出的内力一挡，立时如遇上了一堵无形的墙壁，齐齐跌落在地上。

只听箭啸之声，传了过来，又一排急弩大箭，峰拥而到。

费公亮首先警觉，高声说道：“帮主，咱们不能中人诱敌之计，再发内家掌力，击打这些弩箭，伏下身子，避开箭雨。”

这一次群豪果然都不再发掌击箭，纷纷让避开去。

只听一阵乒乒乱响，十几支利箭，齐齐射在唐璇的座车之上。

唐璇那座车四围的木板，坚硬异常，疾箭利镞，也只不过深入半寸左右。

木板重隔的座车之中，传出了唐璇的声音，道：“诸位请各取一件顺手兵刃，以作对敌之用。”

语声甫落，一阵轧轧声响，那木车后面忽然裂开出一个两尺大小的圆径，一片木板，缓缓而出，木板之上放着各种兵刃：刀、剑、棍、笔，不下十件之多。

欧阳统心中暗道：“想不到他这木车之上，还有这般的妙用，十年来，我竟然全无所知……”他心中虽然甚感惊讶，但表面之上却保持平静神情，当先一探，取了一柄长剑，道：“哪位若忘带兵刃，尽管选用。”

铁木、费公亮，是未用兵刃之人，但此刻却不再稍生托大之心，各自选了一件合手的兵刃，握在手中。

只听一阵尖厉的哨声，划破了长空，正方向，当先耀现出一片刀光，十几条大汉，各挥着兵刃，疾冲过去。

森林的寒芒，闪耀在日光中。

八英排居的八卦阵位，开始了缓慢的转动，但那轮转的圈子，却逐渐向里面缩小。

只听一阵狂喝，挟着兵刃相击之声，传了过去。

费公亮抬头看去，只见正前方强敌排成了一座方阵，一面狂喝狂叫，一面疾急地向前冲了过来。

这些人双臂相挽，连接在一起，肉体 and 兵刃结成了一座坚强而又残酷的冲击的阵式。

八英排成的八卦阵式，确有着精妙异常的变化，兵刃交错，封闭谨严，而且攻拒之间，很自然的缓缓转动。

但对方那等不顾伤亡的硬冲、猛击，已然使八英有着应接不暇之感。

费公亮纵身一跃，直掠过去，人还未落实，全力推出一掌。一股凌厉的暗劲排涌而出，一阻强敌的硬冲之势，大刀一挥，横扫而出。

那结成的方阵，虽然冲势猛恶，但他们也有缺点，那就是很多活人和重伤死亡之人，结连在一起，运用上不灵活，费公亮一刀扫出，立时响起了两声惨叫。

两条大汉，生生吃他一刀横斩成四段。

铁木大师一合双掌，高宣了一声佛号，道：“阿弥陀佛。”急急闭上了双目，不忍卒睹。

强敌二十余人结成的方阵，经过数番猛冲之后，已伤亡过半，冲击之力在减弱。

只听遥遥传过来一阵哨声，那结成方阵的强敌，陡然向后退去。

一阵猛烈的击杀之后，忽然静止下来。

触目鲜血，遍地残肢，一片凄凉。

欧阳统长长叹息一声，说道：“先生，滚龙王这等残酷的驱使属下，这一战不论成败，都将造成一场可怕的杀劫……”

木板掩蔽的马车中，传出了唐璇的声音道：“这些人大都服有药物，不知死亡之可怕，唯一可行之策，就是让他们及时清醒过来。”

深草丛中的伏兵蜂拥而出，点点黑影，拦住了那轮剑气。

相距遥远，深草及人，无法看清楚搏斗的详情，但见那滚动的兵刃和迅快转动的人影，可想到那搏斗是何等激烈绝伦。

欧阳统长长叹息一声，道：“不知那人是谁，那重重包围他的黑影，被迫得纷纷闪动。”

费公亮道：“那人的剑术，已进入上乘境界，定然是武林中大大有名的人物。”

但见白芒飞闪，不时暴升起丈余高低。

只听长啸划空，那飞闪的白芒，突然暴长近丈，破围而出，疾快地向几人停身之处奔来。

点点黑影，紧随那剑光之后，突然又拥出一群黑影，拦住了去路。

那人，又被重重的包围了起来。

但不过一刻工夫，又被他突围而出。

费公亮长叹一声，赞道：“这人不但剑术已入上乘，功力亦极深厚，连经恶战，仍然能力破重围。”

说话之间，草丛中又拥出十几条大汉，再度把那仗剑人围了起来。

欧阳统突然回头道：“大师，此人武功不凡，如若被滚龙王手下所伤，未免可惜，咱们去接他一阵，不知大师意下如何？”

铁木道：“老衲亦有此意。”

欧阳统道：“好！咱们走吧！”费公亮突然一横手臂，拦住了欧阳统，道：“帮主身份尊贵，岂可轻易涉险，让属下陪同铁木大师一行如何？”

只听铁木大师说道：“用不着咱们去了，他已然破围而出了。”

抬头看去，只见那执剑人，果然再度突破重围，急冲过来。这时，那人已然相距不远，清晰可见。

只见他一身青衣，右手执剑、左手中抱着一个长发散垂的白衣女子。

那白衣女的身上，溅满了鲜血。

怀抱中人，遮去了她的面目，一时间，无人看清楚年龄。他奔来之势，快如离弦流矢，倏忽之间，已到了两三丈外。只听两声厉喝，两条人影，有如天马行空，斜迎过来，拦住那执剑人的去路。

那执剑人抢先出手，长剑疾挥，横里扫去。

两个拦路的黑衣大匠，一个手使大环刀，一个分握两支铁笔。

那执剑人剑势扫出，两人的兵刃，也同时举起攻去，刀剑相触，一声金铁大震，但两支判官笔，却乘隙而入，逼得执剑人，向后退了两步。

交手一招之间，已然形成炽烈的火拼之势，那用刀、使笔人的武功，显然是两个杰出的高手。

那执剑人虽然连番冲击、恶战，但却似毫无困乏之感，长剑挥动，攻势锐利至极，刹那幻成一团剑气、白光，疾向前面猛冲。

可惜的是两个拦路人武功太强，刀、笔交织，幻生出一片光幕，硬把那团滚滚的剑气拦住。

这是一场惨烈绝伦的恶战，不但双方攻拒的招数，各擅奇妙，就是内力，也似在伯仲之间，力斗数十合，仍是个不胜不败之局。

欧阳统冷眼旁观，看的暗暗惊心，忖道：“这两人在滚龙王手下不知是何身份，武功这般高强……”忖思之间，突听一阵尖厉的哨音传来，草丛中突然拥出十几条人影，团团把那执剑人围了起来。

只见白虹暴涨，剑光突盛，七八尺内尽都是森冷的剑气。

一声惨叫，由那弥漫的剑气中传出来，一颗人头疾飞而出。

凝神看去，只见那使用大环刀的人，已然伤在执剑人的手下。

但见那执剑人飞起一脚，一具无头的尸体，带着喷射的血雨，疾飞而起，撞向四周的黑衣人。

那围在四周的黑衣人，不自禁向旁一让。

只听那执剑人一声怒喝：“挡我者死！”长剑暴洒出朵朵剑花，逼开双笔，连人带剑，疾冲而出。

凌厉的剑风，迅快的行动，使那围在四周的黑衣人，来不及出手拦阻，其实纵然出手，也无法拦得住他那身剑合一的冲击之势。

费公亮不禁喝一声彩，道：“好剑法！”

余音未绝，那疾冲而来的人剑，已到了八卦阵式前面。

欧阳统高声喝道：“快让开放他进来。”其实他这声喝已无必要，八英早已让开一道缺口。

那执剑人纵身一跃，冲入了八卦阵中。

欧阳统一拱手，道：“壮士快休息片刻……”

那人缓缓放下手中长剑，然后又慢慢放下怀抱中的白衣女，拱手一礼。欧阳统凝目望去，只见来人不过二十上下，丰神俊朗，剑眉星目，虽经连番恶战，只不过轻微喘息，心中大为起敬。微微一笑，道：“阁下的剑术，乃欧阳统生平所见几位有数高手之一。”

那人欠身说道：“看先生衣着气度，这是名重武林的欧阳帮主了。”他虽已和欧阳统有过数面之缘——但那时服有迷药，神志不清，脸上又涂有变容药物，是以彼此之间，都无法记忆起来。

欧阳统道：“在下正是欧阳统，大驾尊姓？”

那少年抱拳，道：“区区上官琦……”

忽听费公亮失声叫道：“这女娃儿不是那冒充闵老英雄女儿的大郡主么？”

上官琦道：“不错，不过，她现在已经不是滚龙王的叛徒了。”

欧阳统道：“可是她遇上了凶险，为上官兄所救吗？”

上官琦长叹一声，道：“此事说来话长，但如若在下不说清楚，只要引起诸位的多疑之心……”当下把混入闵府经过，服药、变容的情势，删繁从简的说了一遍。

铁木大师道：“有一位生像似猿之人，不知现在何处？”

上官琦道：“那是在下的师弟，他名袁孝。”

铁木大师道：“他的轻功，是老衲生年所见绝佳高手之一。”

上官琦道：“大师过奖，未学后进，还望诸位老前辈多多指教……”目光转动，四周打量。周大志看不过眼，大声叫道：“你这人东张西望的瞧什么？”

上官琦道：“贵帮中唐先生没有来吗？”

欧阳统道：“有何见教，和我说也是一样。”

上官琦道：“这位姑娘伤势甚重，在下久闻唐先生的医道，独步武林，让他看看这位姑娘，是否还有救？”

欧阳统目光一掠那马车说道：“此时此情之下，只伯不太方便吧！”

一语甫落，哨声突起。

转头看去，只见十几个劲装大汉，直向八卦阵中冲来。

当先一人，身躯修伟，手执亮银棍，神威凛凛地大步而来。

周大志探手由唐璇坐车之下捡起了一根铁棍，低声对欧阳统道：“此人手中兵刃沉重，臂力定甚惊人，俺老周去挡他一阵如何？”

欧阳统点头说道：“切不可逞强斗狠，妨碍到八英阵法变化。”

周大志应了一声，手提铁棍，迎了上去。

上官琦望着那双目紧闭的白衣女，长长叹息一声，左手抱起娇躯，右手横举长剑接道：“咱们要走了。”

欧阳统吃了一惊，道：“上官兄留步。”

上官琦回头说道：“什么事？”

欧阳统道：“上官兄的剑术，乃兄弟生年所见有数高手之一。”

上官琦道：“帮主所赐教言，在下已洗耳恭听，伤人虚弱，奄奄一息，在下实难久待。”

欧阳统道：“大驾的手法，剑法，虽已入不凡之境，但如说久战滚龙王属下的高手，只怕要大感吃力，何况你怀抱之中还有伤重侍毙的女孩子。”

上官琦道：“在下不忍不尽我最大心力，尽量延续她的生命，等待我那

兄弟，让他们见最后一面。”

欧阳统道：“不知她受的什么伤，可否让在下瞧瞧，也许在下可能相助一二。”

上官琦道：“她中了附骨毒针。”

欧阳统道：“好毒辣的名字，定然是滚龙王下的手了？”

上官琦道：“不错，她本可继续忠于她的义父，那既能见谅于她的义父，又可免毒发之苦，但她却甘心忍受那人人不易忍受之苦，不肯求功折罪。”

欧阳统仔细在那白衣女身上瞧了一遍，找不出一点伤痕，心气一馁，说道：“看来是非得先生，瞧瞧他的伤势了。”

忽听身旁草丛之中，传出来一个沉重的声音，道：“什么伤势？给我瞧瞧。”

上官琦转间望去，只见那草丛之中探出了一个白发白髯的脑袋。

上官琦心知连雪娇已到油尽将熄之境，自己纵有求医之心，突围之勇，但伤重的连雪娇已经是无能再等待了。

在这等情势之下，上官琦一听那老人喝叫之声，立时抱起连雪娇走了过去。

青衣老人伸开双臂，接过连雪娇，重又缩回那草丛之中。

只听一连三声金铁大震，传入耳际。

凝目望去，只见周大志已和那身躯修伟，手横亮银棍的金元霸，动上了手，两人都使用浑重的兵刃，而且又都有着极深的臂力，彼此交手相扑，各自抡棍相击，声如雷鸣，震耳欲聋。

金元霸勇不可挡，三招硬拼臂力之后，攻的更是锐利，举棍扫击，啸风盈耳，气势猛恶，动人心魄。这时，太阳已升中天，光芒普照下，只见一队队手横兵刃之人，四面八方的围拢上来。

欧阳统目光环扫了四周一眼，略一估算，摇头叹道：“武林中有史以来，大规模的混战，只怕这要算得第一次了，这一波攻阵强敌，只怕要在百名以上。”

只听那木板掩遮的马车之中，传出来唐璇的声音道：“强敌人数众多，必将不计伤亡地连番硬冲，八英排成的阵式，虽有妙用，只怕也难挡得这番猛冲之势，还得仗大师和费大侠之力，及时救援……”

那声音微微顿了一顿，又道：“无论如何不能让八英有所伤亡，伤亡一人，全阵即将为之动摇。”

欧阳统高声应道：“本座等自会尽全力支援八英。”

声音甫停，立时响起一阵清脆的钟声。

但见八英摆成阵式，忽然开始向后收缩，片刻间，只余下方圆不及两丈的空间。

但闻叮叮当当之声，混入那紧张的气氛之中。

唐璇高声说道：“帮主快请传谕出去，凡是咱们穷家帮之人，一律不许冒着破阵之险，擅自出手对敌。”

欧阳统大喝道：“周大志快退回来。”

周大志硬接了金元霸一棍，道：“帮主正在召唤在下，不知有何吩咐？咱们等一会再比不迟。”

金元霸道：“很好，很好，我也想和你打个胜败出来。”

周大志倒提铁棍，大步向欧阳统走了过去。

他一退下，八英立时开始转动身子，封堵上缺口。

金元霸手横亮银棍，望着缓缓转动的八英，希望能找出一个空隙，冲入阵中。

原来八卦阵缩小之后，阵式更觉严谨无懈可击。

这时，在八英排成的阵式四周，已经布满了蓄势的强敌，四面八方，重重包围，一眼望去，不下百人之多。

奇怪的是这些人并不立时出手，似是在等着什么？

这是大风暴前的一段暂时平静，一场空前的惨烈相搏，行将展开在这广阔的莽原上。

欧阳统表面之上，虽然保持镇静，但见强敌的优势，心中不觉暗自叹息，忖道：“这一场恶战，一旦展开，敌我双方，恐都将造成巨大的损失！”

只听周大志高声说道：“帮主召俺退下，有何吩咐？”

欧阳统淡然一笑，道：“此时此地，敌众我寡，咱们不宜和强敌斗力，那人的武功路数，和你一样，也是刚猛路子，力战下去，必有一人伤亡……”

说话之间，忽听蹄声得得，几匹健马，飞奔而来。

当先一人身着青色长袍，面色一片青黄，除了两只眼睛在转动之外，脸上毫无一点表情。

但闻那木板掩护的马车中，传出来唐璇的声音，道：“滚龙王来了。”

欧阳统凝神望去，只见那青袍人身后，相随人手，大约有七八个之多，那适才奉命而来的顾八奇，也在其中。

费公亮低声对欧阳统道：“这些人，可能都是滚龙王手下的首脑人物了，只怕那四大侯爵，都在其中。”

欧阳统道：“不错，他们亲身临敌，查看形势，分明已下决心，和咱们全力一搏了。”

费公亮的为人，虽然豪气干云，但眼下敌众我寡悬殊太大，心中亦不禁生出孤臣孽子之心，黯然一笑，道：“滚龙王亲率属下几个重要人手临敌，那是最好不过，如若双方尽出首要人手，一搏生死，倒可免去一番杀劫……”

话至此处，微微一顿，回头对铁木大师道：“老和尚，在下要向滚龙王属下首脑挑战，你可敢出手一试？”

铁木大师目光环扫，打量了四周一眼，肃然说道：“老衲行年八十，岂还贪生命不成……”他手中本已握着一柄刀，伏身又捡了一柄长剑，道：“世人均谓少林不擅用剑，老衲今日破例一试。”大步直向阵外冲去。

欧阳统急说道：“老禅师暂请止步。”

铁木大师回头说道：“帮主有何见示？”

欧阳统道：“敌众我寡，势力悬殊，如若咱们和对方力拼，实力上先已吃了大亏……”

费公亮接口说道：“正因彼此之间的实力相差悬殊，属下才有意挑战他们的首脑人手，有道是，打蛇打头，斩凤斩翅，只要伤了他们几个首脑人物，亦可收杀一警百之效。由属下和铁木大师，挑战滚龙王，不论胜负如何都可以暂缓强敌的攻势。”

欧阳统道：“这个，先容本座和先生商量一下，再作决定。”

显然，他已为费公亮之言所动。

只听那木板掩遮的马车之中，传出来唐璇的声音，道：“这办法虽是不错，但究非上上之策，不是我长他人的志气，二位虽然勇冠三军，但却无绝

对制胜的把握，何况滚龙王……”声音微微一顿，又道：“但诸位如能多和滚龙王拖延一些时刻，倒是对大局极为有利。”

欧阳统目光缓缓由费公亮和铁木大师的脸上扫去，道：“先生料敌论事，向无差错，他既然反对咱们行险挑战滚龙王想必另有见地。”

铁木大师道：“老衲对唐先生的智谋，向极敬眼，他说不出手，想是不致有错。”

只见绕阵奔走的几匹健马，突然停了下来，那青袍人突然高举右手，高声说道：“欧阳统，你要那唐璇出来。”

欧阳统接道：“有什么事，和我说也是一样。”

滚龙王冷冷说道：“告诉你，你也不知利害，岂不同对牛弹琴一般。”

欧阳统怒道：“滚龙王你这般藐视本座，不觉太过托大吗？”他乃一帮帮主的身位，虽然心中气忿，但口中却是无法说出恶言。

那青袍人正是滚龙王，只见他微微咧口一笑，道：“不是藐视你欧阳帮主，我要告诉唐璇，这八卦阵中的变化玄机，已经尽为我知，而且已有克制之法，要他早些收了此阵，知难而退，免得落下全军尽没之局。”

欧阳统纵声笑道：“在下可以答复于你，尽管出手攻阵……”

滚龙王冷冷接道：“本座明知和你是多费唇舌，果然不错。”一带马缰，转身而去。

几声尖厉的哨声，紧随而起，划破了莽原的沉寂。环围在四周的强敌，突然震动手中兵刃，准备出手，刹那间刀光闪动，剑芒映日。

费公亮侧目对欧阳统道：“帮主恕罪，属下仍觉着挑战滚龙王不失上策。”

他一生之中，甚少受人约束，独来独往，自由自在，好恶之心，是非之念，都凭自己喜怒而决，也不待欧阳统答话，立时高声叫道：“滚龙王，给我站住！”

滚龙王本已带马奔行了数丈距离，听得费公亮呼叫之言，陡然又带马转过身来，冷冷喝道：“什么人？”

费公亮狂笑喝道：“滚龙王，你只会倚多为胜吧？”

滚龙王冷漠脸色上，看不出一点喜怒的表情，但声音却充满着忿怒地答道：“你敢和本座动手吗？”

费公亮道：“动手相搏，大不了一个战死，有何不敢。”

滚龙王冷冷说道：“你倒是想得很开。”

费公亮道：“鹿死谁手，尚难预料，且莫咄咄逼人。”

滚龙王仰天大笑，道：“费公亮，不是本座小觑于你，你非本座之敌，本座就属下选派一人出手，都足以对付你了。”

费公亮回顾了欧阳统一眼，抱拳说道：“属下请战，但望帮主令下。”

欧阳统一皱眉头，道：“胜败不足论英雄，费兄要小心对敌，不可轻身争一时荣辱。”

费公亮道：“属下遵命。”随手取过一柄单刀，大步向阵外行去。

铁木大师道：“老衲替费大使观阵。”左手握刀，右手提剑，紧随费公亮身后而行。

欧阳统望着二人背影，长叹一声，回顾那马车说道：“先生，事已迫到头上，不得不放手一战了。”

马车内传出了唐璇的声音，道：“属下极知帮主的心情，但此情此景之下，那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欧阳统道：“费大侠新归帮中不久，孤傲之气，尚未戒除，铁木大师乃少林高僧，如若本座不亲身接应他们，势将在武林道上留下话柄。”

唐璇道：“势已至此，帮主势非出战不可了，不过最好能设法拖延时间，以待援手。”

欧阳统道：“偏劳先生统率全局。”带着周大志，急急追出了八卦阵。

这时，费公亮和铁木大师已然与滚龙王派出迎战之人对峙而立。

滚龙王似是无意参与这场搏斗，负手而立，望着那缓缓转动的八卦阵，显然，他已看出这八卦阵，除了依八卦方位变化之外，似是另外含蕴着一种诡奇的变化，只不过一时之间，看不出罢了。

只听一个森冷的声音说道：“两位是一齐上呢？还是一对一的出手？”

费公亮冷笑一声，道：“徒托空言，与事无补，真假存亡，立时可见真章。”

那森冷的声音接道：“老夫就先请你相搏三百合。”

群豪转目望去，只见那说话之人，正是顾八奇。

费公亮冷笑一声，道：“当得奉陪。”

这两人年纪相若，而且个子也差不多，都属于矮瘦之型。

顾八奇望了费公亮一眼，突然扬手一掌，劈了过去。

费公亮横让了四五尺，喝道：“你亮兵刃来，咱们再动手不迟。”

顾八奇道：“老夫看用不到吧？”呼的一拳，迅推而出。

费公亮只觉那撞击过来的一股暗劲，强猛异常，不禁心中一动，暗道：“此人内力这等深厚，实是不可轻敌。”

心中电转之间，人已运集了功力，右手一挥，硬接顾八奇一拳。

两个同时感到心头一震，不自主地各向后退了两步。

顾八奇似是未料到费公亮竟然能接下自己的拳势，而且功力悉敌，毫不见弱，目光凝注在费公亮身上，道：“怎么样，可敢再接我几拳试试？”

费公亮道：“试试就试试，有何不敢。”

费公亮手中单刀一转，划了一个圆圈，右手微一加力，单刀深入地中半尺，蓄掌前胸。

顾八奇大喝一声，两拳连环击出。

但闻拳风呼啸空不绝，这一阵猛击，连续推出八拳之多。

费公亮隐隐间，感觉对方击来拳劲，似是一拳重过一拳，心中大为震动，忖道：“此人无怪如此狂妄，当真是有一些门道，看来这一战，胜机太小了。”

忖思之间，忽听顾八奇冷森地喝道：“怎么样，可还敢和我动用兵刃吗？”

费公亮脸色一变，暗中提聚真气，缓缓举起右掌，日光下只见他掌指都变成殷红之色。

只听滚龙王冷冷喝道：“当心他朱砂掌力！”

顾八奇沉声应道：“王爷放心。”

费公亮冷笑一声道：“你可敢接我一记朱砂掌力？”右掌一挥，猛力劈去。

顾八奇大声喝道：“有何不敢。”右掌一挥，果然硬向费公亮朱砂掌上迎去。

两股掌力击撞在一起，激起一股旋风，吹飘起四周围观人的衣袂。

费公亮陡然向前进了一步，右手一挥，又拍击了一掌。顾八奇又挥掌硬接。

这次双方手掌，几乎相接一起，顾八奇立时觉出不对，只觉费公亮强猛的掌力之中，含蕴一股极强的热流，直通过来。

只听费公亮大喝道：“你可敢再接我一掌？”右手起处，迎胸拍去。

他只用一只右掌攻敌，虽然三招连续出手，但变化速度之上，竟是较为缓慢，以顾八奇的功力，自然能有从容应付的时间，但他在费公亮连番言词相激之下，甚难自找台阶，明知对方朱砂掌是一种特殊的外门奇功，而且掌力一击重过一击，仍然不自主地又挥手接了一掌。

但觉一股强大的潜力中挟带着一股热流，直逼过来，再想闪避，已自不及，双掌已相触在一起。

只听顾八奇冷哼一声，疾快地向后退了三步。

滚龙王身子一侧疾冲而上，伸手一指，点中顾八奇右臂的“曲他穴”，低声喝道：“快些运气周息。”

费公亮纵声长笑，道：“滚龙王，你可敢接我一掌试试吗？”

滚龙王冷笑一声，道：“你如若自己想死，那就不妨试试。”

费公亮怒道：“在下倒是有些不认。”扬手劈出一掌。

滚龙王冷哼一声，右掌轻挥，疾向费公亮鲜血般手掌之上迎去。

双掌相触，响起了一声轻微的脆响。

只听费公亮闷哼一声，陡然向后退去，双肩晃动，身子摇摇欲倒。

欧阳统一侧身子，扶住了费公亮的右肩，探手入怀，摸出一粒丹丸，低声说道：“快把这粒丹丸服下。”

费公亮脸色铁青，脸上汗水滚滚而下，张口吞下欧阳统手中丹丸。

滚龙王冷冷笑一声，道：“欧阳统，你可有意和我决一胜负吗？”

欧阳统还未来得及答话，铁木大师已然抢先说道：“老衲想领教几招。”左手戒刀，右手长剑，交叉而出，平胸推了过来。

滚龙王突然跃向旁侧，右手骈指如风，点向铁木大师“云台穴”，左手却施展大擒拿手法，横里向铁木大师手腕之上扣去。

铁木大师被滚龙王这两招反击，迫得向后退了两步，只觉他这出手一击，刚好封住自己刀剑变化的路子，手中空有兵刃，但却有着施展不开之感，不禁心头大震，暗道：这滚龙王的武功，当真是名不虚传。

欧阳统回顾了周大志一眼，道：“快把费大侠扶入阵中，让他养息一下。”

周大志应了一声，抱起费公亮直向八卦阵中退去。

就这一瞬工夫，滚龙王已施展开凌厉的攻势，掌指齐出迫得铁木连连后退。

他手法诡异、迅辣，而且招招抢去先机，先行把铁木大师刀剑变化封住，使他施展不开。

欧阳统看情势愈来愈是不对，铁木已被迫得无能反击，再打下去，可能要吃大亏，此刻敌众我寡，无论如何不能让己方再有伤亡。心念一转，暗中提聚真气，准备出手接替铁木大师。

这时，滚龙王随行之人，都亮出了兵刃，大有出手之意。

那列队在四周的劲装大汉，也都布成了冲击的阵形，只要滚龙王一声令下，或是滚龙王激战得手，对方立即乘胜追击。

忽然间，飘传来一缕袅袅箫声，混入了激战之中。

滚龙王自听那箫声后，心神陡然一震，指掌的攻势，也随着为之一缓。

铁木趋势反击刀剑并出，连攻三招，抢回先机。

萧声逐渐高拔，声音清晰可闻。

欧阳统回目望去，只见那吹萧之人，正是上官琦。

他吹的曲调，甚是凄凉，却隐含着一种杀气，似是一个含恨忍辱的人，要起而复仇。铁木刀剑交幻，幻起了一片光影，排山倒海一般，直撞过去。

他手法正大，刀剑一经使开后，威力大振，滚龙王登时被迫连连后退。

要知这等绝代高手相搏，抢制先机最为重要，先发一掌一拳，都可以影响到胜负之分。

那哀伤的曲调，忽然间转为慷慨激昂，有如一人拔剑而起！

一种萧声，却给人的感受不同，铁木大师精神大振，随着那萧声，愈战愈勇，滚龙王的战志，却深深的受着那萧声的影响、掌指攻势，逐渐减弱。

欧阳统早已运气相待，只要铁木大师一现败象，立时出手抢救。

但事情的发展，却大大地出了他意料之外，铁木大师被那萧声激发出生命的潜力不但败势渐稳，而且反守为攻。滚龙王刚好相反，激昂战志，反被萧声压制了下去，似是那袅袅萧声，对他的心理上，有着极大的影响。

忽然间，听得滚龙王一声大叫，疾劈两掌，倒跃而退。

只见滚龙王高举右手一挥，一个全身黑衣的劲装大汉，突然探手入怀摸出一只金色的哨子，放入口中，吹了起来。

尖锐的哨声，混入了那袅袅的萧声之中。

哨音一起，四面八方环伺的强敌，立即挥动兵刃，排成阵势，摆出了冲击阵势。

欧阳统低声对铁木大师说道：“大师，强敌可能就要开始攻阵，咱们如两面拒敌，实力上要打折扣，而且还将妨碍阵势变化，不如早些退回阵中吧！”

身后传过来周大志粗豪的声音，道：“唐爷请帮主和大师，快些退入阵中合力拒敌。”

欧阳统一招铁木大师，匆匆向阵中退去。

八卦阵微微一停，横向两侧一分，放过了欧阳统和铁木大师，这时又开始了疾快的旋转。

这时，那环围在四周的劲装大汉，已然排成四队长阵，分由四个方向冲了过来。

八英突然迅快的转动，以阵势变化，和侧面攻击的方法，连伤了各队前面的两人，才算把阵稳了下来。

原来，滚龙王属下结成的攻阵之队，极是奇怪，每队二三十人，长矛在前，集中拒敌，两侧布以刀、剑之类的兵刃相护，长矛大刀，交织硬向上面冲击。

幸得唐璇早已料到了滚尤王可能要驱使属下，结队硬闯，这打法伤亡甚大，但却不失一个破坏各种奇奥变化之怯，以优势的人力，和毫不吝惜的伤亡，排成大队，硬行包围上来，生生要把奇阵的变化堵死，不论何等奇变，也是无法施展了。

但此等攻势，只能用于正面对敌凭藉兵刃和强大的人力，结连在一起，硬行向前冲击，可是八英的侧袭变化，使滚龙王这连环方阵攻势，效用全失，几番硬冲之下，连伤了数十人。

欧阳统、铁木大师、周大志等都移到了八英身后，准备随时出手相助。

袅袅的萧声，忽然高拔，响彻在莽原上。

凶残的滚龙王，似是被那萧音扰闹的心神不定，忽然转过身子慢步而去，

隐失草丛之中。

那结阵的大汉似乎是亦受了强烈的感染，每个人的脸上，泛现出一片茫然之色，停手不攻，凝神听萧。

马车中传出来唐璇的声音，道：“滚龙王这些属下，大都被药物控着心神，此刻心神不定，分明那控制他们神智的药物，效用忽失，如能及时使他们清醒过来，这些人的力量或可收为我用……”

他这番，说的声音甚高，似是有意让场中的群豪，全部听到。

只见那环围在八卦阵外四周的大汉，一个个垂下手中兵刃缓缓坐下身子。

一人如此，群起效仿，不大工夫，四面八方的敌人，全都坐了下去。

欧阳统急急退到那马车旁侧，说道：“先生可有使这班人，恢复神智的办法吗？”

唐璇道：“纵有药物，可能使他们神智尽复，但也无法让他们服用下去。”

所有攻势，全停了下来，莽原上恢复了暂时的平静，只有那袅袅的萧声，划破了四周的沉寂。

突然间，传过来的一阵号角，混入那袅袅的萧声之中。

萧声吹出了无限平和，号角却带来一片杀机。

那些排坐在八卦阵外的劲装大汉，听到那凄厉的号角声之后，有不少人缓缓的挣扎而起。

显然，上官琦的萧声，使他们丧失了战志，那凄厉的号角声，却又激起了他们的拼命之心。

上官琦忽然挺身而出，来回行走不停。

在这两种声音的冲突之下，很多人，都在随着这声音转变，萧音、号角声，也由互争长短的较量中，进入搏击之局。

只见上官琦的脚步，由轻快渐变沉重，头上也出现了涔涔的汗水。

那遥遥传来的号角之声，也逐渐由缓而急，杀机更浓。

又过了片刻工夫，上官琦头顶之上，已开始滚下黄豆大小的汗珠。

这是那些身受萧声感染，战志消失的劲装大汉们，突然又精神大震起来，挥抡兵刃，向阵中猛冲。

上官琦吹出的萧声，更为低沉，汗水透衣衫而出，行动迟缓，举步维艰难再支持下去。

欧阳统和铁木大师，虽都是武林中一时之选的高手，但对这等各藉乐器吹出的声音相搏之事，大感无法插手，虽有相助之心，却无相助之能，眼看上官琦人已不支，但却无法插手相助。

忖思之间，忽见上官琦身子摇了几摇，一屁股坐在地上。

欧阳统突然大迈一步，走到了上官琦的身后，伸出右掌顶上上官琦的背心之上，暗运内力，逼出一股热流，直攻上官琦的“命门穴”中，口中却低声对铁木大师道：“有劳禅师，协力共度这一段险恶时光，助八英一臂之力。”

原来那些劲装大汉，再度开始猛冲之后，势道较前更为强猛，虽然被八英藉阵势变化，施展侧击之术连伤数十人，无奈这些人一个个悍不畏死，生似已忘了自己是血肉之躯，八英在强敌连番猛冲之下，已渐呈不支之态。

铁木大师应了一声，左手握刀，右手仗剑，大步而上，守住了正南方位。

这是强敌冲击最猛的一个所在，铁木随着八英阵势的转动，乘隙出手连伤数人，又把将为强敌冲裂的阵势，稳了下来。

上官琦那低沉微弱的萧声突然又响起来，一缕萧音，直拔而起，混入那充满着杀机的号角声中。

这时，欧阳统已经静下心来，仔细听去，只觉那高拔的萧声，搅混在号角声中，常常把那号角的音节搅乱。

但那号角不时吹出尖厉的声音，掩遮了萧声。

每一遇此，那萧声就像突然沉没大海波涛中，载浮载沉，必需要甚久时光，才能脱颖而出，混入那号角声中。

经过一段静听，欧阳统逐渐感到，这号角和萧声相搏的激烈，实不低于双方真刀真枪的恶战，而且用心听去，直似有过之而无不及。

双方相搏了一阵，上官琦似更不支，虽得欧阳统大力相助，亦有些难再支撑下去。

幸好，那嘹亮的号角声，突然隐失不闻。上官琦也及时停下了萧声，长长吁一口气，缓缓倒下。原来，他早已累得筋疲力尽，虽得欧阳统大力支援，亦不过勉强支持，吹出来的萧声早已被那号角声所压制，但这等各以上乘内功，藉号角、萧声相搏，不到筋疲力尽，分出胜败，甚难休止，上官琦用尽了全身的潜力，和那号角之声相搏，直待那号角声消失之后，上官琦才觉到压力一减，精神一懈，倒了下去。欧阳统自从用心听那号角和萧声之后，似是自己也把内力，投入那相搏的号角、洞箫声中，待那萧声和号角声停下之后，亦觉着有些困倦。

凝目望去，只见上官琦面色惨白，嘴唇铁青，气息十分微弱，生似已睡熟过去。

欧阳统长长叹息一声，探手入怀，摸出一粒丹丸，低声说：“上官兄，请服下这粒保神丹。”

上官琦缓缓睁开了一双失神的眼睛，淡淡一笑，重又闭上了双目，口齿启动，欲言又止，好像说几句话，要费他很大的气力。

四周环围的劲装大汉，攻势更加猛烈，一阵阵兵刃交鸣之声，不绝于耳。

忽听周大志高声叫道：“帮主，强敌愈来愈多，咱们死守这弹丸之地，岂不是坐以待毙？”

欧阳统抬头看去，只见十余丈外的草丛之中，一群劲装疾服，手执长枪大刀的大汉，排队拥来，不下百人之多，不禁一皱眉头。

但他究是一帮之主，大将气度，当下冷哼一声，道：“咱们穷家帮中的戒规，你可记得吗？”

周大志呆了一呆，道：“属下记得。”

欧阳统不再理他，伸手扶起了上官琦，把手中的丹丸，送入上官琦的口中。

上官琦微启双目，点头一笑，表示谢意。

只听一声闷哼，传了过来，接着听得周大志一声虎吼，道：“小子们俺老周今天和你们拼了。”

欧阳统抬头看去，只见八英中人，已有两个受伤，一个伤势较轻，撕下一片衣服，裹伤重战，一个却伤势险重，倒地不起，半个身子，都被鲜血浸湿。

八卦阵因两人受伤，变化似是已受到了甚大影响，大有应接不暇之势。

阵外那环伺的劲装大汉，攻来之势更加猛恶，八卦阵势变化虽然奥妙，但也无法受到这等强大的压力，何况八英中只余下六个好人，那受伤较轻的

人，虽可勉强参战，但兵刃变化，终不灵活。

只听一声大叫，八英之中，又有一人，受伤倒了下去。

四面八方的强敌攻来之势，越发猛恶，刀光翻滚，潮水般冲上来。

铁木大师和周大志，虽已全力出战，但只能暂保一方面的局势，无法稳住全盘局势的变化。

欧阳统忽然叹一口气，低声对上官琦道：“阁下请自行运气调息。”纵身而起，直向前面冲去。

重重木板掩护下，传出来唐璇的声音，道：“快变两仪四象阵法，让开一个缺口。”

这时，八英中五个未伤之人，已然疲累不堪，听得唐璇的喝叫之声，立时移动阵位。

只听唐璇继续说道：“帮主，大师，快把两个受伤之人，抢救回来。”

欧阳统、铁木大师听得唐璇之言，立时全力出手，欧阳统疾发两掌，劈出强劲掌风，迫退当面之敌，铁木大师却横抡戒刀，扫出两刀之后，陡然大喝一声，长剑突然投掷出手。

只听剑风如啸，破空飞出，应声响起了两声惨叫。长剑如矛，直穿两人。

铁木大师一剑投掷出手，腾出一臂，探手抱起了一个受伤之人，疾快地向后退去。

欧阳统却默运全力，连发掌风，掩护八英阵势变化。

他内功深厚，掌力雄浑，全力发掌，非同小可，只听掌力啸风之声，不绝于耳，七个相距较近的劲装大汉，已伤在了他的掌下。

八英得欧阳统、铁木、周大志，全力出手，一挫敌势，极快的由八卦阵，变化成两仪四象阵法。

马车上传过来唐璇的声音，道：“帮主不可全力出手，还望保存实力，如若这班人，再力攻一阵之后，仍然无法制胜全局，滚龙王非将亲率高手出战不可，帮主主持大局，如非必要，切莫全力出手，以养实力……”

语声微微一顿之后，又道：“帮主快退开一步，让属下对付他们。”

欧阳统暗暗忖道：“你坐在重重木板掩护的马车之中，如何能够拒敌？”心中虽然怀疑，但知他向不轻言，话既出口，必有奇策。立时探手抱起八英中另一个受伤之人，向旁侧跃开。

这两仪四象阵法，虽然在拒敌运用上大为灵活，但却不似八卦阵那般的严谨，欧阳统退到一侧后，立时空出了一段空隙。

就这一缓的工夫，那四周环攻的大汉，已然乘隙而入，两个手执阔背大砍刀的大汉结成的排阵，疾向里面冲来。

右首一个执矛人，直向遥在七八尺外的铁木大师挑去。

周大志横里一棍，击了过来，金铁大鸣，那刺向铁木大师的长矛，直向一侧荡去。

左首一支长矛，却及时而到，封住周大志手中的铁棍。

两把阔背大砍刀，交相飞舞，幻化起一片刀光封住了两侧攻来的兵刃。

只见唐璇低声喝道：“周大志，快些闪开。”

原来周大志一棍封开刺来的长矛后，立时横身拦在唐璇的车前相护。

他生平中最为敬服欧阳统和唐璇两人，是以听得唐璇喝叫，不敢不听，横向一侧退去。

只听唐璇那马车之中，突然冒射出一股香水，雨滴般喷洒而出。

这喷射出的水势急劲，广及数尺方圆，四个冲入阵中的大汉，每人身上都中了甚多。

四个大汉但觉脸上一凉，香气直攻心腹，不禁微微一怔，突然齐齐大喝一声，微笑向回奔去。四人冲出阵后，立时有数十人随后冲上，这四人回身返奔，正和几人迎撞在一起。

自相冲撞下，形势大乱，十几条长矛，一齐刺到，四个大汉封架不及，一齐伤在那长矛之下。

铁木大师眼看他们自相残杀之情，不禁暗诵佛号。

马车突然响起了一阵轧轧之声，一排毒箭，疾快地射了出来。箭如飞蝗，密集异常，复冲而上的十几个劲装大汉，大半中了毒箭，哼也未哼一声的倒了下去。

欧阳统目睹唐璇马车中，暗藏着这样拒敌利器，不禁暗道一声惭愧，我和他相处了十年之久，竟不知他这乘车上，还有这多奇怪的机关。

那潮水冲击而上的大汉，眨眼间伤亡了十五六个，凌厉的攻势，立时为之顿挫，金哨声中，缓缓向后退了三丈左右。

一阵狂急的风暴，暂时消灭下去，恢复了暂时的平静。

欧阳统仰脸看看天色，暗暗的忖道：“三个时辰早已过去，何以还不见关三胜带人赶来！”一转念，想到这周围都被滚龙王的手下，重重包围起来，高手云集，关三胜纵然带有四十八杰，和穷家帮中的其他高手，亦难冲入这重重的围困之中，通达中心之区。

心念转动之下，大步向那马车走了过去，低声说道：“目下咱们身受滚龙王属下包围，关三胜纵然带领帮中高手，赶援而来，只怕也无法冲过滚龙王重重的部署。”

唐璇道：“帮主顾虑甚是，单凭四十八杰和关三胜之力，决然难以冲破滚龙王的部署。”

欧阳统道：“这么说将起来，咱们这番苦守待援之战，是我无援手可待了。”

唐璇道：“那也不是，如若关兄率领四十八杰，由东向西攻入，少林寺中人由西向东，滚龙王这手下虽众，也难同时拒挡两面攻入的援手。”

欧阳统道：“这就奇了，既然滚龙王把咱们穷家帮视作劲敌，为什么咱们又不是首当其冲的对象呢？”

唐璇道：“他要借这血河大阵，先行诱歼一部分武林高手，然后再用它对付咱们穷家帮。”

欧阳统接道：“莽莽荒原，既非必争之地，又无什么可争之物，滚龙王纵有诱歼武林高手之心，但那些人未必就会来。”

唐璇道：“他可以设法引入一些人，深入这片莽原……”微微一顿，又道：“适才伤亡之人，帮主已亲眼所见，无论师长，兄友，都是滚龙王诱歼的对象……”

说话之间，刺耳的金哨声，重又传了过来，尖锐凄厉，响彻荒原。

随着那响起的哨声，四面八方又围上来无数劲装大汉。

欧阳统凝目望去，不禁为之一呆。

只见这次围拢而上的声势，较适才更为广大，共分八队，各据一方，长矛大刀、闪闪生光，人数众多，不下二百。

欧阳统突然纵声长啸，声如龙吟，直冲霄汉，那凄厉金哨声，也被他长

啸压制下去。

费公亮突然睁开了双目，打量了一眼，亦不禁为之一呆。

他功力深厚，又服过欧阳统的灵丹休息一阵，精神见好转。

只听费公亮冷笑一声，道：“好啊！今天我们倒可以放手杀它一个痛快。”突然纵身一跃，疾飞而起，冲到八英排成的阵式边缘，探手由地上捡起一支长矛，和一柄阔背单刀，神威凛凛的当路而立。

欧阳统急追了过去，道：“费兄好了吗？”

费公亮欠身答道：“多蒙帮主关心，属下的伤势，已然完全好了。”

忽见上官琦挺身而出，右手提长剑，直向阵外走去。

转眼之间，已到阵口，上官琦右手握剑不变，左手却捡起了一支长矛。

欧阳统眼看已成非打不可局势，立时也探手由地上捡起一柄大刀。

只听唐璇高声说道：“诸位快请退开，留得实力，准备和滚龙王及四大侯爵等决战，和这班人动手相搏，浪费气力，未免太可惜了。”

欧阳统知他胸中早已筹好了对敌之策，立时高声接道：“诸位暂退入那马车之后……”当先向后退去。

铁木大师，费公亮齐齐向后退去。

就这一缓的工夫，四面围攻而来的强敌，已潮水一般涌了过来。

只听唐璇高声吟道：“胸怀韬略傲王侯，十里血河哭白骨，老禅师，请恕寒生要一开杀戒了……”

余音未落，强敌已蜂拥冲到。

只听那木车之中，传出来一阵铜锣之声，木车周围余下的五英突然一齐伏卧地上。

只听一阵轧轧之声，木车突然开始了缓慢的转动，一缕缕细如牛毛的寒芒，由那木车中激射而出。

但闻扑扑通通之声，不绝于耳，四面八方冲过来的劲装大汉，排山般向后倒去。

倏忽之间，那冲上来的劲装大汉，已然伤亡过半，攻势顿然受挫。

那旋转的木车，突然停了下来，激射而出的缕缕白芒，也突然停了下来。

欧阳统目光环扫了一周，估计中毒伤亡之人，不下七八十个，不禁长叹一声，道：“在下出道江湖以来，身经百战，从未见过今日这惨重的伤亡！”

木车中传出来唐璇的声音，道：“滚龙王准备先以药物控制的二三流高手全力猛攻，待诸位精疲力尽之时，再出一流高手，合力群攻，一举尽歼咱们眼下之人……”

他微微一顿，长笑说道：“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他没想到，我唐璇设计出这一辆满藏绝毒的万能车，使他的如意算盘，尽皆落空……”

突然金哨刺耳，一队黑衣人，疾奔而来。

欧阳统凝目望去，估计那黑衣人，约有三十余人。

这些黑衣人的手中，除了右手的兵器之外，左手拿着一个两尺见方的盾牌。

费公亮冷笑一声，道：“他们准备的倒是齐全得很。”伏下身去，把那些劲装大汉留下的长矛一一的捡了起来，放在身侧。

铁木大师心中一动，说道：“这兵刃件件都可克敌，留下未免太可惜了。”当下伏身捡收。

欧阳统、上官琦、周大志一齐动手，片刻之间，把那些劲装大汉门遗留

的兵刃，尽皆捡了起来，存积在木车周围。

费公亮望着那弃散满地的尸骨，忍不住黯然一叹，道：“江湖上盛传唐璇之能，在下还有些不信，今日一见，果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死者哪一个生前不是耗费了十数年以上的时光，受尽了千辛万苦，练成了一身本领，虽然成就不同，但总有开弓之力，挥刀之能，不论武功何等高强之人，想要在片刻工夫内，杀敌如果，实非易事，唉！唐璇以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能凭仗一辆车的机关变化，片刻间使强敌伤亡近百，无不使我等习武之人五体投地。”

铁木大师接道：“阿弥陀佛，但愿滚龙王稍发善心，不再驱使属下送命……”

欧阳统突然抓起了一支长矛笑道：“大师悲天悯人，但可惜滚龙王天性嗜杀，就眼下情势而论，咱们只有以杀止杀。”右腕一挥，手中长矛脱手飞出，直向缓缓围上的黑衣人刺去。

当先一个黑衣人，眼看长矛飞来，竟不让避，手中盾牌一挥，硬向那长矛之上迎去，那盾牌不知是何物做成，坚牢异常，以欧阳统的腕力，和那长矛的尖锐竟然未能把那盾牌洞穿。

但那黑衣人，却被欧阳统长矛掷出的撞击之力，震得连连向后倒退。

上官琦突然回过头对欧阳统道：“欧阳帮主，这些黑衣人都是滚龙王手下的黑衣卫队，如能生擒他们一个两个，当可获知滚龙王不少隐秘之事。”

铁木大师道：“滚龙王的属下，个个服过药物，如何能够查得出来？”

上官琦道：“黑衣卫队中人，个个要守卫王府，必需要保持些清醒之气，纵然服药，也不会太多。”

费公亮道：“这话不错，咱们倒是真得生擒他一两个活人回来，问些口供，也好增加几分知彼之情。”

上官琦道：“待在下去生擒他一人回来。”反手把长剑还入鞘中，随手捡起一根长矛，直向外冲去。

费公亮回顾了欧阳统一眼，道：“此人虽然身怀上乘武功，但独力总有甚多不便，让属下去助他一臂之力。”

欧阳统道：“两位要小心了。”

费公亮随手拿起一把大砍刀，紧随在上官琦的身后向前行去。

那些手执盾牌的黑衣人，眼看两人缓步迎来，立时停下了脚步。

只听一阵细乐，传了过来。

在这剑拔弩张杀机重重的当儿，突然传过弦管合奏细乐，登时使人心神一松。

一顶白轿，如飞而来，一队弦管乐手，紧随在那白轿之后。

手执盾牌的黑衣人，突然向旁侧闪开，让开一条去路，那顶银白小轿，穿过了黑衣卫队，直向前面逼来。

上官琦一挥手中长矛，厉声说道：“快停下来！”

四个佩剑相护的婢女，刷的一声，齐齐抽出长剑。

上官琦回顾了欧阳统一眼，道：“怎么办”，四婢拔剑护轿，向前硬闯，已然到上官琦长矛所及距离之内，如不出手，只得向后撤退了，但见护轿四婢一个个容色俊秀，手中宝剑也似较常人用的短了甚多，一副娇弱不胜的样子，怕长矛刺出，伤了她们，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

费公亮冷笑一声，喝道：“滚龙王诡计多端，别要受他骗了。”长矛一

伸，一招“拨云见日”，宜向右侧一婢刺了过去。

那美婢右手宝剑一挥，斜斜向那长矛上面推去。

费公亮暗暗忖道：“你这不是寻找苦头么？我这长矛重量力道均极强猛，岂是你的宝剑能够封架得开。”

忖思之间，宝剑已和长矛相触在一起。

事情竟然大出了费公亮意料之外，只觉手中长矛一与对方宝剑相触时，产生有一股巧劲，把自己长矛滑在一侧，不禁吃了一惊。

上官琦长剑一挥，高声喝道：“快请站住，再往前冲，可别怪在下无礼了。”

原来那右侧一婢封了费公亮手中长矛之后，突然又向前猛冲了四五步，上官琦距敌较近，手中长矛已嫌过长。

银白小轿，陡然停了下来和群豪相距，只不过数步之差。

两个抬轿的壮妇，放下了银轿之后，立时向后退去，并肩站在那小轿后面。

这几个大胆的姑娘，似是根本未把欧阳统等绝顶高手，放在眼中，我行我素，既无束缚之感，也无戒备之心。

只见守护轿前的两个青衣婢女，齐齐伸出手去打开轿帘。

一个全身黑衣，垂有面纱的妇人，缓步走了出来。

她空着双手未带兵刃，而且长裙拖地，掩去双足，除了可见她纤巧、嫩白的双手之外，全身上下，都裹在一团黑纱之中。

欧阳统凝神看去，只见她神态从容无比，生似所有的人，都不敢碰她一下。

上官琦年少气盛、看那黑衣女人、缓缓向前行来、心头大为震怒，长剑猛力向前一推，寒芒紧掠她身侧而过，道：“站住！”

黑衣女人好像是为上官琦剑光所迫，停下了身躯，冷冷地说道：“这四周无数的尸体，可都是你们杀害的吗？”上官琦道：“是又怎样？”

黑衣女人冷峻地答道：“杀人偿命……”纵声一阵咯咯大笑答道：“滚龙王够狠毒了，但他也没有一次杀死过这么多人！”

上官琦道：“战阵之上难免伤亡，滚龙王如真有慈善之心，就不该驱使这样服过药物之人，前来送死……”

黑衣女截断了上官琦未完之言：“你们能一口气，杀了这样的人，那是足够残忍了。”举步而行，直向前面冲来。

上官琦大声喝道：“快些站住。”他不愿伤害一个女流之辈，眼下她向前冲来，手中的宝剑，就是无法推出，只好一面横剑阻路，一面大声喝叫。

但那黑衣女人恍如未闻一般，仍然缓步而行。

上官琦已被她逼近的身子，迫得一连向后退了数步，心中大为震怒，右手忽然一推，寒芒闪动，直向前胸刺去。

那黑衣妇人自从下轿之后，步履之间一直是从从容容，文文雅雅，一副娇弱不胜的样子，上官琦一剑之后，心中又大为懊悔，心想这一剑万一伤到了她，那可是一件大不该的事。

心中正忖思间，突觉手腕之上一麻，几个滑嫩的手指，已然扣上了握剑右腕。

上官琦万没想到这黑衣女人的手法，竟然是如此的奇快，不禁吃了一惊，一面暗中运气，准备突然夺剑，一面松开了手中长矛，准备施展左手攻敌。

只觉右腕之上紧扣的五指，愈来愈紧，生血反向内腑攻去，五指麻软难再握剑。

黑衣女人冷笑一声，道：“再不放开你手中长剑，当心脉穴要受重伤。”左手一伸，夺过长剑。

上官琦忽然大喝一声，左手一招“起风腾蛟”猛向她前胸迫去。

那黑衣女人，也似未曾料到上官琦右腕穴道被扣之下，仍有着这等强猛之力，几乎吃上官琦拳势击中，疾侧娇躯，斜上半步，堪堪让过一拳。

上官琦一击未中突觉脉穴处一紧，全身的力道顿失。

原来那黑衣女人看他发出拳势猛烈，右手疾加劲力，扣紧了上官琦脉穴。

费公亮大喝一声，长矛一摇，挽起了一个斗大的枪花，挑向黑衣女人的前心。

斜地里撞出来两个举剑小婢，双剑齐举，疾向那长矛之上削去。

费公亮已吃过了一次苦头，滑一节长矛，这次哪里还敢大意，暗运内劲，贯注矛尖，长矛上压力大加，心想这一击，虽然未必能把二女伤在长矛之下，但最低限度，可以把二女手中的双剑震飞。

哪知事情又大出了费公亮的意料之外，满注内力的长矛，一和两支长剑相触，突然又向一侧滑了过去。

二女长剑上，似是有着一种极巧的内劲，一与费公亮的手中长矛相触，突然感觉矛上内力，没法用出，轻轻巧巧的被人滑了开去。

两女滑开了费公亮手中长矛，立时直欺而上，双剑齐挥，分袭前胸和双腿。

这时，二女已然欺近了费公亮的身侧，费公亮手中的长矛过长，施用已然大为不便，只好一仰身向后退了四步。

二女如影随形，跟踪而上。

铁木大师高宣一声佛号，大刀一挥，横里斩了过去。

二女眼看斩来的刀势，虎虎生风，不敢举剑封架，一齐向后退去。

费公亮借势缓过一口气，长矛摇挥，洒出一片寒芒，疾向二女攻出，他已知二女武功高强，非同小可，长矛之下，再不留情，全力施为，一味抢攻。

费公亮手中长矛施开，威力逐渐强大起来，只见一片矛光闪闪，两个婢女被阻挡在丈余之外，难越雷池一步。

这时，那手执盾牌的黑衣人，却是越聚越多，不下六七十人。

但五英却也借这一段时光，运气调息，伤者也借机会包扎一下伤势。

这暂短的时光，对久战力疲，一直未能获得休息的五英，实有着莫大的裨益，五人经过一段时间调息之后，取出怀中的牛肉，麦饼，食用一些，立时精神大振。

欧阳统却悄悄无声息地移动身躯，向上官琦逼近过去。

他一直留心着上官琦和那黑衣女人的动手情形，眼看上官琦穴道受制，已无抗拒之能，必需相救，立时暗中运集功力，缓缓移了过去。

那黑衣女人制服了上官琦后，亦不再向前欺进，借他护身，四下张望，似在找寻什么一般。

欧阳统缓缓扬起掌势，暗中罩准那黑衣女人身上几处要穴，说道：“夫人！快请放手。”

黑衣女人似是根本未听到欧阳统的话一般，连头也没有转动过一下。

欧阳统道：“咱们相距不过两三尺远，我已运集了功力罩在你全身各处

大穴之上，你虽武功高强，也是难以让避得开。”

那黑衣妇人缓缓转动着脸上厚重的面纱，缓缓举起手来，手指举近胸前之前，突然一指向欧阳统点了过去。

一缕疾劲的指风，直击过去，势道凌厉异常。

欧阳统万没料到她会突施辣手，而且一指点来，竟然这般凌厉，形势所迫，不得不挥掌封去。

过手一招，欧阳统暗运功力，准备猝然施袭的准备，也因封敌人这一指，尽弃前功。

那黑衣女人点出一指后，突然说道：“当今的世上，只道只有一个滚龙王生具残忍的性格，想不到举世滔滔，尽都是这一等人，好吧……你们自己去残杀吧！”放下了上官琦的右腕，缓缓转身行去。

那几个正和费公亮、铁木大师等动手相搏之人，眼看那黑衣妇人停下了手，立时各自一收长剑，齐齐向后退去。

重重木板掩遮的马车中，传出来唐璇的声音，道：“夫人止步。”

那黑衣妇人微微一怔之下，但却依言停下了脚步。

只听唐璇高声说道：“我等被困于此，立足全命之地，方圆不过数丈，滚龙王令出如山，大军潮涌而上，除非我等甘心束手就戮，非得杀人不可。”

那黑衣妇人慢慢地回过脸来说道：“这话倒也不错，唉！可是这四周尸体如山，不下二百具，而且大部身体紫肿，不似兵刃所伤！”

唐璇道：“那是淬毒的银针。”

忽听一个女子声音高声叫道：“母后！”一个白衣少女，疾快地奔了出来。

上官琦目光一转，见奔出之人，正是奄奄一息的连雪娇。

想不到那青衣老人当真有着妙手回春之能，不大工夫，竟然使她重伤痊愈。

那黑衣妇人头未转动，但凭听觉辨识似是已听出了连雪娇的声音，道：“你可是雪娇吗？”

连雪娇已奔近到那黑衣妇人身前，说道：“正是儿臣，母后万安。”盈盈拜了下去。

那黑衣妇人缓缓伸出手来，扶起了连雪娇，道：“听说你已经背叛了你的义父，可有此事吗？”

连雪娇道：“义父在儿臣身上下了附骨毒针。”

黑衣妇人忽然长长叹息一声，道：“看横尸遍野，血流成渠，真叫人难明白武林中的是非恩怨，何正何邪？”

铁木大师合掌说道：“阿弥陀佛，顽恶难度，老衲等也只有以杀止杀了。”

黑衣女人异常柔和地低声对连雪娇道：“孩子，你可想回家吗？”

连雪娇犹豫了一阵，道：“儿臣不愿再回去了。”

黑衣女人放开了连雪娇，道：“人各有志，我也不再勉强你了……”

她黯然叹一声，道：“看这遍地死尸，我也不愿再劝止你义父了，唉！为人诚然不好双手血腥，造成无数的杀孽，但这些人能一口气杀了这样的人，也都不是好人。”

连雪娇道：“这般人都是当今江湖上名重一时的大侠，个个正人君子，杀了这样多人，实有不得已的苦衷……”目光一扫那手执盾牌的黑衣人，道：“母后请看，你只要一离此地，那些手执盾牌的黑衣人，立时将由四面八方

冲过来，这些人为了自保，自然是非要出手不可了。”

黑衣女人沉吟了良久，道：“这话也是不错。”

连雪娇道：“当今之世只有你一个可以劝阻义父的胡作非为，也只有母后之言，他才不敢不听，如若母后能够劝请义父，撤下人手，这一场杀劫，当可免去了。”

正说话之中，忽听蹄声得得，几骑健马，直冲而来。

当完一人，面色冷漠的毫无表情，正是滚龙王。

连雪娇一见滚龙王，心里不自觉的就泛起一股寒气，低声对那黑衣女人道：“母后万安，儿臣要告退了。”急步向后退去。

滚龙王两道冷峻的目光，怔怔地盯注在连雪娇的身上，那毫无表情的肌肉，也缓缓抽动了两下，高声说道，“唐璇，你看看什么人来了？”

只听唐璇高声说道：“师叔别来无恙，小侄唐璇这厢有礼了。”

那黑衣人冷冷说道：“你怎么不现身出来见我呢？”

唐璇道：“小侄不会武动一事，师叔是知道了的，我如站在这掩身的车外，单是我那师兄就未必会放过我了。”

那黑衣人似是被唐璇几句反问之言，激起了怒火，道：“见了尊长，仍不下车迎接，那是目无师长……”

唐璇道：“师叔言重了，叫小侄如何敢当。”

那黑衣人怒吼道：“你既无礼，那就不能怪我无情，”探手入怀，摸出一粒红色的弹子，抖手向唐璇的木车上面击去。

只听砰的一声，那红色的弹丸突然爆炸开来，化成一团红色的火焰，熊熊燃烧起来。这火焰顽强无比，燃烧幅度扩展的十分迅快，片刻之间，那红色的火焰已扩展数尺方圆。

欧阳统吃了一惊，暗道：这暗器如此霸道，如若击中人身，岂不也要熊熊不息的燃烧起来，怎生想个法儿克制住它才好。

忖思之间，那黑衣人又从怀中摸出一粒红色的弹丸，扣在手中。

欧阳统眼看唐璇存身的木车之上，火光熊熊而燃，半个车面，尽为火焰笼罩，如若再被他击上一粒，那还得了，随手抓过来一柄长矛，潜运内力，大喝一声，欺身而上，矛光闪闪直向那黑衣人当心挑去。

他动作奇快，那黑衣人手扣弹丸尚未打出，欧阳统的长矛已到。

只听滚龙王冷哼一声，右手横里一抄，巧快绝伦的抓住了欧阳统刺出的长矛。

这一招惊险万状，震动全场，欧阳统也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滚龙王腕势一挫，喝道：“撒手！”

欧阳统道：“未必见得。”潜运内力，一稳长矛。

滚龙王一带未动，突然向前一送，人也随势而进，踢出一腿。

欧阳统被他一推，长矛失势，身子向后一挫，不由的退两步，说时迟，那时快，双足还未站稳，滚龙王的右脚已到。

匆忙之间，欧阳统左掌一挥，斜斜切了下去。

滚龙王急将右脚一收，左脚紧随踢出，此名为鸳鸯连环腿，倏忽之间，已连续踢出五腿，直迫得欧阳统连退三步。

这当儿，五英早已取下随身携带的水壶，向那火焰弥漫的木车上面浇去。

哪知水到火熄，水去重燃，只要尚余一点火星，那火热就一直无法熄去。费公亮随手抄起一把大砍刀，疾冲而上，一招“横断云山”疾向那黑衣

人拦腰斩去。

只听一声冷笑，黑衣人身后突然迅速地闪出一个身着蓝衣的英挺少年，左手折扇一点大砍刀，右手一扬，突然袖口之中，飞出一道寒芒，娇若游龙盘旋而出，疾向费公亮飞击过去。

费公亮吃那飞绕的寒芒，迫得疾快向后跃退，避开一击，那蓝衣人，右腕一挫，飞绕的寒芒，突然又缩退入袖口之中。

这一伸一缩，变化万端，当真叩出云神龙，无可捉摸。

忽听上官琦长啸一声，右臂高高举起了长剑。

这等不在天下武功之中的招式，只看得场中群豪个个茫然不解，只有滚龙王似是受了一阵强烈的震动，踢出腿势一缓。

欧阳统借势抢得先机，反击一掌，踢出一脚，又把滚龙王迫的向后退了两步。

两个人各用右手抓住长矛一端，只用左手右腿踢打，手脚击踢之势，遍及对方全身各处要穴，凶险之处，惊心动魄。

滚龙王闪动的目光，一直不停在上官琦身上打转，分心旁顾，连失先机，反被欧阳统占了优势。

那蓝衣英挺少年，逼退了费公亮后，立时追踪而上，折扇一张，斜斜划去。

费公亮反挥大刀，一如“迎风断草”，向蓝衣人臂上削去。

只见上官琦左腿缓缓抬起，如展翼苍鹰，准备要破空飞去。

## 第二十一回 武当孽徒

那蓝衣英挺少年突然一合折扇，疾快向后退去，口中却冷漠地喝道：“费公亮留心我的匕首。”左手一扬，那缩入袖中的寒芒，突然又疾飞而出，倏然而至。

费公亮只觉那盘旋飞来寒光，有如长虹经天，匹练舞空，丈余方圆之内，都被笼罩在那寒芒之下，心中暗叫一声：“不好！”

忽然一道剑光，直冲而来，当的一声金铁交鸣，震飞了那盘旋的寒芒，白光一道，迅如电射，飞向那黑衣人。

滚龙王大喝一声，迎空拍出一掌，击向那飞射而来的剑气，凌厉的掌风，划空生啸。

欧阳统乘隙攻来一拳，滚龙王封架不及，只好松开长矛，倒跃而退。

那黑衣人目注射来飞芒，不避不闪双掌合十当胸，肃然而立。

那飞来剑气，吃滚龙王强猛的掌力一挡，去势顿然一缓。

黑衣人陡然吐气出声，呀然一声大叫，双革齐齐推出，击向那飞来剑气之上。

白光顿散，现出了上官琦的身形，有如断线风筝一般，悬空连翻了几个筋头，向后摔去。连雪娇顿足飞起，捷如海燕掠波，起落之间，已把上官琦接入怀中。

欧阳统大喝一声，全力掷出长矛，疾向那黑衣人飞去。

那黑衣人双掌推出的一击，似是用尽了全身气力，闪避之势略慢，长矛掠身而过，划破了一片衣袖。

矛飞三丈外，余力不衰，惨叫声中洞穿了一个手执盾牌的劲装大汉。

但听铁木大师高宣佛号，两支疾射而出，射向那黑衣人。

欧阳统投掷手中长矛后，随手接投出一根长矛，捡起了一柄大砍刀，大喝一声，疾冲而上。

滚龙王低啸一声，挥手接着一根长矛，那黑衣人也把另一支长矛接住。

就这一瞬工夫，欧阳统已冲了上来，手中大刀，横斩直劈，虎虎生风。

滚龙王接过长矛，怒声喝道：“欧阳统，你可敢和我放手单打决一死战？”

以欧阳统在江湖上的身份，如何能受得住滚龙王这等挑战之激，当下冷笑一声，正待答话，突然一声清厉的长啸之声，传了过来。

这时，五英已各自脱下上衣，用水湿了，然后用水衣扑熄马车上的火势。

那清啸之声，似是甚近，而且正对滚龙王的背后，不禁回头望去。

欧阳统借势欺进，一刀斩去。

忽听柔音细细地喝道：“住手！”

欧阳统头也未回，但已似从那声音中听出来是谁，收刀而退。

滚龙王高举右掌，划了一个圆圈，向前一挥，那手执盾牌的大汉，立时向前移动过来。

显然，那起自身后的清厉啸声，大大的影响了滚龙王的战志。

那缓步逼上的黑衣人，都已举起了手中的盾牌，结成了一道铜墙铁壁。

只听唐璇的声音传了出来，道：“咱们援手已到，诸位只要能防守一顿饭工夫的时光，就行了。”

只听一人长啸而来，倏忽之间，已到了手执盾牌大汉的身后。

但闻啊呀一声大叫，一个手执盾牌的黑衣人，竟被来人生生的抓了起来，

投掷出去。

欧阳统凝目望去，只见来人，两臂挥分，勇不可当，正是那追随上官琦身侧，三分像人，六分像猴的袁孝。

但见他长臂翻飞，随手又抓起一个黑衣大汉，双臂一振，呀然一声大叫，一个黑衣人被他当作兵刃一般，投掷向滚龙王。

滚龙王咬牙出声，冷然说道：“这人天生臂力过人，拳掌路数怪异，借眼下之机先把他除了最好，不论什么手段，一律重赏得手之人。”说话间，左手一旋，接住了一个黑衣大汉。

袁孝勇不可挡，长臂扫挥之处，必有人被他的拳掌所伤。

他身法转动快，世所罕见，那些拦路的黑衣人虽然全力出手拦阻，仍阻挡不住他的去路，只见他闪穿在刀光剑影之中，动作迅速绝伦，片刻之间，已被他连抛带打伤了十余人。

但滚龙王谕令森严，黑衣人虽然连连有人受伤，仍然重重叠叠的围了过来。

袁孝看着刀光剑影，愈来愈密，心中大为焦急，暗暗地忖道：“如若这等冲打下去，不知几时才能冲得过去，”当下长啸一声，拔身而起，一跃两丈多高，凌空翻身，打了两个跟头，横越那重重拦路的黑衣人而过。

滚龙王的目光一直投注在袁孝的身上，欧阳统、铁木大师等名重一时的高人，他并未放在心上，但对袁孝和上官琦却似有些畏惧之心，恨不得早把两人杀死，眼看袁孝由自己头顶之上翻过，立时扬手劈出一掌。

一股强厉的暗劲，应手疾涌而出，猛向袁孝撞击过去。

袁孝看去猴头猴脑，其实灵活得很，身悬空中，仍能兼顾到八面四方，目睹滚龙王扬掌劈来，立时挥掌下击。

两股强力一撞，人却借势再起，落入穷家帮的阵式之中。

袁孝脚踏实，金睛一闪，望了众人一眼，立时疾向上官琦奔了过去。

这时，上官琦已被连雪娇平放在一丛荒草之中，运气在他身上推拿。

袁孝蹲下身子，急急问道：“连姑娘，我大哥伤的……重，很重吗……”

他口齿本就不大清楚，在情急之下，更是语音不清，叫人难以听懂。

连雪娇听声判意地答道：“不要紧，休息一会就好了，他和高手相搏，硬拼掌力，内腑中气血受了震动。”

袁孝说话口齿虽然不清，但别人说的话，他却全能听懂。一面点头，一面伸手向上官琦前胸推去。

这时，环绕在四周黑衣人，突然开始向后退去，这班人来得像潮水一般，蜂涌而至，退走时像飘风一般，眨眼间走的无影无踪。

荒野上又恢复了原有寂静，鲜血在日光下闪闪生光，堆积的尸体，有如一座座突起的坟墓。

欧阳统长长叹息一声，道：“好一场残忍的屠杀！”

只听车中，传出了唐璇的声音，道：“请问诸位，如若滚龙王再率人手攻来，可有再战之力吗？”

欧阳统微微一怔，道：“先生，此言何意？”

唐璇道：“有一件事，出了在下的意料之外，一着之失，可能满盘皆输了。”

欧阳统道：“什么事？”

唐璇道：“那黑衣女人……”

费公亮道：“怎么？难道她的武功还能强得过滚龙王么？”

只听一阵轧轧之声，那重重掩遮的木板，突然自动裂现出一座门来，缓步走出手握折扇的逍遥秀才。

他脸上一片困倦，似是耗去了极大的精神。

欧阳统缓缓迎了上去，低声问道：“先生识得那黑衣女人吗？”

唐璇面容严肃地说道：“我虽然没有看到过她的真正面目，我推想定然是她。”

欧阳统道：“谁？”

唐璇仰脸望天，沉吟不语，似是正考虑着一件异常庄严的事。

只听上官琦长长吁一口气，坐了起来，伸展一下双臂，说道：“兄弟，你几时回来了？”

袁孝咧嘴一笑，道：“回来不久啦……”站起身来，从怀中摸出一颗丹丸，道：“连姑娘的药丸。”大步向连雪娇走了过去，伸手递过丹丸。

连雪娇略一犹豫，伸手接过，说道：“我身中附骨毒针，已蒙那位老前辈代为取出，这药丸已经用不着了……”

忽听一声沉重的叹息，由一片草丛中传了出来，一个青衣老人，抱着长发散垂的少女，慢步走了出来。

群豪转头望去，只见那老人面色忧伤，两行老泪垂下双腮。

欧阳统急急拱手一礼，道：“兄台，这位姑娘伤势好了一些吗？”

那青衣老叟目中神光如电，缓缓扫掠了几个人一眼，突然仰天大叫道：“我救了无数世人，可是谁能救我的女儿，谁能救活我的女儿……”字字句句，都似脱弦之箭，射向高空，响彻云霄。

唐璇身子一颤，从沉思中醒了过来，高声接道：“令爱的伤势，可否容在下查看查看？”

那青衣老叟停下大喝之声，缓缓把目光投注唐璇的身上，冷冷地说道：“当今之世，医道一门，能够精过老夫之人，绝无仅有。”

唐璇淡然一笑，接道：“令爱之症也许我能相救，让在下瞧瞧她的伤，有何不可？”

那青衣老叟沉吟了片刻，终于把怀抱中女儿，平放在草地上。

一阵清风吹来，吹飘起了她的衣袂，也送过来一股浓重的血腥气味。

唐璇挥动了两下折扇，勉强振作了一下精神，把目光移到那姑娘的脸上。

只见她微微的闭着双目，似是熟睡过去一般，虽然她脸色一片苍白，但却无损于她的美丽，那秀丽的脸庞挺直的鼻梁，弯弯的柳眉，无不配合的恰到好处。

唐璇放下手中折扇，左手拖过来那姑娘一只玉腕，右手却把在那姑娘腕脉之上。

只见唐璇缓闭上双目，不住的摇头晃脑，似是借摇头，来帮助他运用智慧。

在约过了一盏热茶工夫之久，突然睁开了眼睛，目注那青衣老人，说道：“令爱有脉象，已入了虚脱之境，非出奇药，是难以疗治。”

青衣老人道：“奇药易出，但只怕她体弱难胜。”

唐璇沉吟了良久，道：“在下有一句不当之言，不知是该不该说？”

青衣老人道：“你说吧！”

唐璇道：“看情形，令爱不是身受内伤，而是她未受伤前，已然身罹重

病。”

青衣老人点点头，道：“不错，他身体娇弱，但又偏喜名山胜水，我为了不愿使她终日落落寡欢，才带她遍游天下的名山胜水，却不料她难受旅途劳累之苦，不服水土，罹得重病。”

唐璇目光环扫了四周一眼，欲言又止，抬头望天沉思了一阵，道：“如若老前辈能够信得过在下，唐某人愿以金针过穴之法，使她垂危之命，多延几日？”

青衣老人沉吟不言，脸上的神情，十分激动，显然，他内心正有着剧烈的冲突。

唐璇挥了挥折扇，道：“唉！在下的看法，令爱至多还能支持两天，这还得仗老前辈深厚的功力活血行气，带动心脉，如无老前辈的相助，只怕连四个时辰，也难以支撑了。”

青衣老人缓缓抬起头来，双目中神光炯炯注定在唐璇的脸上说道：“你那金针过穴之法，可能担保小女能多活几日”

唐璇沉吟了一阵，道：“这个就很难说了，三日五日，当无妨碍，如若一着走对，也许能撑个十天八天。”

那青衣老人肃然说道：“好吧！你如自信能有延续小女三日以上的生命，那就尽管动手，如若金针过穴之术，害了小女之命，你就以命相偿。”

欧阳统听得一皱眉头，暗暗忖道：“疗病救人，哪有偿命之事。”他对唐璇的医道，虽极信任，但见那青衣老人的冷森之情，似说得出口，就做得到的话，万一唐璇失手，岂不要又惹出一场纷争，正待出言相阻，唐璇已点头应道：“好吧！咱们就这样一言为定，在下自信，金针过穴之术，可延续令爱三日的性命。”伸手入怀，摸出一个长形玉盒，打开盒盖，取出三支二寸五分长短的金针。

只见他右手扬动，三枚金针，尽扎在那少女身上。

那青衣老人轻轻的咳了一声，道：“还没好么？”

唐璇道：“金针已然入穴了。”青衣老人低下头，目光一和爱女身上三枚金针相触，身子忽然一震，慌忙抬起头来，说道：“那金针不取下来么？”唐璇道：“待她呼吸稍重，再取金针不迟。”

微微一顿，又道：“老前辈看看在下认穴对是不对？”唐璇找出了一枚金针，但又迅速的刺向另一处穴。

片刻工夫，连走了十二大穴。

那青衣老人一直不敢再看，但他的眉宇之间，却又流露出无比关切之情。

唐璇缓缓取下金针，收入玉盒，说道：“老前辈，在下行针已完。”

青衣人道：“好了么……”缓缓把目光转注到爱女身上，愁苦的神情之中，泛起了一丝笑容，探手抱起爱女。

唐璇的金针过穴之术，似是已收到了预期的功效，青衣老叟抱起那姑娘之后，忽见她睁开了一双微闭的星目。

但她目光中毫无神采，双目略一睁动，又缓缓闭起来。青衣老人对唐璇微微点头，表示谢意，然后抱起那青衣女急步而去。

欧阳统突然一抱拳，道：“老前辈请留步片刻，欧阳统有话奉告。”

青衣老人停下身来，回头道：“老夫虽不问江湖间纷争之事，但也久闻欧阳帮主的大名了，不知帮主有何……”

欧阳统急急接道：“不敢，不敢，欧阳统浪得虚名，何足挂齿……”微

微一顿，又道：“滚龙王未败而退，显然是别具用心，老前辈单人一骑，又得兼顾到重疾的爱女安危，万一滚龙王沿途伏击，老前辈虽不惧，但令爱却不宜冒此凶险了。”青衣老叟微微一怔，道：“帮主话虽不错，但小女大病垂危，必须早觅救她的药物，在这里延误下去，只怕会耽搁了她性命……”

欧阳统略一沉吟，道：“老前辈稍候片刻，容在下和先生商量一下，看看是否可以想出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出来”。回头对唐璇走了过去，低声说道：“先生，咱们食水、用粮，都已无多，如何和滚龙王对峙下去。”

唐璇笑道：“帮主之意呢？”

欧阳统道：“四十八杰迟迟未到，或已另有变敌，各大门派人迹不见，有被困入阵中的情形，本座之意，不如护送那青衣老人，杀出重围，重整旗鼓，再和滚龙王决一死战。”

唐璇摇头叹道：“属下不敢敬同帮主之意见，这一阵平静，只不过是暴风雨前一段暂时的沉寂，今夜子午之前，这十里莽原中定有惊人之变，咱们如若此刻撤离这中心之区，那无疑将使滚龙王血河大阵功德圆满，去时容易回来难，纵然倾尽咱们穷家帮的全力，再想夺回这一片中心之区，只怕已非容易之事了。”

欧阳统似是有些不信，目光环扫了四周一眼道：“这区区数丈方圆的草丛之地，当真有这等重要吗？”

唐璇举步近前去，拱手对青衣老叟一揖，说道：“老前辈，最好留此多候一刻时光，据在下的估计，能撑过今夜之后，滚龙王的全盘计划，都将为之破灭，今夜一宵，对整个武林劫运而言，实有着无比的重要。”

那青衣老叟沉吟了一阵，道：“先生的金针过穴之法，当真能延续小女生命三日以上么？”

唐璇道：“老前辈放心，在下自信三日只多不少。”

青衣老叟仰首望天，自言自语说道：“如若我明日天亮动身，后天日落之前，当可赶到，老夫就留此一宵吧！”

唐璇道：“今夜之变，事关重大，在下策谋失错，可能将形成硬拼之局……”目光环视了四周群豪一眼，又道：“眼下寸阴如金，深望诸位能藉这一阵时光，运气调息，以备应付夜来大战”

群豪似是都已对唐璇生出敬服之心，果然依言盘坐运气休息。

落日余辉，幻起了满天绚烂的晚霞。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片刻工夫，晚霞消失，夜幕低垂。

几颗耀目的星星，出现在灰白的天际。

唐璇在车内睡了一阵，精神大见好转，睁眼看群豪，一个个都正在运气调息，缓缓站了起来，仰观星辰。

忽然间，由正东方升起了一道红光，冲入高空，砰然爆裂，幻化出一点银星后，又复消失。

欧阳统低声问道：“先生，可已有了动静么？”

唐璇道：“火炮流星，自非无因，但属下判断，这道流星火炮，当非滚龙王属下施放。”

欧阳统缓步走了过来，和唐璇并肩而行，走出了四五尺外才低声说道：“咱们干粮、食水，都已用尽，一夜不食尚可，但如无水，只怕将大大影响到群豪战力。”

唐璇笑道：“不要紧，我那木车之中，蓄有食水，只是存量不多，非到

急迫需要，还是暂别说出的好。”

欧阳统道：“先生的策谋，无微不至……”微微一顿，又道：“那黑衣蒙面女人，究系何人，听先生之言，她似是足可左右大局的一位高人。”

唐璇轻轻叹息一声，道：“她虽然用重重黑纱掩遮去庐山真面，但在我预料中，八成是她……”他似是有着一种难言的苦衷，话到此处，突然住口不言。

欧阳统奇道：“她是谁呢？”

唐璇道：“属下尚未完全证实之前，不愿说出真相，还请帮主海涵。”

连雪娇突然走了过来，接道：“先生谈的可是我那位师母吗？”

唐璇道：“不错，姑娘可曾见过她的真面目吗？”

连雪娇道：“没有，但我却知道她是唯一能阻止滚龙王行恶之人，王府中人上上下下，都对她有一点敬爱之心，她是一个很仁慈的妇人，每当滚龙王要杀人时，她就必然出面拦阻，是以王府中人，都对有着很好的印象。”

唐璇微微一笑，道：“她是个很好，很善良的人。”

突然响起了一阵号角，传入耳际。

唐璇道：“目下咱们这一群力量，滚龙王虽然不敢轻侮，但却如插入他心脏中一柄利剑，必欲除之而后快，天一入夜，必将全力攻向咱们，那时，他可能已不择手段，只求能把咱们毁灭就行。”

谈话之间，忽见一条人影，疾快的奔了过来。

眨眼之间，已到了几人身前两三丈处。

唐璇脸色一变，急急喝道：“快些把他杀死！”

欧阳统微微一怔，道：“为什么？他只是单独一个，就是武功再好一些，咱们也不用怕他……”

只见连雪娇把手中长矛用足腕力，投掷出去。

那人来势虽快，但却是直向而奔，眼看连雪娇掷出长矛来，也不知纵身闪避。

矛尖寒芒一闪，正击中来人前胸。

只见那人身躯摇了几摇，倒摔在地上。

铁木大师回顾连雪娇一眼，暗道：“滚龙王手下的人，当真个个心狠手辣，这女娃儿看上去容色如花，何等娇丽，但却是一付蛇蝎般的心肠……”心念未息，突然砰的一声暴震，火光闪耀，笼罩了一丈方圆。

唐璇长长叹一口气，道：“在一个活人身上，装满火药，这法子实在够残忍了，唉！也亏他能够想的出来。”

铁木似是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般，接口说道：“先生，你是说滚龙王在那奔来之人身上装了火药？”

唐璇道：“不错，这是很残酷但也很好的办法，咱们如若不能及时阻止那人，等他奔到咱们身侧，实难预料有几人要伤在他身上火药了。”

烟火消散，景物又清晰可见，只见那奔来之人早已炸的片片碎裂，尸骨不存。

铁木大师摇摇头，黯然一叹道：“当真是残无人道，阿弥陀佛。”

欧阳统道：“先生何以会看出那人身怀火药？”

唐璇道：“滚龙王想出了这害人的办法，大概是有些太过自鸣得意，是以，忽略了小节，如若他再多费一分心机，掩去那人奔走时身后微烟，目下咱们这班人中，只怕已有一半之上，要伤在他的手中了。”

目光一转，投注在连雪娇的身上，接道：“主要的还得感谢这位姑娘，如非她眼明手快，一矛正中那人前胸，只怕也不及阻挡来人了。”

铁木大师道：“老袖决然不会轻易出手……”

欧阳统对连雪娇一拱手，道：“多谢姑娘及时出手，使我等得免于难。”

连雪娇道：“难女感谢相护之情，理应舍命以报，区区微劳，何足挂齿……”

微微一顿，目注唐璇，又道：“据难女所知滚龙王生平之中，从没有一件不达目的之事，一次不成，再次三次……直到成功为止，他有着过人的才智，过人的胆识，但最狠的还是他只欲事成，不择手段的残忍和阴毒，那决非常人能及。”她仰起脸来，沉思了片刻，又道：“这一计不成，接踵而来的，必然是一着比一着毒辣的方法。”

欧阳统道：“多谢姑娘指点，我等小心一些就是。”

连雪娇缓缓退了下去，盘膝坐在一旁。

唐璇打开车门，低声对那青衣老叟说道：“令爱伤病之躯，不宜冒矢石之险，请把她放入木车之中。”

青衣老叟凝望车内地方，足可容一人仰卧，略一犹豫，把爱女放入木车中。

唐璇随手推上车门，斜斜倚在车上，坐了下去。

天色逐渐暗了下去，荒原上更显得静寂。

忽然间响起了一阵沙沙之声，一股腥臭之气，传了过来。

欧阳统一跃而起，道：“长虫。”

这一声大叫震惊了群豪，齐齐手握兵刃而起。

凝目望去，只见四面草丛中蠕蠕而动，不知多少毒蛇，蜂涌而来。

欧阳统手中大刀一挥，斩断了近身几条毒蛇，急急说道：“这等毒蛇不会留情，诸位快请动手，若让它冲近身来，那就不好对付了。”

群豪各挥兵刃分向那毒蛇打去。

虽是群豪人手众多，个个眼明手快，但见刀光闪动，长矛挥击，毒蛇死伤累累，但毒蛇太多，虽有群豪兵刃的严密封斩，仍然被冲进四五条来。

连雪娇回顾了唐璇一眼，道：“先生，怕蛇吗？”挥手一刀把游近唐璇的两条毒蛇斩死。

唐璇道：“滚龙王放这多毒蛇，旨在扰乱咱们耳目。”

连雪娇手中刀挥，把冲入来的四五条蛇，尽皆斩去，低声说道：“如若滚龙王此刻传令下去，埋伏在四周的弓箭手，百弩齐发，只怕我们大部分人在顾蛇不顾箭之下，身受箭伤。”

唐璇道：“姑娘有何高见？”

连雪娇道：“为先生借箸代筹，只有一个以毒攻毒的可行之策。”

唐璇低声接道：“火攻。”

连雪娇道：“不错，火攻，燃起燎原野火，烧去这十里草原，不但可使滚龙王的血河大阵，成了泡影，且可救了无数的武林同道。”

说话之间，响起了一声大喝，“王八羔子滚龙王，打人不过，攻阵不开，却捡了这些长虫放来咬人……”声音粗豪，正是周大志。

连雪娇秀眉一耸，急声对唐璇说道：“听他口气，似是个异常浑厚之人，只怕他已被毒蛇咬中，快些要他过来瞧瞧，别让蛇毒蔓延起来，那就不好疗治了。”

唐璇道：“姑娘说的不错……”提高声音叫道：“周大志，你可是被毒蛇伤了么？”

周大志对唐璇最是敬眼，不敢相欺，高声应道：“不要紧，属下皮肉坚厚，虽被蛇咬了一口，也不致受到什么伤害。”

唐璇道：“周大志，快过来。”

周大志应声奔了过来。

忽听嗤的一声，箭风划空，直袭过来。

连雪娇眼明手快，大刀一挥拍落了疾射而来的一支长箭。

唐璇一皱眉头，道：“下有毒蛇扑袭，再加上强弓利箭施袭，确然是不好闪避了。”

但闻箭风破空夜色中弩箭如雨，分由四面八方射来。

连雪娇大刀挥舞，刀光霍霍的护住唐璇。

欧阳统疾跃过来，急声说道：“先生快请上车躲避，滚龙王这番进攻，想来要较前两次更加猛烈。”

唐璇略一沉吟，道：“他既然这等狠辣，在下也只好不留情意。”

欧阳统微微一怔，道：“先生此言何意？”

唐璇道：“我要把这十里莽原一把火烧它个寸草不留，帮主快请下令，一面逐蛇防箭，一面除去咱们周围三丈以内的丛草。”

欧阳统摇头叹道：“纵然引起火势，向外延烧，但也无法造成燎原之势，滚龙王人手众多，岂肯坐视不救？”

唐璇道：“不瞒帮主，属下进入这莽原之时，早已布下了许多药线，只要燃起药线，将有数百处同时起火，势非野火燎原不可……”忽然探手入怀，摸出一个火折，探手在车下面一晃，果然有三个药线，同被燃着，夜色下但见火光闪窜于草丛之中。

欧阳统怔了一怔，道：“先生已经早有布设。”

唐璇道：“帮主快请下令，清除咱们周围的草丛，别要纵火自焚，烧到了自己头上。”

欧阳统道：“清草容易，逐蛇甚难，如火势一起，蛇群冲入。那就更难对付了。”

唐璇道：“帮主……”嗖的一支箭，掠顶而过，划破了唐璇包头青巾。

连雪娇大刀急挥，舞起一片刀光，护住唐璇。

这时，穷家帮中群豪，下防毒蛇，上挡箭雨，武功高如欧阳统和铁木大师者，也有些应接不暇之感。

幸好，唐璇预布的药钱、药包，已然发生了作用，只听一连串绵绵不绝的爆震之声，十余处草丛，同时燃烧起来。

这片莽原，久年无人清理，堆积枯草甚多，极易燃烧，火势一起，立成燎原，片刻之间，已成了一片无际火海。

那隐藏于四周丛草中的弓箭手，全被火势逼了出来，急向四外奔去。

箭雨的威胁顿时消失。

但那四周群蛇，却被火势逼的向群豪停身之地冲来。

火光照明，有如白昼，给了群豪不少打蛇的方便。

但群蛇众多，蜂拥而上，打不胜打，正当限烦恼之时，唐璇突然急急而来，手中提着一个白色的绢袋，说：“你们快抓这雄黄药粉逐蛇。”

群豪依言施为，从那袋中抓出了一把药粉来，向群蛇撒去。

果然，物物相克，群蛇纷纷向后退去，宁被大火烧死，也不再向前冲进。但见火势蔓延，愈来愈大，四面尽都是一片火海。

强烈的灼人炎热，直逼过来。

虽然群豪已然拔除了停身三丈内的丛草，不虞大火逼烧过来，但四面八方尽皆大火，不但灼热使人如置身蒸笼之中，单是那等大火的声势，已然夺人之魄，丧人之胆。

连雪娇想道：“此刻如若突然一阵大风，不论从哪个方向吹来，我们眼下之人，最少也有一半人受伤……”

这时，所有人，似都已为那火势所震慑，负手而观。

枯叶丛草，虽极易燃，但却不耐久烧，不大工夫，那最先起火之处的丛草已然烧尽，只余一片劫灰。

火焰，向四周延烧过去，群豪周围二三十丈内，火势尽熄。灼热逼人的气焰，也随着消去。

这时，连雪娇已然给周大志扎起蛇伤，并让他服用了一粒驱毒药丸。

粗豪的周大志，虽然勇冠三军，但面对着娇如花，大大方方的连雪娇却有些茫然失措，听凭摆布，连雪娇要他吃药，他就乖乖张开嘴巴吃下，连雪娇要他包扎伤势，他就伸出腿来。

那青衣老人突然站了起来，走到那木车前面，高声说道：“请打开车门。”

唐璇应声奔了过来，拉开车门。

青衣人探手入车，抱出爱女，说道：“老夫生平之中从未受过人半点恩惠，此番承蒙相护，深感铭心，他日必有以报，就此告别。”简简单单两句话，也不容欧阳统等回答，飞身一跃，疾奔而去。

欧阳统正待出口呼叫，唐璇却接口说道：“让他去吧，此等人物，豪迈出尘，和他多说客气之言，反而有些俗气了！”

欧阳统说道：“此人甚像传言中南翁姜士隐。”

费公亮道：“属下亦觉是他。”

唐璇道：“是与不是，无关紧要，咱们也该准备起身了。”

欧阳统查点人数，八英中两人重伤，三人轻伤，周大志被毒蛇咬了一口，柏公保行踪不明，不知是否激战之时借机溜走，救下的几个身受重伤之人，全都在混战中被害，不是被毒蛇咬毙，就是被弯箭射死。

欧阳统望着几具尸体黯叹道：“咱们保护不周，致未能留下一人性命……”

唐璇接道：“帮主不必引咎，咱们收留之人个个都已是奄奄一息，纵有灵药相救，专人护理，也未必能够救治，何况在滚龙王挥队抢攻之际。”

费公亮道：“马匹早已被惊的踪迹不见，先生怎生一个走法？”唐璇道：“在下何以不可随同诸位步行。”

费公亮讶然道：“先生这木车之中，藏物用之不尽，取之不竭，兵刃，暗器无所不备，虽武侯木牛流马，亦不过如此，丢弃岂不可惜。”

唐璇笑道：“这木车之用，既被滚龙王发觉了，已然不能再用。”打开车门，转了几转，道：“咱们走吧。”

那赶车的黑衣人，一直躲在车下，群豪和强敌相搏，打的激烈绝伦，他似是不闻不见，藏在车下，动也未动过一下，直待唐璇转动车内的轮把，他才站了起来，偏过头去，生似怕人看清了他的面貌。

欧阳统回顾了群豪一眼，道：“咱们走吧！”大步向前行去。

群豪随在欧阳统身后，鱼贯而行。

这时，向四外延烧的火势，更加浩大。

群豪随着蔓延的火势，缓缓而行，直走了两个时辰，才绕出莽原。

唐璇遥指一座土岭，说道：“如若在下的料断不错，关兄已带了人手，在那土岭之上，等待咱们。”

欧阳统道，“既然如此，咱们就赶过去瞧瞧吧！”

群豪登上土岭，穷家帮的武相关三胜，果然已带着四十八杰，在土岭上面等候。

关三胜一抱拳，道：“属下救援来迟，只见一片火海，致未能赶住相助，还望帮主恕罪。”

欧阳统微微一笑，道：“你来的很好。”他似是突然想起了一件重大之事，微微一顿，又道：“你们可曾和滚龙王的属下相遇吗？”

关三胜道：“沿途之上，虽然遇上了几个滚龙王的巡哨暗桩，但均已被属下和四十八杰杀死，未留下一个活口。”

欧阳统道：“这土岭之上景物甚好，我等久经恶战，不如就在此地休息上一阵再走，诸位意下如何？”

这一路奔行，唐璇早已走的上气不接下气，但他生性甚是倔强，虽然已累得举步维艰，仍是不肯出言示弱，是以欧阳统提出在这土岭上休息之事，他自是首先赞同。

关三胜仔细看去，只看欧阳统等眉宇之间，果然带着倦容，心中暗暗忖道：以帮主的内功，已调息这样久的时间，仍然还未复元，想来，那场恶战是打的凶险绝伦。口中微笑说道：“属下等都带了干粮，水壶，帮主可要食用一些吗？”

欧阳统心知群豪大都正感饥渴，点头说：“拿下来吧！”

关三胜举手一招，立时有一灰衣大汉跑了上来，关三胜低声吩咐他几句，那人不注点头，应命而去，片刻工夫，水壶食物，纷纷献上，欧阳统等人手一份。

群豪连经恶战，甚感饥饿，接过食物用水，一阵狼吞虎咽。进过食物，再经一阵调息，个个精神大复。

关三胜早已命人找来了一匹马鞍齐全的健马，以备作唐璇代步之用。

欧阳统眼看群豪疲累尽复，起身笑道：“我们穷家帮有座分舵，距此不过三十里路，诸位请到那里，好好吃喝两日，养养精神，再共筹对付滚龙王的办法。”

连雪娇欠身而起，接道：“难女承蒙帮主相护，始得免于死难，心中极是感激，本当追随左右，略尽绵薄，但滚龙王乃难女义父，难女曾得参与王府中机密大计，所知甚多，一旦随行，势非泄露不可，滚龙王为人虽阴险，残酷，人所不齿，但难女和他终有父女之情，不便尽泄他的机密大计，帮主相护之恩，难女如得不死，日后自当设法报答，眼下就此别过。”

欧阳统急急还礼说道：“姑娘恩怨分明，欧阳统十分敬佩，但此时此地，却不是姑娘独行之时，滚龙王和他数百手下，目下还未去远，姑娘如若独行离去，自是难免遇上，在下之意，尚清姑娘多留几日再走不迟，欧阳统届时决不相留，至于姑娘不愿参与筹谋对付滚龙王之事，在下更是不敢相强。”

连雪娇停下脚步，只待欧阳统把话说完之后，才欠身说道：“帮主盛意，难女心领，不敢劳帮主力难女费心了。”

欧阳统仍待出言挽留，唐璇已抢先接道：“姑娘要行，敝帮主自是不便强行劝留，愿姑娘一路顺风。”

连雪娇微微一笑，转身而去。

忽见袁孝站了起来，追随连雪娇身后行去。

上官琦也随着站了起来，急步向前追去。

袁孝向前追了几步之后似是突然想起了上官琦，停下脚步，转过身子。

上官琦已及时追到，低声问道：“兄弟，你要到哪里去？”

袁孝长长叹息一声，道：“我正要对大哥说，我要去保护连姑娘……”他口齿一向拙笨，很难把一件事，说得清清楚楚，但他的精神之间，却是一片坚决之色。

上官琦抬头望去，只见连雪娇已到七八丈外，略一沉吟道：“兄弟，你见着师父了吗？”袁孝点头道：“见到了。”上官琦道：“不知他现在何处？”

袁孝道：“走啦！我也不知道，他又到哪里去了，但大哥要找他，倒是有个办法。”

上官琦道：“什么办法？”

袁孝道：“深更静夜时，你沿途吹萧而行，师父听到那萧声之后，自然会找你去了……”转眼望望连雪娇即将消失的背影，接道：“她快要走不见了，我们追她去吧！”

上官琦道：“好吧！”转身对欧阳统等，遥一抱拳，放步而行。

两人同时放开了脚步，疾向连雪娇追了过去。

连雪娇一直保持着稳定的速度，走的不快不慢，两人放腿疾追，片刻工夫，已然追到了连雪娇的身后。

袁孝忽的放慢了脚步，和连雪娇保持了四五尺的距离。

上官琦暗中留神观察，从袁孝那纯朴的脸上，发觉了他含蕴着一种淡淡的忧苦，显然，他有着沉重的心情。

连雪娇生似不知有人紧紧的追随在身后一般，一直未回头望过两人一眼。

三人同时保持了沉默。

一口气奔行出十余里路；连雪娇才停下了身子，站在道旁一棵大树之下，目光一掠两人，说道：“你们跟着我干什么？难道不怕遇上滚龙王吗？”

袁孝似想答话，口齿启动了一阵，似是又不知说些什么才好，陡然垂下头去，默不作声。

上官琦道：“姑娘一人，就不怕遇上滚龙王吗？”连雪娇道：“我一个人，大不了被他杀掉，遇上了打什么紧。”

上官琦略一沉思，道：“在下确然是不能和姑娘同行，我还有紧要之事待办。”

连雪娇道：“最好早些请便，咱们走一起，实不方便。”

上官琦道：“在下只求姑娘答应我一件事情，上官琦立时就走。”

连雪娇道：“你对我有救命之恩，我能办到无不答应，说吧！”

上官琦目注袁孝道：“我这个兄弟，生性浑厚，但他的天份却是很高，假以时日武功定有大成。”

连雪娇一皱眉头，接道：“这事于我与何干？”

上官琦道：“只是他心地良善，不解人间险恶，还望姑娘多照顾于他。”

连雪娇回顾了袁孝一眼，道：“我不管啦！”转身向前行去。

上官琦急急喝道：“姑娘留步。”

连雪娇停步回身，冷冷说道：“不管就是不管，你这人好生罗嗦。”

上官琦抱拳一揖道：“我这兄弟看去虽然敦厚忠实但外和内刚，一但想到什么，那就决心坚定，莫可动摇，他要追随姑娘身后，那就永无二志，我虽可迫他偕行，但必将使他郁郁终生，失去欢乐，单看为你求药一事，当可证在下之言非虚了。”

连雪娇低头凝目沉思了片刻，突然抬头说道：“好吧！我答应你。”阳光下，只见她双目蕴泪，闪闪生光，疾快地转身而去。

上官琦抱拳说道：“姑娘一言九鼎，在下把袁兄弟付托你连雪娇恍似未闻，缓步前行，头也未回，山风吹飘起她的衣袂。

袁孝转头望了望连雪娇行去的背影，突然对着上官琦跪了下去，拜了一拜，道：“大哥，大哥……”他口齿拙笨，在这分手的当儿，更是不知说些什么才好。

上官琦也急急拜伏地上，道：“兄弟快些去吧，连姑娘要走远了，来日方长，咱们终有重逢之日。”

袁孝道：“大哥待我好，袁孝一辈子不会忘记。”

上官琦忽然鼻孔一酸，几乎流下泪来，勉强忍住，不使落下，挥手说道：“兄弟快去吧！连姑娘要看不见了。”

袁孝道：“大哥保重。”站起来，转身急奔而去。

望着两人逐渐消失的背影，上官琦忽然有着惘然若失之感，长叹一声，转身向东行去。

袁孝和连雪娇联袂北行，正南方却有着穷家帮中群豪，正西那片广大的莽原，余烬未息，只有正东方没有人踪。

上官琦缓缓举步而行，意兴阑珊，神态萧索，他需要孤独，连雪娇那美丽的倩影，不时浮现在他的脑际，平时，他并未感觉到，连雪娇竟然已在他心目中占有了很重要的地位，此刻他感到了但已玉人别去，他必须要把这份深厚的情爱，永埋心底……

他满怀心事，耳目似已失去了灵敏。

突然间，由身后传过来一声呼叫道：“上官兄弟。”

上官琦微微一怔，转头望去，只见那人全身黑衣，正是关外神鞭杜天鹄，抱拳一笑，道：“杜兄……”

杜天鹄轻轻叹息一声，道：“此地不是谈话之处。”一把拉住上官琦，放腿向前奔去。

一口气跑出了六七里路，到了一所荒凉的乱墓之中。

耸立的古柏，环绕着一座座突起的青冢。

杜天鹄拉着上官琦奔到一座高大的坟墓之后，说道：“在这等险恶的环境之中，随时随地，可能遭遇到强敌突袭，贤弟却是满怀心事，毫无防范，小兄有一句不当之言，说出来贤弟不要见怪……”

上官琦微微一笑道：“杜兄有话，尽管请说。”

杜天鹄道：“如若贤弟适才不是遇上小兄，而是遇上了滚龙王，或是他属下的高手，贤弟请想上一想，那是个什么局面？”

上官琦淡淡一笑，道：“大不了他们把我杀死。”

杜天鹄道，“你好像有着很沉重的心事？”

上官琦叹息一声，默然不言。

杜天鶚仰脸望天，长长吁一口气，道：“埋骨何必桑梓地，世间到处有青山。咱们在江湖上走动的人，自然是难免要遇上凶险，生死之事，也无法放在心上。但像贤弟这等茫然无备，受人暗算死去，那可是大为不该的事……”

上官琦黯然垂下头去，道：“小弟惭愧的很，有劳杜兄关怀。”

杜天鶚笑道：“英雄肝胆，儿女情肠，不论何等的英雄豪杰，也难勘破情字一关，兄弟……”

上官琦突然抬起头来，双目中闪动着逼人的神光，道：“杜兄，舍己为人，成全知友，可是大丈夫的行径吗？”杜天鶚道：“君子不夺人之所爱，舍己全人，那是更上一层……”

上官琦精神一振，深深一个长揖，道：“多谢杜兄指教，小弟茅塞顿开。”他仰起脸望着一片过顶白云，敞声大笑起来。

杜天鶚虽有着极丰富的经验阅历，也被上官琦这突如其来的大笑，闹得有些茫然无措，愕然半晌，道：“贤弟，你笑什么？”

上官琦停下了大笑之声，缓缓把目光投注到杜天鶚的身上，道：“小弟想到一个人生在世上……”

杜天鶚一拉上官琦，很快隐入数尺外一座古墓的后面。

凝目望去，只见两个青袍长髯，手执长剑的道人，联袂而至。

其中一人左顾右盼一阵，说道：“奇怪呀，明明听到笑声，由此地传出，怎的竟然不见人踪何处？”

另一个道人答道：“那笑声宏亮激昂，咱们听得清清楚楚，决错不了，因此，兄弟之见，那人可能就隐身在这附近之处，咱们搜他一搜。”

杜天鶚暗察两人说话的神情，心知乃不常在江湖行走之人，如果是老江湖，刚才轻步走来，势必发现上官琦和自己不可。

只听那先行发话之人，接道：“算了吧，别人如若隐在暗处，定然已看到咱们两人，但仍然不肯出来相见，显然是不愿和咱们照面了，何苦逼人出头呢？”

杜天鶚暗暗忖道：“看他神情，倒不似说的谎言，看来这两个道人，定然是出身于正大门派，而且还很少在江湖上行动。”

忖思之间，又有一个年事稍长的道人走了过来，此人颔下长髯，已然花白，但两目中神光炯炯，一望即知是身负上乘武功的高手。

先行现身的两个道人，对那道人甚是恭敬，齐齐欠身作礼。

那道人微笑道：“两位师弟，可曾找到那大笑之人吗？”

两人齐声应道，“我等跑来这儿时，那人已然远隐不见，想是不愿和咱们见面了。”

那道人心中暗暗奇道：“四无人踪……”

心念方动，不远处青草拂动，一座青冢后，缓缓站起了上官琦和杜天鶚。

杜天鶚一抱拳，道：“道长请了。”大步走了过来。

那花白长髯道长，目光转动打量了两人一阵，笑道：“两位壮士”。合掌欠身一礼。

上官琦还一礼，说道：“三位道长是……”

那长髯道人，答道：“贫道等来自武当山中。”

上官琦道：“失敬，失敬，武当派名满天下，江湖上声誉清高，人人敬仰……”

那花白长髯道人合掌说道：“好说，好说……”目光停留在杜天鹗身上，打了两转，道：“两人的出身门派，不知可否见告？”

杜天鹗心知那道人已对自己的衣着起了怀疑，连忙接道：“兄弟杜天鹗。”

这三个道人，似是甚少在江湖之上走动，也似是从未听人提过杜天鹗，当下齐齐一笑，道：“杜大侠。”

上官琦拱手接道：“在下上官琦，未学后进，还望指教。”

那花白手髯的道：“上官大侠。”微微一顿，道：“两位都是久在江湖行走之人，在下提起一个人，不知两位是否相识？”

杜天鹗道：“不知是哪一位？”

上官琦突然接道：“还未请教道长的法号。”

那道人道：“贫道法名养正……”微微一顿，接道：“滚龙王此人，两位可曾相识吗？”

杜天鹗道：“算得相识，又算得不相识。”

只听养正道人说道：“贫道曾听人说过，滚龙王手下，有一群黑衣卫队，不论白昼黑夜，终年一袭黑衣，那服装和阁下穿着的一般模样。”

杜天鹗道：“不错啊，在下穿的，正是滚龙王黑衣卫队之服。”

养正道人脸色一变，道：“这么说来，两位定然是滚龙王手下之人了？”

杜天鹗略一沉吟，笑道：“道长等可是想找那滚龙王吗？”

养正突然神色严厉地说道：“两位如是滚龙王手下之人，那就劳驾和贫道等一行。”

上官琦道：“到哪里去？”

养正道：“去见敝派掌门！”

杜天鹗双眉一耸，道：“好吧，道长请前面带路。”

养正道人回顾了那两个道人一眼，转身向前走去。

那两个黑衣髯道人，毫无阅历经验，心中想到了什么，立时形诸神色，而且显得十分紧张，一左一右的散布开去，紧随在上官琦和杜天鹗的身后。

上官琦微微一笑，道：“久闻武当派养元道长之名，咱们瞧瞧吧！”

杜天鹗回顾了那两个道人，笑道：“两位道兄，不用紧张，我们决不会跑就是。”

两个黑髯道人，相互望了一眼，脸上泛起了一片红晕。

养正大步带路走完一古墓，遥见一座破落的小庙。

上官琦回顾了随在身后的道长一眼，道：“贵掌门距此还有多远？”

养正突然加快了速度，片刻之间，已到了那破庙外面。

这是座破落的小庙，大小不过三间房子，一眼之下，可以看清楚庙中所有的景物。

只见一个白苍苍，白髯垂胸的老道人，盘膝打坐在神案一侧，闭着双目，神态庄严，使人不自禁的生出肃然起敬之心。

养正道人低声说道：“两位请稍候片刻，在下去禀报一声。”

那闭目而坐的白髯老道突然睁开了双目，说道：“不用了。”

养正急急合掌说道：“小弟请得两位极熟悉滚龙王活动之人到此……”

那白髯老道，微微一笑，接道：“两位请进来吧！”

杜天鹗当先入，上官琦紧随其后，行近那道人四五尺处时，突然齐齐抱拳，说道，“见过道长。”

白发道人微微一笑，道：“不敢，不敢，贫道养元，还未请教两位壮士

高名上姓。”

杜天鹗抱拳道：“在下杜天鹗。”

上官琦欠身说道：“在下上官琦。”

养元点头笑道：“荒山野庙，连个待客的凳子也是没有，两位就请席地而坐吧！”

上官琦依言坐了下去，道：“老前辈把我们召来此地，不知有何见教？”

养元道：“见教倒不敢当，倒是想请教两位几件事情。”

杜天鹗道：“道长尽管吩咐。”

养元双目神光闪了两闪，投注到杜天鹗的身上道：“贫道已是年过古稀，十年前已经封剑退隐，不愿再问武林中事，想不到，这十年时光中，江湖上却有惊人的变化，而且这期间，尚有甚多事，直接牵扯到贫道身上，因此之故，迫得我这封剑退隐之人，亦不得不重行踏入江湖之中……”目光一惊杜天鹗，接道：“杜壮士的衣着，颇似传诵于江湖上黑衣卫队中人，不知贫道之言，说的是对是错？”

杜天鹗道：“道长说的不错，在下的衣着，正是黑衣卫队制服。”

养元点头道：“这么说将起来，杜壮士是在滚龙王手下得意了。”

杜天鹗笑道：“在下说来，只怕甚难使道长相信，我虽着滚龙王卫队的制取，但却非滚龙王手下之人。”

养元道：“这话果然让贫道思解不透……”

忽听庙门外面，遥遥地的传来养正的声音，道：“施主请留步，那庙中早已有人在了……”

显然，已有人直向这小庙中行了过来。

那人似是并未听养正喝叫之言，紧接着传来了养正的怒喝之声，道：“要你站住，难道你没有听到吗？”

只听一个冷冷的声音，喝道：“听到了又怎么样？”

养正道：“听到了不肯离开，那是有意和贫道等过不去了。”

两人的声音，都已到了庙门之外，想是那人不听喝止，养正急急追了过来。

只听那冷冷的声音，重又响起，道：“拳脚无眼，你挡在老夫的身前，要是被我伤着，那就怪不得老夫了。”

养元一皱两条长长的的眉，低沉地说道：“养正，放他进来。”

只听步履声响，一个青衣老人，怀抱一个长发散垂的少女，大步走了进来。

上官琦认得这老人，正是在莽原中托护于穷家帮中的那位老人，赶忙一抱拳，道：“老前辈。”

那人微一点头，目光投注于杜天鹗的身上，冷笑一声，突然扬手一掌，击了过来。

一股强猛的暗劲，直撞过来。

上官琦刚好迎面而坐，担心杜天鹗伤在他掌风之下，赶忙扬手一掌，击了过来。

两股强猛的暗劲一撞，上官琦但觉心头一震，不由自主地向一侧倒了过去。

养元道长伸手一把，扶住了上官琦，才得未倒下去。

上官琦暗道：“此人的掌力，好生雄浑。”心中大为佩服。

只听青衣老人冷笑一声，道：“好小子，竟能接得下老夫一掌。”

上官琦微微一笑，道：“老前辈过奖了。”

养元道长微微一笑，道：“姜大侠，竟然也卷入了武林是非的漩涡之中。”青衣老人冷漠一笑，道：“风闻你已经闭门封剑，不再过问江湖上的是非，倒是想不到，你也来凑这场热闹了。”

养元叹息道：“贫道无能，自播前因，这后果虽苦，也不得不承受了。”

青衣老人忽然长叹一声，放下了怀抱中的女儿。

他为人一向冷漠，这一声长叹，也愈显凄凉。

上官琦忽然插口说道：“令爱的伤势，好些吗？”

青衣老人突然抬起头来，双目中神光暴射，凝注上官琦瞧了良久，似欲要暴起发难。

上官琦只好暗中提聚真气，蓄势戒备，心中忖道：这老人当真是怪得很，我好意问问他女儿的伤势，却招惹来他这般仇视。

只听那青衣老叟说道：“你这娃儿，胆子很大，刚才的一掌，还没有把你打怕？”

上官琦道：“晚辈是好意相问……”

青衣老人道：“老夫之事，从不劳人关心，你犯了老夫的忌讳了。”

上官琦默然不言，心中却暗暗笑道好吧！世上所有之人，都不和你搭讪，你就找不出发气之人了。

养元道长虽然和青衣老人相识，但也似不愿多和他说话，目注上官琦道：“这位杜壮士，既非滚龙王的属下，但却身着黑衣卫队之装，实叫贫道思解不透这原因何在？”

上官琦道：“双方对敌，各逞奇谋，彼此都派有刺探对方部署之人，老前辈不用多虑。”

养元道长道：“滚龙王诡计多端，杜壮士如不能找出证物，实叫贫道难信。”

那青衣老叟突然插嘴说道：“道兄不用多疑，此人乃关外盛名甚著之人，决非滚龙王的属下，如有差错，自有老夫担持。”养元道长笑道：“姜兄一言，重过九鼎，贫道岂有不信之理。”忽听一阵轻微的娇喘之声，传了过来，紧接着响起梦呓般的娇吟道：“我口渴死了，我要喝水……”

那青衣老人对人虽然冷漠，但对自己的女儿百般惜爱，一把揽入怀中，说道，“乖孩子，不要叫……”抬起头来，说道：“哪位带有水壶？”

上官琦虽然明知自己未带水壶，仍是不自禁的伸手在身上摸了一下。

杜天鹗解下水壶，低声对上官琦道：“兄弟你送过去。”

上官琦怔了一怔，接过水壶，缓步走了过去，低声说道：“老前辈……”

青衣老叟伸手接过水壶，也不道谢，抱起女儿拿着水壶霍然站起了身子，大步直向庙外走去。

上官琦望着他逐渐远去的背影，暗暗忖道：这人当真是怪，逆情悖理，他这一生之中，只怕也难交上一个朋友。

只听养元道长道：“南翁姜士隐，以僻怪闻名于世，一生行事，从不稍留旁人余地，我行我素，但此人除了对人礼数上僻怪冷漠，不可理喻之外，生平做事，却无大过。”

上官琦缓步走了回来，笑道：“老前辈和他相识甚久了吗？”

养元道长道：“相识数十年，但却似形同陌路，若不相识。”

上官琦忽然长叹一声，道：“一个人怪僻如此，生平之中，难以交上一个朋友，那也是人生一大苦事了。”

养元轻轻叹息一声，道：“世道无常，人心不古，如若贫道也像姜士隐般僻怪，也不至这般铸恨武林，造成大错了。”上官琦道：“老前辈德高望重，名倾四海，武林中人，谁不尊仰，哪能和姜士隐相提并论呢？”

养元道：“就因我心地太过慈善，才造成今日的后果，唉，想来当真是叫人痛心。”

上官琦道：“不知老前辈可否一谈前因，也好使晚辈等一开茅塞。”

养元道长双目中突然射出冷电一般的寒芒，扫掠了上官琦和杜天鹄一眼，道：“四十年前，贫道如不是因一时慈悲，救了一个伤重奄奄，待毙路旁之人，今日武林，哪会有滚龙玉这个魔王。”

上官琦呆了一呆，道：“道长对那滚龙王有着救命之恩了。”

养元叹息一声，道：“那时武林中尚没有滚龙王这个人，他不过是一个背弃少林门下的叛徒，被少林僧侣们追赶打伤，倒卧在路旁……”

他长长叹了口气，道：“唉！如若贫道晚到上一阵工夫，他也将伤重而死，或将为野兽吞噬。如若他伤势轻微贫道也不会出手相救，偏偏贫道经过那时，他的伤势发作，眼看就要死去，当时情景，实叫人无法不去救他，因他内伤严重，已非全用药物可以收效，形势相迫，使贫道不自觉传授了我正宗内功，这般巧合，阴差阳错，造成了今日之果……”话到此处突然叹了一口气，默然不言。

上官琦道：“老前辈济世救人，哪能够算得有错？”

养元道：“这无意之错，尚有可原，但有意之错，便使贫道难以自遣疚怀了。”

上官琦道：“此言何意？使晚辈百思不解。”

养元道：“贫道救他之后此事本该就此终结，哪知半年之后，他竟找上了武当山去，贫道当时看出他心术不正，但竟然贪爱他天赋过人，心存私念，想为我们武当派造就一个人才，把他引入了武当门下，亲身授技，日夜督导，看他习武时兢兢业业，日以断夜，不眠不休的精神，心中窃窃私喜，想他异日出道江湖之时，定能光大武当门户。唉！名师易觅，良材难求，一时贪爱他的才华，造成今日之局。”

上官琦道：“他朝夕得道潜移默化，难道就没有一点改过向善之心吗？”

养元道：“岁月匆匆，他投身武当山后，不觉已是两度寒暑，在这两年时光之中，他没有下山过一步，武功方面，也得了我之七八的真传，我正想授以我们武当门中镇山绝艺的太极慧剑时，忽然两个少林的僧侣造访，而来人的身份甚高，贫道只好亲迎入观，两人一见面，指责贫道不该收了他们少林门下的叛逃之徒，贫道心中虽有所悟，但却不禁地帮助孽徒起来，出言相护。”

上官琦道：“老前辈可是因此和少林一门中，结下了仇恨吗？”

养元道：“还好，贫道听他们述说那叛徒形貌，和孽徒一般无二，当是示派人找他进入厅中，只要他能说出背叛少林派的原因，贫道仍然准备出面翼护于他，哪知找了半天，仍不见他踪影。”

上官琦道：“作贼心虚，敢莫是跑了么？”

养元道：“跑了也就罢了，即不该临下山时，杀了一位守护出山要道的师弟。”

上官琦一皱眉头，道：“原来如此……”

养元道长道：“我们武当门下出了此等之事，贫道也不愿在两位少林僧侣面前说出真相，只好告诉两人，说我已遣差他下山办事，一月之后再回来……”

他轻轻叹息一声，道：“贫道原想在一月之内，定可追查出孽徒的行踪和落足之处，不论追杀生擒，都好对少林寺有个交代，哪知事情的变化，竟然又出了贫道的意料之外！”

上官琦道：“怎么啦，可是没有追查出滚龙王的行踪么？”

养元道：“追是已经追查了出来，却不料他挥剑拒捕，连伤四个同门，贫道得讯，亲身赶去时，他已经免脱而逸……”

上官琦道：“滚龙王狡猾如狐，想生擒于他，自是不太容易的事。”

养元道长接着道：“望着伤亡在他剑下的弟子，贫道心中，实有无法说出来的难过，我如不贪图他的才华，存心光我武当门户，也不会有这场惨剧了。”

话至此处，心中显然大为激动，胸前飘垂的白髯，突然起了水波样的一阵波动，沉吟了良久，才接口说道：“相距少林寺要人的日期也愈来愈近，届时如何向人交代，但我武当山派出查询他行踪的弟子，却没有一个确信报上山来，直待贫道和少林僧侣相约之期届满的前一夜，才接到一处弟子飞鸽传报，发现滚龙王在开封出现，情势所迫，贫道只有留书给两位少林师父，婉转的说明内情，然后，飘然下山，直奔开封……”

上官琦道：“可遇到滚龙王了吗？”

养元道：“虽然贫道未在开封和他照面，但他在开封停留之事，却是一点不错。”

上官琦道：“老前辈何以得知？”

养元道：“贫道晚到一步，两个追踪他的武当弟子，又被他杀死在开封城外。”

上官琦长叹一口气，道：“这人当真是心狠手辣世所少见。”

养元道长道：“自上次本派有一次重大的伤亡之后，贫道已传谕门下，不论何人遇上叛徒，即速设法通知贫道，并不得自行出手拦截，贫道自信，除了滚龙王外，门下弟子，没有一个敢抗我之命，两个弟子，决然不会贸然出手，滚龙王把他们杀死想是发现了他们追踪之情，而且两人死时，面色惨白，但却毫无挣扎的样子，不知他用的什么手段，兵不血刃，一举歼去了两个追踪于他的武当高手。”

上官琦道：“老前辈没有见着他吗？”

养元道长胸前长垂的白髯，忽然颤抖不住，想他内心之中正激动异常，沉吟良久，才道：“见着了。”

上官琦心中一震，心知这两句无意打询之言，刚好揭到了养元道长的疮疤，但话已出口，已难再收回了。

但见养元道长缓缓伸出右手，拂动一下胸前白髯，接道：“贫道目睹两个弟子尸体，心中的激愤难平，决心要找到叛徒，不论追他到天涯海角。就地挖了一个土坑，埋葬了两个弟子的尸体，只身一剑，北寻叛徒，却不料在黄河渡口处，遇上了他，当时的渡河之人甚多，贫道虽然激仇难耐，但怕动起手来，伤了无辜之人。只好出言迫他随我一同回山，一面逼近他身侧，以减少动手时多伤他人，却不料这叛徒早已成竹在胸，居然答应了和我回山，

行至一段四无人踪的黄沙滩上，叛徒忽然拔出长剑，露出了狰狞面目，和贫道动起手来……”

上官琦偷眼望去，只见养元道长慈和的眉宇之间，泛起一片忿怒之色，想是对这件事，仍然耿耿于怀，难以忘去。

那道长沉吟良久，仍然不言不语，上官琦、杜天鹗知他正在伤心时，也不敢插口多问，肃然端坐一侧。

不知过了多少时光，才听养元道长一声长叹，接道：“贫道和叛徒激战三个时辰，日落月升，仍然是个不胜不败之局，叛徒所学的武功，十分博杂，除了我们武当和少林两门中武功之外，还有很多出人意外的诡异招术，迫的贫道不得不施出我们武当门下镇山绝艺，太极慧剑，和他相搏，才算把他伤在贫道的剑下，但仍被免脱而去。临走时，打出了一股漫天药粉，贫道骤不及防，吸入少许，竟然身中剧毒。只好暂时放弃追杀叛徒之心，回山疗毒，那毒性十分奇恶，贫道连服了十一粒本门避毒神丹，经过了半年运功调息，才算把身上的剧毒除去，但这时，叛徒亦销声匿迹，不知隐身何处。贫道曾和少林中人，联袂追寻，历时近年，访查不出他的下落，一年后重回武当之时，却又目睹一次惊心的惨事……”

上官琦接道：“莫不是滚龙王……”

养元道长道：“不错，贫道返回武当时，三元观又发生一件惨事，就在贫道回山的前一夜中，一个蒙面人单身一剑，夜上武当，三元观中四大护法，被他杀一人，伤了三个，然后从从容容，在武当派弟子群攻中，飘然逸走，贫道从几个弟子口述中，料知那人，定然是滚龙王这个叛徒，想不到我一念慈善之心，竟落得这等悲惨下场！”

上官琦看他面上凄然之情，想他对此恨事，抱疚不安甚深，心想说几句慰藉之言，也不知从何说起，长叹一声，默然不言。

养元道长抬起头来，望着屋顶，接道：“贫道有一件更为忧苦之事，深藏于内心之中，为此惴惴不安！”

上官琦道：“道长有什么事，只管请说，只要我等力所能及，自当……”忽然觉着武当派掌门之人，身份是何等崇高，派中弟子，人数众多，自是不乏高手，哪里能用得到自己相助赶忙住口不言。

养元道长缓缓把投注在天上的目光，收了回来，投注在上官琦的脸上说道：“这隐秘，已经深藏在贫道心中甚久了，从未告诉过人。”

上官琦道：“如是贵派隐秘之事，在下不敢预闻。”

养元道：“唉！来日无多，贫道也不得不讲了。”

他长长叹了口气，又道：“我们武当一派，近数十年，人才凋谢，后起不继，贫道为了寻访一个可造之材，曾经遍走天涯，但良材可遇不可求，又岂奈何，滚龙王投师武当，贫道收容，也大半为了希望能支撑武当门户，不使数百年的威名坠落……”

上官琦哦了一声，道：“老前辈自有苦衷，那是难怪……”

养元道长两道冷电一般的眼神，凝注在上官琦身上，上下打量，不住的点头，说道：“一个门派的掌门之人，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你知道吗？”

上官琦摇摇头，道：“这个晚辈如何知道。”

养元道长道：“保持这门派的声誉，延续这门派的命脉，其实这两件事，也可并为一事，那就是要替这一门派中，选几位上驷之材，得而教之，以光大这一个门户。”

上官琦道：“老前辈的示教，使晚辈茅塞顿开。”

养元接道：“此事在一派人才鼎盛之期，并非什么难事，但在人才凋谢之期，却是极为头疼的事，有时穷一人毕生之精力，也难找到一美材，风水轮转，这事经常发生在各大门派之中，武当派盛极而衰，到了贫道这一辈，材荒更为严重，一错十年，这一门派在江湖上的声誉，如不能在近十年内恢复，只怕这样没落下去，大有永沦不复之劫。”

## 第二十二回 太极慧剑

上官琦道：“啊！这等事，闻所未闻。”

养元道长接道：“何况本门之中，尚结下了一个阴险毒辣的滚龙王，唉！目下我们武当一派之中，除了贫道一人，已难有人是他的对手，贫道一旦死去之后，他如找上山去，不难一鼓尽歼武当中人，唉，贫道既不能寻一个继承大统之人，再无能保护本门中日后的安全，真不知何以对历代先师圣灵。”

杜天鶚道：“因此道长不顾封剑归隐，仍然涉足江湖，追寻那滚龙王的下落。”

养元道长道：“贫道这次重出江湖，一则续我未完之愿，找一个继承我武当衣钵之人；二则找到叛徒，决一死战，以替我武当一门，消除一个祸患……”

他缓缓把目光投注到上官琦的脸上，叹道：“但看来，贫道这两个心愿都是难以如愿的了。”

上官琦道：“老前辈不用心急，武当派乃当今武林中正大门户，在武林道上声誉何等尊贵，只要道长发现了美材，那人决无不愿之理。”

养元道长叹道：“美材难求，贫道行踪江湖数十年，阅人何止千万，但除了滚龙王外，一直未发现一个可资传我衣钵之人。”

他拂拭一下胸前的长髯，接道：“可是皇天却不假贫道之年！”

上官琦吃一惊，道：“什么？道长……”忽然觉下面之言，太过莽撞，赶紧住口不言。

养元道长点头道：“贫道已感受到体内有了变化，只怕难再有旬日之命、因此，那第一桩心愿，今生今世，恐已难再完成，只有退求其次，希望能在十日之内，找到滚龙王，和他作生死一搏。”

杜天鶚点点头，道：“道长这愿望，只怕极难得偿了，别说他行踪诡秘，甚难找得到他，纵然见得到他，只怕道长也无法近他之身，黑衣卫队中人，个个都有几招绝活，滚龙王的十二近身侍卫，更是个个身怀绝技，这班人如若一拥而上，就够道长对付的了，滚龙王或战或走，都由他决定，道长纵然找得到他，有何裨益？”

养元道：“贫道亦知滚龙王羽翼已丰，纵然尽起武当之人，也是难以擒杀于他，唉！但也不得不尽人力了。”

转脸望着守在庙门口处的养正一眼，道：“你们严密监查四周，只要一发现有人赶来，立时通报于我。”

养正应了一声，转身而去。

养元道长缓缓伸出手，低声对上官琦道：“你摸摸贫道手，是否已凉？”

上官琦伸出手去，道：“不会吧！”忽觉五指一紧，已为对方紧紧握住。

只觉对方手上的力道，缓缓加强，迫得上官琦不得不运力相抗。杜天鶚看的呆了一呆，道：“道长，你这是什么意思？”

但见两人的脸上，都泛起了一片红晕，隐隐可见汗水，显然，两人都因出了极大的内力，逐渐步入紧要之境。

杜天鶚霍然站了起来，怒道：“道长这等作法，不知是何用心？”

养元道长微微一笑，突然放开了上官琦道：“杜大侠不要误会，贫道想试一试上官小侠的功力如何。”

上官琦道：“道长功力深厚，在下万万不是敌手。”

养元道长脸色忽转严肃，诚诚正正地说道：“上官小侠的功力，足可以施展我们武当派镇山绝艺太极慧剑了。”

上官琦仍然听不懂道长话中含义，笑道：“道长过奖了。”

杜天鹞究竟是老江湖，从养元道长的举动和言词之中，已隐隐听出一点头绪，缓缓坐下了身子，道：“道长可是动了爱才之心，有意传授绝技？”

养元道长叹道：“目下本门弟子之中，无一人具有学此绝技之才，如若贫道不幸死去，这太极慧剑，就要在贫道这一代绝传了，为了使武当绝技，能够绵延下去，贫道只有把这套剑法，传授于上官小侠……”

上官琦急急道：“这个，这个晚辈如何能受……”

养元道长长叹道：“上官小侠不要误解贫道用心，像你这等美材，弱冠之年，内功已如此深厚，想来早有良师，抢人弟子，贫道还不愿为，因此，贫道虽有传技之心，却无收徒之意。”

上官琦道：“道长言重了。”

养元道长长叹一口气，道：“贫道已自知难再活过十日，想尽十日之功，把我们武当派的太极慧剑，传授于上官小侠，贫道不敢掠人之美，强求你拜入我们武当门下，只有三个条件尚望见允。”

上官琦还待推辞，杜天鹞已抢先说道：“哪三个条件，道长先请说出。”

养元道长道：“第一桩，学成此艺之后，不能再转授他人，纵是儿女弟子，也是不能例外。”杜天鹞点点头说道：“应该如此，这第二个条件呢？”

养元道长道：“第二桩，要随时驰援我们武当派，以维护三元观的安全。”

杜天鹞道：“这也应该，这第三件呢？”

养元道长道：“日后我们武当门下，如收到才智兼具的弟子时，上官小侠，必须要把太极慧剑，传授武当门下弟子。”

杜天鹞道：“这三件事，件件都是应该之事。”

上官琦却站了起来，长揖说道：“道长这等见爱，晚辈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唉……”

养元道长长叹一声，接道：“贫道虽不敢妄言本门中太极慧剑乃目下剑术最上乘的剑法，但至低限度，是天下剑术中绝技之一，上乘剑术，蓄劲若无，最是难成，师承之外，必须要依靠人的天赋，和深厚的内功基础，你的内功、才智、乃习剑上驷之才，十日限虽短，或能尽得秘奥，只要熟记窍诀，日后勤习不辍，一年内当可登堂入室……”他微微一顿，又道：“你不用感谢贫道，因为你不过是为我武当一门保存此一绝技，说起来，贫道还应该感激你了。”

上官琦就地一拜，容色肃穆地说道：“上官琦如能不死，二十年内，定当设法为武当找一位掌门之人，转授他太极慧剑，如有一字虚假，口不应心，天诛地灭。”

养元道长急急伸出手去，挽起了上官琦，道：“何用立此重誓，贫道如对上官小侠稍存怀疑，也不敢妄言传以绝技了。”

杜天鹞突然举手一招，说道：“兄弟，我要走了，送我一程。”

也不容上官琦答话，转身向外行去。

上官琦急急追了上去，并肩出了庙门。

杜天鹞停下脚步，回头说道：“武当派太极慧剑，乃武林有名绝技，兄弟如若得此真传，当可和滚龙王放手一拼，机缘难求，良机不再，你要用心学了。”

上官琦沉声答道：“多谢杜兄指教。”

杜天鸮微微一笑，道：“我生性孤僻，素来不喜和人往来，但却和你一见投缘……”他微微一顿道：“你留这破庙学剑，十日后，我再来这里找你，咱们不见不散。”

上官琦抱拳一揖，道：“杜兄慢走，恕小弟不远送了。”

杜天鸮转身奔了几步，高声说道：“你安心学剑，如若有事，小兄自会赶来报警。”

声音随着疾奔而去的背影，同时消失不见。

上官琦偶然一叹，暗中吸了两口真气，振起精神，大步走向破庙之中。

只见养元道长，背手站在神案之前，脸色肃穆，白髯飘飘，一派仙风。

上官琦急急奔上前去，拜伏地上，道：“弟子叩见道长。”

养元道长微微一笑，道：“时光无多，寸阴如金，快起来，先看贫道演练一遍。”

上官琦刚刚站起，养元道长已拔剑在手，缓缓刺出一剑。上官琦来不及再转念头，只好聚精会神的凝目望去。

只见养元道长满脸诚敬之色，一招一式，接演下去，动作异常缓慢，看的十分清晰。

上官琦心神贯注，一招一式的默记心头。

足足有半个时辰之久，养元道长把一套太极慧剑演完，归剑入鞘，微笑说道，“你看得懂么？”

上官琦道：“个中大部招式，都可了然，只是有些博大精深之处，却是看它不懂。”

养元道长道：“你能看懂大部剑招，已是极不容易的事了，过来，我立时开始传授于你，十日的时光，实在是短了一些，你纵有过人的才智聪明，只怕也不易记全，但这套剑法的变化，不如连锁之舟，如是少记头尾几招，还勉可用出对敌，但如是忘记了中间的几招剑式，那就牵一发而动全身，难以施展出手了。”

上官琦依言走了过去，拔出背上长剑，随养元道长的出剑之势，开始演练起来。

初学一遍，还不觉如何复杂，但愈学愈觉深奥不解，变化万端，难以了然。

教者全心全意，谆谆诱导，学者心神会集，不觉之间，天色已然入夜。

养元道长收了长剑，笑道：“不过大半天的时光，你已经熟记甚多，看来十日之功或可尽传此艺。”

上官琦道：“弟子拙笨，劳道长多耗甚多心力。”

养元道长笑道：“不用谦辞，你进度之速，已然出了贫道意外，眼下天已入夜，咱们吃点东西，养息精神，我再把武当正宗内功的修习之术传授于你。”

上官琦道：“道长如此厚爱，叫晚辈粉身碎骨难报。”

养元道长道：“你不用心存感激，我授你剑术，主要的乃是延续我武当一脉绝技，不使它失传，次要则为保护我武当门下安全。”

说完，举手互击三掌。

片刻之后，只见养正道长手中托着一个木盘，大步走了进来，放在养元道长身前。

木盘中放的尽都是食用之物。

养元侧顾了上官琦一眼，道：“想你腹中已感饥饿，自己取食吧。”

语音微微一顿，转眼看着养正道长，说道：“小兄要和这位上官小侠，论道十日，在这十日之中，未得我呼唤，不许你们擅入，更不得擅自偷窥。”

养正道长恭身说道：“小弟谨遵法谕。”恭恭敬敬的欠身一礼，缓缓退了出去。

时光匆匆，弹指间，七日已过，在这七日时光之中，养元道长督促甚严，除了吃饭和打坐调息之外，无时不在紧逼着上官琦练习太极慧剑。

上官琦虽然才气纵横，但这套太极慧剑博大精深，愈学愈艰难复杂，深奥难解。

第八日午时光景，上官琦才算把一套太极慧剑的变化，完全记熟。

但养元道长已如油尽之灯，传完了上官琦最后一段剑法，忽然重重的喘息起来。

上官琦睹状大惊，急急扶持养元道长坐下，说道：“老前辈怎么了？”

养元道长摇头说道：“贫道寿元已尽，但总算如愿以偿地把这套太极慧剑留传于世……”

他微微一笑，挥手接道：“你快请他们进来。”

上官琦天性淳厚，不自觉地流下泪来，说道：“道长如若不是传授晚辈的剑术，大耗真力，也不致这等……”

养元道长道：“快唤他们进来，再晚上一阵，只怕要来不及了。”

上官琦不敢再延时刻，急奔出庙，找到养正。

当两人急冲入庙时，养元道长正闭上双目，盘膝而坐。

两人不敢惊动，垂手姑在一侧。

只见养元道长的脸上，泛升起一阵艳红之色，笼罩于眉宇之间，喘息之声，已不可闻，神情异常平静，看不出任何可疑之状。

养正道长望了上官琦一眼，口齿启动，欲言又止，似是怕惊动养元道长。

两人足足等待了一盏热茶工夫之久，养元道长突然睁开了双目，微微一笑，低声对养正说道：“这位上官小侠，乃为兄忘年之交，日后他要到咱们三元观，必须善为接待。”

养正连声应“是”。

养元忽然叹息一声，道：“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我死之后，就由你代行掌门之权……”

养正吃了一惊，接道：“师兄何以出此不吉之言？”

养元道：“小兄寿数已尽，大限临头，就要去了，观中之事，多劳师弟费心。”

养正似是已被师兄几句突然之言，吓得呆在当地，瞠目结舌，说不出话来。

养元笑道：“我死之后，你们立时把我尸体运回三元观去，尽量保持隐秘，不得张扬此事，亦不用按门规行大葬之礼。”

养正道：“这个，这个……”

养元道长接道：“如行大葬之礼，此事必然要张扬开去。”

养正道：“小弟记下了。”

养元缓缓合上双目道：“两位各自珍重。”缓缓垂下去。

养正急急喝道：“师兄，师兄……”

他一连呼叫数声，仍不闻养元答应之言，伸手摸去，敢情已然气绝。

一代武林宗主，就这般悄然而逝。

上官琦只觉一股悲痛，泛上心头，两行泪水夺眶而出，拜倒地上，泣道：“道长和在下，虽无师徒之名，但已有师徒之实，在下有生之年，决不忘道长赐授之恩。”

养正拂拭一下目中泪水，缓缓说道：“掌门遗命，要我等立即运他的遗体回山，上官小侠日后路过武当山，别忘了到三元观中一行。”

上官琦强抑悲伤，道：“在下一年之内，定当赴三元观中一行，叩拜道长。”

养正道：“不敢，不敢，贫道等引颈以待。”背起养元的尸体，大步行去。

上官琦缓缓站起身子，追出庙门，只见养正和两个守在庙外的道人低言数语，联袂疾奔而去。

上官琦望着三人的背影，逐渐消失不见，内心之中，泛升起一缕惘然之感，脑际中，仍然清晰的展现着养元道长传授太极慧剑的诸般经过，但那授技之人，已然作古。

一个人的生死，竟然是这等的轻易，生前的盛誉豪风，都随一把黄土，埋葬于九泉之下。

上官琦呆呆地站着，神情木然，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光，太阳向西山沉下，幻起漫天绚烂的彩霞。

忽然响起了一声低沉呼唤，道：“上官兄弟。”

上官琦如梦初醒般的啊了一声，回头望去，只见杜天鹞背负双手，站在丈余外处，正在望着他微笑，不禁长叹一声，黯然说道：“杜兄……”忍不住两行泪水，滚滚洒落胸前。杜天鹞微微一皱眉头，缓步走了过来、低声说道：“兄弟怎么了？”

上官琦道：“养元道长仙逝了。”

杜天鹞急急说道：“他的尸体何在，我要去拜拜他的亡灵。”上官琦道：“已运回武当山了，唉！杜兄……”他沉吟了一下，接道：“养元道长的死讯，希望你代为守秘，他的生死，对整个武当派的存亡关系极大。”

杜天鹞凝目沉思了片刻，道：“太极慧剑可已授完吗？”上官琦黯然说道：“太极慧剑虽已授完，但却因而促成养元道长仙逝之因，在下对此实感惶惶难安。”

杜天鹞道：“兄弟亦不必为此自苦，养元道长早悉必死，择人授技，只要你不负他传艺之托，也就是了。”

上官琦拭去了脸上泪痕，叹道：“在下此刻想起了养元道长的嘱托之言，深感肩负重大，力难胜任。”

杜天鹞缓缓抬起头来，望着飘浮在空际的一片白云，说道：“咱们在江湖上走动之人，就像飘浮在空际的一片云，居无时地，随遇而安，很多事，实非一二人力能所及……”

忽听长啸划空，传入耳际。

上官琦忽然脸色一变，脱口说道：“奇怪呀！”

杜天鹞道：“滚龙王、穷家帮仍然对峙附近，只不过双方已由列阵对垒的明打，转入了眼下的暗斗，双方似是都正在调集实力，可能在近日内，进行决战，这啸声有什么奇怪之处？”

上官琦急急接道：“我说那啸声，很像我袁兄弟，他走了十余日，怎么还在这附近之处？”

杜天鹗道：“那咱们何不赶往瞧瞧。”

上官琦道：“瞧瞧去吧！”当先放腿向啸声传来之处奔去。

转过了一片丛林，遥见一群黑衣人，重重包围一人，刀光剑影，打的十分激烈。

上官琦回顾了杜天鹗一眼道：“那黑衣人分明是滚龙王手下的黑衣工队，你穿着你们的制定之装，不宜赶上前去，暂请隐入这丛林相候，我上前看看。”

杜天鹗道：“如是遇上了扎手人物，请叫我一声。”闪身隐入了丛林之中。

上官琦突然拔出长剑，疾跃而上。

果然，那重重被包围之人正是袁孝。

只见他赤着双手，力搏四周强敌，强厉的掌风，幻奇的招术变化，逼的四周强敌难越雷池一步，十几个黑衣人空自挥舞兵刃，无法逼近一步。

在袁孝强力掌风的翼护之下，盘膝坐着连雪娇，她容色惨白，头顶上汗水滚滚，似是强行运功，在忍着一种极大的痛苦。

上官琦怔了一怔，忖道：难道这位多灾难的姑娘，又受了什么重伤不成？

心中忖思，手中长剑已然挥扫出手。

黑衣卫队中人，虽然大都武功不弱，但他们围攻袁孝一人，已觉着大感吃力，勉强维持个不胜不败之局，如今加上了一个上官琦，如何还能支持得住，吃上官琦刷刷几剑，逼开了一个缺口。

袁孝大喝一声，劈出了一掌，一个黑衣卫队，应手倒了下去。

上官琦剑势一紧，疾攻了三剑，又伤了一人。

余下的黑衣卫队，似是已自知难再抗得住，呼啸一声，齐齐向后退去。

袁孝望着那撤退的黑衣卫队，也不追赶，缓缓回过头来，说道：“大哥，咱们又遇上了。”

上官琦抬头望望天色，道：“兄弟，咱们分道扬镳，已经十余天了，你怎么还留在这里呢？”

袁孝望了连雪娇一眼，接道：“她不要走，她要留在这里等人！”

上官琦道：“等人？什么人？”

袁孝道：“不知道啊！她要我等，我只好留在这里等了。”上官琦暗自叹道：这鬼丫头，不知打什么主意，难道她还没有吃足那滚龙王的苦头……

但见那些急奔而去的黑衣人，都已走得踪影不见。一片空旷的原野中，又只余下了上官琦、袁孝和连雪娇三个人。

上官琦轻轻咳了一声，道：“连姑娘。”

连雪娇缓缓睁开了一双星目，打量了上官琦一眼，道：“什么事？”

上官琦道：“姑娘可是要等人吗？”

连雪娇道：“不错啊！”

上官琦道：“等待何人？”

连雪娇忽然挺身站了起来，缓缓说道：“就是等你，我知道在十日之内，非得要遇上你不可。”

上官琦呆了一呆，道：“这不是太冒险了么，如若不是在下延误了十日光景，只怕咱们遇不上了。”

连雪娇道：“不论原因如何，反正我想的没错。”

上官琦淡然一笑，道：“你等我有什么事？”

连雪娇轻轻咳了一声，道：“你不是要我好好地听你兄弟话吗？”

上官琦道：“是啊！”

连雪娇适才那痛苦之情，也随着消去，代之而起的是一片隐隐彩光，洋溢于眉宇之间，问道：“你这袁兄弟说，他居住之处，有一柄金色之刀……”

上官琦接道：“怎么样？”

连雪娇道：“他说，那是世间最好的一把刀。”

上官琦呆了一呆，忽然想起白马山中所见之事，袁孝来自那深山之中，自然知那石洞中遗留的男女两具尸体了，那时他还浑浑噩噩，不解人间之事，但那洞中的一切情景，都在他心中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慢慢地他都将回忆起来。

连雪娇两道清澈的眼神，凝注在上官琦的脸上说道：“你这人想什么心事，为什么不说话了？”

上官琦啊了一声，仍然回忆着往事，那山洞的金刀看似钝笨，其实锋利无比，隐隐记得刀柄之上，还雕刻着“惊魂之刀、无坚不摧”八个小字。

只听连雪娇一跺脚，道：“你变成了哑子了！”

上官琦如梦初醒般，答非所问地说道：“不错，那里确然有一柄金色之刀，我兄弟不会骗你！”

连雪娇摇摇头，叹息一声，道：“你当真希望我跟着你那兄弟去吗？”

上官琦呆了一呆，不知如何回答。

抬头望天，只见一片白云，随风飘过。

她伸出纤纤的玉手，轻掠一下鬓边的散发，目光照耀之下，只见她容色艳丽，嫩脸匀红，眉宇间原有的阴沉之气，也突然消失不见，隐隐泛现出一股羞喜之态。

上官琦暗暗的赞道：果然是一位绝世美色，让她常伴袁兄弟，实在是委屈了她。

目光转处，只见袁孝远远的蹲在丈余之处，瞪着一双赤红的双目，正凝神向他望来，那目光中，充满着黯然和自卑，似是，在他的心灵之中，也知道自己半人半猿的长像，难以配得上连雪娇的绝世容光。

上官琦轻轻的咳了一声，道：“连姑娘。”

连雪娇嫣然一笑，道：“什么事……”

声音微微一顿，又道：“唉，这几天来，我觉着自己变了很多，我也想到了自己终是一个女孩子，强煞了也得嫁……”忽觉一股羞意，直冲上来，倏然住口不言。

上官琦只觉一阵激动之情，泛上心头，赶忙重重的咳了两声，道：“如若我说的都是真心话呢？”

连雪娇脸色一变，道：“让我和你兄弟远走天涯？”

上官琦道：“他天生异秉，又得良师真传，假以时日，定有大成，如若佐以姑娘的才智，不难荡平武林中妖气……”

连雪娇星目眨了两眨，道：“我等你十天，冒万死之险，就只是要听你两句话……”两行泪珠滚了下来。

上官琦道：“我早说过了，再说一遍也是一样。”

连雪娇拂拭一下脸上的泪痕，道：“你再说一遍，不可勉强，说出你心底的话。”

上官琦道：“姑娘要好好照顾我那兄弟……”陡然住口不言。

连雪娇道：“你怎么不说了？”

上官琦道：“就是这一句，说上一千遍，一万遍，也是一样。”

连雪娇艳红的脸色，忽然变成了一片苍白，身躯摇了几摇，几乎倒了下去。

上官琦仰天长长吁一口气，道：“袁兄弟，快些过来。”袁孝缓缓的走了过来，说道：“大哥叫我吗？”上官琦道：“快扶着连姑娘，她身体不好，你以后要好好的待她。”

袁孝伸出手去，但又迅速的缩了回来。

他骁勇善战，胆气豪壮，但对连雪娇，却是畏惧异常。上官琦只觉一阵伤疼之情，泛上心头，赶忙别过头去，偷弹下两滴泪珠。

只听连雪娇凄惋地说道：“你认为我不敢跟他去吗？”上官琦缓缓转过脸来，抱手一个长揖，道：“但望姑娘善为照顾我袁兄弟，上官琦有生之年，感激不尽。”连雪娇突然张开双臂，泪水泉涌，目注袁孝，低声说道：“快过来。”

袁孝依言走了过去，畏畏缩缩，不知如何是好。连雪娇道：“快抱起我。”

袁孝伸出双臂抱住连雪娇纤纤柳腰。

连雪娇伏在袁孝肩上，低声说道：“你可要带我去取那金色之刀吗？”

袁孝道：“是啊！那柄刀和世上所有的刀，都不一样。”连雪娇道：“我们走吧。”

袁孝道：“我和大哥说几句话，咱们再走好吗？”连雪娇道：“不用说啦，咱们以后，永远不要见他了。”袁孝怔了一怔，道：“大哥待我好……”

连雪娇接道：“我会待你更好。”

袁孝道：“可是大哥，大哥……”他心情激动，词难达意，大哥大哥的叫了几十句，仍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上官琦挥手说道：“袁兄弟，你们去吧，见着师父之时，别忘了代我请安。”

袁孝愣了一下，突然纵声长啸，直冲云霄，啸声中拔身跃起，疾奔而去。

上官琦望着两人的背影，说不出心中是一股什么滋味，只觉一股伤痛，泛上心头，张口吐出来一口鲜血。

他缓缓坐下去，闭上双目运气调息，但觉心情烦躁，难以安静下来，无法把真气导入经脉，心头默然，滚下来两滴泪水。

只听一声长长的叹息，传了过来，道：“兄弟，很难过吗？”

上官琦缓缓转过头去，只见杜天鹗遥站在四五尺外，神情肃然，当下摇头一笑，道：“还好，多谢杜兄关顾。”

杜天鹗缓步走了过来，说道：“兄弟安不下心，不要行功调息，那不但无补于事，且将大伤身体。”

上官琦微微一笑，道：“我很好。”

杜天鹗道：“唉，兄弟不用骗我了，我跑了几十年的江湖，岂是白跑的吗？我有眼可以看有耳可以听，你们说些什么，我都听到了。”

上官琦苦笑一下，道：“我没有做错事？”

杜天鹗道：“是非由来凭人论，这些事很难说谁对谁错。”

他语音一顿，又道：“连雪娇容色如花，袁孝却丑陋异常，你虽然费尽了心机，但也难以促成他们，唉！”

上官琦接道：“会的，连雪娇容色美艳，才犹胜貌，我那袁兄弟，天生

异秉，气度非凡，假以时日，不难出人头地，成为武林第一人，佐以连雪娇盖代才华，底定江湖，并非难事，英雄美人，将留给后世无限景仰。”

杜天鹗轻轻叹一口气，道：“也许你说的不错……”他抬头望望天色，又道：“此地不宜久留，咱们该走了。滚龙王黑衣卫队伤败而退，岂肯罢休，何况连雪娇又是他们必欲生擒之人，如果我预料不错，不出顿饭工夫，定然有滚龙王手下的高手赶来。”

上官琦缓缓站了起来，道：“大哥高见，咱们走吧！”

杜天鹗伸出右手来，道：“兄弟，可要我扶你一把？”

上官琦道：“不用啦！”摇摇摆摆的向前走去。

杜天鹗紧随他身后而行，走约四五里路，到了一片杂林旁边。

上官琦突然扶着一株树干，停了下来，说道：“我走不动了，咱们在这里休息一会吧！”

杜天鹗目光转动，只见他脸上一片赤红，不禁心中一动，伸手摸去，果觉上官琦头上一片火烫，吃了一惊，道：“兄弟，你病了。”

上官琦道：“不要紧，这几日学剑过劳，心神交瘁，休息一会就好了。”

杜天鹗道：“英雄只怕病来缠，不能大意。”

忽听一阵凄厉的哨声传过来。

杜天鹗脸色微微一变，低声说道：“滚龙王属下追赶来了，咱们得先行躲避一下。”

这时，上官琦亦觉着自己全身发烧，四肢酸软，但心底之中，却有着一股强烈的冲动，当下一挺胸道：“杜兄请自避开，小弟要和滚龙王属下决一死战。”

杜天鹗先是一怔，继而摇头叹道：“此时此情，不是逞一时豪强之时，我混迹黑衣卫队中这些时日，对他们几种常用的哨声，已隐隐可以分辨，听这哨声，似乎是来人甚多，而且由四面八方排搜过来，纵然你身体如常，凭咱们两人之力，也无法和众多强敌抗拒，何况你此刻，病势正在发作。”

上官琦仍然倔强地说道：“不要紧，我自觉还能支持得住。”

杜天鹗心知他为着连雪娇的负气而去，内心之中积压着一种强烈的痛苦，听得滚龙王派遣高手来袭，那痛苦化成一股强烈的冲动，大有罔顾生死，舍命一战的决心，再加上病势发作，已使他失去了主宰自己的能力和冷静，这漠视生死，全无章法的一战，无疑授敌以可乘之机。

听听凄厉的哨声，越来越近，已到了数十丈外，而且隐隐可闻得四面和应的哨声。

危机渐近，已迫眉睫。

久历江湖的杜天鹗，心知已不是说服上官琦的时机，多延迟一分时刻，两人就将增加一分危机。

杜天鹗突然伸手一指，疾快绝伦地点了上官琦的穴道，一把抱起了上官琦的身子，奔入了丛林之中。

上官琦心中虽然明白，但他穴道受制，口不能言，身不能动，只有听任杜天鹗的摆布。

杜天鹗四下打量了一阵，选择了一棵枝叶密茂的大树，背好上官琦、疾快的爬了上去。他久走江湖，做事谨慎，放好上官琦后，重跃下树来，抹去留下的痕迹，重又跃上树去，隐身在密茂的枝叶中。

他刚刚藏好身子，那哨声已到了林外，四个手执兵刃的黑衣卫队中人，

已然鱼贯奔入了林中。

杜天鸮凝神望去，只见那当先之人；手执鬼头刀，背上斜背一把虎头钩，身躯魁梧，正是黑衣卫队中的副首领冷箭郭杰。

他混入黑衣卫队中，时光虽短，但他别有用心，处处留心，对黑衣卫队中的几个杰出高手，记得甚是清楚，知这郭杰不但武功高强，内功雄浑，而且全身暗器，百发百中，故有冷箭之称，在黑衣卫队之中，列名第二。

上官琦虽然被点了穴道，但他耳尚能闻，目尚能视，虽然无法挣动，但心中却明白强敌已到自己停身的树下。

只听冷箭郭杰说道：“就在此处吗？”

一个黑衣人躬身应道：“不错，相距此处不远。”

郭杰道：“量这一阵工夫，他们也跑不了多远，何况咱们从四面八方兜围过来。”

尖厉的哨声，由四面八方，传了过来，此起彼落，连续不绝。

冷箭郭杰探手从怀中摸出一个铜哨，放在口中，吹出了一种尖锐刺耳的声音。

但闻四野的哨声渐近，片刻工夫，四面八方奔过来数十个黑衣人。

这班人一见郭杰，立时垂手静立，神态间，十分恭谨。

冷箭郭杰目光环扫了四周一眼，冷冷问道：“你们可曾遇上敌人了吗？”

只听一个黑衣人答道：“我从正东方兜来，沿途未遇一人。”

另一个黑衣人接道：“正北方向，亦未发现敌踪。”紧接正南、东南、西北、东北、西南各方带队之人，齐齐禀告，未遇敌踪。

冷箭郭杰沉吟了一阵，道：“这么说来，难道他们生了翅膀飞走不成？”

只听紧靠冷箭郭杰身侧一个黑衣人道：“也许他藏在这片杂林之中。”

郭杰一皱眉头，道：“这话不错，咱们先在杂林中搜上一搜再说。”

环守在四周的黑衣人，应了一声，立时散布开去。

杜天鸮心中暗暗吃惊，忖道：“黑衣卫队，不下数十人之多，万一被他们发现了行踪，只怕难逃死亡一途……”

忖思之间，忽听哈哈一阵大笑，道：“好小子，你还能躲得过吗？”

杜天鸮只道他已发现了自己行踪，心中大为紧张，伸手握紧着鞭把，准备迎敌。

总算他是老江湖，见闻广博，尚未被那郭杰喝叫之声，扰散了心思，略一沉吟，知是冷箭郭杰故作诈语，心中暗暗惊道：好险好险，几乎中他的诡计。

冷箭郭杰一直站在杜天鸮和上官琦停身的大树之下，但这一来却反而使两人得到安全甚多，这些黑衣卫队，乃直属王府，听命于滚龙王，经常搜捕背叛人犯，他们找人十分仔细，经验丰富，是以对枝叶茂密的大树，亦曾极为细心的搜找，但因冷箭郭杰停身在那大树之下，黑衣卫队，反而不便搜寻，两人适得安然隐藏于树上。

忽听一阵惨叫传来，似中有人受了重伤。

杜天鸮听得那惨叫之声，一呼而住，不再继闻，显然对方出手甚为凌厉，那人不是死亡，便是受了奇重的内伤。

冷箭郭杰急急的奔了过去，所有停在那大树下的黑衣卫队中人，全都迅快地赶了过去。

但闻一阵阵兵刃交击之声，传了过来，显然，黑衣卫队已然和强敌动上

了手。

杜天鹗附上上官琦耳边，低声说道：“兄弟，此情此景之下，深望你能听我几句话，我要解开你的穴道，但你无论如何要忍耐一下，非至被人发觉，不得出手。”暗中运气，右手在上官琦几处穴道之上，推拿了几把。上官琦长吁一口气道：“不知道连姑娘和我那袁兄弟，是否已脱身而去？”

杜天鹗道：“他们早已避过黑衣卫队的搜寻，此刻恐已在几十里外了。”

上官琦微点了点头，闭目不语。

杜天鹗伸手在他额角摸了一下，不禁心头大生震撼，原来上官琦火烫的额角，此刻却变的一片冰冷。

仔细瞧去，上官琦艳红的脸色，已然变成一片苍白。只听兵刃相击之声，一阵紧过一阵，不绝于耳。

丰富的阅历经，使杜天鹗辨出这丛林中正展开一场激烈的群斗，当下心中一喜，低声说道：“兄弟请再忍耐片刻，黑衣卫队似乎是遇上穷家帮的高手……”

语音未住，突听响起一阵急促的哨声，黑衣卫队，呼啸而退。

一个身着灰衣，倒提长剑的大汉，当先走了过来，正是穷家帮的武相关三胜。在他身后相随着数十人。

杜天鹗重重的咳了一声，抱着上官琦飘身而下。

他身着黑衣卫队之装，人一现身，立时被穷家帮之人，重重围了起来。

武相关三胜仔细瞧了杜天鹗一眼，道：“杜兄吗？怎生这等着装？”

杜天鹗微微一笑，也不解说，望了望怀抱中的上官琦道：“我这位兄弟，病势沉重急欲求医，久闻唐先生医道精深，劳请关兄带往，什么事等咱们见唐先生再谈不迟。”

关三胜看了上官琦一眼，只见他紧闭着双目，脸色白中透青，病情果似十分厉害，略一沉吟，道：“在下即为先生所遣，率敝帮四十八杰，夺取这片丛林，目下黑衣卫队中人，虽然尽为逐退，但在下必得留此预作部署，只怕一时间难以分身……”

他微微一顿，又道，“这么办吧！由在下就所带四十八杰之中，先出四位高手相护，带两位会见唐先生。”

杜天鹗心知他一下子遣派四名高手，名虽相送，实则暗有监视之心，但此情此景之下，自是不能怪人多疑，当下欠身说道：“有劳关兄了。”

关三胜点头一笑，指派了四个高手，带了杜天鹗去见唐璇。

杜天鹗在四个大汉护拥之下，穿过丛林，奔行一片旷野上。

足足有一顿饭工夫之久，才遥见一座三五人家的小村落。

杜天鹗默算行程，这一阵奔驰，足足有十几里路。

带路的两个灰衣人，突然放缓了脚步，走入小村落中。

那紧随杜天鹗身后灰衣人，突然低声说道：“请大驾停此稍候片刻，已有人代两位通报去了。”

不大工夫，只见唐璇身着长衫，手摇折扇，在两个灰衣人引导之下，迎了出来，笑道：“杜大侠来的很好，快请入村中小坐片刻。”

杜天鹗轻轻叹息一声，道：“怎敢有劳先生亲迎。”

唐璇道：“请入村中说话。”转身带路而行。

杜天鹗紧随身后，进了一竹篱环绕的茅舍。

宽敞的大厅中，放了一张红漆木桌，桌上堆满纸张、笔墨。

唐璇请客落座，挥手对随入的灰衣人道：“你们退出去。”

两个灰衣人躬身应命，抱拳而退。

唐璇缓缓把手中的折扇，放在木桌之上，说道：“救人如救火，先让在下看看他的脉息如何？”

牵过上官琦的左手，按在他脉息之上，缓缓闭上双目。

过了良久时光，才突然睁开双目，道：“他病的果真是不轻。”

杜天鹗道：“事不宜迟，有劳先生用药。”

唐璇道：“僻荒之区，哪来药店，只好先让他服下几粒在下先行制成以备不时之需的药丸。护住元气，再派人抓药煎吃。”

杜天鹗道：“全凭先生了。”

唐璇道：“杜兄放心。”

探手入怀，摸出一只玉瓶，倒出两粒药丸，先用开水冲服了下去，低声问道：“这位上官兄的病势，似是心情忧苦，劳累过度，受了风寒。”

杜天鹗点头道：“说的不错，他这几日确实很苦很累。”

唐璇道：“这位上官兄，近日之内，可是遇上过什么伤心之事吗？”

杜天鹗道：“自然是有了，唉！英雄肝胆，儿女情肠，处处为人代筹，自己却受了碎心的痛苦。”

唐璇道：“这话怎么讲？”

杜天鹗只好把上官琦这几日经过之情，极为详尽地说了一遍，但却把上官琦学剑之事，隐了过去。

唐璇点头赞道：“果是一位仁侠之士，无怪他竟然自绝生机，不肯以功力和病势抗拒。”

杜天鹗道：“当真是如此吗？”

唐璇道：“在我诊他的脉息之中，弱而不虚，病势虽重，但潜能充沛、静伏不动。”

杜天鹗长叹一声，道：“这么看将起来，他是极喜那位姑娘了，才闹的心绪不宁，自绝生机。”

唐璇沉吟了一阵，突然抬头说道：“在下之见，上官兄这等作法，不但显示他的英雄气度，而且也成全了连姑娘和他的袁兄弟。”

他微微一顿，轻轻叹息一声，道：“事无尽善，人无尽美，连雪娇如花容貌，匹配袁孝，固然在夫妇之间，缺少些鱼水和谐之情，但对两人武功的成就却将有极大的帮助，那袁孝天生异秉，外拙内灵，但因自知容貌过丑，难配娇妻，必将把毕生精力，用注于武功之上，自当身集上成。”

杜天鹗点头道：“先生的立论，真使人敬服。”

一顿，又道：“先生日夜不得休息，今日看先生和初见先生之时，又见瘦弱了，怨我杜天鹗说一句放肆之言，看先生的气色……”

唐璇缓缓站起身来，接道：“有劳关爱，天不早了，杜兄也该早些休息一下。”

杜天鹗一抱拳，退了出去，早有一个灰衣人迎了上来，带他到一处清净的茅舍中休息。

这一段时日之中，杜天鹗一直没有好好的休息过，既要防备被滚龙王的手下识破，又要防备穷家帮的人误会。

这是一段限苦的日子，随时随地充满着凶险死亡。

此刻得以找到一处安全所在，立时完全松懈下来，不知不觉间倒头睡了

过去。

这一阵好睡，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光，醒来时，只见红日映窗，不知是旭日初升，抑或是夕阳反照。

一声轻咳，逍遥秀才唐璇手执折扇，缓步而入。

杜天鹗急急站起迎了上去，道：“不知先生大驾到来，恕我有失迎迓之罪！”

唐璇摇头笑道：“杜兄为我们冒险犯难，供给了不少滚龙王的活动阴谋，敝帮主和在下的，都为之感激不尽。”

杜天鹗道：“哪里，哪里，区区微劳，何足挂齿。”

日光照射下凝目望去，只见唐璇苍白的脸色上，隐隐泛现出困倦之色，不禁暗道了两声渐愧，忖道：他一个全不解武功之人，身体异常虚弱，但治事的精神，却是这等的认真，当真是难得的很。

只听唐璇轻轻叹息一声，严肃地说道：“在下早该叫醒杜兄了，但见杜兄好梦正甜，不忍惊忧，故而相候到现在。”

杜天鹗听他说的十分严重，不禁微微一怔，道：“先生有什么指教？”

唐璇道：“上官兄的病势变化，大出了在下的预料……”

杜天鹗吃了一惊，道：“病的很厉害吗？”

唐璇轻叹一声，道：“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上官兄的心已先死，万念俱灰，他虽已烧的神志昏迷，但他仍恍恍惚惚的记着那痛心之事，不肯以本身功力与病势抗拒，唉！如无法说服他先有求生之志，这场病就异常难以疗治了。”

杜天鹗道：“可有性命之忧？”

唐璇道：“目下难说，杜兄请去瞧瞧吧！”

杜天鹗一抱拳，道：“有劳先生带路。”

唐璇缓缓转身过去，大步而行，出了室门。

杜天鹗紧随在唐璇身后，走约七八丈，进入一棵大树下的茅舍。

这是一座两间大小的茅屋，但室中却打扫的十分干净，靠壁处，放着一张木榻，上官琦紧闭双目倒卧在木榻上面。

杜天鹗走近榻前，举手摸去，只觉他头上热烫，强烈异常，不禁心头一跳，失声说道：“他烧的这等厉害。”

唐璇微微一笑，缓缓退出室外。杜天鹗轻轻拍了拍上官琦的肩膀，道：“兄弟，你醒醒，我要和你谈几句话。”

上官琦淡淡说道：“不用谈了，我已经活不了多久啦！”

杜天鹗吃了一惊，暗忖道：原来他当真毫无求生之志了。当下重重的咳了一声，道：“你这般自绝生机，放任病势恶化，可是为了那位连姑娘吗？”

上官琦似是把杜天鹗的一言一字，都听得十分清楚，凄凉一笑，默然不言。

杜天鹗轻轻叹了一口气，道：“兄弟，情怀难遣，固是人生一大痛苦之事，但你岂不辜负了养元道长的授技之托，太极慧剑，能否流传于世，这责任何等重大，何况你还承诺过养元道长，要尽力维护武当一门的安全呢？唉！兄弟，大丈夫一诺千金，岂可因儿女私情一时愁怀之苦，误了这等之事。”

上官琦霍然睁开双目，眼神闪了一闪，凝注在杜天鹗脸上，道：“这么说来，我是不能死了？”

杜天鹗道：“何只不能，简直是不该。”

上官琦一闭双目，两行泪水夺眶而出，道：“我不该应允养元道长，学他的太极慧剑。”

杜天鹗接道：“可是眼下已经晚了，当今之世，除你之外，已再无第二个人会那太极慧剑了。”

上官琦突然挣扎着坐了起来，抖一抖身上的水珠，说道：“杜兄，我病好了……”

随着一阵清朗的笑声，唐璇长衫飘飘，手摇折扇，缓步而入，口中含笑说道：“杜大侠一句话，使得在下责任已减轻大半了。”

杜天鹗道：“先生此话怎讲？”

唐璇道：“杜大侠既已将上官兄送来此地，上官兄的生死之事，就变成了在下的责任，何况……”

他微微一笑，接口道：“在下早就夸下海口，断言上官兄的病势必定无妨，哪知上官兄那时病势虽有救，心情却已无救了。”

他缓缓坐下，正色接道：“上官兄若是自己生望断绝，在下纵然医术通神，也一样是回天乏术，是以在下这几天来，肩上有如背负了千钧重担，心情更是沉重已极，直到今日，杜大侠三言两语，便引发了上官兄的生机，只要再服三两帖药，上官兄的病体便可痊愈！”

杜天鹗肃然一礼，道：“唐先生仁心仁术，杜某五体铭感。”

两个灰衣人手捧托盘，大步而入。

唐璇笑道：“粗肴淡酒，不成敬意，但请两位胡用一些，以贺上官兄病愈之喜。”

说话之间，那两个灰衣人已在桌上摆下酒菜，躬身而退。

唐璇拱手相让，杜天鹗、上官商只好依序就坐。

这些时日，杜天鹗一直未得大酒大肉的吃过，当下举杯自饮，一口气喝了三个满杯，笑道：“久已不知酒味，难得先生这场招待。”

唐璇笑道：“敝帮主本欲赶来亲自相陪，但临时接到了紧要的通知，匆匆赶去，帮中高手，大都随行，因此只有在下奉陪几杯了，但我一向力不胜酒，还望两位自行多饮几杯。”

杜天鹗道：“可是闻得滚龙王有了动问吗？”

唐璇忽然挥动了两下折扇，说道：“不错，滚龙王今晨时分，出现于距此五里之地，他行色匆忙，很快又隐失了行踪……”

杜天鹗道：“贵帮主可曾追去查看吗？”

唐璇道：“滚龙王突然出现，定然有什么重大阴谋，敝帮主不得不亲率高手赶往……”

杜天鹗低声说道：“先生一向料事如神，从无差错，用不着在下再多说了，但在下却有几句不当之言，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唐璇笑道：“杜兄尽管请说。”

杜天鹗道：“贵帮中高手尽出，随同欧阳帮主追搜那滚龙王的下落，此地防守之力，岂不大大的减弱吗？如若滚龙王施用‘调虎离山’之计，借机率高手来袭，岂不要……”他忽然觉着下面之言，太不吉利，立时住口不言。

唐璇点头应道：“杜兄思虑甚是，但在下料想那滚龙王尚未把我们穷家帮的实力分布之情，调查清楚，而且在下还预想那滚龙王决不甘心就此撤走，他武功卓绝，机智过人，自命为当今第一流高人，受此小挫，难免激起好胜之念，想和我们穷家帮中人，借此一拼实力。”

他举起酒杯，满饮了一杯酒，笑道：“但那一股狂妄、剽悍的凶煞之气，在这场火烧莽原之战中，已然锐气大挫，当不致再莽撞轻敌。”

忽见一个灰衣人跑了进来，附在唐璇耳边，低言数语后，又匆匆离去。

唐璇一皱眉，自言自语地说道：“这倒是有些麻烦了。”

杜天鹗忍了又忍，到最后还是忍耐不住地问道：“先生，可发现滚龙王的属下了吗？”

上官琦大步走来，接道：“不要紧，先由兄弟和杜兄挡他一阵。”

唐琦微微一笑，道：“英雄怕病，上官兄虽暂时清醒了过来，但体力尚未恢复，纵然是真的遇上强敌，也不能立时出手，何况来人并非滚龙王的属下。”

杜天鹗道：“不知发生何等之事？”

唐璇道：“杜兄可识得姜士隐这个人？”

杜天鹗道：“听倒听人说过，但却毫不熟识。”

唐璇道：“这就是了，此人不知遇上了什么伤痛之事，经常疯疯癫癫的绕行在这附近，我们派在要道上的暗桩明卡，已不知有多少人，伤在他手中了。”

杜天鹗道：“先生可是要派人对付他吗？”

唐璇笑道：“此人武功高强，而且神智亦未昏乱到无法控制之境，纵然想对付于他，也是无法找出可和他颉颃之人。”

杜天鹗推杯而起，道：“在下去瞧瞧吧！”

上官琦站了起来道：“走！我跟你一起去看看去！”

忽听一声高昂的叫声传了过来，道：“谁带走了我的女儿，谁带走了我的女儿……”语声之中，充满了悲壮、凄凉。

只见两个灰衣人神态慌急地跑了进来，道：“唐爷，那人闯入村中来了，可要出手拦阻于他吗？”

唐璇凝神听了一阵，道：“他失了女儿，急得疯了心，如不医治，只怕要当真成疯癫之症，引他过来吧！”

两个灰衣人不敢抗命，满脸忧苦而去。

唐璇低声说道：“那姜士隐到了此地之后，两位最好不要出手。”目光一转，凝注到上官琦的脸上，接道：“上官兄生机虽复，但病势未消，最忌和人动手。”

说话之间，又有一个灰衣人，手中捧了煎好的药物，走了进来。

唐璇左手接过药碗，放下了右手折扇，然后双手捧着药碗，递了过去，道：“上官兄，先请服药吧！”

上官琦吃了一惊，道：“怎劳先生亲侍药物。”急急离位，躬身接过药碗，仰首一饮而尽。

只听一阵似哭非哭，但却悲惨异常的吟哦之声，传了过来，一个头发散乱的青衣老人，大步行了过来。

上官琦凝目望去，只见他脸上泪痕纵横，长衫上污尘片片，大步直向室中走来。

忽见人影闪动，室门两侧，突然拥出来十几个灰衣人，一排横立、拦住了那青衣老叟去路。

杜天鹗暗暗付道：看似毫无戒备，实则守卫森严，到处都伏有可用之兵。

只听唐璇低沉地喝道：“你们快让开路，他神志并未昏迷！”

那些拦路的灰衣人，听得唐璇喝叫之声，立时纷纷向一侧闪开。

青衣老叟一副旁若无人之态，望也不望那些拦路的灰衣人，大步从人群之中穿过，直入室中。

杜天鹗看他散发乱披的狼狈之状，只怕他突然出手，伤了唐璇，心中不自禁有些紧张起来，移位而站，挡在唐璇身前。

那守在门外的灰衣人，个个紧张，二三十道目光，一直紧盯在那青衣老叟的身上，只要发觉他有什么举动，立时将蜂拥而上出手相阻。

那青衣老叟目光转动，扫掠了上官琦一眼，突然伸手取过案上酒壶，咕咕噜噜，一口气把一壶酒喝个点滴不剩。

喝干了一壶酒后，举手理一下散乱的长发，抓过一双筷子，大吃起来。

此人似是饿了甚久，狼吞虎咽般，片刻工夫，那一桌菜肴，吃个杯盘狼籍。

唐璇一直冷眼旁观着他的一举一动，未发一语。

那青衣老人缓缓放下手中筷子，目光转动，打量了唐璇一眼，道：“我那女儿死了吗？”

唐璇缓缓应道：“令媛还好好的活在世上。”

那青衣老人双目眨一眨，神光暴射而出，问道：“此言当真吗？”

唐璇道，“在下素来不说谎言。”

青衣老叟突然一阵大笑道：“我那女儿现在何处？”

唐璇道：“你先闭目养息一阵，待困倦尽复，神智清醒之后，咱们再说不迟。”

青衣老叟似是已能逐渐控制自己，缓缓闭上双目，盘膝坐了下去。

唐璇对那守在室外的灰衣人一挥手，道：“你们退回去吧！”

险境已过，十几个灰衣人、依言而退，隐入室外两侧，立时踪影不见。

唐璇道：“他这一阵坐息，不知要多长时间，咱们也借这一阵工夫，休息下吧！”闭上双目，伏在桌上睡去。

他连日焦虑劳累，哪里有好好的睡眠。不睡则已，这一睡将下去，当真是睡得安甜已极，只因他深知上官琦、杜天鹗两人的武功，足以保护于他，是以心里颇为安稳。

那青衣老叟姜士隐，自从失去爱女之后。急怒成疯，终日四处呼喊搜寻，更是目不交睫，久未进食，只是仗着他那一身数十年性命交修的深厚功力，才能支持未倒。

此刻他听了唐璇的言语、知道他女儿还活在世上，更以为唐璇知道他女儿的下落，放心之下，便倒头大睡，这一睡睡得自然更是香甜，只听鼻息如雷，越来越响。

上官琦、杜天鹗对望了一眼，上官琦道：“杜兄，你为了小弟的事，连日奔走甚为辛苦，不如也乘此刻睡一下吧！”

杜天鹗微微一笑，道：“兄弟，你大病初愈，才真的应休息一下才是，此地有我一人照料，想来也足够了！”

两人推来让去，结果谁也未睡，眼睁睁地守望唐璇姜士隐两人。

只见姜士隐睡了约莫两顿饭时光，突然吼一声：“珠儿？你在哪里？”

喝声之中，他身子霍然站了起来，闪电般的目光，四下一转，突地伸手抓住了唐璇肩头，厉声道：“姓唐的，我女儿到底在哪里？”他功力是何等深厚，此刻情急之下，这一抓更是力道惊人。

唐璇震惊而醒，肩头突感剧痛，但神色却仍然丝毫不变，犹自面带微笑，缓缓道：“老前辈爱女的芳踪，在下怎会知道？”

姜士隐喝道：“你方才明明说知道，此刻为何又说不知道？”手掌微微一紧，唐璇微带笑容的面颊上，已不禁沁出冷汗。

上官琦双眉一轩，怒道：“姜大侠，你纵然情急，也该放开了手再说……”

杜天鶚面色一沉，推案而起，目挟霜刃，凝视着姜士隐。

姜士隐饮食睡眠之后，神智似乎已更见清醒，闻言呆了一呆，似乎也自觉不对，五指一松，手掌缓缓放了开来，但口中仍厉声道：“快说！”

唐璇肩头一阵火辣辣的疼痛，但绝不伸手去抚摸一下，强硬道：“在下为了要使前辈免于焦虑，恢复神智，是以……”

姜士隐面色大变，截口道：“是刚才说珠儿未死，来安慰于我是吗？”

唐璇笑道：“老前辈果已清醒了！”

姜士隐一阵擅抖，一下地坐倒椅上，长叹道：“如此说来，珠儿难道是真的死了吗？”

唐璇正色道：“不然，在下方才说的，虽是安慰老前辈之言，但却非无事实根据。”

姜士隐大喜问道：“阁下到底有何见闻，快请说出来，在下洗耳恭听！”

唐璇沉声道：“姜姑娘若是死了，尸身必定还会在老前辈身边。”

姜士隐道：“此事有何根据？”唐璇道：“试想以老前辈的功力，那凶手若是乘机杀了姜姑娘，必定已胆战心惊，哪里还胆敢移动尸身……”

## 第二十三回 较技八阵图

姜士隐拍案道：“不错，即使他们有这个胆子，却也没有时间了。”

唐璇沉吟半晌，皱眉道：“老前辈掌珠失踪之时，当时究竟是何情况，老前辈若是肯告诉在下，在下或许还能为前辈分析一二！”

姜士隐道：“久闻唐先生妙算神机，天下无双，若是肯指教一二，姜某感激不尽。”

他神智越来越是清醒，对唐璇说话的言语神情，也越来越是恭敬。

上官琦暗叹忖道：“唐璇确非常人，淡淡三言两语，便能使姜士隐如此孤僻的人物，也对他生出了恭敬之心。”杜天鸮暗暗忖道：“人道‘南翁’姜士隐如何孤僻，如何奇怪，但他为了自己的爱女的生死，竟也不惜对唐璇如此恭敬，看来天下父母，爱护子女之心，都是无微不至的。”

两人心情不同，生活体验，也大不相同，是以想法也不一样。

只听姜士隐长叹一声，接着又道：“小女身体虚弱，久病缠绵，有生之日，几乎无一日不在病榻之上，在下晚年得此细女，自然难免痛惜，故乘着天高气爽的秋日，带她出去邀游山水。”语声微扬，黯然接道：“那知她竟连一丝风露也禁受不得，旅途上竟又病倒，而且病势甚剧，这一日到了一所他边，她忽然想起要吃鲜鱼所制的羹汤，我不忍拂她心意，便下池为她捉鱼。”

唐璇叹道：“老前辈爱护子女之心，当真该教天下不孝的儿女来听上一听。”

姜士隐凄然笑道：“我入池、捉鱼、出池，也不过是刹那间事，那知就在这刹那之间，巨变已生，等到我手里提着鲜鱼，重回岸上时，小女已踪影不见了，当时……当时……唉，当时我心中的感觉，便是用尽千言万语，也难以形容。”

唐璇默然良久缓缓道：“刹那之间，便及在老前辈你耳目所能之中，将前辈掌珠劫去，天下武林，又有谁有这般身手？”

姜士隐沉吟半晌，道：“穷家帮帮主欧阳统，武功自成一派，在下一向钦佩的很！”

唐璇微微一笑，道：“敝帮帮主，确是有如此武功，但欧阳帮主之为人行事如何，老前辈也应该清楚的很，他是否会做出这样的事来？”

姜士隐叹息一声道：“欧阳帮主行事光明磊落，天下皆闻，的确不会做出如此卑鄙的事来。”

他又自沉吟半晌，缓缓接口道：“除了欧阳帮主之外，就只有滚龙王了！”

唐璇皱眉道：“此人虽有可能，但在下一时之间却也不能确定……”

姜士隐道：“为什么？”

唐璇道：“此人虽然行事不择手段，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但他却绝不会一直跟踪在前辈之后，专等待一个可以动手的机会。”

姜士隐道：“如此说来，阁下认为那动手之人，必定是一直跟踪在我身后的了。”

唐璇道：“机会虽然凑巧，但大致说来，事实想必是如此。”

姜士隐道：“能跟在我身后而不被我发觉之人，江湖中可说也少得很。”缓缓垂下头去，又自凝神沉思起来。

他越想越焦躁不安，惶急之色，溢于言表，上官琦、杜天鸮生怕他又发起疯来，悄悄移动身形，选择了适当之位，以便保护唐璇。

只听唐璇又自一笑，道：“但老前辈却大可放心，令爱不但不会有性命之忧，而且就在这三、五日内必会有她的讯息。”

姜士隐精神一振，大声道：“阁下为何如此肯定？”

唐璇道：“令爱伤病之下，别人若要动手杀她，必定容易得很，但那人却宁愿冒了极大的危险，将她掳走，而不肯将她杀死，显然，那人必走另有图谋，想以令爱的性命，来要挟前辈。”

他微微一笑，接口又道：“那人既有要挟前辈之意，自然必定要将令爱的消息告诉前辈，才能达到要挟目的，是以在下才能如此肯定。”

姜士隐沉思半晌，长叹道：“阁下料事有如眼见，当真令人钦佩的很，但愿……”

话声来了，突然听厅堂外响起嘹亮的呼声道：“帮主驾到。”

接着，穷家帮帮主欧阳统，“武相”关三胜、费公亮，以及少林铁木大师，鱼贯而入，人人面上是一副沉重忧郁之色。

唐璇立刻挺身而出，拱手说道：“各位辛苦！”

欧阳统微微颌首又与上官琦、杜天鹗揖手为礼，目光立刻转到姜士隐身上，抱拳道：“想不到‘南翁’姜大侠的宝驾，竟会光临到此地，看来唐先生的面子当真不小。”

姜士隐呆呆地望着他，仿佛没有听到他的话似的。

唐璇目光一转，望着欧阳统接着道：“帮主可曾见到滚龙王吗？”

欧阳统摇摇头，长叹一声，道：“滚龙王为人险恶狡诈，世间无人能比，但他的才华武功，却又不得不使人心生敬服。”

唐璇一挥折扇，道：“帮主可看到了什么？”

欧阳统道：“我与铁木大师等追去之时，滚龙王早已离去，但他却在那地方预布下一座怪阵，遥遥望去那只不过是几堆山石，留函相激，要我和铁木大师入那石阵相晤。”

唐璇精神一振，双目射出奇光，道：“有这等事，帮主可曾依言入阵了吗？”

欧阳统道：“常听先生谈起诸葛武侯的八阵图变化之妙，五行生克之理，可惜从未身历一试，看那几堆区区山石，不禁豪气顿生，哪知一入石阵，几令我等埋骨彼处……”

唐璇双肩耸动，连摇折扇道：“那石阵之中，当真有无穷变化吗？”

欧阳统道：“我等初入石阵，尚不觉有什么奇异之处，但深入不及一丈，幻觉立生，一缕缕淡岚烟气，从那石堆之中袅袅升起，片刻烟雾大作，眼前景物顿失……”

唐璇接口说道：“八阵图乃武侯费尽心机研创的奇门绝技，早已失传，滚龙王如何能够得此隐秘？”欧阳统道：“这就是我心中忧苦不解之处了。”

唐璇忽然仰脸望天，长长吐一口气，道：“如若滚龙王当真能排成武侯遗下的八阵图，我唐某人决然不是他的敌手了。”

群豪一阵默然，垂首不言。

唐璇微微一顿，接着道：“诸位陷入那八阵图后，不知如何又走了出来？”

欧阳统道：“那石堆中烟雾袅袅，隐遮去了所有的景物，初时我还未放心上，疾发了一掌，击了出去，哪知一掌劈出之后，烟雾突然转强，同时传来了滚龙王声音……”

唐璇忽然微微一笑，接着道：“他可是告诉你们陷入了武侯遗留下的八阵

图中吗？”

铁木大师怔了一怔，道：“先生怎知道？”

唐璇道：“如若在下的料断不错，他后面之言，该是说，此刻此情之下，如若想伤害你们几人之命，那该是一件极为容易之事。”

费公亮一跺脚道：“先生之言，有如亲闻亲见，当真是叫人五体投地。”

唐璇缓缓把目光移注到欧阳统的身上，接道：“他可是劝帮主早日撤退，不要插手于这次武林是非之中，他的存心，只是为了对付江湖上九大门派，替那些无门无派的江湖豪侠出一口气。穷家帮和他滚龙王应该携手合作，同为九大门派排斥之人，纵然不能合作，也该保持个井水不犯何水。”

欧阳统道：“先生猜测之言，一句不错。”

唐璇笑道：“滚龙王说完之后，派人带你们出了阵，而且出阵之后立时有一件更为惊心动魄的事物，吸引你们注意，使你们无暇回头去瞧那阵式。”

欧阳统道：“不错，滚龙王说完之后，立时有两个手执鹅羽扇的少女，走了过来，二女不停的挥动鹅羽扇，带我们出了石阵。”

唐璇道：“看到了什么惊心动魄的事物了吗？”

欧阳统道：“看到了那石阵紧依靠在一处浅山坡下，出阵之后，立时传过来一声惨叫，在转角之处，竖起了五支木桩，每一根木桩上都吊着一人，最右一人，已为遥掷过来的一柄利刀所伤，当时情景，实叫人无暇回顾石阵，立时赶将过去救人，哪知奔到木桩之下，突然由四面八方射过来了阵箭雨，原来滚龙王早已在四外埋下了强弩利箭，他大概自知这些弩箭无法伤得我们，不足一盞热茶工夫，弩箭自停。”

唐璇道：“那木桩之上，吊的什么人？”

欧阳统道：“都是咱们帮中的弟子。”

唐璇轻轻叹息一声，道：“那话着的四人，可曾救回吗？”

欧阳统道：“都伤在弩箭之下了。”

唐璇微微叹息一声，道：“这人的用心当真是够险恶了……”微微一顿，又道：“我唐某人有如他眼中之钉，背上之锥，一日不拔，他就一日难得安心，但他为了算计我唐某，伤了咱们帮中四个弟子，倒使我不安的很。”

欧阳统愕问道：“唐先生言中之意……”

唐璇接口说道：“滚龙王想诱我去查看那阵式，是否真的是诸葛武侯遗留的阵法，他好在四周埋伏高手……”

欧阳统恍然大悟，道：“先生说的不错，传言八阵图中，变化无穷，飞砂走石，但滚龙王的八阵图，却只有缕缕风岚淡烟，除了隐遮去眼前景物之外，并没任何奇怪之处。”

唐璇凝目寻思了片刻，突然泛现出一脸坚决之色，道：“咱们将计就计，趁我精力尚能支撑，和他们硬拼一阵也好……”欧阳统心头一凛，急急说道：“先生的身体要紧，滚龙王一代枭雄之才，何况他羽毛已丰，决非短日内，可以消灭他的实力，先生切不可斤斤计较一时的得失，使心神疲劳过度。”唐璇微微一笑，苍白的脸色上，闪掠过一丝欢愉之色，说道：“多谢帮主的关怀……”语声忽然一顿，默然接道：“如不在半月之内，大挫一下滚龙王的锐气，属下，属下……”忽然住口不语。

欧阳统吃了一惊，道：“先生体力不支，咱们不妨先撤回君山总寨，待先生体力恢复之时，咱们再和滚龙王一决雌雄。”

唐璇摇头说道：“我退敌进，授人以可乘之机，十里莽原一把火，烧的

滚龙王仍存余悸，他不敢轻敌躁进，无非是对我们穷家帮有了畏惧之心……”他缓缓把目光四顾一眼，接道：“属下已决心借机和他再拼一场，如若皇天助我，这一战能大挫滚龙王的精锐气势，赐我以百日疗息之暇，姜士隐忍了又忍，仍是忍耐不住，大喝一声，道：“唐先生，不必再说这些了，请问小女是否还活世上？”

姜士隐唏嘘出声，道，“先生不用相慰老夫了……”

唐璇道：“姜大侠只管放心，令媛不但活在世上，而且有惊无险，我唐璇可以性命作保，若令媛不在世上，唯我唐某人是问就是。”

姜士隐目中神光一闪，道：“如若小女不在人世，唐先生届时可别怪老夫出手无情了。”大步直向外面冲去。

武相关三胜和费公亮，都被姜士隐傲不讲理之言，激起怒火，一个个怒目相视，跃跃欲动。

欧阳统望着姜士隐的背影，淡淡一笑，道：“这人当真是冷傲得很。”

唐璇突然疾行两步，道：“姜大侠止步。”

姜士隐停下脚步，回头又道：“你还有什么话说？”

唐璇笑道：“令媛不在人世，姜大侠要取在下之命，一雪唐璇相欺之恨……”

姜士隐道：“不错。”

唐璇道：“如若令媛还活在人世之上呢？”

姜士隐怔了一怔，道：“在下当亲携小女恭候唐先生的吩咐，只要是先生之命，要在下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唐璇笑道：“好吧！就这一言为定，十日之内我唐某人当打探出令媛的消息。”

姜士隐呆了一呆，又缓步走了回来。

冷冷地望了唐璇一眼，道：“老夫愿等十日。”

唐璇轻轻叹息一声，道：“由今日算起，十日内定探出令媛的下落，老前辈在此地等候十日也好，或是十日限满再来也好，悉听尊便。”

姜士隐怀疑地说道：“老夫在此地等候十日便了。”对门口处一位灰衣人道：“替姜大侠收拾一间幽静的卧室。”

灰衣人应了一声，抱拳对姜士隐道：“姜大侠请。”冷傲的姜士隐似是已失去了主宰自己之能，缓缓站起来、随着那灰衣人身后行去。

欧阳统目注姜士隐背影消失不见，叹息一声，对唐璇说道：“先生一身系穷家帮的安危，责任是何等重大，这等弃髦生死，未免太过冒失了，何况姜士隐乃武林道中出了名的难惹人物，万一先生不能在十日限期内，找出姜姑娘的下落，如何是好？”

唐璇微微一笑，道：“姜士隐的武功如何？”

欧阳统道：“不在咱们帮中的聋、哑二老之下。”

唐璇道：“这就是了，此等人才，如若被滚龙王收罗麾下。咱们穷家帮中，岂不又是多了一强敌。”微微一顿，又道：“如若他为咱们收用，对滚龙王言，又多一个和他颉颃的高手。”

费公亮道：“此人冷傲之名，天下无人不知，只怕他野性难驯。”

唐璇道：“如若我在十日限期内，找到他女儿呢？”

费公亮道：“此事只怕不易。”

唐璇笑道：“碰碰运气吧！他正陷在失女痛苦之中，心智大受影响。如若

任他飘然而去，势非被滚龙王收罗到麾下不可。”

微微一顿，又道：“诸位力搏强敌，想来必甚困倦，请早些歇息一下吧！”

铁木大师道：“先生运筹帷幄，劳心更胜劳力，还请多多保重身体。”

唐璇淡淡一笑，道：“有劳大师下顾了。”纵步向外行去。

铁木大师望着唐璇微驼的背影，逐渐消失不见，不禁长长叹一口气，转脸对欧阳统说道：“唐先生的身体，实应该好好的保养一下了。”

欧阳统道：“唉！他事必亲决，工必亲查，终日里绞脑劳身，身体日渐瘦弱，我也曾再三相劝于他，少管一些事务，但他为人谨慎，才智绝伦，帮中头目，不论大事小事，只要遇上难决之题，都喜向他求教。”

费公亮道：“此人绝代才华，举世哪里去求，帮主既能用才，尚望能够惜才才好。”

铁木大师道：“帮主请恕老衲心直口快，唐先生恐早已积劳成疾，如不早日设法，挽他沉疴，只怕，只怕……”只觉下面之言，难以出口，只怕了半晌，仍然是只怕不出个所以然来。

几人为了唐璇身体之事，研讨了良久，才离室而去，各返居住的茅屋之中休息。

欧阳统心中惦记唐璇的身体，缓步向唐璇宿住之处行去，两个灰衣人，早已在门前恭候，一见欧阳统走来，立时迎了上去，施礼参见。

欧阳统道：“先生休息了吗？”

两个灰衣人齐应道：“先生正在等候帮主的大驾。”

欧阳统呆了一呆，暗道：“我不过临时绕来此地，探望他一下，他竟然知我要来。”心中在想，人却举步而入。

只见室中烛火熊熊，唐璇伏案睡去。

欧阳统不忍惊扰于他，静静的站在一侧。

大约过了一盏茶工夫，唐璇缓缓睁开双目，回顾了欧阳统一眼，道：“帮主来了多时吗？”

欧阳统道：“刚到不久。”

唐璇道：“请恕我有失远迎之罪。”

欧阳统接过一把凳子，坐了下去，道：“唉！先生见外了。”

唐璇微微一笑，道：“属下有几件重要之事，早想和帮主谈谈了。”

欧阳统道：“先生只管提出，我自当全力以赴。”

唐璇缓缓放下手中的折扇，长长吐一口气，这一口气似是吐出了他的精神，那苍白脸色，更显得苍白了，神情间泛现出无比的困倦。

这一刹那间，欧阳统忽然觉着滞洒的唐璇，苍老了甚多。

唐璇叹道：“滚龙王险辣狡狴，实是个异常难对付的人物，三阁一堂的主事人，虽都是才堪大用之人，但他们拒敌滚龙王。确是还差一筹，但我已代帮主物色了两个可以和滚龙王一分高下的人物。”

欧阳统似早为滚龙王才华、气势所夺，默然说道：“除了先生之外，在下实难想出还有何人，可和滚龙王一较心智了。”

唐璇微微一笑，道：“那两个人，帮主都曾见过。”

欧阳统怔了一怔，道：“什么人？”

唐璇道：“比较实力，以武功相搏，能胜滚龙王者，上官琦当应首选……”

欧阳统奇道：“上官琦……他如何是滚龙王的敌手，这一点在下不敢苟同先生之意。”

唐璇笑道：“据属下所见，上官琦学的武功，甚多地方，对滚龙王似是有着克制的作用，而且他武功的路数博大庞杂，正和滚龙王的博大武功相克，目下他或非滚龙王的敌手，但假以时日，定可和滚龙王一决雌雄，属下断言，今后武功上能强过滚龙王的当世只有两人……”

欧阳统道：“除了上官琦外，不知还有哪个？”

唐璇道：“除了上官琦外，就是那似人似猿的袁孝了，他天赋异秉，臂力过人，看似笨拙，实则具有副上佳的练武资质，其人未来的武功成就，决不在上官琦之下。”

欧阳统默不语，凝目沉思，显然，他正从记忆之中，来分析唐璇之言。

唐璇挥了两下折扇，又道：“至于能和滚龙王智谋相抗之人，截至目前，属下还只发觉一个连雪娇……”

这一次欧阳统更是讶然，奇然：“连雪娇？”

唐璇道：“不错，她追随滚龙王身侧长大，对滚龙王的性格、阴毒，了如指掌，论才具恐还在我唐某之上，我早已自知难于久在人世，已把生平所学，简明的录记成册，但却始终未能发现传授之人，属下曾为此忧心忡忡，唉！幸好及时遇上了连雪娇，眼下的问题是如何能把她网罗帮中，才为我用。”

欧阳统道：“那连雪娇目下行踪何处，咱们都不知道，哪里找她？”

唐璇道：“帮主如想收罗连雪娇，必需得对她礼遇有加，至少对她和对待在下一般。”

欧阳统怔了一怔，道：“先生当真是推荐那连雪娇吗？”唐璇道：“事关穷家帮的安危盛衰，属下如何敢随口胡言。”欧阳统道：“先生还是调养身体为要，此时谈这件事，未免早些了吧！”

唐璇缓缓站了起来，笑道：“属下只不过先使帮主心中有此一个印象，并非要立刻去办。”

欧阳统已看出唐璇有送客之意，只好站起身来，轻轻叹息一声，道：“先生身体要紧。”缓步走了出去。

唐璇送走了欧阳统，立时沐浴更衣，闭上两扇木门，取过金钱、纸笔，伏案疾书了一阵，然后又抓起金钱，摇了一阵，画下卦象，又伏案疾书。

他虽然早已困倦不堪，但一浸沉于工作之中，精神又突然振作了起来。

就这样，他又熬过了一个漫漫的长夜，直等天色微明之时。他才伏案睡去。

当他从熟睡中醒过来时，只见欧阳统背着双手，站在他的身后，肃穆的脸上，微泛出一种怜惜，摇头一声长叹道：“先生。你又一夜未眠吗？”

唐璇淡淡一笑，道：“属下已由先天神数中打出姜姑娘的下落，如若有幸能寻回那姜士隐的女儿，咱们穷家帮中，又可多一个武功超绝之士了。”

欧阳统看他喜悦之情，说不出心中是喜是苦，既惜怜他的身体，又感慨他谋事的忠诚认真，低低叹息一声，道：“先生，我自己去一趟。”

唐璇微微一笑，道：“帮主请留此主持大事，在下得亲身一行。”

欧阳统听他说的坚决，也不便再出言拦阻，轻轻叹息一声，道：“先生执意要去，我也难以拦阻，至于带去人手，任凭先生挑选。”

唐璇笑道：“我带着上官琦、杜天鸽两人足矣。”

欧阳统讶然接道：“这两人都非咱们帮中之人，先生带着他们行动，未免太大意了。”

唐璇笑道：“不妨事，我可借这一段时间之中，设法说服那杜天鸽，把

他也网罗在咱们穷家帮中。”

唐璇换了衣服，备好了一匹健马，带着上官琦、杜天鹗联袂东上。

三人匆匆赶路，一口气赶出了三四十里，到了一处杂林旁边。

唐璇一勒马缰，停了下来，说道：“这就是姜士隐失去女儿的地方了。”

上官琦凝目望去，只见一片亩许大小杂林，靠东南方有一座五丈见方的大池塘，池塘旁边，草屋数幢，大约注有三四户人家。

唐璇下了隆马，拴在一处隐秘的所在，低声对杜天鹗说道：“姜隐士骤惊失女，心神大乱，不能查看四周环境，其实，他那女儿当时仍然被隐藏数十丈内，那几座茅舍，最为可疑，咱们过去瞧瞧吧！”

上官琦一伸手，指着池塘旁边的几座茅舍说道：“杜兄请由屋后绕过藏在附近，由小弟陪先生同行，一旦遇上了什么警兆，也好赶回去送信。”杜天鹗略一沉吟，依言行去。

上官琦抢先一步，走在前面，道：“在下替先生带路。”唐璇知他存心保护，也不点穿，微微一笑，放步向前行去。两人绕过池塘，直向那茅屋走去。

当先一座茅屋，环绕着竹篱，两扇篱门敞开着。

上官琦缓步向前行去，上官琦举手在门上敲了两下道：“屋中有人没有？”人却随着那喝叫之声，跨了进去。只听一个银铃般的声音，传了过来，道：“什么人？”只见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当门而立。

唐璇一怔，道：“姑娘是……”

姑娘微微一笑，道：“来的可是唐先生吗？小女子待候多时唐璇道：“姑娘在等候在下？”

姑娘道：“小女子只是奉命而已。是我家夫人在等候先生。”唐璇道：“你家夫人现在何处。”

那姑娘道：“唐先生稍候一时，我家夫人马上就来。”说完不再开口，退到一边。

突听一阵莺声燕语，传入耳际。

只见七八个服色不同的少女，进入茅屋每人手中都拿着一柄银光灿灿的长剑。

上官琦打量了那些少女一眼，也不说话，但暗中却缓缓移动身躯，选了一个极有利的拒敌之位。

突然一个低沉的声音，传了进来，道：“夫人驾到。”满室中的少女，登时严肃起来，齐齐拜伏地上。

只见一个全身白衣，头垂黑色面纱的妇人，缓缓走了进来。她的举止高贵，一派大家气度，步履细碎，款款而行，对那些跪拜迎接的少女，望也未望一眼，直对唐璇和上官琦走了过来。

只见她轻启樱口，由舌底转发出一缕清香，道：“你们两人。哪一位是唐璇？”言语之间，一派气使颐指之概。

唐璇刷的一声，打开折扇，道：“在下便是。”

那白衣妇人缓缓道：“唉！今天你竟然找到此地，当真是聪明得很，这样看将起来，我那夫君，当真难是你们的敌手了！”

唐璇笑道：“夫人可是有意要见在下吗？”

那白衣妇人道：“不错，但我却没有抱着甚大希望，你来了，倒出希望之外。”

唐璇道：“幸未使夫人失望，但不知有何见教？”

那白衣女人道：“你当真要和我夫君作对吗？”

唐璇道：“在下先问清楚，夫人可是说的滚龙王？”

那白衣妇人道：“我就是滚龙王后。”

唐璇道：“在下和滚龙王私人并无恩怨可言，但为了武林中正邪消长的大势，彼此间已成势难两立之局。”

只听那白衣妇人幽幽他说道：“你可记得明天是什么日子吗？”

唐璇陡然一怔，道：“是家师殉难之日。”

那白衣妇人道：“我没想到你会来，那只有百分之一二的机会，但你居然来了，唉！如若你不来，咱们这一生一世中，就永远没有见面的机会了。”

唐璇只觉全身发热，汗水涔涔而出，挥动折扇扇了两下，道：“夫人的话，实叫在下百思难解，唉……”

那白衣妇人淡淡一笑，道：“这道理很简明，如若我死了，咱们不是永远见不着面了吗？”

唐璇穷尽了智能，仍然想不起这神秘的妇人是谁，也无法想出她言中之意？一时间，默然不言。

那素衣妇人等了片刻，不闻唐璇接口，又道：“唉！无论如何，你那虚弱的身体，已无法使你和我那王夫相持下去，因此，你必须得早日找一个继承你的衣钵之人，既可使你所学流传于武林之中，亦可完成你未完之志，可惜江湖上的美质良材一时间甚难求，你必需来雨绸缪，免得事到临头，措手不及。”

唐璇一生精明，身历各事，都在他预先的算计之中，是以，均能从容应对。历险如夷，惟独对今日之局，有些茫然无措，他已为对方先声夺人的几句话，说的神志迷乱，一时间不知所措，心中暗暗忖道：如任她这般的追问下去，我一直无法追上她的思路，岂不是愈落愈远，必得反问她几件难题，值她沉思的机会，以解她言中之意。

心中一转，不再容那素衣妇人开口，陡然反唇问道：“那位姜姑娘的伤势，可好了？”那素衣妇人笑道：“你说的可是那位身体孱弱，终日里为病魔困扰的姜姑娘吗？”

唐璇正在回忆昔年之事，遍搜枯肠，找寻这神秘妇人的资料，以了然她的来历，当下随口应道：“不错。”

那素衣妇人道：“她虽然体弱多病，手无缚鸡之力，但她的爹爹姜士隐，却是当今武林首屈一指的高人。”

唐璇忽觉脑际灵光闪动，登时扫除了满脸忧苦之容，恢复了潇洒的神情，笑道：“夫人可是有意交给在下，让他们父女早日见面，也好免去彼此想念之苦。”

他尽其所有的抢先说话，免得又被那素衣妇人提出困难问题困扰。

果然，那素衣妇人沉吟了一阵，才笑道：“自然是要交给你了，但你必须得失猜出我是什么人？”

唐璇突然一整脸色，抱拳一揖道：“是非绕身，难得闲暇，久已未到恩师墓前奠拜了。”

暗中凝神看去，果见那蒙面黑纱，微起波动，显然那素衣妇人，正有着极深的悲伤。

唐璇暗暗点头，但仍怕出言有错，又接了一句，道：“滚龙王可曾常到

恩师那埋骨之处奠拜吗？”

那素衣妇人道：“开始几年，他尚心存顾忌，每逢年节，尚到坟前奠拜一番，但近十年来他却以工作繁忙推拖，久已不到先父墓前去致祭了……”

唐璇身躯微一抖颤，脸色大变。

那素衣妇人似是自知失言，挥手对身侧的侍婢说道：“你们都退出去！守卫四周，不论何人，都不许接近这茅屋三丈以内。”

几个侍婢应一声，齐齐退了出去。

那素衣妇人索性取下蒙面黑纱，幽幽地说道：“有一件事，只怕你现在仍不明白。”

唐璇长长地叹息一声，道：“什么事？”那素衣妇人两道目光一掠上官琦，欲言又止。

唐璇挥动了一下折扇，道：“夫人尽管请说，这位上官兄，乃在下的知交好友。”

那素衣妇人突然滚下来两行热泪道：“我那爹爹虽然未曾告诉过你，但他却亲口对我说过了这件事情，待你艺满出师之日，就让我们成亲，却不料祸起萧墙，变生肘腋，家父竟然被滚龙王毒害而死，唉！他害死我父亲之后，反把罪恶都加到你的身上，又骗我委身于他。”

唐璇低沉的叹息一声，道：“他弑师灭伦之事，我虽早已知晓，但他欺骗师妹之事，我却是一概不知。”

原来唐璇虽然天纵奇才，但他为人却是拘谨异常，从师学艺之时，心无旁骛，对师父家事，从不多问，有这样一位娇艳多姿的师妹，他也懵无所知。

只听那素衣妇人长长叹息一声，又道：“那时，我被他巧言蒙骗，心中对你怨毒极深，日夜逼着他杀你以报父仇，都被他巧言推说你逃亡天涯，一时间不易找到，可怜我竟被他一骗十余年，这一段时日之中，帮他筹划大事，网罗高手，以备为亡父复仇……”

唐璇淡淡一笑，道：“可是他告诉你，我已投身穷家帮中，借作掩护，对吗？”那素衣妇人道：“不错，他说穷家帮主欧阳统武功高强，属下众多，实力凌驾当今诸大门派之上，你托庇穷家帮中，非一朝一夕，要想杀你，必得先把穷家帮一鼓歼灭……”

一顿，又道：“直到年前，我才对他的谎言，生出了怀疑，他为人阴险谨慎，始终不露口风，直到前几天，我才听到他酒后失言，说出了杀师之情，自然那是我有意的灌醉了他……”

她目光一掠唐璇，只见他脸色肃然，默不作声，立时又接口说道：“当时我本应立下毒手，取他性命，但却为十数年的夫妻之情所扰，我如杀害了他，势必将落得个谋害亲夫的罪名……”

唐璇仍然是肃然地站着，静静地听着，默不作声。

那素衣妇人长长的叹息一声，又道：“就因我那微一迟疑，竟然错过了杀他的机会，反遭了他的毒手……”

这次，唐璇再也沉不住气了，哦了一声，道：“反遭了他的毒手，你……”

滚龙王后幽怨一笑，道：“他在我全身十二要穴上，下了毒针，已然活不过今夜子时……”

唐璇默然叹息一声，道：“师妹请把伤处给小兄看看，是否还有得救？”

滚龙王后凄苦一笑，道：“不行了，不敢多劳兄费心了，纵然我爹爹复生，也无能救得了我……”

她微微一顿之后，又道：“我能在临死之前，解开我胸中的忧结，说明这闷在我心头的事已经足够了。”

忽听茅室门外响起了两声喝叫之声。

滚龙王后道：“有人来了，只不知来的是哪路人物？”

唐璇道：“小兄料他决非我们穷家帮中人物。”

滚龙王后幽怨一笑，道：“唉！我倒真希望滚龙王能够赶来。”

唐璇先是一怔，继而微微一笑道：“为什么？”

滚龙王后道：“我要他瞧瞧这世上，已经有人背叛了他！”

只听娇喝之声，不绝于耳，其间还夹杂着兵刃破空之声。

唐璇突然想起此行目的，仰脸长长吁一口气，道：“那位姜姑娘，你可带来了？”

滚龙王后道：“故而早已把她藏了起来！”

唐璇道：“藏起来了？”

滚龙王后道：“不错，我已把她藏起来了，但我藏的很隐秘，滚龙王决然找不到她。”

唐璇心中大为焦急，接道：“那地方很远吗？”滚龙王后道：

“不远，就在这附近……”

忽听啊呀一声惨叫，传了进来，那声音异常尖锐刺耳，一听声音，就知是女子口音。

滚龙王后面色微变，顿住语声，凝神而听，忽然长长叹息道：“听外面的搏击之声，攻来的人数仿佛不少，难道又是滚龙王的部下来了吗？”

唐璇微微一笑，道：“想来必是如此。”

滚龙王后面呈忧色，轻叹道：“我已尽力掩饰行藏，哪知还是逃不过他的耳目。”

唐璇道：“师妹虽也是人中之龙凤，聪慧绝顶，但无论武功、心机，却都比滚龙王略逊一筹。”

他微微一笑，接道：“其实师妹你一到这里，我便知道滚龙王必然跟踪而来的。”

滚龙王后怅然道：“情势已如此紧急，我生死已置之度外，但却有些……有些……突然举手一抹眼睛，忽然住口不语。”

唐璇道：“有些什么？”

滚龙王后缓缓垂下了头，道：“我只是担心你的安危。”

唐璇仰首一笑，道：“生死等闲事耳，有什么可担心的！何况……”他一整面容，沉声道：“那些人纵能闯入这茅屋，也未必能将我杀死！”

## 第二十四回 滚龙王后

滚龙王后叹道：“这茅屋本是我布下的陷阱，我虽然不能断定你是否前来，但你的确是我存心诱来的，你若有个三长二短，叫我有何面目在地下去见我死去的爹爹？”

唐璇道：“纵是如此，也是我自投罗网，怎怨得了师妹？”

滚龙王后叹道：“你若是智慧稍为差些，或是胆量稍为小些，就不会来此地，也不会有现在这样的事了……”言中含意也不知是惋惜抑或是赞佩。

突听一声厉啸，划空而来，竟已到了屋门口！

上官琦霍然转身，冲到门口，只见一个满身俗血劲装疾服的大汉，已冲到茅屋门口，上官琦厉喝道：“回去！”正待劈空击出一掌！

哪知道这大汉尚未到门口，便已横身跌倒在地，一柄长剑，斜斜深插在他背脊之上，经此一震，那鲜红的剑穗犹在随风飘荡！

只见滚龙王后已缓步走到窗前，目光转处，面色又是一变，苦叹道：“不过片刻，他们就冲进来了！”

隔窗远望战局，却骇俄发现她手下侍婢，已只剩下三个人了。

三人往来飞奔，迎敌着对方七八个劲装大汉，实已疲于奔命力渐不支！

只见已倒在地上的一个粉衣侍女，突地翻身跃起，随手抬起一柄刀纵身扑了上去！她不但满身鲜血，头发蓬乱，左臂也似已不能动弹，只凭着一股旺盛的斗志，奋不顾身的勇气，挥刀砍向一条黑衣大汉！那大汉似乎未曾想到她身负重伤，还能拼命，竟被她吓得一呆，忘了躲避！

只见刀光一闪，血光进现，那黑衣大汉惨叫一声，扑跌在地！

那粉衣侍女一刀砍在他肩头之上，身子摇了两摇，实已全身脱力，刀锋嵌在肩骨中，竟然再也无力拔将出来！

旁边一条大汉厉喝道：“好狠的丫头。”纵身飞起一足，踢在她胸腰之间，只见她轻呼一声，俊秀的身躯横飞八尺，落在地上，犹自挣扎着要爬起来拼命，但却永远也爬不起来了！滚龙王后木然站在窗前，目中已流下泪来。

上官琦突地转首道：“夫人可是还有许多话要对唐先生说吗？”

滚龙王后无言地点了点头。

上官琦道：“待在下出外挡他们一阵，好教夫人安静地说话。”

滚龙王后轻叹道：“你身负保护唐先生的重任，还是不要轻易涉险的好。”

上官琦朗声道：“夫人只管放心，待在下杀却几条恶汉，让夫人的侍婢们不致太过众寡悬殊，便立刻回来！”语声中已飞身而出，有如凌波海燕，凌空抄起了死在门口大汉背上的长剑，身形藉势翻了三个跟斗，扑向那惨烈的战局！

滚龙王后道：“好武功，好胆量……”缓缓转回身道：“想不到你竟得这样一条臂膀……”

唐璇道：“他是人中之龙……唉，只恨穷家帮无福能有这样的人才而已。”

滚龙王后呆了一呆，道：“他不是穷家帮中之人，却肯为你如此卖力……唉，这可是令人想不到的事！”

只听外面已接连响起几声男子的惨叫，叫声未已，上官琦已飞身而入，朗笑道：“那里也只剩三个人了，夫人只管放心说话吧……”

他掌中长剑上，鲜血斑斑，但身上却未沾上半点血污，想是他剑锋之快，急如闪电！

滚龙王后怔了半晌，轻叹道：“我话还来说，你已伤了他们四五个人吗？”

上官琦笑道：“在下不敢居功，有两个是夫人的……”

语声来了，忽听外面马蹄奔腾，又有数条大汉，跃马而来。上官琦笑容顿敛，道：“事关紧急，有什么重要之言，夫人还是快说的好！”

话声未了，上官琦又已飞身出窗，他身形展处，剑身的鲜血，一连串滴落在窗棂上。

滚龙王后面色凝重，道：“滚龙王一心想将姜士隐收为己用。是以早就筹划要绑架姜士隐的女儿，作为要挟，好叫姜士隐俯首听命于他。”她已知事情紧急，是以立刻转入主题。

唐璇目光闪闪，凝神静听，绝不插口打扰。

只听滚龙王后又道：“我知道他的阴谋后，便设法先救了姜士隐的女儿，一面固是要他奸计无法得逞，一面也是要以以此要挟于他，叫他时时刻刻悬心在这件事上，放不下心来！”

她轻叹一声，道：“此刻我已将姜姑娘藏在一个十分安全之处，他再也找不到的，我现在将这地方告诉你，你若真的落在他手中，便也可以此要挟于他，叫他不敢伤你的性命！”

唐璇摇头笑道：“他宁可永远寻不着姜姑娘，也不会放过我的。”

滚龙王后呆了一呆，叹道：“无论如何，你都该将那地方记住的。”

唐璇道：“自当如此。”

滚龙王后望了望窗外，道：“这地方除我之外，再无别人知道确实的地点。只因我实在不信任何人能在滚龙王面前守得住口。”

她微微一顿，轻声接道：“那地方是在……”

唐璇突地接口道：“且慢，请师妹先将上官琦唤回来之后再说。”

滚龙王后说道：“为什么？”

唐璇正色道：“今日我万一有了不幸，也好叫上官琦能寻着她，否则这秘密岂非要永远湮没？”

滚龙王后道：“你行事的周密谨慎，真不是普通人能比得上的。”

回转身去，高声唤道：“上官琦，你回来一趟！”

语声方了，窗外风声一响，上官琦已飞身而入，他身上已溅了几滴鲜血，额头上微现汗珠，问道：“什么事？”举手一抹，头上的汗珠，剑上的鲜血，一齐滴落到地下！

滚龙王后道：“你听着，由此往西直走，有一片树林，树林中住着一个果农，你到了那里，要先问他：‘你林中果子有多少颗？’他若是回答：‘和你的头发一样数目’你便要他带着你走。”

上官琦忍不住问道：“是不是走到姜姑娘藏身之处？”

滚龙王后摇了摇头，接道：“他会带你去找一个樵夫，那樵夫是个驼背的老人，你见到他后，立刻就要将果农送回去，然后再由那樵夫带你去一个茶亭，记住，那茶亭前有道小河，河中产鱼，每日都有许多渔舟来去，你等到那樵夫走后，便要站到河边高呼买鱼，那时必然会有许多鱼舟行过来。你必定要找一个独眼的渔夫问他：‘七条鱼是什么价钱？’他若回答：‘八条鱼三两银子’！你便跳上船去！”

上官琦听得如此麻烦，不禁一皱眉头。

滚龙王后目光一掠窗外的战局，接道：“滚龙王心机阴沉，已得我爹爹甚多真传，虽然胜不过我的唐师兄，但武林中能和他智计抗衡之人，已是绝

无仅有的了，如不作此等安排，如何能瞒过他的耳目？”

上官琦突然大喝一声，纵身跃出窗外。

唐璇和滚龙王后，齐齐抬头向窗外看去，只见他长剑挥转，寒芒旋飞，连伤了三个黑衣劲装的大汉。

仅余的三个女婢，原已呈不支之状，目睹上官琦挥剑伤敌的豪勇，突然精神大振，剑势一变，又把将要溃败的战局稳了下来。

滚龙王后赞道：“此人剽悍善战，武勇绝世，那些黑衣人，都是滚龙王黑衣卫队中的高手，他竟能在三合之内，连伤了三人。”

只见上官琦回身一跃，飞回室中，长剑上鲜血犹自滴个不停。

唐璇凭窗遥望，肃然说道：“师妹快说下去，滚龙王已开始茅屋四周，布下了奇门阵势……”

滚龙王后道：“看来他倒还未有立刻杀你之心。”

唐璇淡然一笑，道：“这方法比立刻杀死咱们狠毒何止十倍。”

上官琦虽然听得不解，但却不便追问。

语音微微一顿，又道：“那独眼渔夫，带你们到一处渔人聚居的小村落中，那里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妪，你问她一张渔网多少孔，她如答复你，三千三百三十三，你就告诉她，我们奉滚龙王后之命而来，她如反问你王后贵庚，你必须立刻伸出三个指头，一正一反连翻两次，再细看她反应，她如从怀中取出半截玉簪，你就收下藏好，急奔正东，大约有四五里吧！那里有一片肥大的草原，草原牧童甚多，你必要大喊三声，卖羊啊！卖羊啊！如若有人过来问你，一只羊儿多少钱，你答他三千三百三十三，他自会带你去一处隐秘所在，凭那半截玉簪，就可以见到姜姑娘了。”

唐璇低声对上官琦道：“你可听清楚了？”

上官琦道：“听清楚了。”

唐璇道：“我如遭不测，你必须救回姜姑娘，把她送回穷家帮中，交给我们帮主。”

上官琦道：“先生何出此言，上官琦能活一刻，先生保一刻无事，纵使滚龙王亲身临此，上官琦也将奋力和他一战，如若要死，我也将死在先生之前！”

唐璇目光转动，打量了一阵，道：“滚龙王想把我们困于此地了。”

滚龙王后幽幽叹道：“都是我害了师兄……”

唐璇笑道：“小兄自愿而来，与师妹何干？”

这时，那向茅屋中冲击的黑衣人，突然自动退了下去，遗下了十几具零乱的尸体，和满地狼籍鲜血，情景惨不忍睹。

滚龙王后突然一整脸色，举掌互击三声，两侧暗室之中，鱼贯奔出来八个彪形大汉，一个个疾服劲装，身佩兵刃，欠身对滚龙王后一躬，垂手站在一侧。

唐璇目光一掠八个劲装大汉，道：“这些人可都是师妹的心腹？”滚龙王后正容答道：“这些人都是被滚龙王处死之囚，被我救了下來，而且暗给了他们解毒药物服用，解去了身上之毒，在我的想象之中，他们应该算是我的心腹了。”

八个劲装大汉，齐齐躬身说道：“王后但有所命，我等万死不辞。”

滚龙王后目光凝注着唐璇，严肃的说道：“师兄该走了，趁滚龙王阵脚未稳，你们或可冲出围困。”

唐璇沉吟了一阵，道：“师妹要留在这里么？”

滚龙王后道：“别说我已被滚龙王在十二处要穴上，各下毒针，生机早绝，纵使是能够逃得性命，也不能和你们同走。”

唐璇道：“师妹说的是，他要把咱们困在此地之后，再设法把此讯传告天下，让天下武林同道，都误认咱们师兄妹有什么不可告人之事，以玷师妹的清白。”

滚龙王后道：“因此，我要奉劝师兄，早些离开此地，别让他恶计得逞。”

唐璇突然咬牙说道：“我虽然知他行径恶毒，但心中终难放得下师兄弟一番情意，不忍真的下毒手，但观其今日所为，分明毫无人性，吾不杀此獠，何以对恩师亡灵？”

滚龙王后幽怨一笑，道：“我只能数说他恶行事迹，却不能恶言批评于他……”

语声一顿，又道：“师兄得快些走了，我已是必死无救之人，此刻，纵然是滚龙王重生救我之心，只怕也难如愿的了。”

唐璇挥扇叹道：“小兄就此别过。”转身向外行去。

上官琦抢先一步，仗剑开路。

滚龙王后道：“师兄且慢。”

唐璇道：“师妹还有什么吩咐吗？”

滚龙王后道：“我已为师兄备下了八员护送之人……”目光一转，望着八个大汉说道：“你们遇上险难之战，尽管施下毒手。”

八个大汉齐齐应道：“我等蒙王后相救，恩同再造，敢不舍死以报。”

滚龙王后道：“你们如幸能脱围，随我唐兄投效入穷家帮门下！”

八个大汉面面相觑，呆了半晌。其中一人垂首道：“王后此该就要我等走吗？”滚龙王后默然点了点头，道：“大下无不散的筵席，你们此刻就走吧！”

那大汉面上突地露出了凄怆的神色，沉声道：“我等今日一去，只怕此后再也不能见到王后之面了，我等身受王后再造之恩，请王后受我等最后一拜……”说到最后一句，他语声颤抖。扑身拜倒下去。

另七条大汉齐声道：“请王后受我等最后一拜。”语声中他七人也拜倒一地，久久都未抬起头来。

滚龙王后木然望了他们良久，幽幽叹息道：“我救你们重生，却又要你们为我效死，唉！但望你们都能冲出此地，我在九泉之下也好安心些。”

八条大汉齐齐抬起头来，有的人目含泪光，有的人已是满面泪珠纵横，当先一人大声道：“我等早已准备为王后抛头颅，洒热血，今日纵有逃生之机，也要将性命留在这里，和滚龙王拼了！”

滚龙王后缓缓说道：“不到生死关头，怎知你们的忠义……”目光缓缓转向唐璇，道：“师兄多自珍……重……了。”突地转过头来，急步奔入了左面的暗室，只见她双肩颤动，显见心中是何等悲愤，但直到她身影消失，却未再回头看上一眼。

窗外隐隐传入了那三个侍婢的悲泣之声，在四下沉沉的杀机中，抹上了一种悲哀的颜色，天色渐默，大地显得无比的凄清寒冷。

八条大汉犹自伏在地上，又垂下了头去，只因这些义烈的汉子，宁可抛头溅血，却都不愿被别人看到自己的眼泪。

上官琦立在门口，无言地在脚底拭擦着剑上的鲜血，长剑双锋，刃口已卷，寒风吹起了他满染鲜血的衣袂。

唐璇目光在他们身上缓缓移动了一圈，突地长长叹息一声，缓缓说道：“各位可愿意在这里多等片刻，待在下为师妹送别？”

人人俱都知道，此刻时机已如此紧迫，越早离开此地越好，但人人都愿意在此守候，一齐黯然颌首。

唐璇凝重的面容上，泛起一丝凄惨的笑容，双手整了整衣冠，大步向左面的暗室走了过去。

只见这暗室之中，四周都挂着及地的白绫，室中赫然竟停放着一具棺木，棺盖半启。

棺木四周，堆放着许多被白绫掩盖之物，一时之间，也看不出是什么。

滚龙王后已披上了一件白绫长袍，正面壁而跪，似乎在喃喃祝祷。

她发髻已乱，漆黑的长发，水一般洒落在雪白的长袍上，此地无风，但她的长发却有如波浪般不往地起伏，更说明了她心中的悲痛与激动。

唐璇一入此室，只觉四下的幽清凄冷之意，仿佛刀一般刺在他心里。

良久，良久，滚龙王后方自缓缓回过头来，她虽已抹去眼泪，却抹不去她面上的悲哀，凄然一笑，道：“师兄怎地还没有走？”

唐璇黯然道：“匆匆一面，师妹便要去了，小兄若不亲自相送，于心难安。”

滚尤王后道：“时间如此紧迫，多留一刻，便增加一分危险。师兄难道不知道？”

唐璇面色沉重，默然不语。

滚龙王后长长叹息一声，道：“师兄既然执意如此，我也无法相强，唉！纵然如此，师兄也再留不住一个时辰了……”

唐璇身子一震，道：“师妹只剩下一个时辰的寿命了吗？”

滚龙王后凄然一笑，道：“对我说来，一个时辰已嫌太长她似乎已觉生命无所留恋，苍白的面容，显得出奇的平静，只有那一双漆黑眸子里，还残存着一些生命的光辉，使得她那苍白而绝望的面容，平添了许多神秘。”

唐璇黯然走前几步，轻轻抚摸着那白绫掩盖之物，触手之下，他已知白绫中尽是干燥的柴木。

只见他那充满智慧的目光中，突地泛起了痛苦的神色，缓缓抬起头来，道：“师妹……你难道要举火自焚吗？”

滚龙王后垂下目光，道：“我生前不能保持清白，死时却要死的干干净净……”她伸手轻摸着白绫，语声渐渐激动，接道：“我要让烈火将我烧成飞灰，教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再触及我的身子。”

唐璇颤声道：“但……但……”他平日指挥千百武林豪士。决定武林大事于谈笑之间，未曾变过颜色，但此刻语声却不禁颤抖起来。

滚龙王后道：“我宁可身化飞灰，万劫不复，也不能让滚龙王再染我一指。”

她仰面向天，凄然道：“自从滚龙王酒后吐出了真言，那数十年累积的屈辱，就像鞭子一样，时时刻刻在鞭打着我的心，他平日的一言一笑，一举一动，都在我心里烙下痛苦的伤痕！”

她越说越是激动，说到这里，身子突地起一阵剧烈的痉挛，面上也突然呈现出无比的痛苦。

唐璇失声道：“师妹你怎么样了？”

滚龙王后激动的神色逐渐平复，唇边却泛出了悲伤而痛苦的笑容，缓缓

道：“苍天知道我的痛苦，已在呼唤我快些去了。”

语声中她已走入了那半启的棺木中，徐徐合上了眼睑，凄然笑道：“多谢师兄相送，我……”语声突地一阵哽咽，再也说不下去。

唐璇垂首而立，默然道：“小兄恨无回生之力，竟眼看师妹你……你……唉，小兄实在无颜面对死去的师傅。”双目之中，不禁泛起泪光。

滚龙王后强忍着痛苦，含笑道：“我此刻将永离痛苦，师兄本该高兴才是……”突地挥了挥手，道：“师兄你去吧！我……已……要……睡……了！”再次闭起眼睑，缓缓卧倒在棺木中。

唐璇木立半晌，突地大喝道：“小兄去了！”霍地转身，急奔而出。

暗室外静寂如死，八条大汉，面对着暗室的门户在肃然垂手而立。

上官琦仍然立在门侧，掌中的长剑，已被他擦得露出青光。

唐璇一出暗室，十八道悲伤而带着询问的目光，立刻都沉重地投落到他身上。

他脚步不敢停留，只是默然点了点头，大步走出茅屋！

上官琦双肩一振、大喝道：“弟兄们，杀吧……”当先仗剑而出，八条大汉看他紧咬牙关，急随在他身后，人人面上，都满布着仇恨与杀机！

那三个侍婢，不但满身鲜血，神色似乎也变得有些呆滞，仿佛已是精疲力竭了。

放眼望去，黑衣大汉们虽然都已隐匿，但西面的杂树林中，却不时闪起刀光，正面的荒原上，风吹草动，也隐藏危机，只有东面的池塘，绍波漪涟，似乎没有什么埋伏。

上官琦掠到那三个侍婢身前，沉声道：“姑娘请随在下一齐冲出去！”

三个侍婢一齐转目望着他，道：“王后已去了吗？”她三个俱是一般心意，同时开口，同时闭口，问出了同样的一句话来。

上官琦长叹一声，黯然点了点头。

三个侍婢对望一眼，面色既不悲痛，也不激动，木然没有任何表情。

其中一个绿衣婢女嘴角反露出一丝凄清的笑容，道：“王后既去，我们责任也没有了！”

话声未了，突地回手一剑，抹在自己颈上，上官琦惊呼一声，却抢救不及，只见鲜血飞溅，忠心的婢女便已香销玉殒。

另两个侍婢齐声道：“姐姐慢走，我也来了！”两人同时横剑抹颈，血溅五步，立时尸横倒地。

这变故是如此突然，不但唐璇与那八个大汉为之大惊变色，就连身手快如闪电的上官琦，亦是出手不及，惊得呆在当地！

良久良久，他方自长叹一声，道：“好义烈的女子，只是你们也未免太傻了，既是要死，为何不拼却他们几条性命！”

突然“轰”的一声巨响，一股烈焰，自茅屋中冲天而起……

火势猛烈惊人，瞬眼之间，便将茅屋完全吞没，显见滚龙王后，用了硫磺火药之属来引发火势。

一代红颜，便在这烈焰之中，结束了她那充满了凄凉的生命。

火光熊熊，触目所及之处，俱是鲜血淋漓。残缺可怖的尸体。

唐璇缓缓垂下头去，黯然道：“师妹，望你在天之灵，以得安息，小兄我……我……”只觉心头一阵酸楚，欲哭无泪。

上官琦突地大呼道：“弟兄们，随我杀出去，为滚龙王后复仇。”

长剑一挥，势如白虹，他身形已当先冲出。

八条大汉齐声厉呼道：“杀出去，杀出去……”

惊天动地的呼声中，满是愤怒与杀气，直震得天地都似乎变了颜色。

他八人蜂拥着唐璇，随在上官琦身后，杀向正面的草原，八人手中俱已自腰间撒下一根百练精钢所炼的缅刀，刀光如雪，触目惊心。

满身鲜血的上官琦，挥剑前行，口中大喝道：“滚龙玉的手下，有胆的便滚出来，与我决一死战。”

呼声来了，看似无人的草原上，突地响起了一阵狂笑道：“送死的来了。”

狂笑声中，长草中突地跃出三十六条大汉，手抱长剑，卓然而立。

这三十六人所站的方位，看似零乱，其实却井然有序，每人相隔，俱不及三尺，展刀可及，首尾相应，唐璇扫目一望，沉声道：“上官兄小心了，滚龙王摆下的这奇门阵式，当真厉害已极。”

上官琦厉声道：“待我先试他一试……”肩头一耸，带起一道匹练般的剑光，冲了过去。

唐璇停住脚步，沉声道：“各位稍候，侍在下先看一看这阵式的变化所在，能破它的枢机，各位再杀上前去破阵。”

八条大汉齐地止步，目光却早已追随着上官琦去了。

只见上官琦剑带寒芒。化作了一阵滚雪，已分不清哪里是人，哪是剑，人剑合一，匹练般冲入了那奇门刀阵。

当先两个长刀大汉，厉叱一声，双刀交剪而来，急划上官琦的胸腹。

只听“当”的一声清鸣，上官琦掌中长剑，已震飞了双刀，脚步不停，冲向第三个长刀大汉，一招“白虹掣电”，电划大汉腕脉。

那大汉避而不攻，闪身避过，第四柄长刀，却已由左方斜劈向上官琦肋下。

上官琦长剑回旋，剑柄轻点第四条大汉时间“曲池”大穴，剑划向第五条大汉胸膛，身子却向第六条大汉冲了过去，飞起一足，回踢第三条大汉后股，动作之快，急如闪电。

他一招四式，攻四人，宛如四个高手，同时出招，但闻一声惊呼，一声轻叱，以及当的一响，已有一柄长刀，被他震脱，无数柄长刀，一路向前冲了过去。

滚龙王这帮手下，俱是千中选一的壮汉，在江湖中经过的风浪，本已极多，但却从未见过如此剽悍的少年。

他锐利的目光，染血的长衫，惊人的气势……刹那之间，便使得那奇门阵势为之乱了起来。

唐璇面色凝重，留意观察着这奇门阵式的变化与动乱，身子犹如石像般，木立不动，这阵式的破绽与变乱，确无一丝一毫能逃过他眼中。

八条大汉眼望那纵横的剑气，飞跃的人影，人人俱感胆战心寒，耸然色变，八个人并立在地上，呼吸声都似乎难以听见。

只听得那一阵兵刃相击声，叱咤惊叫声，更杂在嘶嘶的剑风之中，震得四下的野花杂草，俱都垂下头去，圈中更充满肃杀之意。

突然他一声长啸，直冲云霄。

上官琦的身形，在啸声中冲天而起，凌空一个倒翻，苍鹰般飘掠而过。

他身形落到地上，犹在气喘不止；浑身上下，汗如雨落，染血的衣衫，已全被汗水浸湿，紧紧贴在身上，前胸后背，手肘膝盖处，竟已被划破了无

数条裂缝，汗血交流之下，也不知有没有伤及皮骨。

那排列成奇门阵的大汉，更是面如死灰，眼睁睁的望着上官琦，目光中又是惊怒，又是惶恐，却又不禁有些佩服。这少年单人独剑，来去自如，竟仿佛将这三十六柄长刀布下的铁阵，视如无人之境。

上官琦随手一挥汗珠，摇头道：“好厉害的阵式，我竟被砍了十三刀之多。”

唐璇身子微微一震，变色道：“你受了伤吗？”

上官琦长叹道：“虽未受伤，但那十三刀，刀刀俱是贴身而过，我身上几乎已能感觉出刀锋的寒意，若要我变招稍迟半分。只怕便出不来了。”

八条大汉心头一寒，面面相觑。

上官琦望着他们的面色，生恐挫了他们锐气，突然仰头长笑道：“这阵式虽然厉害，但岂能奈我何？何况……就凭我们几人这份豪气，也足够将他们吓倒了。”

唐璇微微一笑，忖道：“想不到这热血的少年，也知道激励士气。”口中道：“既是如此，你我便冲过去！”

上官琦暗暗忖道：“我一人冲过去是如此困难，要是带着这么多人，唉……”暗叹一声，不再去想，口中大喝道：“冲过去。”

唐璇道：“上官琦居前，八位请随在我身侧，听命行事。”他其实已窥出阵式的破绽，是以成竹在胸。

上官琦低声说道：“阵中变化诡奇，先生岂可涉险，在下之意，先由我带四人破去阵势，先生再过不迟。”

唐璇微微一笑，道：“不妨事……”目光一扫环伺身侧的大汉，接道：“入阵之后，诸位请听在下命令行事，不得擅自行动，以免有误。”

八个大汉齐声应道：“我等遵命。”

唐璇一挥手中折扇，道：“咱们走吧！”举步向前行去。

上官琦抢前一步，走在唐璇面前。

八个劲装大汉，却分布在唐璇四周，护拥着唐璇而行。

上官琦的勇猛善战，已在强敌心中，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看他仗剑冲上，立时发动了阵势变化。

唐璇低声说道：“上官兄攻东方取木位。快！”

上官琦目光一转，只见偏东处，并站着三个大汉，心中虽然奇怪，但他已对唐璇十分信服，大喝一声，挥剑直向正东方位之上冲去。

说也奇怪，上官琦仗剑冲到时，对方阵势变化刚好转了半周，正东方位上，空出了一空隙。

唐璇左手一挥，顾领左侧两个随行大汉，道：“快冲上去。”

两个大汉应声而上，两把单刀，卷云飞雪，并飞而去。

敌阵变化，刚好又在两个急冲的方位上，留下了一空隙，两个毫无阻拦的冲入了阵中。

唐璇高声叫道：“上官兄，由甲乙木攻取壬癸水。”

上官琦大喝一声，一招“龙行一式。”连人带剑向正北冲去。

对方阵势，连失两位，变化已失去了灵活，上官琦人剑冲到，刚好又是对方阵位移动之时。人影交错中，兵刃横飞，一阵金铁交鸣声中，立时有一人溅血在上官琦的剑下。

原来他们阵位变化受阻，首尾已难相顾，侧翼的掩护，也同时失去了，

挡不住上官琦凌厉的剑势，被他剑伤一人。

唐璇右手折扇斜指，说道：“冲上去。”守在唐璇右侧的两个大汉，齐齐怒吼，急拥而上。

这时，上官琦长剑翻飞，左荡右扫，迫退敌人，夺得任癸水方位。

敌阵已然成了混乱之势，但尚可勉强保持着奇阵的形式，是以唐璇右侧两个大汉冲上之时，立时由四个大汉横里拥到，兵刃齐举，拦住两人。

唐璇早已有破阵之法，当下高声叫道：“上官兄快抢中央之位。”

上官琦应声出剑，闯攻正中方位，剑光闪处，惨叫随起，又两人伤在剑下。

唐璇双手齐挥，左右两侧的随行大汉，突然攻了上去。

这班人个个受过滚龙王后的救命解毒恩，眼看她自行火焚而死，心中一股仇怒之气，尽都发泄兵刃之上，齐齐挥刀猛攻，勇不可挡。

唐璇默查出那奇阵方位变化，指命上官琦连续冲破那阵势变化的枢纽，阵式变化受阻，阵中之人，反而受了牵制，攻拒之间，大不灵活，被八人挥动兵刃一阵抢攻，立时把阵势冲乱。

激斗之间，忽听一人高声喝道：“全阵变化受阻，不用墨守成规，快些分开拒敌。”

那排成阵势的大汉，立时应声分布开去，分向几人迎去。

这些人分开拒敌之后，威势反而大增，一时间兵刃交错，刀光如雪，打的激烈绝伦。

随行相护唐璇八个大汉，散布在唐璇四周，分拒四面八方强敌。

上官琦突然纵声长啸，长剑一抖，洒出了一轮剑花，迫开四周的敌人，厉声喝道：“挡我者死！”长剑一变，寒光电转，疾如风轮，立时又有两人应声惨叫，伤在上官琦的剑下。

唐璇神色镇静，轻轻的挥摇着折扇，看着身外激烈的恶战，目光却投注遥远的四周。

上官琦剑势连变，又连着刺伤两人。

他的剑招奇辛辣，极是难以防备，出手一剑，纵然不能伤人，也把对方追的手忙脚乱。

唐璇缓缓把目光移到天际一朵飘浮的白云上，自言自语地说道：“我要珍惜这短暂的生命，替她复仇……”

只听上官琦大声喝呼，剑势矫若游龙，寒光飞璇，片刻间又伤三人。

他的勇猛气势，已然让强敌胆寒，不自禁地纷纷向后退去。

滚龙王预排的一座奇门阵，在唐璇指示机宜，上官琦凌厉的剑势之下，倾刻间全阵溃败，瓦解冰消。

那八个随行护拥唐璇的大汉，眼看上官琦力破敌阵的勇猛，个个心生敬服，流现出佩服之色。

忽然间，长啸划空，八个大汉脸色同时为之大变。凝目远望。

唐璇淡淡一笑，回望了身侧八个大汉一眼，道：“滚龙王亲身驾到了吗？”

八个劲装大汉，齐声肃然应道：“先生推断不错，正是滚龙王亲身赶到。”

上官琦忽然弹剑长笑，大声说道：“来的好，来的好，在下也可一酬心愿了。”

唐璇双眉微耸，低声叫道：“上官兄……”

上官琦收住了大笑之声，回首说道：“先生有何见教？”

唐璇脸色肃然地说道：“上官兄何以弹剑长笑？”

上官琦道：“在下要和滚龙王决一死战。”

唐璇微微一笑，道：“上官兄逞一时豪勇之气，岂能有补大局，须知今日之局，险阻重重九死一生，你如强逞一时豪壮，势必将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上官琦微微一呆，不知如何答复。

唐璇轻轻挥摇了下折扇，接道：“咱们眼下之人，能否脱了险困，上官兄实乃大局关键，因此，在下必得提醒于你，不可逞一时的豪勇，影响全盘胜败，匹夫之勇，岂是大丈夫，大英雄的行径？”

上官琦只觉背心一寒，出了一身冷汗道：“多谢先生的教诲。”

唐璇笑道：“滚龙王心中始终对我存有几分畏惧，今日我要利用他的畏惧之心，给他莫测高深……”目光一掠上官琦和身侧八个大汉，道：“但诸位必须听我吩咐。”

八个大汉齐声应道：“我等奉王后之命，保护先生，但有所命，万死不辞。”

唐璇缓缓颌首道：“你们久在滚龙王积威之下度日，一旦见了他，难免要生出畏惧之色，如被他察颜观色看出破绽，势必功亏一篑了。”

八个大汉细想唐璇之言，果然不错，个个默然不语。

唐璇淡然一笑，道：“你们心目之中，想来部还记着滚龙王后那举火自焚惨景了。”

八个大汉齐觉一股热血，冲了上来，齐声答道：“那情景，早已深入了我等之心，今生今世，决难忘去。”

唐璇目光一转，强敌已撤了奇阵，退得无影无踪，略一打量地势，吩咐身侧八人道：“你们每人捡些枯枝干草来，快去速回，越多越好。”

八个大汉，齐齐领命而去，唐璇低声对上官琦道：“咱们已被滚龙王亲率高手困于此地，看四周形势，守易攻难，咱们如若冒险冲出，倒还不如坐此以等援手。”

上官琦目光环顾了一周，道：“此地数十丈一片平原，最是不利防守，倒不如咱们退到池塘之处凭险拒敌。”

唐璇神色镇静地笑道：“滚龙王四下切断了我们归路，明知难有援手赶来，咱们如凭险抗拒，也难挡得他全力枪攻，倒不如在这一片平原之上，和他对抗，尚可增他心中几分疑虑，到时，再见机而作，给他个莫测高深。”

上官琦道：“先生料敌判事，无不高人一等，实叫在下佩服。”

这时，那八个大汉已然各自捡了甚多枯枝、干草走回来。

唐璇回顾一眼，笑道：“大战之前有一刻宁静的时光，咱们要好好的珍惜这一段时间。”举步而行，指点方位。

八个大汉依照唐璇之言，把捡来的枯枝、干草，分别堆成了十二座小堆。

唐璇探手入怀，摸出十二个红包包成的小包，笑道：“如若滚龙王大队来攻，你们务必听我之命行事，这十二纸包虽有些故弄玄虚，但并非全无威势，滚龙王生性多疑，未弄清底细之前，却不致轻敌躁进。”

上官琦和那八个随行大汉，都不知唐璇葫芦中卖的什么药，无法接口。

唐璇分别把十二个红纸包，放入十二堆枯枝干草堆之中，盘膝坐了下去。

上官琦目光环扫了八个大汉一眼，说道：“咱们也得好好调息一下，等待着迎接一场恶战。”

这八个大汉，心中已对上官琦生出了敬仰之心，果然依言坐了下去，闭

目调息。

上官琦近日来内功大进，虽经剧战，但在不足一顿饭的工夫，人已调息复元，睁开双目望去。

日光耀照之下，遥远处，突然闪起一点红点，疾向几个人停身处，奔行过来。

那红影奔行处，冒起了一道烟尘。

红影渐近，已清晰可见，原来是一个全身红衣，跨下坐着一匹红马的少女。

长发披肩，随风飘飞，马鞍前，挂着一柄长剑，红裙及膝，露出来浑圆雪白的小腿。

快马叩关，直向几人停身之处冲来。

上官琦一跃而起，大声喝道：“站住！”长剑横空，划出银虹。

红衣女应声娇笑，突然跃离马鞍，顺势探手，取下鞍前挂的长剑，娇笑声中，人如掠波飞燕，红裙飘飘，跃落到上官琦的身前，说道：“你凶什么？我又不是来和你们打架的。”

上官琦怕她伤到唐璇，横跨一步，挡在唐璇的身前，说道：“既无故意，尚望示明身份。”

红衣女道：“先别问我是谁，我要找一个人，那人在时，我再告诉他迟。”

上官琦道：“不知姑娘要找哪个？”

红衣女道：“我找唐璇。”

上官琦微微一怔，还未来得及开口，唐璇已站起身来，笑道，“在下便是，姑娘有何见教？”

那红衣女嫣然一笑盈盈拜了下去，道：“见过唐叔叔。”

唐璇折扇微摇，点头笑道：“你是滚龙王的女儿了，但不知排行第几？”

那红衣女大眼睛眨了两眨，道：“我排行第三。”

唐璇道：“三郡主。”

红衣少女道：“我叫梅娟黛，唐叔叔是长辈，呼我的姓名吧！”言来一片天真。

唐璇道：“可是令尊派你来找我的吗？”

梅娟黛道：“父王派我来见叔叔，有事请求。”

唐璇道：“令尊心目中还有这一位师弟，倒是很奇怪了！”

梅娟黛道：“父王想和唐叔父，单独一晤，谈谈天下大事，要我先通知叔叔一声。”

唐璇道：“看在你份上，叫他来吧！”

梅娟黛笑道：“我就去回报父王，叔叔请等候片刻。”翻身跃上马背，放辔而去。

上官琦目注那红衣女子的背影消失之后，轻轻一皱眉头，道：“先生当真要和滚龙王晤谈吗？唐璇脸色凝重，肃然说道：“我已动杀他之心，我们多谈一次，我就增一分杀他的把握。”

上官琦道，“滚龙王阴险毒辣，焉知他未存杀害先生之心？”

唐璇缓缓点头，道：“他自信我们已如宠中之鸟，插翅难飞，此时此地，和我们相约而晤，自是别有用心。”

上官璇看他执意要见，不再相劝，暗里却打定主意，滚龙王对唐璇一有

不利的举动，立时全力出手，和他一决生死。

等约顿饭工夫，遥见两匹快马急急奔来，当先一匹马上，正是梅娟黛，第二匹马上，端坐青布长袍的滚龙王。

两骑马远在四丈外，滚龙王和那红衣女齐齐跃下马背。

梅娟黛接过马缰，拴在一丛牧草之上，抢先带路，直对唐璇等行了过来。

行近那堆草之处，滚龙王突然停下了脚步，四下打量了一阵，才缓步而行。

唐璇微闭双目，张扇护胸，盘膝坐在草地上。上官琦手横长剑，双目圆睁，盯注着滚龙王的双手，只要他掌指一动，立时以疾快绝伦身法，冲扑上去。

滚龙王遥站在六七尺外，说道：“天下武林同道，都已经知道咱们是师兄弟了。”

唐璇启开双目，笑道：“但他们却不知师兄弑师之事。”

滚龙王道：“骂我之人，不论他骂的如何刻毒，我也不放在心上，但为我收用之人，却要他个个忠心不二……”目光一掠唐璇身后排列的八个劲装大汉，接道：“如这八人，个个都该处死。”

唐璇笑道：“师兄可知他们此刻都已投入穷家帮了吗？”滚龙王那冷漠阴森的脸上，突然绽开了一缕微微笑意，道：“看在师弟份上，我饶他们这一次。”

唐璇道：“师兄找我，就为这件事吗？”

滚龙王道：“另有一事和师弟相商。”

唐璇道：“愿闻高论。”

滚龙王两道森寒的目光，盯注在唐璇的脸上望了一阵，道：“看师弟脸色，似是已身罹重疾，如若小兄的论断不错，只怕已难久于人世了。”

唐璇道：“是又怎样？”

滚龙王纵声大笑道：“小兄由关东寻得一株千年参王，和一种稀世珍品，万年何首乌，这两种绝世珍品，或可医得师弟之疾，愿以二物奉献。”

唐璇笑道：“小弟寿数将尽，多留人世几年，只怕要多造杀孽，盛情心领，小弟这里谢过了。”

滚龙王道：“我是诚心而来。”

唐璇道：“恕难应命。”

滚龙王道：“我可以息隐山林避你几年，等你死后复出。”

唐璇道：“大势已成水火，只怕你事难由心。”

滚龙王道：“目下你自己身陷绝地，插翅也难飞过我重重埋伏。”

唐璇笑道：“你如自信能置我死地，岂不有虚此行。”

滚龙王道：“我心念故旧，不忍逼你暴尸荒野。”

唐璇道：“弑杀恩师，逼死元配，心目中还有我这一个师弟吗？”

滚龙王缓缓站了起来，道：“难道我就当真的不会偶生善心？”

唐璇道：“师兄该知道纵虎归山之患，今日你不杀我，异日我必杀你。”

滚龙王双目中凶光闪动，道：“这么说将起来，师弟是执意要和我作对了？”

唐璇道：“不死不休，永无妥协余地。”

滚龙王低声对身侧的红衣女道：“黛儿，拜过你唐叔叔，咱们要走了。”

梅娟黛望了滚龙王一眼，缓步向唐璇行去。

上官琦横里跃出，拦住去路，说道：“站住！”

梅娟黛怔了一怔，停下了脚步。

唐璇目光闪动，不停地在梅娟黛脸上打量，笑道：“你让她过来吧！”

上官琦怔了怔，道：“这个，如何……”

唐璇摇头笑道：“不妨事！”

上官琦只好一侧身躯，让开了一条去路，暗中凝神戒备。

梅娟黛圆圆的大眼睛眨动了两下，缓步向唐璇走了过去。

唐璇慢慢的举起了手中折扇，平横胸前。

梅娟黛停下脚步，双目中射出两道奇光，缓缓说道：“拜见叔父。”缓缓的屈下双膝，跪拜在地上。

唐璇双目神凝，盯注在梅娟黛的脸上，淡淡一笑，道：“不用多礼。”

梅娟黛缓缓抬头，两道秋水般的眼神，和唐璇壮严的目光，相触在一起。

四目交投一瞥，梅娟黛突然闭上了双目，两行清泪，顺腮流了下来，口齿启动，一缕柔细之音，传了过来，道：“母后再三告诫于我，不能伤害于你……”

唐璇虽然不会武功，但对武学中甚多窍诀却是了若指掌，看她口唇启动的情形，心知她在施展传音入密之术，和自己说话。

他心中虽然明白，可是因他不会武功，无法答复，只好微笑颌首，以作答复。

只听梅娟黛继续说道：“母后待我亲情似海，视如亲生，她要我好好的对你，我自是不能够不听她的话。”

唐璇轻轻叹息一声，欲言又止。

他本想把滚龙王后死亡之讯，告诉于她，但忽然想到，滚龙王相距甚近，自己不会武功，无法施展传音入密之术，随口说来，滚龙王必然听得极是清楚。

上官琦一直在严密的监视着梅娟黛，如若她一有出手迹象，立时挥剑攻去。

接道：“我手中暗扣了一十三支毒针，体积细微，弹指间即可发出，而且针上蓄蕴着奇毒，见血必死，父王对我说，你不会武功，暗嘱我接近你后，借那拜见之势，发出毒针，取你之命，但我想到了母后之言，不忍对你下手，唉！父王虽然对我宠爱，但他一向执法如山，我这次不对你施下毒手，定然受到严厉的责罚，但我想到了母后告诫之言，不论受父王何等责打，也是心甘情愿。”

唐璇突然接道：“你该走了。”

梅娟黛怔了一怔，缓缓站起身子。

就在她起身之际，唐璇忽然一挥手中折扇，梅娟黛突然倒摔下。

滚龙王怒声喝道：“你要干什么？”

唐璇举手一挥，道：“我唐某留下贤侄女，要滚龙王亲自找我接回。”

上官琦呆了一呆，道：“怎么？此人是滚龙王的替身吗？”唐璇微微一笑道：“不错，我料那滚龙王决然不肯涉险。”

滚龙王冷笑一声，道：“只怕你这一次未能料到。”举手在脸上一抹，人皮面具随手而脱，露出来一张带有疤痕的怪脸。

唐璇先是一怔，继而淡淡一笑，道：“你万密一疏，自露破绽……”

滚龙王怒之间，脱口说道：“哪里不对了？”

唐璇霍然站起身子，微微一笑道：“就是这一句话了。”纵声大笑一阵，又道：“他不过想诱我发动埋伏，然后再亲率高手杀来，可惜他的心机白费了。”

那人似是自觉行迹已露，大喝一声，疾冲过来。

上官琦长剑一挥，一式“力屏天南”迎了上去，长剑洒出了一片剑幕，护住唐璇。

只听一阵叮叮咚咚之声，十几点银芒，为上官琦的长剑击落。

原来，那人在向前冲进之时，随手发出一把暗器。

上官琦一剑击落了暗器，劲透剑尖，人随剑走，刷的一招“穿云摘星”，长剑斜出了三朵剑花，分别向那人三处要穴攻去。

那人武功似亦不弱，目睹上官琦出手的剑势，心知遇上劲敌，暗器出手，立时从腰间抽出一条金丝龙头软鞭。

他动作虽快，但上官琦比他更快，软鞭刚握手中，还未及出手，上官琦的剑势已到。

那人一侧身，避开剑势，手腕一振，软鞭横里扫去。

上官琦何等身手，抢得先机，哪还容他有还手余地，剑势如长江大河，绵绵不绝的涌了上去，立时反把那人围入了一片剑光之中。

唐璇目睹上官琦冲击之猛，出剑之快，穷家帮中，无出其右，纵是欧阳统，只怕也难以胜得过他。那伪冒滚龙王的大汉，在上官琦快剑猛攻之下，手中空有兵刃，无法施展出手。唐璇暗自叹道：好一员猛将，如不能把他网罗在穷家帮中，实在太可惜了！

忖思之间，两人已猛斗了几十招。

上官琦的剑势愈来愈是凌厉，变化繁杂精奇，那大汉一旦未能扳回劣势，还击一招，被迫得团团乱转，险象环生。

唐璇一挥折扇，低声对左侧两个大汉说道：“快把那位姑娘抬来，准备拒敌，只怕真的滚龙王即将率属下高手来攻。”两个大汉应声而去，抬过梅娟黛。

忽听那伪冒滚龙王的替身冷哼一声，左臂中了一剑，鲜血汨汨破衣而出。

唐璇高声喝道：“上官兄，如能活捉，最好不要伤他。”

上官琦已把那伪冒滚龙王的大汉，圈在一团剑光之中，只待把他软鞭封出门外之后，立时可以把他伤在剑下，听得唐璇呼叫之言，剑势忽然一缓，故意露出一个破绽。

那伪装滚龙王的大汉早已被上官琦的剑势，逼得团团乱转，神智不清，一见上官琦露出破绽，立时一抖右腕，软鞭笔直的点了过去。

上官琦长剑一招“排山推浪”，把软鞭封在门外，右掌突然直攻入去，一招“泛潮南海”，推在那大汉肩头之上。

他此刻功力大进，这一击，虽用出了五成功力，但那大汉已然无法禁受，闷哼一声，向后退了五步，终于站立不稳，一跤跌坐地上。

上官琦急急踏进一步，一指点中了那人穴道，随手提了过来，放在唐璇身前，道：“先生，要如何发落此人？”

唐璇望了上官琦一眼，笑道：“上官兄勇武过人，实叫在下佩服。”

上官琦微微一笑，道：“先生过奖了。”

唐璇低声说道：“点他两处重穴，别让他醒来逃走。”

上官琦道：“先生放心，我点他穴道的手法甚重，决然不致逃走。”

唐璇忽然微微一叹道：“你好好运气调息，养息一下精神，如我推断不错，不出一炷香的工夫，滚龙王即将率大军攻来。”

上官琦豪壮地说道：“置之死地而后生，目下咱们已然是被困绝境，在下虽然自知武功难和滚龙王相抗，但却极愿和他决一死战。”

唐璇站起身来，回顾了相随的八个大汉一眼，道：“我那师妹把你们付托于我，在下自是竭尽心力，照顾汝等，但目下的形势，险恶无比，凭咱们几人之力，决难抵得过滚龙王属下数百高手……”

八个大汉齐齐应道：“我等都愿决一死战。”

唐璇微微一笑，道：“极刚易折，为了拒挡强敌，在下不得不施用一些手段，虽然未必定然有补于大局，至低限度，可以乱敌耳目，多撑上一些时间。”

八个大汉应道：“我等谨遵先生吩咐。”

唐璇道：“目下时间迫促，我虽然略通五行奇变之术，但也难在这极短的时光中，使各位熟记变化……”他仰脸望着天，沉吟了片刻，接着道，“但我有几种步法，只要诸位能够默记胸中，一旦动起手来，依法换位，不无小益。”当下举步而行，指点八人方位移换之法。

他运用最单纯的方法，分别传授，使每一个人单记他个人换位之法，化繁为简。

在这等生死关头之中，每人部不自禁地集中了精神学习，竟在顿饭工夫之中，各自熟记于胸。

时间在沉默的紧张中过去，足足等了一炷香的工夫，仍不见滚龙王的人手攻来。

上官琦仰脸长长吐一口气，摇了摇手中的长剑，西斜的阳光，照射在森冷的寒锋上，只见那百炼精钢的长剑上，有不少卷刃缺口，暗道：“我已经杀过了不少的人……”长长叹息一声，放下了手中的长剑。

显然长久沉寂，已使上官琦有些不耐起来。

唐璇的体力，似是已无法再支持盘坐的身躯，一仰身，卧在草地上。

偷眼向排列在身侧的八个大汉望去，只见他们脸上忽青忽白，虽然是闭目而坐，但心中却有着甚大的激动。

唐璇望着天上的白云，心中盘算着应付眼下情势的策略，时间，似是对自己甚为不利，相随这八个大汉，虽受过滚龙王后的救命之恩，但他们久处在滚龙王的积威之下，这一段长时间的沉默，使他们回想很多的往事，从神色中，隐隐可以看出这八人的战志在逐渐的崩溃瓦解中，再这样拖下去，可能……

忽听上官琦弹了弹手中长剑，说道：“先生，咱们冲出去吧，也许滚龙王故弄玄虚，这周围并无埋伏。”

在等待大风暴来临前的镇静，实需要极大耐力。

唐璇忽然坐了起来，左手析扇轻轻一击右掌，道：“我倒忘了，他老人家已经出山了。”

上官琦茫然说道：“先生，你说什么？”

沉默等待，已在心中贯注了甚多愤懑，长长叹息一声，不容唐璇接口，又抢先说道：“先生，咱们不能永远这样的等待下去，太阳要落了，这地方又无存粮积水，咱们的体力和战志，会在等待中逐渐的消沉。”

唐璇忽然微微一笑，道：“恭喜上官兄。”

上官琦呆了一呆，道：“先生，我说的不对吗？”

唐璇笑道：“对，你已经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智慧了，焦虑可以给人智慧的锻炼。”

上官琦恍然大悟般，点点头，道，“先生说的很对，这一段时间，我似是度过几年时光，想到了很多的事。”

唐璇笑道：“如你能把那些想的事集中于一件事上，再把那想的片断连接起来，分析、判断之后，找出一个方向，那就是策略。”

他的神采，忽然间焕发，挥摇着折扇接道：“每一个预想的策略，都可能有着甚多的错误，端赖在进程中去发掘修正，见机应变。”

上官琦恍有所悟，默然静听。

唐璇回顾上官琦一眼，笑道：“我遇上了生平中最强的敌手了。”

上官琦哦了一声，道：“那是什么人？”

唐璇道：“论辈份，他该是我的师叔。”

上官琦怒道：“他师兄被滚龙王杀死，此人不谋报仇，竟然又帮起滚龙王来。”

唐璇笑道：“这其中容或别有原因。”

上官琦还待发问几句，忽然想到那人既是唐璇的长辈，自己岂可轻侮，当下住口不言。

唐璇目光转动，扫掠了八个大汉一眼，说道：“滚龙王迟迟不攻来，定然有着更为恶毒的阴谋……”

上官琦突然弹剑长啸了一声，道：“先生，他既不肯攻来，咱们为什么不可攻去？”

唐璇笑道：“他们早已在四周布下了陷阱，等待咱们入伏。”

上官琦道：“话虽如此，咱们也不能就这般和他们相峙下去。”

唐璇仰首望天，沉吟下一阵，道：“天色就要黑了，待入夜之后，咱们再行脱身不迟。”

上官琦道：“敌暗我明，入夜之后，咱们形势更将危急。”

唐璇笑道：“很好，你已开始去想很多的事了。”

上官琦尴尬一笑，道：“还得先生多多的指教。”

唐璇道：“咱们要易明为暗。”

上官琦道：“咱们一直在他们暗中的监视之下，此事谈何容易。”

唐璇道：“想想为难，做去并非和想的一般。”

上官琦道：“在下追随先生，一日间获益甚多。”

唐璇笑接道：“每个人都有着天赋才智，所谓良师益友，只不过导引你如何去运用这才智而已。”

上官琦点头赞道：“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古人诚不我欺。”

唐璇道：“此刻光阴如金，诸位请好好养息一阵，入夜后，咱们只怕要经一番大大的厮杀。”

上官琦不再言语，闭上双眼养息。

唐璇也仰卧在草地上，望着天上一朵飘动的白云出神。

时光在沉寂中悄然溜去。

太阳沉在西山下，黄昏吞没了天际泛出的灿烂晚霞。

天色入夜了。

风势更显得劲急，吹得四周的草木簌簌作响。

上官琦只觉幽寂迫得人喘不过气，忍不住拔剑而起，仰天一声长啸。

啸如龙吟，直冲霄汉。

八个环绕唐璇而坐的大汉，早已忍不住因恐惧产生的一股忧闷之气，一受上官琦动作的引诱，立时齐齐怒吼一声，挺身跃起，手舞兵刃，大声狂吼。

上官琦看他们抡动兵刃，刀光如雪、不禁呆了一呆，喝道：“你们要干什么？都发疯了吗？”

唐璇微微一笑，道：“不要管他们，让他们把胸中憋的一股忧闷之气，完全发泄出来吧！”

上官琦奇道：“为什么呢？大喊几声，以舒闷怀，也就是了，这般舞刀弄剑，形同发疯……”

唐璇道：“唉！他们胸中忧闷之气，哪里能和你相同……”

上官琦长长叹息一声，道：“先生的养气工夫，实叫在下佩服，在这等沉闷的气氛中，竟然能不为所动……”

只听那八个大汉声音愈喊愈大，手中的兵刃，越舞越快，直似在和强敌相搏一般。

上官琦怕几人手中兵刃伤到了唐璇，高声喝道：“住手！”

八个大汉一听上官琦喝叫之声，不但未停下手，反而更加急快。

唐璇缓缓站起身子，笑道：“他们在滚龙王的积威之下，心中早已积存了无比的畏惧，此刻要他们和平日敬畏无比的人为敌作对，心中恐惧何等强大，再经这一段沉寂拖延，心中积存的惊恐、忧闷，一起爆发出来，别管他们，让他们把心中的积仇，全部发泄出来。”

上官琦不再言语，默然走到唐璇身侧，横剑相护。

沉寂的静夜中，八人的喝叫，更显得凄厉动人。

足足过了有顿饭工夫之久，八个人都累得满头大汗，才逐渐的停了下来。

八个人的神志，逐渐的清醒了，十六道目光，一齐投注到上官琦身上，尴尬一笑，拭去了头上的汗水。

唐璇淡淡一笑道：“你们很累了。”

八个大汉齐声应道：“我等死而无憾。”

唐璇道：“好！咱们准备走啦！”

上官琦道：“恭候先生之命。”

唐璇壮严地说道：“这是一段艰苦的行程……”

忽见一道火光，划空飞来，在几人停身处三丈外，爆烈成一片火光，附落在地上，熊熊燃烧了起来。

上官琦愕然说道：“这是什么东西？”

唐璇叹息一声，道：“火焰箭，家师除了精研八卦奇术之外，对火器一门，亦有着精深的造诣，善制各种奇形火器，这支火焰箭，必是我那师叔制成的火器之一。”

上官琦目光一转，只觉那附地高烧的火焰，逐渐的扩大燃烧起来，恐怕蔓延开来，立时举手一掌，劈了过去。

那高烧的火焰，蔓延未开，吃上官琦强猛的掌风一震，立时熄灭。

唐璇微微一笑，道，“上官兄当先开路，咱们先冲向正西。”

上官琦应了一声，举步欲行。

唐璇忽然高声说道：“且慢。”

上官琦道：“先生还有什么吩咐？”

唐璇道：“上官兄请脱下外衣。”

上官琦奇道：“脱下外衣干什么！”口中虽在发问，人却依言脱下了外衣。唐璇接过上官琦的外衣，盖在一堆枯枝败草之上，然后自己也脱下长衫，又要那八个随行大汉，各自解下外衣，盖在草堆之上，低声对上官琦道：“你带着四人，直向正西冲，尽管放手施为，最好能把遇上你的人尽都杀死，故布疑阵，冲向正西……”

上官琦道：“先生不走吗？”

唐璇道：“滚龙王早已有备，哪还容咱们冲得出去。”

上官琦道：“难道咱们就这般坐以待毙不成？”

唐璇笑道：“结局如何，眼下还难作论断，但守在此地，确然要比硬行闯出埋伏的生机要大，如果我们的行动，出了滚龙王的意料之外，目下咱们实力过弱，实难和滚龙王硬行相拼，如其斗力，倒不如和他斗智的好。”

上官琦道：“在下相信先生定有出奇制胜的安排。”

当下选了四人，直向正西冲去。

唐璇低声吩咐余下的四个大汉，道：“一个人的生死，一半操诸自手，一半操诸天命，只要能死的心安理得，也就不惧死亡了。”

四个大汉齐齐欠身作礼，满脸愧疚之色。

唐璇指命两个大汉，抱起那伪滚龙王和梅娟黛，低声说道：“诸位请随我来。”当先带路，走到八丈外一堆乱石之处，指着一片乱石，接道：“诸位请把这块乱石移开！”

那两个大汉虽然不解用意，但却依命施为，伏下身去，捡起卵石。

唐璇早已蹲下身去，指点那卵石移放之处。

两个大汉遵照着唐璇的指示，移动那石头，不大工夫已然移开了甚多。

唐璇立时起身来，向后退了几步，命四个大汉，一齐动手，移开石头。

这四个大汉似是自觉得看似平淡无味的移石之事，实则关系着他们的生死存亡，无不全力以赴，动作奇快，不大工夫，已然遵照唐璇之意，移摆好了方位。

唐璇带了四个人，绕那布成的石阵一周，指着身旁一堆小石道：“这堆石头可作克敌防身的暗器。”

原来在摆布这石阵之时，唐璇已下令他们选择那较小之石，另行堆积起来。

唐璇又带他们四人，在摆成的石阵走了一阵，又指示他们防守之处，和拒敌攻势间的应付之法，互相救应之策之后，又道：“每个防守方位之上，堆积的小石，固可以代作暗器，如非必要，切不可擅自使用，至于用以堆成阵形的石子，更是不可以擅自取用，以免失了阵势妙用。”

四个大汉一面点头，其中一个大汉问道：“先生，这石阵有何妙用，它叫什么名字？”

唐璇略一沉吟，笑道，“这石阵乃按照诸葛武侯的八阵图摆成，但却略有不同，咱们如果和滚龙王攻阵之人交上手后，只要坚守方位不动，滚龙王就无法攻入。”

只听另一个大汉问道：“在下听说武侯那八阵图，奥妙无穷，变化多端，能飞沙走石，惊退敌兵，先生这阵图，可也有这种妙用吗？”

唐璇道：“这个很难说了，但诸位如能坚守阵位，滚龙王纵有十万铁骑，

也难以攻入阵来。”

四个大汉齐齐应了一声：

“我等谨遵先生之命。”

唐璇挥折扇笑道：“不论阵外有什么变化，诸位尽可视作无物，不予置理，只要强敌不冲向石阵中来，切不可冲出石阵一步。”

他微微一顿之后，又道：“万一石阵为对方高手所破，无法再予坚守之时，撤出石阵之后，诸位别忘在下相授那交互移位的拒敌阵形。”

四个大汉齐齐点头，敬谨受命。

唐璇点头道，“诸位谨记我言，自可获益，各自回到阵位去吧！”

忽听一阵凄厉的惨叫之声，传了过来，划破了夜的沉默。

唐璇微微一叹道：“他们已和强敌交上手了。”

顺风静夜，隐隐间可闻得兵刃相触之声。

唐璇外形仍保持着镇静，但内心中，何尝不急，师妹的死，触动了他怀念师恩之情，也坚定了他决斗滚龙王的意念，这个人大逆不道，杀师灭伦，世上所有的罪恶，他都有份，从未考虑过自己生死的唐璇，忽然想到自己不该死了，至低限度，在未安排好杀死滚龙王的策略之前，不能死去。

深沉的忿怒，激起了他求生的意志，使他想到了，如何才能多活些时日。

付思之间，忽觉脚下一物蠕蠕而动，心中暗暗吃了一惊，一个直接反应，闪展于脑际，暗道：是蛇，急急站了起来。

凝目望去，哪里有蛇的影子，但他确实感觉到脚下有一物在蠕蠕挣动，但那挣动的不是蛇，是人——梅娟黛。

闪烁的星光下，只见她眨动了一下眼睛，敢情这娇憨、美媚的少女，竟然是身怀自解受伤要穴的上乘武功的高手。

唐璇脑际之间，有如风车轮转一般，筹思对付梅娟黛的法子，他自知不会武功，如若让梅娟黛醒了过来，自己决无法降服得住她。

正在犹豫难决的当儿，忽见梅娟黛一挺身坐了起来。

这位娇憨无邪的姑娘，经过了一次暗算之后，似是陡然的长大了不少，坐起身子，立时四周扫掠了一眼，才缓缓把目光投注到唐璇的身上，缓缓地說道：“我那父王呢？”

唐璇心知此时此情之下，紧张和失言，都可能立时招致杀身之祸，当下神色镇静地微微一笑，道：“那假冒令尊之人，就在你的身侧。”

梅娟黛回头望了一眼，不禁长长一叹，道：“果然是人假冒。”抬头望着那闪烁的星辰，陷入了沉思之中。

显然，在她纯真的心灵中，早已蕴藏了甚多的疑问，经过了这一次启发，旧事新疑，齐齐涌上心头。

忽然间，由正西方急奔来几条人影，眨眼间，已到了石阵前面。

唐璇只怕自己出言喝问，惊动了梅娟黛，突然出手，他自知无法挡受一击，沉住气，不肯开口。

只听上官琦的声音传了过来，道：“先生，先生……”

梅娟黛星目转动，见几条人影，静立丈余外处，低声对唐璇说道：“唐叔叔，这都是随你来的，为什么不要他们进入石阵来呢？”唐璇道：“好，我就召他们进入阵中。”正待起身，忽听梅娟黛道：“且慢，你可认识我的母后吗？”

唐璇微微一笑，道：“令尊夜郎自大，自号称王，妻妾成群，不知姑娘

问的是哪个？”

梅娟黛道：“我父王虽然宠妾甚多，但王后只有一人……”她举手整理一下被夜风吹飘起的长发，缓缓说道：“自我记事之后，常随母后身侧，也常听她谈到你。”

唐璇回顾了遥站在石阵外面的上官琦等一眼，说道：“不知她谈我些什么？”

梅娟黛道：“早年之时，我那母后一提到你，似是充满着痛恨，并且再三的囑告于我，要我长大之后，见你时，不要放过你，她说你人面兽心，外面仁和，内藏奸诈，凶顽狡猾，不可信任……”

唐璇忍不住哈哈大笑道，“骂得好，世上所有的恶毒名词，都加到我的身上了。”

梅娟黛道：“但近年来我那母后已不再骂你，而且还把你说成了一个大大的好人，她说过去被人欺骗，误解了你的为人，近来才知晓内情，明白了你是个正人君子。”

唐璇微微一叹，欲言又止。

梅娟黛也黯叹息一声，接道：“因此，母后再三告诉我，要我日后遇到你时，不要伤害了你。”

唐璇道：“唉！姑娘在近日之中，可曾见到过你那母后么？”

梅娟黛道：“没有，很久没有见她了，三个月前，父王突然把我叫回到身侧，从此之后，我就未再见过母后。”

唐璇道：“在下要告诉姑娘一个噩耗，你那母后已经殉难而死了。”

梅娟黛吃了一惊，道：“此讯当真吗？”

唐璇道：“在下生平不讲谎言。”

梅娟黛霍然站了起来，道：“唐叔叔已见过我那母后了吗？”

唐璇道：“你那母后举火自焚之时，在下虽和她同在一处，但形格势禁，她已成必死之局，虽有相救之意，但却力不从心。”

梅娟黛哭道：“她尸体现在何处，快带我去瞧瞧。”

唐璇道：“姑娘暂请按捺下激动之情，此刻情势，危恶异常。”

忽听上官琦低声喝道：“在下幸不辱命，滚龙王埋伏下的各卡暗桩，只要是露面之人，都已经被在下除去，特来请命行止。”

唐璇站起身来，道：“辛苦了，快请入这石阵稍息……”

说话之间，突见几道火焰，划空而起，直向唐璇适才停身之处落去。

唐璇探出手臂，引带上官琦等进入石阵，那划空的火焰，已落着实地，砰然一声轻震，化成一道熊熊燃烧的火光。

接连响起了数声轻震，五道火焰闪空，落地化成了五处熊熊的火光，形如灯烛，照亮了十丈方圆。

这时，唐璇已把上官琦等迎入石阵之中，并且已替上官琦随带的四个大汉，分派了阵位，但却把上官琦留在身侧。夜风强劲，吹得那火光摇颤不定，闪烁的火光下，只见唐璇指命留下的衣物，不住的飘动。

突然间一箭划空，紧接着千弩并发，直向烛火映照下那些衣物上射去。

唐璇望着那些密如骤雨弩箭，轻轻叹息一声道：“这一阵已作箭下之鬼。”

唐璇回顾了梅娟黛一眼，道：“令尊不顾自己化身的安危，连他一齐置于死地，那也罢了，怎么连侄女的安危，也不管了。”梅娟黛凄凉一笑，道：“对满府佳丽，和我们几个姊妹之间，父王对我较为宠爱。”

唐璇道：“但他从把你由母后调到身侧之后，对你更见慈和？”

梅娟黛点点头道：“不错啊！你怎么会知道的呢？”

上官琦接道：“唐先生一向料事如神，言无不中。”

唐璇微微一笑，接道：“但你见他此刻，不顾你生死的放箭举动，心中感到惊讶是吗？”

梅娟黛点点头，道：“是啊！父王该知道我陷身这阵中，尚未出去，这一阵乱箭，岂不连我也射死箭下了？”

唐璇道：“滚龙王欲杀姑娘之心，只怕不在想杀我唐璇的用心之下。”

梅娟黛道：“为什么？父王待我不坏啊！”

唐璇微微一笑，道：“因为他误认你那母后，告诉了你什么隐秘。”

梅娟黛沉吟不言。

唐璇缓缓把目光，投注到火光照耀之处，低声对上官琦道：“咱们这金蝉脱壳之计，虽可瞒过滚龙王一时，但其凶狡绝伦，决不会就此罢手……”

说话之间，突听几声暴震，烟哨冲天而起，烈焰腾空，砂石断草，满天横飞。

唐璇微微一笑道：“我安排对滚龙王的办法，想不到竟然变成了掩护咱们生死之谜的策略了。”

## 第二十五回 力挫强敌

上官琦望着那漫天硝烟，呆了一呆，道：“先生，如若咱们此刻，尚留原地，只怕无一人能够生还。”

唐璇轻轻叹息一声，道：“大危未渡，凶险事还在后面。”

梅娟黛回顾了身侧的那伪冒的滚龙王一眼，站起身来，说道：“唐叔叔，我要走了。”

唐璇道：“你要到哪里去？”

梅娟黛道：“我要去找父王，问问他为什么骗我？”

唐璇叹道：“你如一定要去见他，最好别提你母后之事。”

梅娟黛道：“为什么？”

唐璇道：“听你口气，滚龙王似乎对你还算宠爱，你们父女相处十余年，滚龙王虽然是枭境之心，但多少总是有些情意，你如不提母后之事，他虽有杀你之心，却不好出手，你如善加小心，或可保得性命，但你如提起你母后，只怕滚龙王难以再容你了。”

梅娟黛长长叹息一声，幽幽说道：“当真是叫我作难的很。”举步跨出石阵，缓缓向前行去。

这时，落在草上燃烧的火焰，已慢慢的开始蔓延，辽阔的原野上，闪烁着一片延烧的火光。

上官琦拔剑而起，低声说道：“先生，可要阻止她吗？”

唐璇摇头道：“让她去吧！”

上官琦道：“她如见到滚龙王，尽言咱们的实力戒备，先生的这番心血部署，岂不是白费了？”唐璇道：“我想不致讲出，但咱们不能无备。”

突然间响起了一阵急乱的得得蹄声，十余匹快马，急急的驰了过来，火光照耀下，只见那马上人手执着长矛。

缓缓向前行走的梅娟黛，突然转过身来，急急又奔回石阵之中。

唐璇微微一笑，道：“姑娘为什么去而复返？”

梅娟黛道：“我想到你说的很对，我父王早已存下了杀我的心。”

唐璇只觉此番相问，甚难答复，只好默然不言。

梅娟黛突然长长叹一口气，道：“这些骑马执矛之人，乃我父王手下七十二铁骑中的一部，足可和黑衣卫队媲美。”上官琦道，“何以谓七十二铁骑？”

梅娟黛望了上官琦一眼道：“七十二铁骑，是我父王就属下高手中，选出七十二人，由我父王亲自训练他们施用长矛，并用铁丝金线编织成可以防避刀剑的衣服，给他穿上，虽只有七十二人，但如说到冲锋陷阵，虽干军万马，也是难与伦比。”唐璇笑道：“七十二铁骑长枪马战，黑衣卫队却是近攻肉搏，这等识练，似非为对付武林人物，倒是当真存有造反之心了。”梅娟黛道，“黑衣卫队，常追随我那父王，保护于他，但七十二铁骑，却是常驻王府，不知何时，竟也调遣来此。”

唐璇微微一笑道：“令尊视我如眼中之钉，不杀我他寝不安枕，食不甘味。”

梅娟黛轻轻叹息一声，道：“你们既是同门学艺的师兄师弟，怎么连一点情义也没有呢？”

唐璇微微一笑，道：“这要问问令尊，不容在下有一处安身立足之地，

处处相逼于我，必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心甘。”

梅娟黛道：“唉！同门师兄弟，自相残杀，那也是人间极为凄惨之事。”

借那高烧的火光，唐璇看梅娟黛说话时柳眉紧皱，神情间无限惋惜，内心中充满着茫然痛苦，不禁也长长叹了口气，道：“滚龙王膝下几位郡主，恐怕惟你的心地最善良了。”

梅娟黛道：“她们都对我很好。”

上官琦冷笑一声，道：“你可见过你那大姐姐连雪娇吗？”

梅娟黛道：“见是见过，不过我已经记不得了，唉！她在王府中时，我的年纪还小，什么事都不知道，等我长大了，她却奉了父王之命，远驻异乡，不能相见，但我幼小的记忆之中，她对我甚是友爱……”

上官琦接道：“我是说近日之中，你可曾见过你那位大姐姐吗？”梅娟黛道：“没有，我已经几年没有见过她了。”

上官琦冷哼一声，道：“你如能在最近这段时光中见她一面，你就知你那父王的阴毒了。”

梅娟黛虽然出身在充满着阴险狡诈的滚龙王府，但她却和连雪娇的为人，大不相同，连雪娇机智沉着，对人对事，无不存疑，但此女却是心直口快，一派娇憨，似是根本不解人间险恶。

只见她圆大的眼睛，在上官琦脸上转动了一阵，道：“为什么呢？难道我那父王还会伤害他自己的女儿不成？”

上官琦叹息一声道：“滚龙王府中，竟然能养出了你这等人物，可算千古奇事。”

突听大喝之声，传了过来，打断几人未完之言。

抬头看去，只见几个手执长矛，纵马如飞的大汉，竟然冒着奇险，冲入了蔓延的火势之中，长矛一挥，挑起了唐璇脱下的长衫。

上官琦道：“糟糕，咱们布下的疑阵，已被他们拆穿了。”

唐璇道：“其实不用冲入那火中查看，在外面也该瞧出来。”

忽见那冲入火中的两个手执长矛骑士，纵马如飞，直对石阵冲来。上官琦长剑一挥，道：“在下迎出阵去，试试滚龙王手下的精选骑士。”

梅娟黛道：“他们既善于马战，身上又穿着我父王特别设计的金丝铁甲，能避刀枪，所以，我们都称他们铁甲骑士。”

只见两骑如风，冲出了火窟，因那西宛马跑得太过迅快，竟是毫发未伤。

上官琦提起了右脚，正待跨出石阵，却听唐璇沉声说道：“且慢。”

上官琦心中一动，陡然停了下来，暗道：我怎生这等糊涂呢？明知他不会武功，如何能留他一人在此，何况还有滚龙王手下之人，此女看去虽然一片娇憨，毫无心机，但焉知不是伪装。

只听唐璇低声说道：“目下，他们尚未发现咱们隐藏在这石阵之中……”

只听蹄声得得，已近石阵丈余外处。

唐璇赶忙住口不言。

那当先一人，将要冲近石阵之时，突然一勒马缰，健马转头西奔，转眼间消失不见。

回顾看时，那绕奔于火圈周围的快马，都已经跑的不知去向。

唐璇低沉的叹息一声，道：“果然是千里驹，好快的速度。”

他自言自语说了几句后，转望上官琦道：“眼下情景，非不得已，咱们不要和敌人动手，以免暴露实力。”

上官琦目光凝注在梅娟黛的脸上，低声说道：“先生，你可准备放这女娃儿回去吗？”

唐璇道：“在她行动，咱们不用管她。”

上官琦道：“莫要着了滚龙王的道儿。”

梅娟黛似是已听出两人正在谈论自己，当下接口说道：“我来此之前，父王曾经告诉过我。”上官琦道：“告诉过你甚么？”

梅娟黛道：“他说唐叔叔不会武功，只要我一出手，他势必丧在我淬毒的金针之下，好替我的母后解恨消仇……”她仰起脸来，望着满天星辰，叹道：“唉！他只知我母后恨唐叔叔有如刺骨芒锥，却不知我那母后，已时时嘱咐于我，无论如何，不要伤了唐叔叔……”

上官琦道：“你终于听了你的母后之言吗？”

梅娟黛点点头道：“难道你现在还看不出来？”

上官琦道：“现在，我们正和滚龙王处于敌对之中，姑娘的行止，亦应早决，免得等一会动起手来，使姑娘左右为难。”

梅娟黛沉思了很久，道：“那我还是走远些吧！”说话之间，突然蹄声得得，四匹快马并排急奔而来。

马上端坐着四个大汉，左手握着长矛，右手举着标枪，直向石阵冲来。

在四个骑马的大汉之后紧随着十二个黑衣人，各执兵刃，紧随马后而行。

梅娟黛已然站起了身子，举步欲行，但见那四匹健马，和十二个黑衣人，齐齐搜寻过来，心中似又犹豫起来，停步未动。

上官琦低声喝道：“姑娘先坐下，待一会再走不迟。”

梅娟黛倒是听话依言坐了下来。

上官琦低声对唐璇说道：“先生，如若这班人直对石阵冲来，咱们势必被他们发觉不可，在下想先发制人，给他个出其不意，先伤他们两个如何？”

唐璇道：“形势已成，难免一场恶战之局，他们亦感觉到了我们隐在这一堆乱石之中。”

上官琦随手捡了一颗鹅卵石，握在手中，接道：“这一片天然暗器，势必要滚龙王付出一些代价出来……”声音微微一顿，突然附在唐璇的耳上说道：“在下拒敌之时，这女娃儿如若出手伤害先生，如何是好，在下想先点了她的穴道，先生意下如何？”

唐璇摇头，微笑不言。

突然间寒光一闪，一支标枪，挟带啸风之声，投掷过来，击在上官琦前面的乱石上，砰然大震中，石块横飞，闪起一串火光。

上官琦左手一挥，挡开了飞向唐璇的一块鹅卵石，大喝一声，急跃而起，右手仗剑，左手中握住的石块，疾掷而出，纵身一跃，飞出石阵，左手探臂间，抓起了标枪，顺手又投掷过去。

那石块当先飞至，击向带头之人的前胸，那人一带马疆，避开了飞来的一石，但却未料标枪随后而至，正击在马上。

只听那马一声长嘶，倒地死去。

那当先骑士怒吼一声，一跃离鞍，双手握矛，直向石阵冲来。

上官琦人已施展“潜龙升天”的轻功绝技，冲天而起，长剑挥展“彩虹经天”。

挟着一片寒芒，直泻而下。那大汉长矛一招“白虹贯日”，直向上官琦迎了上去。哪知上官琦早已想好了对敌之策，不容对方长矛点到，剑势已变，

长剑一拨矛尖，人却疾沉而下，举手一拳，正击在那骑士前胸之上。

那骑士被上官琦一拳，打的全身震颤，气血上翻，不自主向后一连退了五步，才拿住桩。

但上官琦亦觉如击在铁石之上一般，震得手腕微微发疼，不禁微微一怔，暗道：这人身上好硬，难道他练有金钟罩，铁布衫一类武功不成，突然想到梅娟黛适才之言，这些人身上都穿着铁丝和金线制成的衣服。

忖思之间，另一匹快马已然疾冲而来，一柄长矛，挟着无比的威势，当胸刺到。

上官琦冷哼一声，竟然不闪不避，暗运内力，贯注在长剑之上，横向那长矛之上撩去。

只听一阵金铁交鸣，那骑士手中的长矛，竟被上官琦一剑撩架开去。

那人来势奇快，而且他也没有料到上官琦竟然以短抵长，用以轻灵相搏的宝剑，硬封长矛。矛被滑向一侧，快马却收势不住，仍然向前面冲来。

上官琦长剑平伸，仍然紧紧压着长矛，左掌却疾快地迎面拍出，击在马头。

那大汉骑术精湛，眼看情势不对，突然双腿用力一提，那久经训练的健马，突然长嘶一声，扬起双蹄，猛向上官琦胸肩蹬去。

上官琦侧身一转，闪避开去，左手长剑斜斜推出了一招“天外来云”，横里斩去。

那大汉手中虽有长矛，但那丈八长短的利矛，只适合马上远战，近身相搏，反而成了累赘，但他武功不弱，一个“镫里藏身”，身子忽然从马背上翻了下去，人藏在马腹之下，疾冲而过。

两个交手，也就不过是一霎眼间的工夫，上官琦剑掌齐施，连攻了三招，仍然未能伤到对方，心中亦是暗自震惊，忖道：“此等人物，在滚龙王的手下，多如恒河沙数，我竟然无法制服他们。”

只听马嘶人喊，又有两个手执长矛的骑士，并辔冲了过来。

双矛并举，光芒闪烁齐齐向前胸刺到。

上官琦气聚丹田，大喝一声，长剑抖出了一朵车轮大小的剑花，人剑齐起，跃飞起一丈多高。

两匹快马，由他足下疾冲而过。

上官琦胆大心细，早已算准了那奔马速度，放过两骑，立施千斤坠，向下疾沉，反手一剑，“冰河开冻”，疾向一人的后背刺去。长剑到处，嚓的一声，那人的衣服上，被划破了一道口子。上官琦暗自责道：唉！我应该招呼他的头上才对。怎么老是忘了他们穿着可避刀剑的合金铁甲。

就这一瞬之间，那两匹快马，已冲出数丈之外。

一群黑衣人，疾拥而到。

七八件兵刃，齐齐扬起，排山倒海般，直向上官琦罩了下来。

上官琦奋起神勇，一招“横扫千军”，长剑挥抡，闪起一片白芒，护住身子。

只听一阵兵刃相触的金铁交鸣，七八个黑衣人的兵刃，尽被他一剑荡开。

此时的上官琦，杀机已起，有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的心理，下手哪里还再留情，荡开了几个黑衣人的兵刃后，突然大喝一声，一剑“天女挥戈”，长剑如涌起的一道巨浪，排空涌出。

寒光闪转，响起了一声惨叫，一个黑衣人应声倒摔在地上。余下的黑衣

人，似是未料到上官琦挥剑一击之势，竟然如此的威猛，都不禁为之一怔。

上官琦一剑得手，第二剑紧随而出，一式“帘卷西风”，斜斜劈了过去。

他的剑路变化，奇奥难测，眼看被困一隅，心中杀机已动，出剑再不留情，应声惨叫，又一个黑衣卫队中人伤在剑下。

上官琦连出两剑，连伤两人，余下的无不心惊，纷纷向后退去。

这时，那两名铁甲骑士，已冲入石阵，却为埋伏在石阵中的大汉，接住厮杀起来。

那八个大汉，昔年亦是黑衣卫队中人，深知滚龙王的残酷性格，未交手前，心中一直想若被捉回之后，身受惨刑的折磨，但一动上手，心神反而镇静下来，如其被滚龙王生擒回去，倒不如战死沙场的好，既可报滚龙王后的相救之恩，亦可免受惨刑加身之苦，是以一接上手，无不是舍命便拼，攻势凌厉，勇不可挡。

唐璇移石成阵，拒挡强敌，以反八卦的方式摆成。此阵虽无诸葛武侯八阵的妙用，可以飞沙走石，击退袭来之敌，但每一个阵位之人，都可以相互救援，合则成围击之势，分则各成一点，首尾相顾，接力拒敌。

但入阵敌人，却有着举步维艰之感，只觉满地堆积的石块，拦脚碍腿，运用上大不灵活。

这一正一反之间，一快一慢之差，实力上产生了极大的差别；所谓以弱御强，以寡拒众，尽在这石阵奥妙之中。

两个铁甲骑士一入石阵，立时被四面围击，险象环生。

梅娟黛和唐璇却并坐石阵之中，目睹上官琦豪勇，暗生敬服，梅娟黛轻轻叹息一声，道：“这人武功高强，出剑凌厉，黑衣卫队的人数虽多，只怕也难以是他的敌手。”

唐璇微微一笑，默不作声。

梅娟黛回顾了唐璇一眼，道：“我受母后嘱托，不伤害你，但滚龙王和我父女之情未绝，我不能眼看着他手下的卫队伤亡剑下而袖手不理。”

唐璇缓缓举起折扇，笑道：“这个全凭姑娘自……”

梅娟黛一跃而起，娇声喝道：“不要动你手中的折扇。”

唐璇缓缓放下折扇，接道：“姑娘可自信武功能胜得那上官琦吗？”

原来梅娟黛已吃过那折扇之亏，是以见唐璇举起手中折扇，立时大声喝止。

只听又一声惨叫传来，又一人伤在上官琦的剑下。

梅娟黛望着上官琦飞扬的剑气，皱起了柳眉儿，道：“我不知道，但他确实剑法精绝，豪勇无比。”

唐璇笑道：“我等已为令尊围困此地，四面埋伏重重，突围自是不易，姑娘欲为令尊助手，那也是该当之事，在下并无阻拦之心，姑娘尽管出手。”

梅娟黛回过脸来，望着唐璇说道：“有一件事，我心中有些不信，正想问问你。”

唐璇道：“什么事？”

梅娟黛道：“你和我爹爹同门学艺？”

唐璇道：“不错，确有其事。”

梅娟黛道：“我爹爹的武功如何？”

唐璇道：“武林中一流高手，单打独斗，甚难找得堪与他匹敌之人。”

梅娟黛道：“那你为什么不会武功呢？”

唐璇笑道：“武功、韬略，各无极限，在下学的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韬略。”

梅娟黛道：“我们是听我爹爹说过，当今之世，只有你是他敌人，那是指何面言？”

唐璇道：“武功一道，我难挡你爹爹一击，但行略用人，你爹爹要输我一筹，彼此扯平，可作一战。”

梅娟黛接道：“唉！我爹爹手下高手无数，派一个人把你杀了，不就世无敌手了吗？”

唐璇笑道：“我们同门学艺之时，他就存了杀我之心。可是这数十年来，他一直未能得偿心愿。”

梅娟黛道：“这就使我不明白了。”

唐璇笑道：“极谋机诈，有时更胜武功。”

又是一声惨叫，黑衣卫队中人，又一人伤在剑下，只余下四个还在和上官琦拼力苦战。

梅娟黛突然踏进一步，举起右掌说道：“我要替爹爹消灭一个劲敌。”

唐璇微微一笑，道：“你爹爹想杀我，杀了几十年，都未能把我杀死，你可自信强得过你那爹爹吗？”

梅娟黛脸上神色数变，终于缓缓放下右掌，道：“我不能违背母后之言。”突然一长柳腰，跃出石阵，身法快捷，灵巧绝伦。

她双足一落实地，探手捡起一柄单刀，右手一挥，连人带刀直向上官琦撞了过去。

上官琦前拒强敌群攻，但耳目仍极灵敏，听得背后金刃劈风\声，回手扫出一剑。

刀剑相击，响起了一声金铁大震。

梅娟黛吃上官琦那回剑一震之力，一连向后退了数步，手腕酸麻，手中单刀，直似要脱手飞出，不禁芳心一动，暗道：这人好强的内功。

上官琦震退了梅娟黛，又反手几剑，迫退了借机逼近的黑衣人，剑势忽然一变，由波翻浪涌的凌厉攻势，忽然间变的如小桥流\一般，那强烈的剑风，也随着消失。

梅娟黛略一运息，立时振力直冲过去。

上官琦冷笑一声，剑光忽然一展，把梅娟黛也圈入了剑光之中。

他的剑势虽已不似刚才凌厉，但灵动严谨，柔中带辣，梅娟黛和余下的几个黑衣人，齐齐被圈入了剑光之中，竟然是无法冲得出来。

这时梅娟黛才觉出遇上了生平未遇过的劲敌，赶忙凝神运气，把三十六路天罡神剑，施展出手。

她手中虽非宝剑，以刀代用，变化上受牵制。但因这路天罡神剑，精奇凌厉，非同小可，威力仍甚强猛，登时把上官琦那绵密如幕的剑光挡住。

余下几个黑衣卫队中人，早已被上官琦的那看似平和，实则奇辣的剑势，迫的手忙脚乱，不知如何对付。

正感为难当儿，梅娟黛的刀势忽然一变，有如洪流破堤，翻翻滚滚的刀光，硬把上官琦那绵密的剑势封架开去。

几个黑衣人原被上官琦剑势，逼的没有还手之力，只觉手足有如被人束缚起来一般，封架，闪避，全都力不从心，直待梅娟黛挥刀反击出手，上官琦剑势受制，几个黑衣人才似从那绵密的剑光之中解脱了出来，借机挥动兵

刃，反击过去。

上官琦一面挥拒梅娟黛的刀势，一面赞道：“姑娘的刀法不错啊！”

梅娟黛道：“我很少用刀，用起来有着不顺手的感觉。”

上官琦道：“那你为什么不换兵刃？”

梅娟黛道：“你的剑法太过严密，我一时之间冲不出去。”

上官琦剑势突然一缓，道：“姑娘出去换剑吧！”

梅娟黛道：“你可是有心要和我拼个胜负出来吗？”

上官琦道：“姑娘的剑招，定是令尊滚龙王所传，在下先和姑娘决战一阵，当可从你的武功中一窥令尊之学。”

梅娟黛道：“我父王武功强我千倍万倍，想从我身上看出他老人家的武功，谈何容易。”

上官琦反手几剑，把几个围上偷袭的黑衣人，迫得向后退去，冷然说道：“在下极想借此机会，和姑娘好好的比一场剑，但这班黑衣卫队中人，不时的碍手脚，在下不得不先除了他们。”说话之中，突然反手一剑，直劈过去。

这一剑出手的路道极怪，若点若劈，斜斜劈向一个黑衣人。

那黑衣人眼看剑迎面而落，但却凝立不动，手中单刀平胸而举。也不知出手招架。原来那剑势去的甚为奇怪，那黑衣人竟不知如何封架，才能把这一剑挡开，只好抱元守一，横刀相待，等那剑势近身之后再说。

上官琦的剑势由缓而快，刷的白光一闪，直向那黑衣人头上扫去。那黑衣人举刀一封，斜斜向剑上封去。

哪知上官琦比他的动作更快，他手中单刀一举，上官琦的宝剑，贴着单刀而下，斜里一挥，鲜血喷洒，人被生生截作两段。

梅娟黛叹息一声，道：“好辣剑法。”

上官琦听得微微一怔，不自禁地回头望去，只见梅娟黛横刀而立，眉目间一片惊愕神情，心中甚感奇怪，问道：“姑娘可识得这一招吗？”

梅娟黛摇摇头，道：“不晓得，但这一招却和我学的一招，有甚多相似之处。”

上官琦道：“有甚多相似之处？但不知何处不同？”

梅娟黛道：“出剑变化，更为凶辣。”

上官琦心中一动，道：“姑娘的剑术，可是令尊传授的吗？”

梅娟黛道：“大半得自义父……”忽然住口不言。

上官琦看她言词神态，仍是不脱少女稚气，比起连雪娇，大相径庭，不禁微微一笑，道：“姑娘快些换兵刃吧！”

这时尚余两个黑衣卫队中人，但两人已为上官琦凶辣的剑势震慑，不敢再妄自动攻势。

梅娟黛目光转动，四下望了一望，道：“唉！被杀之人中，无一用剑，看来是无法可换。”

上官琦一心要测她剑招变化，以作和滚龙王搏斗的参考，当下递过长剑说道：“姑娘请用剑，在下用刀试上一阵如何？”

梅娟黛略一忖思，接过了宝剑，左手也递过单刀。

上官琦接过单刀，立时喝道：“姑娘小心了。”一招“浪撞礁岩”，单刀当作剑递出。

梅娟黛长剑忽然颤动出一片剑花，直穿入刀光之中，一阵轻微的金铁相击过后，上官琦突然收刀而退，道：“姑娘的剑术，果然不凡。”单刀一挥，

重又攻上，梅娟黛长剑一紧，硬接下上官琦的刀势。

只听一阵阵金铁交鸣，不绝于耳，刀剑相撞爆出了一串串的火花。

这时，阵中大汉，已把那冲入石阵中两个铁甲骑士，伤在阵中。

突然间，一条人影，疾奔而至，迅快地接近石阵。

石阵中八个大汉，都已经早受唐璇之命，不得颤自行动离开石阵，虽然见一个黑衣人奔了过来，但并未出言喝问，待那人进入石阵之后，再行出手阻击。

那黑衣人似是知道石阵厉害，距石阵尚有四五尺的距离，就停了下来，低声叫道：“唐先生。”

唐璇探头望去，只见一团黑影，隐伏在黑色中，但却无法辨清来人形貌，只好应道：“什么人？”

那黑衣人应道：“杜天鹞，有事面禀先生，不知可否入阵一行？”

唐璇道：“杜兄么，快请入阵。”

杜天鹞身形疾起，一长身，人已入了石阵。

两条人影，横里兜截过来，拦住了杜天鹞。

唐璇急一挥手，说道：“你们闪开。”

两人应命而退，杜天鹞疾快的行前两步，到了唐璇身侧，说道：“先生还不走吗？”

唐璇道：“不要急，什么事慢慢说来。”

杜天鹞道：“滚龙王已调集了大批高手，和什么铁甲骑士。重重包围此地，只待他一声令下，立时蜂拥而上，此刻时光，寸阴如金，先生再不走，只怕难以再走了。”

唐璇轻轻一挥扇，笑道：“滚龙王重重包围了此地，如何还能够走得了呢？”

杜天鹞道：“距此不远，有一条大河，水势甚大，可通帆舟，只要先生能冲到河边，上舟而去，或可逃出滚尤王的包围。”

唐璇道：“那条河水，距此有多少路程？”

杜天鹞道：“大约有四五里路。”

唐璇笑道：“你既知道，滚龙王定也知道。”

杜天鹞道：“在下闻得此讯，冒死进此石阵，先生不肯离此，难道要坐以待毙不成？”

唐璇沉吟了一阵，道：“坐以待援，要比行险突围，生机稍大。”

杜天鹞轻轻叹息一声，低声说道：“滚龙王志在先生，已用飞鸽传令所属，不用生擒活捉，那就不择手段的击伤先生。”

唐璇微微一笑，道：“滚龙王还未到吗？他已存数十年杀我之心，可是他永难如愿。”

杜天鹞看唐璇似是有恃无恐，成竹在胸，不禁微微一怔，叹道：“先生纵已有万全的部署，也不宜过分的涉险，据在下所得消息，滚龙王已调动大部实力，分布四周拒挡援手，东、南、西、北四侯爵，亲自分守四方，外挡援手，内挡先生……”

唐璇折扇轻挥，沉吟不言。

杜天鹞声道：“先生得欧阳帮主倚重，视若武林拱璧，万一有了什么损伤，在下万死不足赎罪，如其坐以受困，倒不如趁他们部署未定之际，冒险突围的好，在下倒有一个脱身之计，尚望先生采纳。”

唐璇笑道：“你可是要和我换着衣服。”

杜天鹞道：“不错，此虽平常的金蝉脱壳之策，但他们或将计不虑此，由在下换着先生之衣，带着上官琦……”目光一转，扫掠了阵中八个大汉一眼，又道：“如若这阵中之人，都可信可托，就由这八人中分出半数，保护先生，另四人随同在下向东突围，以混乱敌人耳目，先生借机突围西渡，或可……”

唐璇点头接道：“你改扮一个唐璇，方法很好，但逃走却是大可不必。”

杜天鹞奇道：“为什么？”

唐璇道：“滚龙王心机过人，论智韬略，和我唐某人相差极微，讲手段的毒辣，我还要输他三分，但他却犯了一个大错，而不自觉。”

杜天鹞道：“什么错？”

唐璇低声说道：“贪，他太贪心了，一个人贪心太重，灵智常遭闭塞，如若他此时此地，亲率三五高手冲来，不论主擒活捉，在下决难逃得出他的手掌，但他却计不出此，既想杀了我，又想留我作饵，诱歼穷家帮中高手，他犹豫不定，却给我以可乘之机……”话至此处，突然长长叹息一声，道：“再一点，就是他令谕森严，管事太多，使他收罗的属下，无法自动发挥自己的才智，事事等他令谕，难收随机应变之效，唉！这一点，我比他似犹有过之……”他仰脸望着天上的星斗，笑道：“不过我已比他早改了几日，咱们此行，并未留下一言一语，无非是留给欧阳帮主一个运用才智的机会，滚龙王内斗我唐某人，外牛欧阳帮主，虽已尽得此理之利，但鹿死谁手，还难预料……”

突然，马声长嘶，四支高烧的火把，遥遥奔驰而来。

杜天鹞急道：“事急矣！先生再不易装，只怕他们就要冲过来，今宵形势，实非那日莽原可比。”

唐璇道：“好吧！你先脱下黑衣卫队的衣服。”探手从腰间。摸出一个小包，和两张人皮面具，接道：“你戴上这张人皮面具，穿上这包中的衣服。”

杜天鹞依言打开布包，只见里面包着两件胡绸蓝衫，和两把折扇，不禁微微一怔，道：“怎么？先生早已有备了。”

唐璇笑道：“滚龙王化身无数，我唐璇却始终是孤寡一人，今日要学他一番了。”

杜天鹞不再言语，套上人皮面具，穿上蓝衫，拿了折扇，问道：“这一套衣服呢？”

唐璇道：“留着上官琦用。”

杜天鹞笑道：“唉！先生的深算，实叫人五体投地了。”

唐璇笑道：“说起来也不算什么稀奇，在下只不过比诸位早一二日虑及此事罢了。”

杜天鹞目光转动，只见上官琦和梅娟黛激斗正烈，不禁一皱眉头，道：“他和那女娃儿恶斗正烈，看来恐非二三十招内可以取胜，在下出去助他一臂之力如何？”

唐璇笑道：“不用啦，那位姑娘的武功虽高，但决非上官琦的敌手，杜兄请拭目以待吧！”

果然，上官琦看到四支火把遥遥冲奔过来，不禁心头大急。怒喝一声，手中刀势忽变，刷刷刷一连三刀，竟然把梅娟黛手中长剑震飞。

梅娟黛看他刀势突转恶猛，招数奇幻，力道强猛，心头不由一慌，忽觉

对方一刀击在剑上，长剑脱手飞去，不禁为之一呆。

就在他一怔神间，上官琦的左手，已闪电而到，点了她的穴道。

上官琦点倒梅娟黛后，身子陡然一翻，手中单刀脱手飞出，挟着一股啸风而去。

两个黑衣卫队中人，骤不及防，一个生生斩作两截，另一个刚待跃奔逃去，上官琦已疾跃而起，半空转身疾扑，有如天降神兵，惨叫声中，仅余一个黑衣人，也伤在上官琦的掌下。

杜天鹗目睹上官琦的武功，心头大为吃惊，暗暗忖道：他的武功竟然是如此高强……

心中的颂赞未绝，上官琦已捡了长剑，肋挟梅娟黛跃入了石阵之中，一看两个唐璇并肩而坐，不禁一呆，喝道：“先生，这是怎么回事？”

唐璇微微一笑，道：“快放下她，你也换一套长衫吧！”

上官琦先一怔，继而低头望了怀中梅娟黛一眼，笑道：“不如给她穿上吧！”

唐璇道：“办法虽然很好，但她醒来之后，定然会十分怨恨于你的。”

上官琦笑道：“由她去恨，也就是了。”当下取过长衫，正待替梅娟黛穿上，忽又停下手来，纵身一跃，飞出石阵，喝道：“在下先把那冲过来的四个铁甲骑士击退再说。”长剑一挥，直向四个高举火把，疾冲而来的快马迎去。

杜天鹗笑道：“上官琦面皮尚嫩，还是由在下来替她穿上衣服吧！”

这时，四个高举火把的铁甲骑士，已奔近石阵十丈之内。

上官琦举动如风，疾快地迎了上去，相距那疾冲而来的快马还有一丈多远时，竟然拔空而起，身剑合一，疾迎而上。

长剑闪动中响起一声惨叫，那当先的一匹快马上的大汉，应声翻落马下。

唐璇挥动着折扇赞道：“好一员豪勇的虎将！”

杜天鹗一面动手替梅娟黛穿着长衫，一面应道：“我和他初遇至今，似是他的武功，一直在迅快长进中，每和人动手一次，武功就似长进不少。”

唐璇突然扬起折扇指着上官琦，接道：“昔年三国名将关羽杯酒未冷，匹马单刀，取上将华雄首极而回，今日目睹上官兄的豪勇，实不让古人美于前。”

杜天鹗回头望去，只见上官琦倒提长剑而回，那四个疾冲而来的铁甲骑士，已然完全横尸地上，四个高烧的松油火把，散落地上，但火焰不息，仍在熊熊燃烧着。

杜天鹗探手捡起两块石头，抖手而出，一阵轻啸，两个火把，应手而熄，接连又是两石投出，四具散落的火把，尽皆熄去。

这时，上官琦已跃回了石阵，缓缓放下长剑，叹道：“滚龙王属下众多，个个武功高强，这破围之望，大是渺茫了。”他连毙滚龙王属下十余高手，别人暗中赞他豪勇，他已心怀忧苦，英雄气短。

杜天鹗只怕上官琦料敌过强，失去了冲杀的锐气，赶忙接道：“兄弟豪勇绝伦，不用大过自谦了。”

上官琦喜道：“是杜兄？你几时回来的？”

原来他和梅娟黛鏖战正烈，竟不知杜天鹗何时入了石阵。

杜天鹗道：“小兄搜寻那左侧茅屋当儿，已看出情势不对，心中忽然一动，如其和兄弟及唐先生等走在一起，倒不如设法再混入滚龙王黑衣卫队之

中，探听一下消息，如若机缘凑巧，探得滚龙王的阴谋，也好未雨绸缪，早谋预防之策……”

上官琦急急说：“那么杜兄可曾听得滚龙王的阴谋了吗？唉！咱们的生死不足为虑，但唐先生他是主宰当今武林命运之人，如若有了三长两短，不但咱们见不得欧阳帮主，简直无颜对天下武林。”

杜天鹞道：“不错，无论如何，咱们得要设法相护唐先生，平安离此。”

唐璇微微一笑，道：“两位尽管放心，穷家帮的援手，即将赶到，如若在下的料断不错时，滚龙王这一场心机，又白费了。”

谈笑之间忽闻锣鼓之声大作，四面八方，同时亮起了无数火把。

火光中遥见大旗飘扬，上书“活捉唐璇”四个大字。

夜风强劲，大旗招展，马嘶鼓鸣，人声呐喊，分由四面八方的包围过来。这声势有如排山倒海一般，无法辨识出有多少高手赶来。

上官琦心中一动，低声对杜天鹞道：“杜兄请好好保护先生，在下先乱他们一阵耳目再说。”纵身出阵，牵过来两匹健马。

唐璇微微一笑道：“上官兄虽然豪勇绝伦，但亦不可太过涉险。”

杜天鹞茫然接道，“兄弟你要干什么？”

上官琦道：“我要冲乱他们的阵势，兼并一拭滚龙王的用心，是否有置唐先生于死地之图？”

杜天鹞似是仍有些茫然不解，但上官琦已探手抱起了梅娟黛，纵身跃出石阵。

这时，梅娟黛已换穿了长衫，戴上了人皮面具，上官琦点了梅娟黛两处穴道，抱她端坐在马鞍之上，缰绳挽在她的左腕之中，身躯微微前伏，右手折扇半开，掩住半个面目，然后长剑入鞘，抓起了一柄长矛，他跃上一匹健马。

杜天鹞看了微微一怔，叫道：“兄弟，你要干什么？”

上官琦回顾了梅娟黛一眼，道：“有她陪我同行……”微微一顿，又道：“如若兄弟侥幸把滚龙王带来的高手冲散，杜兄请立刻带着唐先生和这八位相护之人，离开石阵，借机逃走。”

杜天鹞叹息一声，道：“兄弟要小心了。”

上官琦道：“不劳杜兄挂怀。”一抖缰绳，摇矛纵马向前冲去。

杜天鹞回目望着唐璇，说道：“唐先生，咱们可要借机逸去吗？”

唐璇道：“杜兄但请放心，在下之见，穷家帮中的高手，就可以赶到此地了。”

杜天鹞道：“据我所知，滚龙王已遣派高手，封死了四面的道路。”

唐璇道：“如若他们不封锁四面道路，也许穷家帮还不致尽倾高手而来。”

杜天鹞道：“先生神机妙算，在下素所敬服，既要坚守此地，必须先要了解这石阵变化，这方面还得先生指示一二。”

唐璇微微一笑，道：“杜兄当真是思虑周密……”当下轻挥折扇，极仔细地把阵势变化，拒敌的方法，妙用，一一解说清楚。

杜天鹞听得极是用心，不解之处，反复提出，再请唐璇解说。

这时，上官琦已然纵马迎了上去，和滚龙王的属下，接上了手。

火光照耀之下，只见上官琦长矛挥动，勇不可挡，疾转如轮，挡者披靡。

杜天鹞目睹上官琦的豪勇，不自禁地激起了凌云豪气，回顾那八个大汉一眼，一抱拳说道：“诸位兄弟，今日之局，已成了势难两立的局面，如若

被滚龙王生擒活捉，那份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之苦，想来诸位必都已有深刻的印象了……”

八个大汉齐齐颌首。

杜天鸮微一沉吟，又道：“如其被擒受辱，严刑拷打，倒不如和他决一死战的好。”

八个大汉似是已被杜天鸮激起了豪壮之气，齐齐应道：“兄台说的不错，我等宁可战死此地，血流五步，亦不让滚龙王生擒而去。”

杜天鸮回顾那假扮滚龙王之人一眼，问道：“先生，此人是谁？”

唐璇道：“滚龙王化身之一。”

杜天鸮道：“留着他终是祸害。”随手一刀，生生把那人斩作两段，抓起尸体，投到石阵之外。唐璇望着杜天鸮，对他杀死那伪扮滚龙王之事，既未阻止，也未赞同。

杜天鸮投出“滚龙王”的尸体，高声对那分守在石阵中的八个大汉说道：“穷家帮的高手，武相关三胜，以及三阁阁主，带着扬名天下的四十八杰，已和滚龙王的属下动上了手，另一路由欧阳帮主亲自率领，带着八英高手，赶来相援，诸位只要能借这石阵掩护，抗拒滚龙王一个时辰，来援高手即可赶到……”

他语音微微一顿，又道，“须知目下之局，咱们已是舍此一步，别无生路的局面，如其被擒受辱，束手就缚，熬受无比酷刑，倒不如舍死一战。”

这几句话，慷慨激昂，句句都打入那八个大汉的心中，也激起了他们舍命相拼之心，齐齐应道：“这话不错。”

杜天鸮眼看已激起几人的拼命之心，愁怀略解，低声对唐璇道：“先生和穷家帮的命运，完全系于这一战之中，唉，穷家帮能否抗拒滚龙王，全仗先生的运筹帷幄，穷家帮的成败，又关系着整个武林的命运，先生的生命太重要了，在下拼得血流五步，也要尽力保护先生……”

唐璇轻轻叹息一声，正待答话，杜天鸮又抢先说：“在下有一事相求，还望先生答允。”

唐璇道：“你说吧！”

杜天鸮抬头看去，只见那高烧的火把，呐喊的人声，已然快近石阵，上官琦纵马驰骋于敌阵之中，勇不可挡，但他终是一个人难敌众手，顾此失彼，滚龙王的属下，分由四方冲来，有如秋汛潮至，上官琦虽然豪勇，也不过只能挡敌一面的攻势。

眼看那迎风招展的大旗，熊熊的火光，森寒的刀光，迅速的冲近石阵。

杜天鸮心头微微凛骇，低声说道：“先生不会武功，不宜暴露阵中，给敌以可乘之饥。”

唐璇笑道：“你要我躺在石阵中吗？”

杜天鸮道：“在下正是此意。”

唐璇点头一笑，道：“好吧！”缓缓躺下身軀，隐于石阵之中。

就这一阵工夫，滚龙王属下的人马已然冲到。

一支长矛，疾刺过来。

寒光电闪，斜斜里飞来一柄大刀，架开铁矛。

护石阵的大汉，已齐齐出来接战，固守阵位。

杜天鸮右手着折扇，左手握着软鞭，四顾观战。

只见那八个劲装大汉，各挥兵刃，来往于石阵之中，交叉拒敌，个个勇

猛异常。

这时，滚龙王四面迫近的高手，已然团团把石阵围了起来，火把高烧，照的十丈内一片光明。

但这些环布在四周的高手，却始终无法冲入石阵，冲近那石阵之后，就有一种碍手碍脚的感觉，很容易被人迫退了下来。

杜天鹗留神看去，见数百双眼睛，一齐投注到自己的身上，每人的神色间，都流露出无比仇恨，恨不得把自己生擒过去，但却一直无人向自己施下辣手，显然滚龙王下令生擒唐璇一事，乃极为确实。

忽然间，响起了一声巨雷般的大喝，人马纷纷让开，一个身躯高大的劲装汉子，手横亮银棍，急步而来。

杜天鹗看他手中的兵刃足足有鸭蛋粗细，心中大为惊愕，暗道：单看此人手中的兵刃，当知他惊人的臂力。

付思之间，那大汉已冲近了石阵，手中亮银棍呼的一招“横扫千军”进击过来。

他力大无穷，亮银棍扫击出手，挟带着一阵疾风呼啸之声。

石阵中一个大汉，手中单刀一探，横向亮银棍上封去。右手虎口震裂，人也被震的向后退了两步。

只听右侧一人道：“罗兄小心，这金元霸乃北成侯顾八奇手下第一条猛将，切勿轻敌。”

金元霸一棍逼退敌手，举步向阵中冲去，那知一抬脚，突然踢在一堆山石之上，身不由己向前一倾。

身侧刀光闪动，三柄单刀，齐齐攻到。

金元霸虽然豪勇，但他手足都有着无所施展之感，迫得纵身向后退去。

他这一退，阵中八个大汉心中忽然一畅，眼看石阵妙用，斗志大增。

金元霸被人逼出石阵，气得哇哇大叫，低头看去，只见石块壁垒，纵横排成行列，一股怒火，尽发在石堆之上，舌绽春雷的大叫一声，一棍扫去。

只听轰然一声，数十块巨石，应声飞起，尘土飞扬，石屑横飞。

杜天鹗吃了一惊，暗自忖道：如若这石阵被这莽夫打乱，失去阻挡敌人之用，滚龙王高手众多，我等如何能敌……

付思之间，金元霸已抡起了亮银棍，二度扫击出手。

又是一声震耳欲聋的轰然大震，一片卵石，弥空而起。

金元霸这一击似乎是用力更大，乱石纷飞中，石阵被他扫了一个极大的缺口。

杜天鹗心中大骇，手腕一振，软鞭“神龙摆尾”，点击过去，耳际间突然响起了唐璇的声音，道：“杜兄，此人天生臂力过人，不可和他硬拼，放他进入石阵中吧！”

杜天鹗微微一怔，道：“放他入阵……”只觉手腕一麻，手中软鞭几欲脱手飞去，心中更是惊骇。

这时，那固守石阵的大汉，有一半离开原位，移动身躯，准备合力阻挡金元霸。

要知金元霸乃滚龙王属下有名的猛将，这班人自知不联手合击，决难挡得住他。

哪知阵位一乱，全阵阻敌妙用，顿然消失，立时有四五个黑衣卫队中人，跃入石阵。

社天鸮软鞭疾抡，一式“泼风八打”舞出漫天鞭影，啸风声中，击倒一人，口中大声喝：“诸位快些各归原位，莫要自己乱了章法。”

八个大汉早已存了拼命之心，听得杜天鸮喝叫之声，立时纷纷归还原位，各挥兵刃，奋力反击，竟然把跃入阵中的几个黑衣人重又逼出阵外。

原来，黑衣卫队中人，跃入石阵之后，突觉脚下站立不稳、常常踏在滚石之上，碍手碍脚，武功施展不开，只好退出石阵。

就这一瞬工夫，金元霸已闯入阵中。

石阵中的唐璇，已然站了起来，探手怀中取出一物，投掷于地。

一阵暴响过后，弥目的白烟升起，片刻蔓布全阵，整个石阵，尽被一层似雾非雾的白烟笼罩起来。

白烟掩护下，唐璇疾快的一挥折扇，金元霸应声倒了下去。

杜天鸮目光亦为那白烟遮住了视线，突听扑通一声，似是有人倒在地上，仔细一看，才认出是金元霸，不禁心中一动，暗道：“看来武功一道，有时并无大用，这唐璇之能，实是不可轻视，无怪他能履险如夷，不论在何等危急的情势之下，以一个毫不会武功的文弱书生，始终能保持镇静不乱。”

只听唐璇的声音，传了过来，道：“杜兄，快接住这个。”

杜天鸮伸手接过，入手光滑，原来是一只玉瓶，不禁一怔，道：“先生，这瓶中是什么？”

唐璇道：“打开瓶塞，用瓶中之水，洗洗双目。”

杜天鸮知他此举定有作用，也不多问，打开瓶塞，倒出水来，洗涤一下双目。

耳际间又响起唐璇的声音，道：“杜兄请把玉瓶传送过去，让他们都用瓶中之水，洗涤一下双目。”

杜天鸮暗暗忖道：此人胸中的古怪，当真是多，这瓶水，也不知有些什么作用。心中在想，人却依照唐璇之言，把玉瓶传递了过去。

片刻工夫，社天鸮忽觉双目一亮，那些原本十分刺眼的白烟，对双目再无妨害，景物清晰可见：

只听杀喊之声，响彻耳际，石阵外马奔人跑，但因白烟弥目，笼罩了整个石阵，那些人不敢冲入阵中，生恐受了暗算。

忽然间，一骑马疾奔而来，长矛挥动，当者披靡，片刻间，已被他刺伤三人。

快马冲近石阵，忽然打了个旋身，向后退去。

杜天鸮已看清楚来人是上官倚，只见他全身都染满了鲜血。忍不住高声叫道：“兄弟吗？快进阵来，休息一下/遥闻上官倚喝问之声，道：“唐先生好吗？”社天鸮道：“先生无恙。兄弟不可贪功久战，快些入阵来口田”

上官琉忽然回马挥矛，架开一个铁甲骑士刺来的长矛，双腕一振，挽起了一个大枪花，一矛刺在那人坐下的马头上。

上官倚一声大喝，长矛脱手飞出，惨叫声中，一个黑衣大汉被长矛透胸穿，紧接着腾身而起，飞离马鞍，跃入了石阵之中。

杜天鸮迎上前去，赶忙递过玉瓶，说道：“兄弟，快用瓶中之水，洗洗双目，就不用再怕那白烟刺目了。”

上官倚依言洗过，长叹一声，说道：“在下无能，无法保护·梅娟黛，竟然被他们生擒回去了。”

唐璇笑道：“被他们擒去最好，滚龙王一见梅娟黛被咱们摆布成这等模

样，心中疑惧更甚，他越是多疑/咱们就越是安全上官倚缓缓坐下去，说道：“滚龙王手下的高手果然不可轻动 Cd 已已；0，，唐璇笑道：“但上官兄却能来去自知，也够他们惊心的了/上官倚道：“不敢当先生夸奖，咱们目下处境险恶得很，此阵已被重重包围，滚龙王只怕就要到了。”

谈话之间，石阵外的人喊马嘶，突然停了下来，杜天鹗凝聚目力望去，只见四盏高举纱灯之下，站着个身着青袍，身披黄缎子斗篷之人，在那人的身前身后站着无数的黑衣劲装大汉，一个个神态肃然。

杜天鹗低声说道：“先生，看这人的气派，大概是滚龙王亲身到了吧！”

唐璇微微一笑，道：“不错，不论他化身多少，装束如何，都别想瞒得过我的耳目。”

上官琦道：“先生这识人之学，可否见告，让我等也多一种见识？”

唐璇笑道：“此事说来容易，但甚难具体说明，只要诸位能多留心一些，察人于微，就不难发觉真伪了。”

上官琦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道：“是了，每个人都有一些独特孤僻，留心那孤僻就容易看出真假……”

忽听滚龙王的声，传来了过来，道：“唐璇当真在里面吗？”

显然，这暴散的烟，更加的浓重了，滚龙王那等目力，也似无法看清楚阵中的景物。

七八个黑衣人齐声应道：“我等亲眼看到，决不会错。”

滚龙王举手一挥，立时有一排弩箭，直射而入，强弩硬弓，啸风穿阵而过。

上官琦低声说道：“先生请伏下身子，滚龙主要放箭了。”

唐璇点一点头，低声对杜天鹗道：“杜兄请留心那八个守阵之人，只要他们不闯入阵中，咱们切莫擅自出手。”

杜天鹗转脸望去，只见那八个大汉，个个抱着兵刃，全身都在微微的颤着，这些人心中还有着无比的惊惧和激动，不禁一皱眉头，低声对上官琦道：“兄弟，你好好保护先生，注意金元霸，其人憨直，勇武过人，杀之不仁，留下来终是祸害，最好先点他两处穴道，如若必要，那就不妨先把他杀掉，我去照顾那八个大汉。”也不等上官琦说话，大步走了过去。

上官琦看了金元霸一眼，随手点了他的穴道，拖到身侧。

就这一瞬之间，几十支利箭，破空射了过来。

一片箭啸声，划破了沉寂的夜空。

上官琦拔出长剑，低声说道：“先生如若想看，请隐在我的背后……”长剑一挥，几十支贴地而来的弩箭，被剑光拨打开去。

耳际间，响起了滚龙王的声，道：“住手。”急弩劲箭倏然而停。

一个劲装大汉，跃近石阵，高声说道：“滚龙王有请穷家帮中的文丞唐璇答话。”

杜天鹗低声说道：“在下代先生出去见他如何？”

唐璇道：“不用了，我要自己见他，杜兄请在阵中等候，如有什么危难，杜兄再请代我而出……”目光一转，望着上官琦，道：“有劳上官兄，相护在下出阵一行。”

上官琦挺身而起道：“先生切不可远离石阵，以免在下救援不及。”横剑当先而行。

唐璇紧随在上官琦的身后缓缓走出了白雾漫掩的石阵。

抬头看去，只见滚龙王停身在丈余外处，十余个黑衣劲装大汉，手横兵刃，环伺保护。

唐璇抱拳一礼，道：“滚龙王有何见教？”

滚龙王冷冷说道：“你可知道此刻你停身的所在吗？”

唐璇道：“滚龙王重重的包围之下。”

滚龙王皮笑肉不笑的一咧嘴巴，道：“我顾念咱们昔日一段同门情意，给你个最后的求生之机。”

唐璇冷笑一声，道：“可惜我却已下了必杀你的决心。”

滚龙王仰天大笑，道：“纵然你倾尽穷家帮高手而来，在下又有何惧，何况你已被我重重围困，插翅难飞，竟然还这般大言不惭。”

唐璇脸色肃穆，一字一句地说道：“滚龙王，你可知我素来不说没有把握的话。”

滚龙王怔了一怔，纵声大笑，道：“可惜你生机已绝，难再活到天明。”

唐璇道：“那倒未必。”

滚龙王冷冷说道：“你自信摆下这区区一座石阵，当真能挡得住我？”

唐璇道：“你不信何妨一试。”

滚龙王突然一晃身，疾如弯箭离弦，一闪而至。

上官琦一直留心着他的举动，看他欺进的快迅身法，不禁大吃一惊，幸得他早已有备，长剑一推，涌起一片剑光护住了唐璇。

滚龙王左掌一挥，横拍一掌，立时有一股潜力，逼住了剑势，右手五指仍然抓向唐璇。

上官琦飞起一脚，踢向滚龙王的小腹，左手骄指如戟，点向滚龙王的脉穴。

滚龙王冷哼了一声，腕势一沉，同时身躯一侧，竟然在间不容发中，避过了上官琦一掌一脚，上官琦吃了一惊，缩臂横时，一拦滚龙王的攻势，右手剑势疾快的圈了回来。

这两人交手几招，招招凶险快速，看得人目不暇接，滚龙王一心要抓唐璇，并未对上官琦的攻势反击，只是巧快异常的避开了上官琦的剑锋。

唐璇眼看上官琦剑掌齐施，竟是阻不住滚龙王的攻势，亦不禁暗自惊悚，折扇一抬，直向滚龙王点了过去。

滚龙王不畏上官琦的剑掌，但却对唐璇那折扇顾忌甚多，身躯一仰，陡然暴退五尺。

上官琦目光转动，隐隐见唐璇那折扇之上，闪飞出一线银芒，眨眼间消失于夜暗中，不禁心头一动，暗道：这唐璇之名，果不虚传，他虽然不会武功，但他全身各处，似都有着充分的自卫之能，单是那一柄小小的折扇里面，就藏有迷药，和细小的暗器，看来那折扇中，还有很多古怪的事物，未曾动用过……

待思之间，滚龙王已遥发一掌，劈向唐璇。

强厉的掌风，划带起一股啸风之声。

上官琦横里一跃，挥掌接下一击。

滚龙王的内功，何等深厚，上官琦虽然接下了一掌，人却被震得五脏荡动，身不由已地向后退出五步，隐入白烟弥漫石阵之中。

唐璇探手入怀，摸出一粒丹丸给他。

上官琦依言吞下丹丸，席地而坐，闭目运气调息。

只听衣袖飘风之声，传了过来，六七条人影，齐齐向石阵中闯来。

上官琦探手抓起地上的宝剑，正待起身拒敌，唐璇突然一扬折扇。

只听一阵噗噗通通之声，六七条跃飞入阵中的人影，尽皆摔倒下去。

上官琦眼看那摔倒地上之人，连哼也未哼一声，就倒在地上死去，心头暗暗惊骇，忖道：这折扇中的暗器，竟然绝毒至此。

耳际间响起滚龙王的声音，道：“好啊！你既然下得此等毒手，可别怪我手段毒辣了。”

唐璇高声应道：“咱们已义尽情绝，你如自信能够闯入石阵，何妨一试。”

滚龙王似是被唐璇激怒，厉声喝道：“别人怕你暗器，我却不怕。”果然举步而行，直向阵中冲来，不过，他走的甚是缓慢，举步落步之间，显得十分谨慎。

上官琦一提真气，低声说道：“先生请退入阵中，我先挡他一阵。”

唐璇低声说道：“切不可和他硬拼内力，你的剑术，尚可和他一战。”

上官琦应了一声，平胸举剑，蓄势待发。

滚龙王走近那弥漫白烟边缘，略一犹豫，大跨一步，进了石阵。

上官琦长剑一振，横里扫出了一剑。

滚龙王双目圆睁，但却似未看到上官琦横里斩来剑势，直待长剑将要及身，才陡然一个闪身让避，飞起一脚，踢向上官琦的腕脉。

上官琦健腕一沉，避过一脚，手腕伸缩，长剑幻起一片剑花，分袭滚龙王三处大穴。

滚龙王突然一提真气，一式“仰观天象”随着那涌来的剑光，向后倒去。

上官琦剑势疾变，化一招“金针定海”，疾向下面点去。

只觉一阵微风，起自身侧，剑势下点之际，已然不见了滚龙王，不禁心头凛然。

原来滚龙王仰身一卧间，借势一旋，风车一般的绕过了上官琦，挺身而起，反臂拍出一掌。

上官琦剑势落空，滚龙王已然绕过上官琦的拦阻，向唐璇的停身之处扑去。

遥闻金铁啸风之声，一条软鞭，斜里疾点过来。

石阵中白烟弥漫，景物观见，滚龙王但凭耳闻之声，似已辨出了是什么兵刃袭到，右手一挥，竟然硬向那软鞭抓去。

杜天鹗吃了一惊，暗道：这叫什么打法。右腕疾向下面一沉，软鞭的鞭梢，突然反震而起，点向了滚龙王肋间大穴。

只听滚龙王冷笑一声，身躯连闪三闪，避开了杜天鹗的软鞭，和上官琦侧袭而至的剑势，人却又冲入石阵三尺。这等怪异灵动的身法，不但上官琦从未见过，就是连那见闻博广的杜天鹗，也瞧的有些愣在当地，只觉滚龙王这闪让避敌的身法，精奇、诡异，乃生平未见之学。

这时，唐璇已然退入石阵中心之处，相距滚龙王仍有三四丈的距离。

大概，初入石阵时，滚龙王还可以凭藉深厚的功力，勉强视物，但经过这一阵工夫，双目似已为那白烟所伤，不停的滚下泪水，终于闭上了双目。

上官琦连击数剑，又怕他伤了唐璇，已提了全身动力，准备硬攻一击。

杜天鹗也由横里移过身躯，必要时全力阻挡他攻袭唐璇。

却不料滚龙王突然停了下来。

石阵突然恢复一片死寂。

石阵外人影幢幢，无数的黑衣卫队，已经拔出了兵刃，团团把石阵包围了起来。

忽听滚龙王冷冷说道：“唐璇，你认为这一座区区石阵，当真的能困住我吗？”

唐璇目光转动，示意群豪不要讲话。

滚龙王突然大喝一声，声如雷鸣，震得人耳际间嗡嗡作响。

一个大汉，为他喝声所震，失声一叫。

忽见滚龙王一扬右手，那大汉惨叫一声倒地死去。

上官琦大为凛骇，暗暗付道：“这是什么武功，如此的厉害？”

只见滚龙王右手又是一挥，应声惨叫中，又伤了一人。

上官琦看他扬手作势中并无暗器打出，心头更是凛骇，暗中提聚功力，准备硬行挡受一掌。

唐璇突然一侧身子，喝声对滚龙王说道：“好武功！”

滚龙王冷冷说道：“你纵然见过不少事物，只怕也难猜出这是何等武功？”

唐璇冷冷说道：“滚龙王，今宵是不准备再回去了？”

滚龙王道：“纵虎归山之事，我也不能一犯再犯……”

语音微微一顿，又说道：“你说吧！你真能叫出我武功之名，我今宵就不再施用此种武功对敌。”

唐璇道：“大丈夫一言，驷马难追，在下信得过你就是。”

滚龙王厉声喝道：“快些说出来吧！如若猜它不中，你就试我一击。”

唐璇纵声笑道：“索魂手。”

滚龙王怔了一怔，道：“什么？你怎的会知道这一种武功之名？”

唐璇道：“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兄弟的武功，虽然不及师兄甚多，但见识却自信比师兄要高出不少……”

滚龙王冷哼一声，道：“那也未必。”

他虽然和唐璇对答如流，但仍是目难视物，只能从唐璇的说话声音中，辨别出唐璇的停身之位。

对唐璇，滚龙王似有一种心理上的畏惧，虽然早已辨明了唐璇的位置，却是不敢下手。

只听唐璇冷笑一声，道：“咱们同室操戈，既已成了必然之局，兄弟也不再留余地，但我心中有几件不明之事，想借今日之机，问问师兄。”

滚龙王道：“你说吧！”

唐璇道：“我也不白白问你，只要你答复我一个问题，我也同样的为你解答一件困难之题。”

滚龙王道：“这倒是很公平，你先问吧！”

唐璇道：“你手弑师父，诱奸师妹，此事是真是假？”

滚龙王听得一怔，暗道：我如应承此事，那无疑自认罪状，此事纵然人尽皆知，也是不能正面的承认，当下答道：“你一向料事如神，你猜的自然不会错了。”

唐璇冷冷说道：“你可是不敢承认吗？”

滚龙王道：“你猜的不错，难道还不明白吗？……”微微一顿，反问道：“该我反问你。”

唐璇道：“你问吧！”

滚龙王道：“闻你身罹绝证，不知还能活上多久时间！当代之世，是否有可救之药？”

唐璇怔了一怔，道：“没有可救之药，多则活上一年，少则半年时光。”

滚龙王道：“师弟从来不打诳语，这话自是不会错了，哈哈，哈哈，为兄的可以等你一年，待你死后，再缔造武林霸业不迟。”

唐璇缓缓接道：“看你雄心勃勃，恐不至因登上武林盟主的宝座就满足了。”

滚龙王道：“你如助我夺得天下，不失国师王侯之尊。”

唐璇道：“小弟无福消受。”

滚龙王纵声大笑，道：“天下英雄，唯弟和兄耳，可惜咱们志不同，道不合，难以相互为谋，你在世一日，为兄的确实无信心能缔造出一统天下的局面，却不料上天有意助我，使你身罹绝症，哼哼！我已等待了数十年，多等上一两年，能需要多少时间？”

唐璇道：“杀一个人，能需要多少时间？”

滚龙王一时间，想不透他话中含意，接口说道：“举手投足，眨眼之间而已。”

唐璇道：“杀一个人不过瞬息，何况我还有一年好活，只怕你霸业未成身先死，回首前尘泪沾襟。”

滚龙王冷笑一阵，接道：“你出道江湖，已近十年，除了振起穷家帮即将衰落的声威之外，对为兄又有何损伤，十年岁月，你不过如此成就，何况短短一年时间呢？”

唐璇道：“那是我心存仁义，怀念故旧，一直不愿对你施下毒手。”

滚龙王道：“行略斗智，我虽输你，但如讲武功一道，天下有谁是为兄之敌？”

唐璇道：“杀人之术，多有千万，何必定要动剑用刀。”

滚龙王骇然一惊，急急说道：“怎么，你这石阵中弥起白烟中，可有剧毒吗？”

忽又纵声而笑，道：“如若这石阵当真有毒，先死的只怕不是为兄。”

唐璇道：“你弑师之罪，已无可恕，诱奸师妹，死有余辜，错开今日之后，再见面就是授首之期。”

滚龙王笑道：“我已尽出高手，封锁了四方进退之路，纵然你这石阵中，有着千变万化，也将被生生困死此地，如若你肯和我罢战言和，不论你什么条件，为兄的无不应允。”

唐璇冷冷答道：“盛情心领，在下可以奉告的是，你要设法在今后一年的时日中，处处留心，以保性命。”

滚龙王笑声突敛，冷冷说道：“这么说将起来，你是定要和我作对了。”

唐璇缓缓坐下了身子，隐入石阵之中，不再答理滚龙王喝问之言。

这一代枭雄，虽然武功卓绝，在白烟弥漫的石阵之中，他无法睁开双目，有着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觉。

这时，上官琦已查看过那伤亡在滚龙王手下的大汉，并无暗器击伤的痕迹。心中更是惊讶，暗暗忖道：滚龙王和这般人相距不下六七尺远近，而且阵中白烟弥目，视线不清，他竟能凭藉听音认位之法，举手一击，把一个身负武功之人，震毙当场，最使人惊异的事，是他发出的拳势，不闻一点风声，那伤人的力道，似是在无声中，推了出来，此人的心机、武功，双绝于世，

如若唐先生去世之后，世间再无他惧畏之人，举手翻云，挥腕覆雨，正不知有多少武林高手，要伤在他手下，如若我今日能够把他除去。倒是一件极大的功德……

他一心想和滚龙王决一死战，但又自知武功万万不是他的敌手，偏又想了很多理由出来，支持心中成见。

心念转动，暗提功力，缓缓举起长剑，大喝一声，陡然一剑，刺了过去。

这一剑蓄势而发，尽出他全身功力，银虹暴闪，剑风似轮。

滚龙王耳闻那凌厉剑风，心中亦不禁暗生惊骇，仰身一跃，直向阵外飞去。

他仓促应变，忘记了置身在石阵之中，一脚踏在山石之上，身子横向一侧摔去。

但他武功卓绝，身子还未着地，陡然挺身而起，半空缩腰收腿，斜飞三尺，硬把一剑避开。

他能盲目的避开上官琦全力一剑，但却无法逃过唐璇石阵的妙用，只觉脚下一滑，又向一侧摔去。

杜天鸮大声喝道：“留下此人，终是祸害。”呼的一鞭，扫击过去。

好一个滚龙王竟然随着鞭势，纵身一跃，腾身而起，直向空中飞去，借势提气，眨眼间升高了三四丈，悬空几个翻身，飘落到石阵以外。

杜天鸮长叹一声，道：“此人的武功，果然是惊世骇俗。”

上官琦一挥长剑，举步向阵外追去。

唐璇却长长叹息一声，叫道：“上官兄。”

上官琦纵身一跃，飞落到唐璇身侧，唐璇肃然道：“你眼下还不是他的敌手，追出去，只不过枉送一条性命。”

上官琦道：“在下虽无胜他之能，但却有打败他的雄心。”

唐璇点头望道：“当今之世，不论何人，只要和滚龙王动手相搏，心底深处，必生三分畏惧之心，自先束缚，过分小心，十成武功，只能运用出八成九成……”

上官琦奇道：“他们怕什么呢？”

唐璇道：“一则因为滚龙王所学庞博，每每有出人意外的招术攻出，先声夺人，凡是能和滚龙王动手之人，大都是盛名甚著之人，想到数十年的盛名，得之不易，如若一旦伤损在滚龙王的手中，一世英名，废于一旦，畏首畏尾，思虑太多，胜敌的豪气，反不若自保之心强烈，心理、气势上，先已输敌三分。”

上官琦叹息一声，道：“先生高见，使在下茅塞顿开。”

唐璇不容他再接下去，抢先说道：“但你却是他一个极大的克星，目前你功力虽然逊他一筹，但气势却胜他三分，最为奇特的是，你的武功路数，似是刚好克制到他，更好的是，你也学了一身博杂的武功，假以时日，不难和他在武林中争一日雄长。”

上官琦道：“在下功力、招数，和滚龙王相差有多远，我无法估计，但我心中毫无畏惧之意，倒是千真万确。”

唐璇笑道：“正因为你不怕他，所以他就有些怕你了。”

上官琦道：“这个在下就不清楚了。”

唐璇道：“所以，他时时刻刻存了杀你之心……”他感慨地叹息一声，道：“滚龙王野心甚大，不但有独霸江湖的用心，而且还有谋登王位之图，

唉！此人一日不除，人世间杀劫一日难消。”

上官琦道：“先生胸怀仁慈，但望能抛弃私人情意，为民除害。”

唐璇轻轻挥动一下折扇，说道：“十年来我一直顾念着那份同门情谊，不忍对他施下辣手，总望他能知难醒悟，及时回头，因此，我把全副精神，都用在培养穷家帮的实力之上，准备在武林造成一股强大的实力，阻止他称霸武林的用心，想不到这一心愿，就消耗去了我十年寿命……”

上官琦突然接口说道：“唐先生，你可是当真的身罹绝症么？”

唐璇点头笑道：“不错啊！”

上官琦道：“难道无药可医治？”

唐璇道：“药医不死之病，我得的既名绝症，那自是无药可救了。”

上官琦道：“病发无时，何况绝症，那怎能知道你能活一年，又怎知一年后必死？”

唐璇笑道：“落一叶知秋之将至，何况我博通医理，默算体能病况，约略估算，尚可活多则一年，少则半载。”

上官琦轻轻叹息一声，道：“滚龙王才略、武功，世无其匹，单单畏惧先生一人，你如不幸逝世，世间只怕难有制他之人了。”

唐璇笑道：“滚龙王虽然武勇超人，但当今武林之中，并非无制他之人，而且这些人都和你有着甚大的关系……”

他脸色突转严肃，缓缓地说道：“上官兄，你如能忍辱负重，以无数的生灵为念，各尽其能，不难把滚龙王置于死地，但如不能小忍，势非要乱大谋！”

上官琦呆了一呆，接道：“先生，你把我估计的太高了，唉！我才略不及先生万一，武功难和滚龙王匹敌，这……”

唐璇突然抱拳一个长揖，接道：“不然。”

上官琦慌忙弃剑还礼，连声道：“先生，你这是为何，岂不要折杀在下了。”

唐璇道：“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上官兄个人苦乐，却正和武林中的劫难，背道而驰，如若上官兄不能体念天下苍生，求一时安乐，则天下苍生苦矣！”

上官琦急急说道：“先生，你越说我越糊涂了。”

唐璇叹道：“个中的消长之机，微妙异常……”他的目光，突然凝注在上官琦的脸上，缓缓地接道：“上官兄，在下有一个不情之求，不知是否得蒙答允？”

上官琦道：“先生但请吩咐，纵然要我赴汤蹈火，在下也万死不辞。”

唐璇道：“咱们患难相共一场，乃世上极为难得之事。”

上官琦道：“在下有幸，得以追随先生……”

唐璇挥手笑道：“我上无父母，下无妻女，子然一身，四海飘泊，死的虽无牵无挂，但总不免凄凉身世之感。”

上官琦道：“这个，这个……”

唐璇接道：“因此，在下想高攀一下，和上官兄结为金兰兄弟……”

上官琦愕然说道：“这个，叫在下如何敢当。”

唐璇道：“上官兄如不见弃，咱们就在这石阵之中，效古人插草为香，对天一拜。”

上官琦道：“承蒙厚爱，受宠若惊。”

唐璇随手捡了三根枯枝，插入沙地上，双膝跪地，上官琦也急急弃剑拜倒地上。

两人各报年岁生辰，对天一拜而起，唐璇年长上官琦一十九岁为兄。

杜天鸮眼看着两人对拜经过，心中暗暗钦佩唐璇的用心周密。

要知上官琦对唐璇虽然敬佩，但那只不过是惊服他的才华，唐璇说的话，上官琦虽然肯听，但却未必能终身遵奉，力行不懈，这一来，加上两人的金兰私谊，唐璇既可不必再顾任何忌讳，畅所欲言，上官琦亦将会终生奉行。

只听唐璇轻快地笑道：“我这做兄长的也无物可送兄弟，如若咱们能脱今日之难，小兄当抽出大部时间，传我胸中所学。”

上官琦道：“只怕小弟才难及兄，有负雅望。”

唐璇笑道：“你聪慧不输滚龙王，只是没有他的阴沉毒辣，而且时限不多，只怕小兄也难传的仔细，但兄弟只要得其窍要，日后不断研习，总有一天，要胜过滚龙王。”

上官琦道：“大哥厚爱，小弟感激不尽。”

唐璇道：“既是结义，以后哪还用得客气。”

说话之间，突听石阵外传来滚龙王的声，道：“十里莽原中，你放了一把火，害我功败垂成，今日我要以大火回敬于你。”

上官琦凝目望去，只见无数人影穿行闪动，在那石阵外堆集一捆捆的木柴，不禁心头大骇，急急抓过长剑，道：“滚龙王用心毒辣，想要把咱们活活烧死此地，待小弟出阵去，和他决一死战。”

唐璇略一沉思，道：“兄弟如想和他力拼，并非不可，但有一件，得听为兄的召唤之声，立时得退入阵中。”

上官琦道：“小弟遵命。”提起长剑，跃出石阵，横剑高声喝道：“滚龙王！”

这等横剑挑战，直呼滚龙王的，数十余年来，上官琦可算得第一人，听得滚龙王环护身侧属下，为之一呆。

半晌之后，才有人厉声叱骂道：“好小子，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滚龙王一摆手，压制了随护之人，缓步走出，冷冷说道：“你要干什么？”

上官琦长剑一挥，划出了一片剑光，道：“我要和你大战三百合。”

滚龙王冷笑一声，道：“你如能在我手下走上五十招，老夫就放你一条生路。”

上官琦心知他武功高过自己甚多，和这等高手一对一的相搏，不但丝毫大意不得，而且还得凝神拒敌，不能气浮心躁，长剑怀中抱月，双目凝注在剑身之上，正意诚心待敌。

滚龙王看的微微一怔，暗道：“此乃武当上乘剑术的起手一式，这小子怎么也会？”

忖思之间，欺身而上，呼的劈出一掌。

上官琦长剑斜挥“天河垂钓”，攻向滚龙王护在前胸的左臂，人却随剑势一转，避开滚龙王的一击。

剑势变化，却非武当路数。

变出意外，这一剑几乎点伤了滚龙王的臂穴。

滚龙王冷哼一声，身形暴闪而退，但疾快地重又欺攻而上，两掌交互拍出，左掌潜力，源源涌出，逼住了上官琦的长剑，右掌忽点忽劈，攻向上官琦的前胸、小腹、左臂、右腕，幻起了一片掌影指风，攻势凌厉。

上官琦只觉右手中的长剑，被一股强大的吸力胶住，运用不大灵活，竟是无法运剑封闭那强猛的攻势，心头骇然，连连倒退。

好不容易把滚龙王的一阵猛攻躲过。奋起全力，反击两剑。

这两招剑式刚好把滚龙王再攻之势挡住，逼退了两步。

杜天鶚早已冲到了石阵边缘，准备上官琦失手时，以便及时抢救，目睹上官琦这两招反击剑式，心中暗暗喝彩，道：“好剑法。”

滚龙王似是觉出了上官琦的剑法诡奇中隐含正大，剑路隐隐是自己武功的克星，心中大为惊奇。

但他为人阴沉，发觉出上官琦剑路有怪异，不再迫攻，双掌一招一式的缓缓攻出，诱使上官琦发招破解，便于借势观察。

两人拼拆了十余回合，滚龙王心中已然了解，上官琦的剑路，果然正是自己生平最得意的武功的克星。

原来滚龙王所学博杂，才气纵横，把天下各门各派的武功之长，合集一起，自己创了一套千家拳法和千家剑法，这套拳剑，寓攻于守，变幻莫测，滚龙王曾自诩为天下无敌之学，却不料上官琦的剑路，变化的方则，却正是这套千家剑的克星，滚龙王如何不惊。

上官琦连连阻挡了滚龙王的攻势之后，胆气大增，长剑忽然连出奇招，迫的滚龙王向后退了两步。

滚龙王暗暗忖道：“此人的剑路异，简直是完全为我而创，今日如不能把他除去，日后必成大患。”

心念一转，更坚定了杀死上官琦的用心，掌势忽然一变，左拳右掌，用了两种大不相同的力道攻去。

拳势强猛，乃少林金刚拳法，右掌阴柔，却用的武当绵掌功夫。

上官琦看他双手能够用出两种大不相同的武功，而且一刚一柔，路数互异，不禁暗生敬佩，当下剑势一变，施出太极慧剑。

这一套精奇剑法，平实中蕴藏了奇奥的变化，使人极难防备，但上官琦初次用来对敌，尚未能尽熟剑法中的变化，自难运用到得心应手，出神入化之境。

眨眼之间，两人又拼了三四十招。

滚龙王心头大急，暗暗想到，今日如若胜不了这个娃儿，一生英名只怕要尽付流水……

忖思之间，拳掌连变，片刻工夫，连变了一十二种不同的掌势。

上官琦却始终一心一意的施展剑术，不论滚龙王的拳掌如何的变化，始终无法破得上官琦的绵密剑势。

两人又拼了十四五招，滚龙王怒火大炽，突然疾退三步，扬手劈过两记强猛的掌风。

上官琦知他掌力雄浑，决非自己能敌，但掌力排山而至，不挥手硬挡只有纵身退入阵中躲避。

就这微一犹豫，强大的潜力，已然近身。

形势进逼，上官琦大喝一声，全力推出一掌，硬接了滚龙王推入石阵中掌风。

两股强大的潜力一接之下，立时旋起了一阵狂飚，吹得石滚沙飞。

那弥漫的白烟，有如晓冬浓雾，浓而不散，滚龙王掌风破雾而过之后，立时又恢复了原状。

遥遥的听到滚龙王怒喝之声，道：“快给我放火。”

片刻间，火光冲天而起，一阵阵的热气，直向石阵冲来。

杜天鶚和那六个大汉，借那白烟的掩护，奔行在石阵边缘，阻挡那火势攻入石阵之中。

忽然间，闪起了一道火光，直向石阵之中飞来。

上官琦双掌连连，不停的推出掌力，击打那飞入阵中的火把。

但那火把无数，势如飞蝗，由四面八方向阵中飞来，上官琦有着应接不暇之势，终于有十几支火把，落入了石阵之中，熊熊燃烧起来。

原来这些火把，都是干枯稻草，浸了松油之后，点燃起来，极易燃烧，而且火力甚强，不易熄灭。

白烟弥漫的石阵中，闪动着点点的火光。

杜天鶚长鞭一挥，两支火把，被他卷出石阵，但却又有七八支火把，在这同一时刻之中，落入了石阵中。

白烟弥漫的石阵，登时隐隐透现出七八点黄色的光影。

一排强弩劲箭，啸空而来，射入了石阵之中。

杜天鶚软鞭急挥，拨打箭雨，上官琦却急急横跨两步，挡在唐璇身前，剑光如匹练绕体，涌起一片光幕，震落了弩箭。

就这一阵工夫，又有十几支火把，投入了石阵之中。

耳际响起了滚龙王大笑之声，道：“唐师弟，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如若仍然逞一时豪强之气，只要我一声令下，片刻工夫之内，你那容身之处，立时将化为一片火海，全阵中人，都将被活活烧死。”

